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丹心录

下



独孤红简介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本名李炳坤，1939 年生于河南开封。1963 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中学教师、广播记者等职。学生时代，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尝试撰写武侠小说，以一部《紫凤钗》一夕成名，轰动台港，之后《丹心录》、《满江红》《玉翎雕》、《孤骑》相继出版，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稿约自此不断，再无暇兼顾公职，遂辞去电台工作，专心从事写作。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从事写作至今近 30 年，作品达 60 余部，名列台港十大名家，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被誉为台港第一快手。独孤红热爱戏剧，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屡创收视佳绩，造成轰动，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一代女皇》（台湾版）、《怒剑狂花》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

凡心录（下）

近前，燕南他施了一礼，含笑说道：“关叔，一会儿工夫，您跑了两趟。”

“是啊！”关山月笑道：“嫌多了么？”

燕南摇头说道：“不！关叔，燕南盼你天天来，甚至于住在家里！”

关山月伸手抚上了他肩头，道：“谢谢你，燕南，你站在门口等谁？”

燕南道：“等您啊，爹说您会来，我等了大半天了。”

关山月道：“怎么，燕南，有事儿么？”

燕南道：“我想接您，也想第一个看见您，还有两件事儿要告诉您！”

缘仅不过一面，燕南竟依恋如此，大概这就是缘。

关山月暗暗一激动，拍了拍燕南，道：“什么事，燕南？”

燕南扬了扬入鬓的长眉，道：“关叔，姓鱼的来了，跟爹在书房里闲聊呢！”

关山月道：“我知道了，燕南，鱼壳长得什么样子？”

燕南撇了撇嘴，道：“糟老头子，既瘦又小，加上一对圆圆的鱼眼，活像南海的老人鱼！”

关山月笑了，道：“燕南，好譬喻！还有一件事呢？”

燕南眨了眨眼，突然笑了，道：“关叔，这件事您准爱听，关婶来了！”

关山月一怔，忙道：“怎么，她……她已经来了？是谁去……”

燕南笑道：“三位老人家等不及，让燕翎大哥拿着爹的信物去的，要不是不方便，大娘跟二娘准会亲自去！”

关山月暗暗又是一阵感激，道：“燕南，她什么时候到的？”

燕南小人鬼大，促狭施了刁，眨了眨眼，道：“她？您说谁？关叔？”

关山月自然明白，笑了笑道：“你红姨！”

燕南道：“您怎么不说是关婶儿！”

关山月道：“别跟关叔斗，现在你不行，再过十几年也许差不多！”

燕南笑了，道：“我一辈子也斗不过您，也得敢哪？关婶儿刚到没多久！”

关山月一拉燕南，道：“走，燕南，别让侍卫大人久等，咱们边走边谈！”

这一“老”一少往大门走着，关山月问道：“燕南，那五个呢？”

燕南道：“大哥燕翎，二哥燕惕，三哥燕飞，四哥燕凡围着关婶儿，唯有五哥燕翔爱看糟老头子，我也舍不得关婶儿，可是我更想看见您！”

赤子之心，赤子之语！

这些话也朴实无华，而往往朴实无华的话，远较那雕饰华美的词藻更为感人！

关山月何止激动，简直胸气翻腾，他没有说话，周旋在内城里，他有过人的机智，犀利的词锋，能言而善辩，可是如今面对着善良而淳厚的燕南，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假如以对付那些大人的来应付燕南，那该是一种罪孽，他自己心里这么想。

当然，在他的心里，郭家一家人跟那些人绝然不同。

沉默着进了郭府大门，灵巧聪颖的燕南忽地一笑：“关叔，燕南说句话您信不信？”

关山月忙道：“燕南的每一句话关叔都信！”

这是发自肺腑的实话！

燕南眨了眨眼，道：“关叔，关婶儿好美！”

关山月一怔红了脸，他没想到燕南会是这么一句，这句话他信，但是叫

他怎么说出口？

燕南的聪颖，令他这有过人智慧的人也不得不暗暗赞叹，他一瞪眼，带笑叱道：“燕南，你敢跟关叔……”

燕南笑道：“既然燕南说的是实情，您何必？”

关山月摇摇头道：“燕南，这世上也唯有你能堵住关叔的嘴！”

燕南笑了！

说话间已进了后院，郭玉龙的书房里，灯光透窗，而且还可以听见阵阵的笑声，但那不是郭玉龙的笑声。

燕南当即扬声叫道：“爹，‘侍卫营’的关领班来了！”

“侍卫营”的关领班？这话当不会是无因而发！

关山月目光一凝，望向了燕南！

燕南刚要说话，一声惊呼，书房门大开，五少燕翔疾若鹰隼般扑了出来，人在半空便已叫道：“关叔！”

他就不如燕南机灵！关山月忙道：“五少！”

书房内，迎出了盖世美男，飘逸，洒脱的郭玉龙，他笑道：“关领班，你令人好等，快快请进来！”

却未见那位官同四品的御前带刀侍卫鱼老爷，鱼大人出来，本来嘛，皇上身边的人，他会出来迎一个“侍卫营”的小小领班？关山月快步行了过去，浅浅一礼，道：“郭大侠，山月来迟了，累您久等！”

郭玉龙施了个眼色，道：“我倒不要紧，鱼侍卫却等得早就不耐烦了。”

关山月会意，提高了声音，道：“我刚由‘雍王府’回营里去，雍王爷拉着我喝酒，脱不了身，两位福晋亲自下厨，我又怎好意思？回营后听统带说鱼大人要召见，我停都没敢停就赶来了！”

郭玉龙笑了，他有意支走不够机灵的燕翔，跟不喜欢鱼壳的燕南，然后含笑摆摆手，道：“鱼侍卫在里面，请进去吧！”

关山月应了一声，偕同郭玉龙进了书房。

书房里，客座上站起了那位官同四品的御前带刀侍卫，鱼老爷，鱼大人鱼壳，诚如燕南所说，他既瘦又小，稀疏的几根胡子，一双既圆又大的鱼眼，身上穿着一件很气派，很讲究的缎面夹袍。

除了那身夹袍外，他一点也不起眼，十足的糟老头子乡巴佬，要不是事先知道，谁会看出他就是水性冠天下，一身软硬工夫也极为高绝，大名满武林的“微山湖”鱼壳？

如今，鱼壳站在那里，脸上堆着一丝丝笑意，他就是不说话，这意思，任何人都懂，关山月跨步趋近，欠身施了一礼：“卑职见过大人！”

鱼壳脸色微微一变，抬眼望向郭玉龙，道：“郭大侠，这位便是名满京畿，‘侍卫营’的关领班？”

郭玉龙含笑说道：“是的，雍王很赏识他，跟他称兄道弟……”

鱼壳一笑说道：“既然跟雍王爷称兄道弟，我还敢计较什么，关领班，咱们坐下谈！”

他是不高兴关山月没向他打千，说完了话，他一摆手，那只手的中指直递向关山月左肋。

郭玉龙看得清楚，扬了扬眉。

关山月一欠身，道：“谢大人！”

恰好躲过了那一指，鱼壳那只手堪堪落空！

鱼壳沉腕收回了手，一双鱼眼中的犀利目光，盯着关山月直瞧，他没动，也没说话！

郭玉龙一旁淡然说道：“鱼侍卫，关领班，二位请坐！”

鱼壳这才收回目光，含笑点头坐下！他一坐下，关山月也跟着落了座！

坐定，关山月开门见山地道：“大人召见，不知有什么……”鱼壳微一摇头，道：“关领班，不急，等会儿我自会说明。”

说完了话，他随即转望郭玉龙，天南地北的扯了起来！他是有意冷落关山月，也是有意羞辱关山月。

然而关山月表现得毫不在意，你说你的，他乐得坐在一旁清闲，郭玉龙看在眼里，也不禁笑在心头。

不过，鱼壳虽然架子十足，很倨傲，可是言谈之间他对郭玉龙却没敢有丝毫随便。

半晌之后，他突然转过头来唤道：“关领班！”

关山月微一欠身，道：“卑职在！”

鱼壳眯了眯鱼眼，大刺刺地道：“听说你自进‘侍卫营’以后，办过不少案子，而且都很漂亮！”

关山月道：“那是大人夸奖，称职而已，谈不上漂亮！”

鱼壳咧嘴一笑，道：“别客气，关领班的大名，我有如雷灌耳之感，一进‘东宫’，二阿哥便要我今后多跟关领班亲近亲近，贝勒爷也挑起拇指夸赞关领班是个高手，是个英雄奇豪，令得我大有自觉渺小之感。”

显然他是不满关山月声名响亮盖过了他！

关山月焉得不懂，含笑说道：“怎么说卑职也是‘侍卫营’一个小小的领班，怎及得大人御前带刀，官同四品，倘蒙大人垂青，那是卑职无上的荣宠！”

鱼壳微微一笑，道：“关领班的口才很好！”

那意思是说，你别的也许不怎么样！

关山月道：“卑职也唯有这一点尚能差强人意，要不然怕连这官家的饭碗都保不住。”

郭玉龙笑了，笑得很轻微！鱼壳也笑了，他笑得有点阴沉，将了捋那几根胡子，他偏着头，半眯缝着眼说了话：“关领班，内城里的三件大案子，你可轻过手？”

关山月道：“卑职只经办了海珠格格被劫掳的案子，至于另两件大案，卑职因为能鲜力薄，没有参与！”

“别客气！”

鱼壳道：“海珠格格被劫掳的案子，也不能算是小案子，关领班，这案子破了没有？”

关山月心知麻烦来了，但他答得很泰然：“回大人，卑职只拿住了嫌疑犯，由统带亲自押往了‘宗人府’，这件案子有没有破，这全在‘宗人府’的判决。”

郭玉龙暗暗点了点头。

鱼壳微微一笑，道：“这个我到‘宗人府’问过了，案子算不得侦破！”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卑职班里的弟兄，在那个叫娄四的人身上，当场查获了海珠格格的饰物，这难道不算证据？”

鱼壳点头说道：“算，当然算，而且是有力的证据，只是，据娄四说，海珠格格那颗珠花是他无意中拾获的。”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大人相信这话，相信这种巧合么？”

鱼壳笑道：“审案的不是我而是‘宗人府’，我信不信无关重要，也起不了作用，不过据‘宗人府’表示，人犯在这时候总会狡辩的，可是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关领班以为有道理么？”

关山月道：“大人，卑职官职小，不敢置喙。不过，按以往的惯例，人赃俱获，案子就该称之为破了！”

鱼壳道：“话是不错，只是，关领班，你我都出身武林，都该知道，像这样办案的手法，不知造成了多少冤狱，害死了多少无辜，关领班当然知道，有些案子里的赃物，那硬是别人栽的！”

关山月道：“大人认为这件案子也是这样么？”

鱼壳道：“这话我不敢说，但不能说没有可能。”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倘若这件案子里的赃物，是别人栽的话，卑职的办事能力就太差了，恐怕只有引咎辞职……”鱼壳一摆手，道：“关领班，便是杀几个江湖草莽，也不至于让关领班引咎辞职，不过，事实上我提娄四出来问过，以我看，他无辜的成份居多！”

关山月道：“大人指教！”

鱼壳微微一笑，道：“郭大侠不是外人，关领班又是吃粮拿俸的官家的人，有些话说说也无妨，我告诉关领班，娄四是‘京华武术馆’的人，而‘京华武术馆’又是‘东宫’二阿哥开设，用以延揽天下武林英才的，也就是说，娄四是‘东宫’二阿哥的人……”

他竟然抖开了，必有后着！

关山月暗暗提高了警惕，道：“大人，这是娄四自己说的？”

鱼壳道：“不错！”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人该知道，这是诬攀，而且居心叵测，等于害了‘东宫’二阿哥！”

鱼壳微微一笑，道：“恐怕关领班还不知道，二阿哥也承认了，至于后者，倘若娄四无辜，那不但不会害了二阿哥，反之对二阿哥却有莫大的好处！”

关山月着实大出意料，“哦！”

地一声道：“怎么？二阿哥也承认娄四是‘东宫’的人？”

鱼壳一点头，道：“不错，事实上娄四确是‘东宫’的人！”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大人该是根据这一点，指娄四无辜？”

鱼壳点头说道：“不错，论起来二阿哥要尊康亲王一声，他怎会派人劫掠海珠格格？这该绝不可能，同时，‘京华武馆’在不久之前深夜被挑，娄四躲在外城又被人以涉嫌劫掠海珠格格罪名缉获，把这两件事连贯起来，很容易让人认为这是有人蓄意打击二阿哥的一套阴谋……”

关山月心神震动，扬眉说道：“大人的意思是说……”鱼壳微微一笑，道：“关领班，我刚说过，你我都出身武林，可以说是都在武林中打过无数滚的人，关领班高明，鱼壳自信也不差，关领班是不是四阿哥的人，你我肚子里都明白，至于我刚才的分析对不对，我以为你我心里也都清楚，如今我愿意把话挑明，只此一次，下次还请关领班看鱼壳薄面！”

好厉害，郭玉龙为之动容，关山月为之震惊！

不过，关山月究竟超人，他很镇定，淡然一笑，道：“大人的话令卑职

不敢置辩，只是海珠格格的饰物……”

鱼壳笑了笑，道：“大人的意思是说……”

鱼壳微微一笑，道：“关领班，凭你我这等身手，进康亲王府弄点东西出来，该算不得难事！”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大人，这话要让雍王爷听见……”鱼壳微笑说道：“关领班，假如我把这话禀报‘东宫’二阿哥，那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人假如有这意思，卑职不敢阻拦。”

鱼壳捋着胡子，含笑说道：“关领班，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把这件事禀报给二阿哥知道，关领班该知道，我本该马上禀报二阿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等我见过关领班之后再行禀报，该也不算迟？”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大人认为什么时候禀报较为恰当，就请什么时候禀报！”

显然，鱼壳是步步进逼，句句威胁。

而关山月是毫不在乎，不吃他那一套！

鱼壳听完了话后，微微一笑，忽转话锋：“关领班，现在我想跟你谈谈另两件案子！”

也许他是没辙了，只好转移话锋了。

关山月道：“大人，卑职刚才说过，另两件案子由于卑职能鲜力薄，没有参与侦办！……”

鱼壳点了点头，道：“这个我知道，但谈谈何妨，久仰关领班高明，我说出来，也好让关领班听听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不敢！”

关山月道：“如果大人一定要说，卑职只有洗耳恭听。”

鱼壳哈哈一笑，道：“关领班客气了，关领班，这三件案子发生在同一天夜里，论巧，世上有这么个巧法，也没有这种巧事，所以我认为这三件案子乍看是三个人做的，其实它却是一个人的杰作，关领班以为如何？”

关山月道：“大人高见，卑职不敢置喙！”

鱼壳道：“关领班客气，听他们说，在亲贵被刺，昭仁被救的当时，整个内城与大内禁苑‘紫禁城’里，根本没人知道，直到第二天清早才被人发觉，内城中亲贵被刺没人知道，那勉强还说得过去，‘紫禁城’内宫廷高手如云，警卫之森严那是自毋待言，而凭这么多的高手，这么森严的警戒，居然会迟到第二天清早才发现昭仁被救，亲贵被刺，足见那人身手之高，实在骇人听闻……”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大人，郭大侠跟统带查看过现场，有很多迹象显示，那人必然精通水性，而且水性很高！”

“不错！关领班！”

鱼壳点头说道：“这一点判断至为正确，郭大侠跟贵营统带都令人佩服！”

关山月道：“世上水性这么高的，并找不出几个！”

鱼壳笑了笑，道：“也对，关领班，连鱼壳在内，不过两个！”

关山月道：“卑职身手尚差强人意，唯独不谙水性！”

鱼壳笑道：“这个我知道，不然的话，有些事关领班就不必借重他人了！”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卑职愚昧，大人明示！”

“好说，”鱼壳笑了笑，道：“关领班恐怕不知道，我进京的时候，在路上我曾这么想，那刺亲贵，救昭仁，而且带走海珠格格的人，一定不会再

在京畿附近逗留，所以我沿途曾仔细打听……”

关山月道：“大人打听什么？”

鱼壳道：“我想打听打听，有没有行迹可疑的人由京里出去！”

“好办法！”关山月道：“大人打听到了什么？”

鱼壳微微一笑，道：“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结果让我打听到了，‘万利神贾赔钱郎中’金庸金老儿，跟他那纵横陕甘，睥睨长江水道的好儿子金飞，坐着一辆马车，还带着几个女人，匆匆地由京里出来，赶往了江南。”

关山月心里一跳“哦”地一声道：“有这种事？”

鱼壳道：“怎么没有，这是我打听出来的！”

关山月道：“那么，大人，这有什么不对？”

鱼壳笑道：“这不对可就大了，金飞那一身水性仅次于我鱼壳，他跟他那好老子带着几个女人，这几个女人是谁？颇令人动疑，他父子又是由京里出来……”

关山月道：“大人，怎见得他父子是由京里出去？”

鱼壳道：“我打听出来的，难道不对？”

关山月摇头说道：“大人，卑职没有说不对，不过道听途说……”

鱼壳笑道：“关领班不必为他父子辩护，且听我的后话……”关山月道：“大人请说，卑职洗耳恭听！”

鱼壳笑道：“关领班客气，简直太客气了，关领班，你可知道，金庸金老儿在‘北京城’开有一家客栈？”

关山月心头一震，摇头说道：“这个卑职不知道，大人是听谁说的？”

鱼壳笑道：“关领班跟金庸有亲？”

关山月愕然说道：“大人这话……”

鱼壳道：“关领班，请答我问话！”

关山月一欠身，道：“是，大人，卑职跟姓金的无亲！”

鱼壳道：“那么，有故？”

关山月摇头说道：“也非故！”

鱼壳道：“是朋友？”

关山月道：“大人，卑职跟姓金的也不是朋友。”

鱼壳笑道：“那么关领班怎么不知道？我是听娄四说的，娄四在供词里还说关领班就是住在金老儿开设的客栈里！”

关山月一惊，笑问道：“大人，卑职住在姓金的开设的客栈里？”

鱼壳摇头笑道：“我是指关领班刚来‘北京’的时候，自然不是如今，如今关领班是堂堂的‘侍卫营’领班，怎会住在客栈里？”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大人，这是娄四的口供？”

鱼壳微一点头，道：“不错，关领班以为怎么样？”

关山月道：“大人既然说这是娄四的口供，卑职不敢置疑，不过卑职要请教，大人认为这话可靠么？”

鱼壳微微一笑，道：“娄四的供词，牵涉到关领班的部分是否可靠，我认为关领班自己比谁都清楚，关领班认为这话对么？”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大人，卑职有没有住过那家客栈，的确只有卑职最清楚，不过，卑职敢请大人慎重，娄四既是二阿哥的人，他当然可能这么说！”

鱼壳笑道：“这么说有什么不对？住过金老儿开设的客栈有什么了不起？”

难道也犯着大清皇律？不至于吧？”

关山月淡淡说道：“大人，事实上姓金的涉有救昭仁，刺亲贵，掳格格的重嫌，卑职不愿沾上一点边儿。”

鱼壳点头说道：“沾是谁也不愿沾，只是有时候一旦沾上，洗刷也洗刷不掉，据娄四说，他还可以找到两个证人来证明关领班确曾住过那家客栈！”

关山月心里明白那两个证人是谁，但是他不得不问：“大人，娄四所谓的那两个证人是谁？”

鱼壳道：“听说是，九门提督辖下‘查缉营’的！”

关山月“哦！”

地一声笑道：“原来是……卑职想起来了，卑职得罪过‘九门提督’不少！”

鱼壳凝目笑问道：“关领班是说他们栽赃害人，以图报复！”

关山月道：“这话卑职不敢说，只请大人明鉴。”

鱼壳笑道：“客气！客气！关领班，金老儿化名金一贯，在京畿重地开客栈，居心叵测，他那好儿子金飞精通水性，恰好在案发的第二天清晨带着几个女人匆忙离去……”

关山月道：“大人，干这一行干腻了，携眷……”

鱼壳笑道：“他腻的时候不嫌太巧了么？早不腻，晚不腻，为什么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腻？至于携眷……关领班，我知道金老儿的老伴儿早死了，他那好儿子还没有娶妻，何来女眷。”

关山月道：“这么说，大人是确认姓金的父子涉嫌了？”

鱼壳道：“关领班还没有说，我判断得正确不正确。”

关山月道：“大人江湖奇人，眼光自有独到之处，卑职焉敢多嘴？”

鱼壳哈哈笑道：“这么说，关领班，认为我判断得很正确了？”

关山月道：“那在大人而不在卑职！”

鱼壳微微一笑，道：“我这个人对自己的眼光，向来有自信！”

关山月道：“那么大人就该禀报二阿哥，晓喻天下……”“晓喻天下！”

鱼壳摇头笑道：“劳师动众，那太麻烦了，那太麻烦了，只有一个鱼壳，再加上一个江南八侠里的白泰宫，我认为已绰绰有余了！”

关山月道：“不错，水里他难敌大人，陆上他难敌白泰宫，大人只一驾返江南，定然是手到擒来。”

鱼壳笑道：“关领班，事实上我真有这把握。”

关山月道：“那是最好不过，这么一来，不但可追回昭仁，救返海珠格格，便是那刺杀亲贵的凶手，也可以……”

鱼壳摇了摇头，道：“关领班，其实这都在次要！”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这都在次要？”

鱼壳点头说道：“是的，关领班，这都在次要！”

关领班道：“那么，大人，什么才是首要？”

鱼壳笑了笑，道：“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要擒王，斩草嘛，务要除根，这才是首要，关领班懂么？”

关山月如今又不由震惊了，平静地道：“卑职愚昧……”鱼壳道：“关领班忒谦，我的意思是说，金家父子只是微不足道的从犯，要拿嘛，就该连主犯一起拿！”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大人是说这几件案子里，还有主犯？”

“不错！”

鱼壳点头说道：“很多迹象证明，这案子里还有个高明的主犯。”

关山月道：“卑职记得大人说，这案子是一个人干的。”

鱼壳笑道：“关领班，主犯策划指挥，从犯行事动手，甚至于还分头行事，一个刺亲贵，一个救昭仁，再合力在西山掳去海珠格格，这跟一个人干的有什么两样？”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大人令人叹服。”

这该是句真心话，鱼壳的确经验老到，的确高明。

鱼壳仰天一个哈哈，道：“夸奖了，其实，关领班，我有九成九把握知道那主犯是谁，他掩饰得极其高明，仍大胆地留在‘北京’，可惜他没能瞒过我鱼壳这双老眼！”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大人已知道那主犯是谁了？”

鱼壳点头说道：“不错，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关山月不由心头猛震，但仍装得若无其事的道：“他如今仍在‘北京’？”

鱼壳点了点头，道：“他大胆得令人叹服，不过，以我看他该有什么别的意图，而且这意图比救昭仁还要大……”

关山月忍不住心头一震，道：“大人，何以见得？”

鱼壳瞟了他一眼，笑道：“不然他绝不会继续留在‘北京’！”

关山月道：“以大人看，他那比救昭仁还要大的意图是……”鱼壳摇头笑道：“不敢说！不敢说！”

关山月道：“不敢说？大人御前带刀，官同四品，还有什么好怕的？”

鱼壳眼一直，道：“我怕？那主犯又不是我，我有什么好怕的？”

关山月双眉微扬，道：“大人……”

鱼壳一摇头，道：“关领班，听我谈正题，昭仁被囚‘琼华岛’下水牢多年，无人知晓，也从没有出过事，在你关领班来京不久，她就被救走了，同时当年围擒昭仁获功的亲贵被刺，我看过两处现场，迹象显示，刺杀亲贵的是柄神兵利器，斩断水道铁栅，及昭仁身上绳索的，也是柄神兵利器，据我所知，金家父子没有这种兵刃，可巧京畿一带，只有你关领班的一柄巨阙，也恰好你一进‘北京’就选上了金庸开的那家‘平安客栈’，容得金庸父子远逃，你关领班又费尽了心机缉拿‘东宫’的人抵罪，让娄四他有苦说不出口，你算得上高明人物，且是鱼壳生平仅见，可是关领班你却没能瞒……”

关山月心神连连震动，他突然喝道：“大人！”

鱼壳倏然停住，凝目问道：“关领班，什么事？听不下去了？”

关山月没答理，反问道：“大人是指关山月为主犯？”

鱼壳笑了笑，道：“关领班，难道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

关山月道：“够清楚了，卑职敢向大人要个证据！”

鱼壳摇头说道：“我没有证据，你关领班功智两高，行事高明……”

关山月脸色微沉，道：“大人，有道是：‘捉贼拿脏’，大人在武林称奇，在朝廷又是御前带刀，官同四品，该知道无证无据不能血口喷人，再说事关重大，卑职也绝不会容人……”鱼壳摇头笑道：“关领班，别说的那么严重，再大的风浪我鱼壳也经过，关领班何时听说像这种事还要证据的？”

关山月道：“那么，这件事请大人向雍王……”

鱼壳哈哈一笑，道：“当然！当然！那是当然，我当然会向雍王爷禀报

一声，仍然请雍王爷用他那过人的智慧去想去！”

这一着厉害，这一着辣。关山月心头猛一震，道：“大人……”

鱼壳微一摇头，道：“关领班，这件事你若是要鱼壳把它永远放在自己的肚子里也不是不可以……”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这么说，还有个商量余地？”

鱼壳点头笑道：“当然，当然，关领班说着了，有道是‘路要让一步，话要让三分！’我鱼壳做事，向来为人留着退步！”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大人请说，关山月洗耳恭听！”

鱼壳笑道：“关领班怎么老是这么客气，颇使我鱼壳有当之不起之感，关领班，‘东宫’二阿哥对昭仁的被救，亲贵的被刺，海珠格格失踪，看得并不怎么重，这话关领班懂么？也就是说这三件事可大可小，至于是大是小，那全在关领班，关领班明白了么？”

关山月倏然一笑，道：“大人想必为‘东宫’带来了什么条件？”

鱼壳仰天大笑，道：“不差，不差，关领班一语言中，的确高明！”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那么，请大人开出‘东宫’的条件来！”

鱼壳干咳了两声，嘿嘿笑道：“关领班，二阿哥求才若渴，他礼贤下士，不下于任何一位阿哥，最难得他是掏心对人！”

关山月倏然笑道：“卑职明白了，大人是要卑职投效‘东宫’！”

鱼壳摇头说道：“关领班误会了，这不是我的意思，皇上只把我派在太子名下，保护‘东宫’，我何必管那么多？我只是替二阿哥带个条件带个话！”

服鱼壳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人，二阿哥只有这一个条件么？”

“不！”

鱼壳道：“二阿哥仁厚，也宽怀大度，他也为关领班留了退步之路，要是关领班不愿投效‘东宫’，也可以，只是那要请关领班即刻离开‘雍王府’，离开‘北京’，二阿哥并愿赠送一笔不算少的盘缠！”

关山月道：“这意思是说，卑职要是不愿投效‘东宫’，也不许为任何一位阿哥效力卖命，是么？大人！”

鱼壳点头说道：“不错，二阿哥就是这个意思，两个条件，请关领班你任选其一。”

关山月点头说道：“二阿哥的确仁厚，的确宽怀大度，只是大人，卑职以前的种种，二阿哥能……”

鱼壳点头说道：“这个请你关领班放心，二阿哥既然仁厚，既然宽怀大度，既然开出了这条件，他就必然能不究既往！”

关山月摇头说道：“没想到二阿哥这么垂爱……”

鱼壳道：“二阿哥认为，只有你关领班一个人，足可抵势力遍及南七北六的‘京华武术馆’！”

关山月道：“二阿哥确太垂爱了，的确太垂爱了……”抬眼道：“大人，可否容卑职考虑考虑？”

鱼壳道：“关领班要考虑多久？”

关山月道：“多则五日，少则三天……”

鱼壳摇头说道：“抱歉得很，那恐怕办不到，二阿哥他求才若渴，岂能渴得太久，二阿哥他只给关领班片刻的考虑！”

关山月道：“大人的意思是说，二阿哥还等着大人的回话？”

鱼壳一点头，道：“不错！二阿哥守在‘东宫’，随时等我的回话！”

关山月道：“二阿哥就那么相信卑职么？”

鱼壳笑道：“当然，要不然他不会要关领班投效。”

关山月道：“二阿哥不怕卑职是诈投？”

鱼壳笑了笑，道：“关领班，二阿哥并不怕什么！”

那是，他有把柄在手，又怕什么？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大人，假如我两样都不选呢？”

鱼壳笑道：“那事态恐怕就要扩大了，这种事别人求也求不到，关领班又何乐而不为？这是天大的便宜呀！”

关山月微微一笑，点头说道：“好吧，大人，卑职选第一个条件……”

鱼壳一怔道：“怎么，你选第一个条件，我还当你……”关山月摇头说道：“大人，世上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

鱼壳没再多说，阴阴一笑，道：“那好，请关领班带点东西，去见二阿哥！”

关山月道：“大人，卑职背叛四阿哥已是万不得已，卑职不能再……”

鱼壳笑道：“关领班放心，二阿哥没有意思要你伤四阿哥……”

关山月凝目说道：“那么大人是要……”

鱼壳道：“关领班，不是我，是二阿哥！”

鱼壳的确是老奸巨滑，他时时事事不忘摆脱自己！

关山月道：“那么二阿哥是要……”

鱼壳嘿嘿一笑，道：“跟二阿哥设‘京华武馆’一样，四阿哥有一座‘集贤馆’！”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大人的意思是要卑职……”鱼壳笑道：“关领班，二哥的意思，当初你怎么挑‘京华武馆’的！”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大人，当初挑‘京华武馆’的……不是卑职！”

鱼壳笑道：“关领班，那情形跟眼前三大案件一样，不是么？”

好厉害，他简直令人无从招架！

关山月突然笑了，摇头说道：“大人好不高明，大人，这些话大人该在私底下对卑职说，跟卑职商量！”

鱼壳嘿嘿笑道：“真要那样的话，我这条命就交给关领班了！”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原来郭大侠是二阿哥的人！”

“不！”

鱼壳摇头说道：“郭大侠不是任何一位阿哥的人，可是郭大侠绝不会眼看着关领班下手皇上的侍卫而袖手旁观，所以我才选上郭府，让郭大侠也在座，这样我安若磐石！”

关山月仰天笑道：“高明，高明，大人真是太高明！……”笑声敛住，微一摇头，道：“只是，恐怕大人这如意算盘打错了！”

鱼壳不在意地笑道：“是么？”

关山月抬手一指一直在旁静听的郭玉龙，道：“如今郭大侠在座，大人可以问问他，如果我被逼情急，下手大人，他管是不管！”

鱼壳笑容微微敛去了些，转望郭玉龙，道：“郭大侠，这还用鱼壳问么？”

郭玉龙淡然一笑，摇头说道：“固然不必，不过我要说明一点，关将军奉袁大将军遗命，代表着亿万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他有权诛任何不肖汉族子孙，先朝遗民，便连我也不例外！”

鱼壳脸上变了色，忙道：“郭大侠，你……”欠身欲起。关山月一抬手，道：“鱼大人，请坐着别动，我还有话说！”

鱼壳没理他，只惊骇地望着郭玉龙，道：“郭大侠，您怎好忘记您的处境。”

郭玉龙笑道：“鱼大人，我更忘不了我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鱼壳忙道：“郭大侠，为郭大侠自己及郭大侠的家小，请……”

“鱼壳！”

郭玉龙脸色一寒，沉声叱道：“在武林中，我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身份，你敢威胁我！”

鱼壳一惊，忙赔笑说道：“郭大侠您别误会，鱼壳天胆也不敢威胁您，鱼壳只是提醒您，也替您担心……”

郭玉龙威态倏敛，淡然笑道：“谢谢你的好意，那用不着，我可以告诉你，我这就是为自己的妻子着想，信不信由你，我帮不了你的忙！”

鱼壳忙道：“不，不，郭大侠，鱼壳不信，说什么鱼壳也不信，您纵横南海，当世称最……”

郭玉龙截口说道：“那除非这世上没有他关山月。”

鱼壳忙道：“郭大侠……”

郭玉龙道：“鱼大人，事实上你刚才亲手试过了，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鱼壳一怔，脸色再变，强笑一声，道：“面对当世两大好手，看来鱼壳

只有认命了！”

郭玉龙微一摇头，道：“鱼大人，你用不着拿话扣我，我这个人永远中立，谁也不帮，你若有自信，尽可以放心出手！”

鱼壳一喜忙道：“郭大侠，您的一诺……”

郭玉龙道：“比任何人的一诺都要重些！”

鱼壳大喜，忙道：“多谢郭大侠，鱼壳永不忘这份情！”

转注关山月，道：“关领班，说吧，你打算……”

关山月笑道：“鱼大人何用多问，刚才郭大侠已经代我说清楚了！”

鱼壳厉笑一声道：“好吧，鱼壳就借郭大侠这书房跟你拼拼！”

霍地站起，往后退了一步，以手探怀，哗啦一声脆响，自腰里抽下一条宽约三指的皮带！

他这条皮带跟任何一条皮带都不同，皮带上缀满了鱼鳞状，其薄如纸，其利若刀的钢片，一动叮当响，映着灯光闪闪发光跃人眼，这是鱼壳的独门兵刃。

关山月坐在那儿没动，抬眼笑问道：“鱼大人，你这别出心裁的怪异兵刃叫……”

鱼壳冷然说道：“别管它叫什么，鱼壳仗着它纵横武林多少年了！”

关山月笑问道：“有了它，你就自信能活着闯出去？”

鱼壳道：“你何不试试看？”

关山月点头笑道：“说得是……”转望郭玉龙，道：“郭大侠，请往后挪挪，别让误伤了您。”

郭玉龙笑道：“我倒不要紧，我心疼我这些摆设！”

关山月失笑说道：“我拿我的月俸赔你就是！”

说着，他缓缓往后起站，而……

“忽！”

地一声，鱼壳那奇异的独门兵刃，挟带着一股锐风，当头卷了过来！

关山月一偏头，恰好躲过，抬手一指点出，“铮！”

地一声，震得那“皮带”向外一荡，他趁势站了起来。

鱼壳一惊沉腕收势，再一抖“皮带”笔直，闪电一般地点向了关山月的眉心，既快又辣，好不高绝！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鱼大人，你的确有过人之处。”

头往后微仰，抬掌便封！

孰料，鱼壳这一招只是可虚可实的一着，他猛一沉腕，“皮带”带着慑人心神的脆响闪电扫下，直划关山月的小腹。这一下若被划中了，关山月势必破肚肠流不可！

关山月似乎没料到，也躲闪不及，鱼壳脸上，刚浮起得意狞笑，他猛然一吸小腹，差一发那“皮带”落了空！“叭！”

地一声扫在地上，花砖立即碎了好几块！

关山月笑道：“鱼大人，是你毁的，你赔！”

身随话动，跨进一步，一脚踩在那“皮带”上。

鱼壳猛然一抖，没能抽动分毫，他刚刚一惊，关山月一声：“鱼大人，小心尊目跟虎腕！”

两指一腿，如飞而至！

那右手的食中二指，点的是鱼壳那双既圆又大的鱼眼，那一脚，则是踢

向鱼壳持兵刃的右腕。

他是逼鱼壳撒手，不撒手也行，招子跟腕子，总得毁上一处，当然，鱼壳他先顾双眼，惊慌中头往后一仰，右手松的只慢了那么一丝丝，关山月的一脚已到，正好踢在腕子上，关山月这一腿能踢断一根石柱，一根带肉的骨头还有不断的，鱼壳大叫一声，丢了兵刃握住右腕！

关山月并没有追击，他微微一笑，脚前拨，那兵刃一下冲到了鱼壳面前，他笑着说道：“鱼大人，再试试你有多少逃命的机会。”

眼看快过年了，这么冷的天，鱼壳只穿一身夹袍，再不怕冷，可是他也不该头上直冒汗珠子！

他没有说话，脸色忽转狰狞，抬腿一踢，那条皮带应腿飞起，直射关山月，然后他转身扑向后窗！

关山月笑道：“怎么，鱼大人，不打了，恐怕你再两条腿也跑不了，再说，那上等木料雕花的后窗你也赔不起！”

话落，他便抬手，岂料，“嗤”！地一声，那皮带上的钢片突然脱落，精光点点，满天花雨般罩向了关山月！

关山月做梦也没有料到这兵刃还有这种奇妙处，他着实吓了一跳，匆忙间演出了一式最俗的“铁板桥”，数十片钢片带着锐风擦脸打过，险极！

钢片打过，他挺腰而起，再看时，鱼壳已扑近了后窗，就要往起窜，往外冲，郭玉龙说到做到，他始终没动一动，便连如今他也只望着鱼壳，毫无出手之意！

关山月冷笑一声，道：“鱼大人，你若能逃出这书房半步，关山月我自刎双手，马上离开‘北京城’！”

话落身动，由他立身处纵向后窗，距离不下丈余，他却是一步跨到，扬掌劈向鱼壳后心！

郭玉龙突然开了口，轻喝说道：“兄弟，手下留情！”

关山月没答理，却闪电翻腕，一把揪上鱼壳后领，只一扯，硬生生地把鱼壳揪了回来！

鱼壳，他还要拼，冷哼一声，一记飞肘撞向了关山月心窝，两人的距离这么近，他这一手又快又猛……

不知怎地，他忽然闷哼一声，手肘立即无力垂下！

关山月道：“鱼大人，请到这边坐坐！”

推着鱼壳走回了原处，鱼壳面如死灰，只低着头！

到了郭玉龙面前，关山月凝目说道：“大哥，我听了您的！”

郭玉龙笑了笑，道：“兄弟，半生英名得来不易，他这身所学也令人可惜，看我薄面，留他一条命吧！”

关山月道：“大哥，您曾为我想过么？”

郭玉龙道：“兄弟，人心总是肉做的，鱼壳他也是江湖英豪，也有一腔热血……”

鱼壳突然抬头说道：“郭大侠，谢谢你，技不如人，夫复何言？那怪我鱼壳学艺不精，要割要剮，随他姓关的了！”

郭玉龙脸色一沉，喝道：“鱼壳，你不要以为我是替你向关将军求饶，我是为了犹在稚龄的鱼娘，鱼娘跟晚村先生的孙女儿四娘很要好，我也是看晚村先生的面子！”

鱼壳身形倏颤，垂下头去！

郭玉龙又道：“鱼娘虽然出身草莽，是你生你养，可是她受晚村先生孙儿的熏陶，小小年纪，深明民族大义，你呢？年逾半百，犹卖身投靠，腆颜事贼，前前后后，你对得起谁，可曾为你的稚龄女儿想过么？他日长成，要她永远抬不起头，以有你这么一个父亲为耻么？”

一番话义正辞严，直骂得鱼壳羞红透耳根，抬不起头来！郭玉龙抬眼望向关山月，道：“兄弟，我只向你求他一条命，别的我不敢奢求！”

关山月点了点头，扬眉说道：“大哥，我明白……”转望鱼壳，道：“鱼大人，请抬起头来！”

鱼壳迟疑了一下，缓缓地抬起了头！

关山月目光一凝，两眼威棱四射，道：“鱼大人，看郭大侠金面，我留你一条命，离此之后该怎么做，我认为你自己明白，用不着我多做赘言，至于你是否不泄露我的身份，放不放过金飞，那随你，也看你是不是还有良知，是不是还懂民族大义。话，郭大侠说得很清楚，我希望你能三思，言尽于此，你请吧！”

鱼壳一怔抬眼，疑惑地望向了关山月！

关山月淡淡笑道：“别看我，我的一诺跟大侠的一诺有同等份量。”

鱼壳没说话，转望郭玉龙一眼，头一低，举步行了出去。的确，关山月没拦他，便连动也没动一下！

鱼壳走了，就这么走了！

郭玉龙跟关山月对望一眼，他道：“兄弟，看来你我都很能相信人！”

关山月道：“本来，大哥，人性总是善良的！”

又坐了一会儿，关山月告辞要走！郭玉龙却含笑说道：“怎么，兄弟，不到后院看看去，你也真忍心。”

关山月脸一红，笑了……

郭玉龙陪着关山月到了后院，后院暖阁中，正欢愉一团，大娘东方玉翎，二娘杜兰畹跟六员小将成一圈儿围坐，把个柳绡红围在中间，问长问短，亲热异常。

二位郭夫人准六员小将叫关婶儿，她二位则妹妹长，妹妹短的叫个不停，那真挚的热络劲儿感人，简直就把柳绡红当成了一家人！

她几位一见郭玉龙陪着关山月来到，便预备先支开六员小将，然后再跟郭玉龙来个全面撤退！

但是被关山月拦住了，他表示不能多停留，惹得二娘杜兰畹直取笑他，其实他是不好意思！

固然郭家的这几位出自赤诚，把心都掏给了关山月，可是柳绡红毕竟是在人家家里，他怎好意思让人家回避？好在红姑不是世俗儿女，这种人情世故她懂，当然，她是不会介意的，其实，在她，她了解关山月的工作跟处境，只每天能看看他，她也就放心知足了。

何必回避？就是他两个独处的时候，也只是说些体己话，把自己的情爱由眼睛里传给对方，并没有怎么样的温存缠绵，这样的爱才成熟，这样的爱才醇厚！

关山月这么开了口，三个大人当然不会认真，可是六员小将动了心，他们谁不想跟关叔在一起，只迟疑着不肯走！郭玉龙跟两位夫人只好算了！

于是，关山月坐下来谈了起来！

不过，谈笑之中，他跟柳绡红说的时候少，听的时候多，那双谁都想多

看谁两眼的眼，却始终没有勇气让它们接触在一起，一句话，怕人取笑！

坐没多久，其实真没有多久，鼓楼跟街上的梆柝就敲出了三更，六员小将有人打了呵欠，关山月起身告辞！

那几位没挽留，送客的是郭玉龙，姑娘柳绡红没有送，她只用那双含了太多情，清澈，深邃，轻柔的眸子，望了关山月一眼！这很够了，关山月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姑娘柳绡红如今给与他的，不正像温柔的娇妻对待夫婿，她所表现的一切，不也正像一个深爱夫婿的妻子？

关山月是个铁铮铮的奇英豪，在没来“北京”之前，他是块百炼精钢，可是如今他有了绕指柔的一面。

这是什么力量，令人不能不暗叹情之微妙，情之伟大！关山月一个人踏着满地的雪回到了“侍卫营”，在路上，顶着刀儿般的寒风，他心里不住在想，由邂逅红姑，一直想到刚才。大冬天里很冷，夜晚尤甚，可是关山月一颗心是温暖的，身上，也像沐浴在阳光里，是暖和的！

红姑多情，也天生一双识英豪的慧眼，她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情，整个儿地给了关山月，关山月也一样。

可是这一对将来会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这是如今尚难预料的，红姑不知道，关山月也茫然，别人那就别提了。每想到红姑，正当心里有着异样感受的时候，再一想到自己的工作，及所处的险恶环境，关山月的心里就沉重了，有时候甚至重得像块铅。

苍天有知，但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威侯府

关山月不到四更回到了“侍卫营”，可是一直到五更他才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一宿无话，第二天关山月起身时，若不是天空里彤云密布，恐怕已经日上三竿了。

其实，还是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他，他忙睁眼问道：“谁呀？”

只听门外有人应道：“兄弟，是我，百煌！”

敢情是拜善贴身四护卫之首蒋百煌！

四护卫当初看不起关山月，那是因为他四位误解关山月是靠关系进的“侍卫营”，等到明白关山月有过人的真才实学后，这种态度就大大的改变了！

及至他几位跟关山月联袂闯过“查缉营”后，彼此间那种英雄惜英雄的感情，更往前迈了一大步！

关山月翻身披衣下床，登上鞋开了门，可不是么，蒋百煌当门而立，关山月忙含笑招呼：“百煌兄，早啊？”

“早？”

蒋百煌笑道：“兄弟，你也不怕日头晒着屁股，快穿衣裳洗脸吧，统带在书房里等着你呢！”

关山月微愕说道：“怎么，有事儿？”

蒋百煌笑道：“没事我可不敢在大冷天里跑来惊人好梦，那是罪孽！”

关山月一点头，道：“好，我马上来，请进来坐坐！”

说着，他回身往里，蒋百煌也跟了进来！

关山月忙着穿衣裳，蒋百煌一旁回道：“兄弟，昨儿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关山月道：“快四更了！”

“老天爷！”

蒋百煌笑道：“兄弟，跟心上人在一起，也不能不看时候，一白天就够累的了，再加上晚上熬这么深，长此下去，你就是铁打……”

关山月忙摇头说道：“不，百煌兄，别开玩笑，是公事！”

蒋百煌道：“公事？算了，兄弟，自己哥们儿……”

关山月道：“不，是真的，昨天我由‘雍王府’回来，统带马上又让我去了郭玉龙家，那儿有位显贵等着见我。”

蒋百煌“哦！”

地一声道：“显贵？谁？”

关山月转过身来，一边洗脸，一边应道：“官同四品的御前带刀侍卫爷，鱼壳鱼大人，他如今被派在太子名下保护‘东宫’！”

“鱼壳？”

蒋百煌吃了一惊，忙道：“‘微山湖’的鱼壳？”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就是他，世上没第二个鱼壳！”

蒋百煌诧声说道：“他什么时候当了……”

关山月截口说道：“没多久，还是这次皇上南巡的时候，在‘太湖’遇见了刺客，鱼壳救驾有功，皇上也爱他那一身所学，于是收在身边充当了侍卫！”

蒋百煌摇了摇头，道：“鱼壳可说是一步登天了！”

关山月道：“谁说不是？如今官架子十足，神气得很呢！”

蒋百煌道：“怎么，他敢对兄弟你也来这一套？”

关山月擦好了脸，笑了笑道：“怎么不敢？皇上的侍卫，在气势上弱过谁？”

蒋百煌道：“有眼不识泰山，我看他是耗子舐猫鼻梁骨……”关山月笑道：“百煌兄，别替我招来掉脑袋的横祸！”

蒋百煌哼了一声道：“我就不信你怕他，兄弟，他见你干什么？”

关山月随口漫应道：“还不是那三件案子……”

蒋百煌忙道：“怎么？有眉目了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没听他深说，百煌兄，你问完了么？”

蒋百煌道：“怎么？”

关山月道：“我衣裳穿好了，脸也洗过了，你要是问完了，咱们就该走了！”

蒋百煌“哦！”

地一声，倏然失笑道：“问完了，问完了，走，走！”

于是，两个人相偕出了门！

在往拜善书房，积了雪的青石路上，关山月问道：“百煌兄，知道是什么事儿么？”

蒋百煌微愕说道：“什么，你是指……”

关山月道：“你不说统带找我么？”

蒋百煌“哦！”

地一声道：“原来你是指……不知道，没听统带说。”

关山月点了点头，没再问！

转眼之间，两个人来到拜善的书房前，韩武扬一个人守在那里，关山月含笑跟他打了招呼，蒋百煌则扬声说道：“禀统带，关领班到！”

只听书房里响起拜善的话声：“说我有请！”

蒋百煌应了一声，眨眨眼，笑道：“兄弟，你由来面子大，统带有请，你进去吧！”

关山月含笑点头，谢了一声，举步笑进邸檐下，道：“统带，关山月告进！”

书房里，拜善应道：“老弟，说过多少次，别那么多腻人的规矩，请进，请进！”

关山月应声推门走了进去，刚踏进门槛，他一怔：“哟，王爷也在这儿？”

可不是么？雍郡王胤祯一身轻裘，正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坐在火盆旁边！雍郡王笑道：“我特来给阁下请安，谁知道，你阁下犹缩在被窝里享福，蒙头睡大觉，所以我没敢惊扰。”

关山月道：“王爷，您怎地一见面就损人，折人？什么时候来的？”

雍郡王笑了，道：“来了好一会了，你昨儿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关山月道：“快四更了！”

“难怪！”

雍郡王笑道：“那是得多睡一会儿，怎么那么晚，郭玉龙请你吃喝了？”

关山月道：“我不信统带没对您说！”

拜善笑道：“有什么事我敢不对王爷说，来，老弟，我请王爷喝茶，刚沏的一壶，你也来一杯！”

说着，亲手为关山月倒了一杯！

关山月称谢双手接过，拜善那里又招了手：“咱们坐着聊，坐，坐，老弟！”

坐定，关山月欠了欠身，望着拜善道：“统带，听百煌兄说，您找我有事儿……”

拜善微一摇头，道：“不是我，是王爷，王爷一大早驾临，告诉了我件事，又命我把你从被窝里叫起来……”

关山月道：“统带，什么事？”

拜善道：“你问王爷。”

关山月转向了雍郡王，雍郡王没等问便道：“小关，待会儿那位莽贝勒很可能会来找你！”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是海贝勒？什么事？”

雍郡王笑了笑，道：“今早宫里来的消息，皇上派在太子名下，保护‘东宫’的那位御前带刀侍卫鱼壳，昨天晚上从郭府回去后，留了一封信走了……”关山月心里一阵跳动，“哦！”

地一声道：“王爷，他在信里怎么说？”

雍郡王摇头说道：“我只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信在老二手里，内容怎么样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一句话，鱼壳走了！”

关山月的心揪了起来，本难怪，雍郡王不知道信的内容，除了“东宫”外，没人知道那封信是怎么写的，他忙道：“走了？为什么？”

“为什么？”

雍郡王道：“好说，那要问你呀？”

关山月道：“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雍郡王眨眨眼，笑道：“跟我装糊涂？你不知道谁知道？昨天晚上跟他最后见面的是你，那位莽贝勒找你，该不会没有理由！”

关山月的心又一紧，他道：“海贝勒人呢？”

雍郡王道：“我听说他往郭家去了，想必他要先问问郭玉龙，然后等从郭府出来后，再来‘侍卫营’找你，他还挺有心眼儿的，你跟郭玉龙假如事先没商量好，经他这个别一问，恐怕就会对不到一块儿了！”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不错，王爷，这可真要命……”雍郡王笑道：“那么，你把经过告诉我，我给你出个主意！”

关山月道：“当然要告诉您，一句话，跟对付甘凤池一样，我把他逼走了！”

雍郡王“哦！”

地一声道：“那敢情好，他为什么指名要见你？”

关山月摇了摇头，道：“王爷，这种事无论在武林，或者在官家，似乎都永远免不了，盛名之累，他不服，不但拿三件大案考我难我，而且还逼我离开您，离开‘北京’！”

雍郡王笑道：“这倒好，他竟然敢反过来捋虎须，老虎不发威，他把人当病猫，小关，结果他吃了苦果？”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很轻，很便宜，我只断了他的右腕！”

雍郡王哈哈大笑，欢愉之情溢于言表，道：“我的天爷，这还叫轻，还叫便宜？小关，你的心肠太狠了些，令我不忍。”

猫哭耗子假慈悲，关山月还能不知道他，笑了笑，没说话！雍郡王笑声敛住，凝目说道：“小关，你认为他就这样走了么？”

“王爷！”

关山月道：“事实上他走的消息是您听来的，我根本不知道！”

雍郡王摇头说道：“只断一只手就走了，未免过于怯懦……”关山月截口说道：“假如再有一句下次碰上便要命的话，那就算不得过于怯懦了！”

雍郡王道：“你对他说过这句话？”

关山月淡然说道：“各为其主，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雍郡王道：“鱼壳也是成了名的武林高手，而且在江湖上不可一世，他会那么怕你么？假如他往‘东宫’一躲……”关山月截口笑道：“王爷，一个人能在三招之中断敌一腕，其吓人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若往‘东宫’一躲，固然我拿他没办法，可是今后他能永不出‘东宫’么？就算能，二阿哥愿意容这么一个怯懦的人？还会重用他么？那自然不如自己走来得光采！”

雍郡王满意地笑了，他道：“郭玉龙在旁边儿？”

关山月道：“王爷，他是主人！”

雍郡王道：“那么，他一直坐山观虎斗？”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该知道，郭玉龙一直是中立的，再说，我的所学只比鱼壳强，不比鱼壳弱！”

这话雍郡王懂，他笑道：“好了，我明白了，我如今教你个法子，在没跟郭玉龙碰面之前，给海善来个避而不见……”关山月道：“王爷，你让我避到哪儿去？”

雍郡王道：“偌大一座‘北京城’，你还怕没地方躲？这不过是暂时的，等你见着郭玉龙编好了词后，就可以大模大样，理直气壮地见他了！”

关山月道：“您的意思是让我如今就去郭家？”

雍郡王摇头说道：“不，我另有差事给你，我要你马上到傅家去一趟！”

关山月一怔，道：“去傅家，干什么？”

雍郡王道：“快过年了，昨天你走后，他‘神力侯府’的总管送年礼来了，所以今天我要你去回个礼！”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傅侯好大的架子！”

雍郡王淡淡一笑，道：“所以我也要摆上一摆！”

关山月道：“王爷，您考虑过没有，我这‘侍卫营’的领班替您……”

雍郡王一笑道：“我已不止三思，考虑了好久了，怕什么，你是我胤祯的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索性把它抖开了，看看咱们谁的脸上有光采，也好让他们瞧瞧我胤祯的人！”

关山月道：“既然您这么决定，我只好去一趟了，现在就去？”

雍郡王道：“你想等海善？”

关山月笑了，道：“我认为越快越好，最好从后门出去！”

雍郡王跟拜善都笑了，拜善道：“老弟就是这么一个洒脱风趣的人！”

关山月笑了笑，望着雍郡王道：“王爷，您呢？”

“我！”

雍郡王笑了笑，道：“老二病了，我得跟福晋进宫看看他去，怎么说他是我的二哥，你说是不？真是，大年下的……”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王爷，二阿哥是什么病？”

雍郡王笑了笑，道：“我不知道，消息是老大告诉我的，那得问他！”
关山月明白了，他立转话锋，道：“王爷，我是不是得先到府里去拿礼？”
雍郡王道：“怎么？去不得么？还是懒？”

关山月笑了，他笑着站了起来，道：“王爷，我走了！”
“别，阁下！”

雍郡王抬手说道：“就知道你怕绕这个圈儿，拐这个弯儿，我也怕累着你，礼物我自己带来了，在大门那儿，你拿了直接就去吧，瞧，我想得周到么？够意思么？”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王爷，我会永远记住的！”

施了一礼，又向拜善欠了个身，转身出门而去！

不因雍郡王在座而轻视了他，拜善受了这一礼，很高兴，可是他嘴里却说：“您瞧，王爷，他就是这么多礼，自己人嘛……”雍郡王笑着说道：“这叫做礼多人不怪！”

接下来，是两个人的笑声……

关山月到了大门一看，果然，年礼在那儿，另外还有四名雍王府的下人，内城里这些府邸送年礼不比外城里的百姓家，送起来吓人，瞧眼前这一担一担的，够八口之家吃半月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寻常的八口之家，哪吃得着这种名贵的东西？那四个下人一见关山月，一起赔笑哈腰，大伙儿都认识他，其实，放眼内城也没几个不知道关山月三个字的！

“关爷，这就走么？”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辛苦四位了！”

那四个忙道：“哪儿的话，干的就是这种活儿，应该的，是关爷您体恤！”

关山月道：“好说，咱们走吧！”

于是，他带着四个下人，担着那些年礼出了“侍卫营”！出了门，他问道：“‘神力侯府’在什么地方？”

他身边那名道：“怎么，关爷，您不知道？”

关山月摇头说道：“福薄，还没有去过！”

那名下人道：“就在‘西直门’里！”

关山月“哦！”

了一声道：“原来在‘西直门’里，那好，四位带路吧，我跟着四位走！”

“西直门”，是内城颇为重要的一个城门，皇上幸西山，以至内城里的王公大臣游西山，都由“西直门”出去！

而且，“西直门”外有历史上著名，相传宋太宗伐熙州，与辽将耶律休格大战于此的“高粱桥”！

还有清初所建，皇上幸西山的休息处所“倚虹堂”！

提起“倚虹堂”，还有那么一段趣事，不过，那是在乾隆年间，而不是在如今这康熙年间！

有一次，高宗乾隆幸西山，抵“倚虹堂”，适逢大雪，乾隆颇有文才，也是个自命风雅的人，当即吟了那么一句：“白雪蔽云”，时权相和焯在侧，马屁拍得好，也是福至心灵，马上对了一句：“黄旗当道”，黄旗者，即报捷之意！

彼时正当乾隆在金川用兵，未逾半月，果然捷报到，乾隆大为高兴，乃亲为“倚虹堂”题额，和焯则以逢迎而更为得宠。

中国很多帝王多好方术，星卜，尤乐于听“吉祥话”，此一例耳。

其他像后日清三贝子载振的和人围第，西太后的行宫，行宫是西式二层楼，里边有慈禧所用的洋式卧床，家俱化装用的各种道具，都名贵异常。

三贝子花园，在民国以后有收门票的两个巨人，据说身高都在七尺二寸以上，体重两百多斤，手大如簸箕，声音像雷，食量日数斗，普通人难望项背！

当然，这都是后话，像如今，“西直门”外海甸，大学士明珠的别墅是值得一提的，这位相国公的别墅虽不能跟皇室亲王的宫院比，但其规模之巨，经营之力，却也名震一时！其他像“圆明园”，日后西太后以海军经费筑造，导致甲午之辱，戊戌政变的“颐和园”……

“西直门”外的重要地方简直不胜枚举。

没多久，一行五人到了“神力侯府”前，固然，“神力侯府”在规模上不如雍王府庞大，可是在气势上却有隐隐夺人的威严。大门前石阶高筑，石狮分峙，站门的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八名挎刀亲兵，一个个抚刀分腿，一动不动。

再看门上，四字“神力侯府”金字闪闪发亮，耀眼生辉！关山月低低说了声：“四位请在这儿等一等！”

四个下人放下了挑子，他则大步走了过去，石阶下一站，扬声问道：“门里哪位管事在？”

一名亲兵走下石阶，死板着脸喝问道：“干什么的？”

关山月淡然说道：“‘雍王府’回年礼的！”

一听“雍王府”，那名亲兵脸上立即和缓了不少，“神力侯府”不买别个王公大臣的帐，对这位身为皇子的雍郡王，却不敢太那个，他打量了关山月一眼，道：“老兄可有腰牌？”

关山月道：“有是有，只是每个府邸来送礼的，都要腰牌么？”

那名亲兵道：“别个府邸都是主儿亲自来，自然不必！”

关山月道：“据我所知，侯府的总管往‘雍王府’送年礼的时候，‘雍王府’并没有人查验他的腰牌。”

欺善怕恶的人有的是，那名亲兵深深地打量了关山月一眼，又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老兄请等一下！”

掉头走上石阶，进入了侯府大门！

半晌，那名亲兵带着一个瘦瘦高高，留着山羊胡，衣着挺讲究，也挺气派的老头儿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瘦高老头儿生似举步艰难，足下不便地下得石阶，那双目光犀利的鹞眼一打量关山月，大刺刺地道：“你是……”关山月道：“‘雍王府’回年礼的！”

瘦高老头儿“哦！”

地一声道：“原来是四阿哥府里的，面生得紧嘛。”

关山月道：“一向没见过，我原在‘侍卫营’当差，刚进‘雍王府’没多久！”

瘦老头儿又“哦！”

了一声，道：“在‘侍卫营’……贵姓？”

关山月道：“不敢，姓关！”

瘦高老头儿神色一动，忙道：“大号是……”

关山月道：“草字山月！”

有道是：“树影人名”，瘦高老头大大地“哦！”

了一声，死板板的瘦脸上，立即堆起了笑容，忙拱手说道：“哎呀呀，原来是关领班，关老弟台，久仰，久仰，简直地如雷贯耳，老弟台，我是早想拜识，只恨福薄缘浅，不想今日……哎呀呀，荣幸之至，足慰平生了！”

他那里兴致勃勃地大说了一阵，关山月只回了淡然一句：“不敢当，尊驾夸奖了，关山月出身江湖草莽……”

瘦高老头儿忙截口说道：“也唯有江湖上才出你老弟台这种奇才英豪。”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夸奖，我还没有请教，尊驾是……”瘦高老头忙道：“我叫傅尔，忝为侯府总管，还望老弟台以后多照顾，多照顾！”

继之嘿嘿地一阵轻笑！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原来是傅总管当面，关山月有眼无珠，失敬！”

拱了拱手！

傅尔忙还一礼，连称不敢！

关山月道：“这么说，往王府送年礼的，就是傅总管了！”

傅尔忙道：“正是，正是，老弟台，请里边坐，请里边坐！”

关山月回头一抬手，唤道：“来，把年礼挑进去！”

那下人道：“那么，关爷，我几个先走了！”

施了一礼，走了！四个下人走了，傅尔进去禀报还没有出来，关山月趁机打量上了这座一深如海的“神力侯府”！

前院广大，花圃，条条鱼廊，纵横漫回，一时难以看出通到哪里去。

后院，树海郁郁苍苍，飞檐狼牙偶露，该是亭、台、楼、榭一应俱全，有道是：“天上神仙府，人间王侯家”，的确是半点不差，这座“神力侯府”美轮美奂，耗资该在百万以上！正打量间，只听有人喝道：“喂，干什么的？”

关山月闻声四顾，只见五步外站着个身穿长袍的中年汉子，这汉子眼神十足，分明一流好手，看打扮，却不过是亲随一流！亲随一流好手，适才那位总管一身修为也不俗，下人们如此，身为主人的“神力威侯”可想而知！

关山月打量了他一眼，随口应道：“回礼来的！”

他就是不说送礼！

那汉子走了过来，看了看地上的年礼，抬眼说道：“你是哪个府里的？”神态居傲，好不客气！

关山月淡然说道：“你们总管知道！”

那汉子道：“傅总管知道是傅总管的事，我负责前院警卫，我问你！”

关山月道：“我认为傅总管一人知道就够了！”

那汉子脸色微变，道：“你看不起我？”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好说，那怎么会？”

那汉子道：“告诉我，你是哪个府里的？”

关山月道：“你真要问？”

那汉子望了关山月一眼冷笑道：“废话，我没那么好心情逗你玩儿！”

关山月双眉微扬，道：“要我说可以，不过我希望你说话客气点儿！”

那汉子冷笑道：“这是我对人说话最客气的一次！”

关山月摇头笑道：“我不怪你，只希望你别弱了傅侯的盛名，也别替自己的生身父母丢脸！”

那汉子勃然变色，逼前一步，道：“你说什么？”

关山月道：“你愿意听我再再说一遍么？”

那汉子狠狠地扬了扬拳头，道：“要不是看你是来送礼的，我就非教训你一顿不可！”

关山月笑道：“阁下，该教训的不是我！”

那汉子脸色又一变，喝道：“你敢……”扬起了拳头！关山月笑哈哈地道：“你打打试试看？”

那汉子道：“你当我会客气么？”

关山月道：“我说你没那个胆！”

关山月何以如此激人，像有意找架打？只因为他早就发觉傅尔躲在后院门里，就是不出来！这不是存心看笑话是什么了？那汉子脸猛然一红，道：“老子揍了你，看谁能咬我的……”跨步欺进，闪电出拳，直捣关山月胸腹！不但快捷，而且拳风逼人，甚见造诣！

关山月“哟！”

地一声笑道：“瞧不出你还真有那个胆，也好，我教训过你后再找傅侯请他主持公道！”

眼看拳头沾衣，他滑步晃肩，身子突然问后一侧！

那汉子一拳捣空，身子不免往前一冲，关山月促狭，伸腿那么一勾一扫，那汉子踉跄冲出好几步，差点没摔个狗啃泥！他火儿了，站稳身形旋身扑了过来，左掌一晃，右掌直劈关山月左肩，更快，更重！

关山月眼神左移，抬掌便挡，只听那汉子冷笑说道：“朋友，你上当了！”

左掌忽地一翻，五指伸直，电一般地猛再向关山月右肋插去，这一招更狠，更毒！

关山月扬了扬眉，一声：“朋友，上当的是你！”

身形左移一寸，右掌翻起，轻易地扣上那汉子左腕脉，然后左掌挥过，抖手就是一巴掌，“叭！”

地一声脆响，那汉子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关山月底下再出腿，右手那么一抖，那汉子离地飞起，砰然一声摔在数尺之外，刚才是狗啃泥，如今是大仰壳！

关山月翻腕，挥掌，出腿，抖腕，快捷如电，一气呵成，就连傅侯看见他也会咋舌瞠目，何况这位！等这位发觉情形不对时，他那尊臀已然着了地，差点儿没摔成四半！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我若不教训教训你，那会惯了你的下次，怎么样，还有哪个敢再试试么？”

那汉子翻身跃起，一探小腿，“嗖！”

地一声拔出了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咬牙切齿，神色怕人的逼了过来！

关山月“哟！”

地一声道：“这儿是‘神力侯府’，你敢在这儿动凶器杀人？”

那汉子咬着牙道：“老子先扎你两个洞再说！”

忽听一声沉喝传了过来：“老徐，站住！”

那汉子闻声停步，关山月同时抬眼，只见大厅那边快步走过来同样装束打扮的五个中年汉子！显然，这都是“神力侯府”的亲随！

近前，一名高高的汉子一边打量关山月，一边问那汉子道：“老徐，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在府里跟人动刀子？”

那汉子见人多有了劲儿，气势陡然一高，指着关山月道：“这小子不知道是哪个洞里钻出来的，我问他他不说，还在咱们府里撒野逞蛮揍了我！”

那高高汉子“哦！”

地一声，凝目说道：“朋友，是这样么？”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你该问问他用什么态度对人！”

那高高汉子道：“不管怎么说，你打了他总是事实！”

关山月点头说道：“当然，这是事实，我不承认都不行，你没瞧见么，他脸上还有五条指痕！”

那汉子脸一红，骂了一声，扬刀要扑！

那高高汉子伸手一拦，阴笑说道：“慢点，老徐，鸟在笼子里，你还怕他飞了不成？”

一顿，接问道：“朋友，你是哪个府里的？”

关山月道：“你们傅总管知道！”

那汉子叫道：“听见了么？刚才他就是这么说！”

那高高的汉子冷笑说道：“让他说，大概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门儿里的，要不然总管让他厅里坐了，朋友，你跟我几个来一趟？”

关山月道：“上哪儿去？”

那高高的汉子道：“总在‘神力侯府’，只问你敢不敢去？”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我这些年礼……”

那高高的汉子道：“你放心，少了一样你找我！”

关山月笑道：“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带路，龙潭虎穴，刀山油锅，我跟你几个走一趟！”

那高高的汉子阴阴一笑，道：“朋友，有种，好胆量！”

一偏头，偕同那几个往西边行去！

往西，是“神力侯府”的西跨院，进了西跨院那月形门，关山月不由地微微皱了皱眉锋！

这西跨院房子十几间进进出出的全是亲随打扮的汉子，敢情，这儿是亲随们住的地方。

这用意够明显了，那高高的汉子是打算把关山月诱进西跨院，然后由大伙儿来个群殴围攻，全力把关山月痛揍一顿。忽地，关山月眉锋一展，笑了：“朋友好心智，好算盘！”

话刚说完，跟在身后适才挨了打的那个，砰然一声把西跨院那两扇门关了起来，而且他拿着刀子就站在门口！

关山月又笑了，道：“这一来便是插翅也难飞出去了……”那高高的汉子突然阴笑说道：“朋友，想现在出去也不难！”

关山月“哦！”

地一声笑问道：“是么，朋友想必有什么条件？”

那高高的汉子道：“朋友，你聪明，让你说着了……”抬手只一环指，接道：“你看见了么？这儿有多少个？”

关山月道：“我大略地算过了，该有好几十！”

那高高的汉子笑道：“不差，你给每个人叩三个响头，我做主，马上放你走！”

关山月笑了笑，道：“这条件算得便宜，只是，我要是不愿叩头呢？”

那高高的汉子道：“那也行，恐怕待会儿你得爬着出去！”

关山月道：“只有这两条路好走么？”

那高高的汉子道：“朋友，知足点吧，这已经算是便宜的了！”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朋友，你不怕侯爷知道？”

那高高的汉子阴笑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离侯爷后院的书房远得很，隔着好几堵墙，这儿就是闹翻了天，侯爷怕也不会知道！”

关山月道：“等我由这儿出去之后呢？”

那高高的汉子嘿嘿笑道：“朋友，到时候，只怕让你说你也未必敢说！”

关山月道：“我是奉命来回年礼的，在‘神力侯府’挨了揍，假如我的主子知道了这件事，找侯爷理论呢？”

那高高的汉子笑道：“朋友，以往有过这种事，可是我没见有哪个府邸的主子，敢跑到‘神力侯府’来找侯爷理论！”

关山月仰天一个哈哈，道：“说得是，傅侯勋业彪炳，威名显赫，官大势大，朝廷又倚为柱石，哪一个敢找上‘神力侯府’，朋友，前者我不愿意，说不得只好选后者了！”

那高高的汉子脸色微变，扬手高高叫唤道：“大伙儿过来瞧瞧这个不知由哪个府邸出来的狂朋友！”

他这一声呼喊，原来在外面的一众亲随围了过来，从各屋里又走出了一二十个，也立即围了过来！

关山月扬眉笑道：“敢情你们仗恃人多，我拼命陪君子了，哪位先上？”

那高高的汉子笑着回头问道：“大伙儿说该哪个先上？”

只听那手里持着匕首，把在门口的那姓徐的汉子道：“我看还是大伙儿一起上好！”

“说得是，一起上吧！”

“老徐说的对，大伙儿跟他亲热亲热！”

“教训教训他，也好让他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别再来‘神力侯府’撒野，大伙儿上啊！”

“上啊！打这兔崽子的……”

一时喊叫四起，几十个侯府的亲随立即逼了过来。关山月明白，除非有人及时阻拦，否则这场打斗绝难避免，只是，想等人阻拦那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西跨院门外有人他都不管，还能等别的人来？

当即，他功凝双臂，暗暗地准备上了！

突然，一声冷叱：“娘的，老子先看看你凭着什么，敢在‘神力侯府’撒野逞横！”

一名汉子闪身扑了过来。

关山月身形微闪，躲过了这一招，翻腕攥上那汉子腕脉，顺手一带，那汉子踉跄前冲，关山月适时底下带腿，一松手，那汉子“砰！”

地一声，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啃泥！

关山月笑道：“未免稀松了些，哪位有兴趣，再……”话还没说话，叱喝声中，身周数十名亲随抡掌出掌还带脚，一起扑了过来！

关山月没躲，跨步迎了上去！

看吧，拚斗开始了，几十个围着一个打，没人说话，没人理会，更没人知道！

双方只一接手，只听闷哼与痛呼迭起，只见那些个亲随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冲往外倒，有的伤腿，有的伤胳膊，可都不算重，却也不算太轻！

眼看着已倒下了十几个，那站在门边把守的姓徐的汉子一句话没说，闪身扑了过来，挺刀就刺，直指关山月的左大腿根！关山月生似背后长了眼，双眉扬处，身形微闪，“扑！”

地一声，痛呼倏起，血光崩现，姓徐的一柄匕首扎在了一名亲随腿上，他刚一惊，关山月抖手挥向了他的下巴，打得他齿落出血，头一仰退出了好几尺一跤摔在地上，这是他第二次在关山月手下摔跤！出了血，吓了人，一众亲随的攻势为之一顿，随即一声厉喝划空响起：“好朋友，你敢动刀子，大伙儿亮家伙剁他！”

天知道是谁动的刀子，在这时候有理也讲不清的！话声一落，众亲随各探腰际，一起亮了家伙！

关山月双眉陡扬，道：“好哇，你们还有王法么？”

一名亲随便要扑上，适时——

一阵打雷般敲门声响了起来，门外，同时响起总管傅尔的话声：“开门，开门，你们在干什么？”

他是“神力侯府”的总管，谁敢不听他的？

众亲随你望我，我望你，终于走出一名过去开了门！门开处，傅尔匆忙地跑了进来，突然他一怔停步，抬眼望向关山月，诧声说道：“老弟台，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总管来得正是时候，不然的话我就要被他们诸位大卸八块，乱刀剁死了，傅总管最好问问自己的人！”

那是东吴大将，假话（贾化），傅尔再不露面，倒霉的是这些亲随！

傅尔立即转望那开门的亲随喝问所以！

那名亲随嗫嚅说道：“回总管的话，我不知道，是老赵把这个人带进来的！”

傅尔眼一抬，喝道：“赵龙标！”

那高高的汉子答应一声迈前了几步哈腰！

傅尔道：“你说，是怎么回事？”

高高的汉子道：“回总管的话，是我见这位跟老徐打架……”傅尔霍地转注姓徐的汉子，那姓徐的犹坐在地上捂着正在流血的嘴，傅尔双眉一挑，喝道：“混帐东西，还不给我站起来！”

姓徐的慌忙站了起来，可是手还捂着嘴！

傅尔喝道：“你说，是怎么回事？”

姓徐的捂着嘴，忍着痛，含混不清地道：“回……回总管的话，我见他一个人站在大厅边，问他是干什么的，哪个府邸来的，他不说！”

傅尔喝道：“你瞎了眼？瞧不见那些年礼？”

姓徐的嗫嚅说道：“回……回总管，我，我瞧见了……”傅尔道：“混帐东西，那你还问！”

姓徐的道：“我不过随口问问，可是他……”

“他什么，滚一边去，听了我就生气！”

傅尔眼一瞪，抖手又是一巴掌，可怜姓徐的他痛上加痛，左脸上又是红了一片，可是他这回没敢逞横，更没敢动刀子！傅尔打完了他，转过脸来扬声说道：“我来告诉你们，这位是‘雍王府’来回年礼的，也就是名满京畿，‘侍卫营’的关山月关领班，你们都瞎了眼了！”

树的影，人的名，几声惊呼划空响起，众亲随都脸上变色，愣在了那儿，

那姓徐的跟赵龙标几个望着傅尔，眼一眨一眨的，就是没敢说话！

傅尔说完了话，迈步走近关山月，欠身赔上了笑脸：“老弟台，事，全出于误会，也因一时的意气，不管怎么说，总是傅尔律下不严，纵坏了他们，我赔个罪，老弟台你雅量多包涵，多包涵！”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好说，傅总管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小气了，不过，傅总管，有句不中听的话，我不得不说，往后请多管束，今日错非是我关山月，还有点防身之技，要是换上个别的府邸的，只怕会闹出人命……”

傅尔忙赔笑说道：“是，是，谢谢老弟台，一定，一定，今后我一定好好管束他们，我一定好好管束他们！”

关山月笑了笑，道：“不过，傅总管，今天要是换个别的府邸的，这种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傅总管说是么？”

傅尔脸色一变，一时没能答上话来！

关山月淡然一笑，掸了掸衣裳，迈步要走！

“老弟台！”

傅尔突然叫了一声！

关山月停步回身，笑问道：“傅总管，还有什么事么？”

傅尔迟疑了一下，强笑说道：“老弟台，走，走，出去再说，出去再说！”

他摆着手把关山月让出了西跨院，出了门，傅尔眉锋紧蹙，满脸忧愁，似乎有什么……关山月含笑说道：“傅总管有什么难以启齿之处么？”

傅尔忙强笑说道：“正是，正是……不，不，老弟台，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只是……咳，咳……老弟台，你不知道……咳，咳……”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傅总管有话请只管说，不必客气！”

“好，好！”

傅尔点头答应，干咳了两声道：“老弟台，是这样的，咳，咳，是这样的，侯爷平日很是钟爱这些个亲随，有的时候便连我也不敢过份，不免惯坏了他们……”

关山月道：“傅总管，事已成过去，不必耿耿于怀，好在我并没有伤着哪儿！”

傅尔道：“可是，老弟台，你伤了他们十几个，我知道，错在他们，完全在他们这些混帐东西，可是，可是……”

关山月一笑道：“我明白了，傅总管，怕侯爷知道，你难说话？”

傅尔勉强笑了笑：“你老弟台不愧是个明白人，要是别的事，我顶了，可是是这种事，偏偏老弟台伤的又是侯爷钟爱的亲随，所以这件事我不敢擅自做主，请老弟台千万原谅！”

关山月笑道：“那什么话，这年头差事难当，怎么说傅总管也是个下人，那么，傅总管，以你之见？”

傅尔迟疑了片刻方始强笑说道：“我想请老弟台去见见侯爷，把这件事说明一下……”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要命了，我这个人平生就怕见官，何况是侯爷这种虎威慑人的当世虎将，整天跟雍王在一起，那是不得已……”

傅尔忙道：“那么老弟台的意思是……”

关山月展眉一笑，道：“宁可吓煞自己，莫让他人为难，傅总管，今天就是十殿阎罗，我也只好跟你去见上一见了！”

傅尔一喜，忙道：“多谢老弟台，多谢老弟台，我带路，我带路……”

说着，他跨步越向前去，背着关山月的时候，他那薄薄的唇边，浮起了一丝令人难意会的笑意！转眼间到了后院的月形门前，傅尔回身说道：“对不起，老弟台，委曲你稍候片刻，我进去禀报一声去！”

“好说！”

关山月淡淡笑道：“应该的，这是规矩，也是礼法，傅总管只管请！”

傅尔连声道谢着转着要进后院！

蓦地——

“傅尔，站住！”

一声银铃般清脆甜美娇喝，划空传了过来！傅尔闻声转过身来便哈下了腰，恭谨说道：“奴才见过郡主！”

郡主！是哪位皇族亲贵娇人儿？

关山月循声抬眼，一处回廊上，步下一位旗装人儿，她，看年纪在二十上下，那直笼统的旗袍，掩不住她那刚强，婀娜，还带着玲珑跟几分娇弱的身形，怎么说她那身材都是美好！所以说刚健中带着娇弱，那该是每个女儿家都有的，再刚健的女儿家，在须眉男儿眼中，总带着几分娇弱。

她艳丽而娇媚，只是眉梢儿挑得高高的，看上去尊贵之中还带着几分刁蛮，任性！

这该是必然的，郡主嘛，哪个不是娇生惯养的，哪个不是让人仰着额边惯了的！

她走路像风摆柳，欺雪赛霜的玉手里，还捏着一块大手绢儿，走起路来那么一抛一抛的！

她生似怕大男人的臭汗熏了她，犹隔着好几尺她便停了碎步，先深深地打量了昂然直立的关山月一眼，然后转望傅尔，轻喝说道：“抬起头来！”

傅尔应声抬起了头，脸上堆起谄媚的笑容：“郡主，您安好！”

郡主，按清制，和硕亲王的女儿和硕格格称为郡主，本是封皇族亲贵，可是关山月知道，眼前这位娇美的郡主，绝不是皇族亲贵，而是神力傅威侯的妹妹！神力傅威侯的妹妹何以称郡主？

这就要往上一代探求了！

傅家的勋业彪炳，历来无人能望项背，傅家这个侯爵，也不同于任何一个侯爵，尤其是傅家的老侯爷跟顺治称兄道弟，名虽君臣，实际上不亚手足！

在老侯爷过世的那一天，其实也就是老侯爷临终前，眼前这位被太后老佛爷（顺治后）当众认为干格格，这，固然不无慰傅家后世，但也可见皇家对傅家的倚重！

如今，眼前这位的乃兄傅威侯承袭侯爵，加上那么一段“干”的关系，眼前这位就自自然然，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地成了和硕格格美郡主。

述完前因，再看眼前。

美郡主轻抬皓腕，玉手一摆，语气似乎永远那么冷：“你往后院去干什么？”

傅尔忙道：“回郡主，奴才有事要禀报侯爷！”

美郡主瞟了关山月一眼，道：“什么事让在外人守在后院门口？”

傅尔犹豫了一下，道：“这个……这个……”

美郡主杏眼一瞪，娇喝说道：“什么事值得这么吞吞吐吐的，说！”

“是！”

傅尔一哆嗦，忙道：“回您的话，是这样的，这位兄弟因一点小误会跟

府里的亲随们起了冲突，亲随伤了十几个……”美郡主“哦！”

地一声道：“有这种事儿……”

美目凝注上了关山月，道：“你是干什么的？”

傅尔抢着说道：“回您的话，他是……”

美郡主大声喝道：“我要他说！”

“是！”

傅尔忙道：“您息奴，奴才多嘴，奴才多嘴！”

美郡主盯着关山月，冷然说道：“你说！”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回郡主的话，我是‘雍王府’来回年礼的……”

美郡主娇叱说道：“你呀我的，好没规矩，哪儿来的？”

关山月平静地道：“回郡主，‘雍王府’！”

美郡主“哦！”

地一声冷笑说道：“原来是四阿哥那儿来的，怪不得敢在‘神力侯府’伤人，本来嘛，四阿哥那儿上上下下，哪把这小小的神力侯府放在眼里！”

关山月微一欠身道：“回郡主，据我所知……”

美郡主叱道：“又是你呀我的，难道你不懂规矩，四阿哥就是这么教下人的，还是你根本没把我这郡主放在眼里？”

“不敢！”

关山月含笑说道：“郡主，我并不是‘雍王府’的下人！”

美郡主“哦！”

地一声道：“那么你是四阿哥的什么人？”

关山月道：“四阿哥礼贤下士，我不敢自命为贤，我却是四阿哥府中最受礼遇一个士！”

美郡主冷笑说道：“你很会说话！”

关山月道：“郡主夸奖！”

美郡主叱道：“少跟我嬉皮笑脸耍贫嘴，我不管你是他的什么人，总而言之你是他派来的，见了我就该……”

关山月截口说道：“郡主错了，我是代表四阿哥来回年礼的。”

“代表？”

美郡主道：“你凭什么代表他？”

关山月道：“郡主，就凭我们四阿哥也礼下的身份！”

“大胆！”

美郡主厉声娇叱，道：“你敢在我面前摆身份，就连四阿哥……”

关山月又截了口：“郡主垂询，我这是实话实说！”

美郡主似乎没发作起来，冷笑说道：“四阿哥那儿的怎么都是油嘴，我不信！”

关山月道：“那么请郡主派个专人到‘雍王府’去一趟……”美郡主道：“干什么？”

关山月道：“当面问问四阿哥！”

美郡主扬了扬眉，脸色也变了一变，道：“我不用问，我也不管你代表谁，见了你你就得自称奴才！”

关山月笑了笑，没说话！

美郡主道：“你听见了么？”

关山月道：“回郡主，听见了！”

美郡主道：“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哑巴了？”

关山月笑了笑，道：“久仰傅侯在朝称虎将，世称英豪，我怕因郡主的一时意气，损了傅侯的令誉威名！”

美郡主高扬柳眉，娇喊说道：“好哇，你跟我耍嘴皮子，我不在乎！”

关山月淡然笑道：“郡主可以不在乎，但在我这个崇拜英雄的武林人来说，却不敢不多加考虑。”

美郡主跺了脚，抬手一指，道：“你敢……说，你称不称奴才？”

关山月道：“郡主，我不敢！”

“你……”美郡主气得娇靥发白，玉手一扬，一掌掴了过来，关山月昂然直立，没有动一动。

眼看着那只柔若无骨，晶莹滑润的玉手就要掴上关山月的脸，美郡主她突然沉腕收回了手，指着关山月叱道：“我还没见过你这种大胆，不懂规矩，不知礼的人，打你辱没我的身份，脏我的手，傅尔！”

傅尔忙哈腰说道：“奴才在！”

还是傅尔乖巧！

美郡主娇喝说道：“给我打，打完了他我再找四阿哥论理去！”

傅尔一怔，大大地为了难，迟疑着赔上勉强一笑：“禀郡主，您不知道，这位是……”

美郡主喝道：“我让你打，你敢不听！”

傅尔忙道：“回郡主，奴才不敢！”

美郡主道：“那么给我打，我看看谁替他撑腰！”

傅尔答应是答应了，但是望了望关山月，他没敢动。关山月笑了：“不敢让付总管为难……”

转望美郡主，道：“由四阿哥口中，我久仰威侯令妹付郡主女中豪杰，巾帼奇英，谁知……我不说了，免得郡主更生气，年礼我送到了，任务也该算了，付侯面前请代四阿哥致意，告辞了。”

微一欠身，掉头而去！

美郡主怔住了，她绝没想到眼前这个人敢来这么一手，等她定过神来，关山月已经走了好几步，他忙喝道：“你，站住！”

关山月停步回身，潇洒笑问：“郡主有什么吩咐？”

美郡主叱道：“你，你敢走，给我回来！”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郡主，这没有什么敢不敢的，要不要试试看？”

试试看？火上浇油，美郡主气得发抖，道：“你以为你能走得出去？”

关山月道：“郡主，我不信那些亲随能拦得住我！”

“你……好，好，好！”

美郡主贝齿碎咬，嘶声喝道：“傅尔，去叫人去，把他们统统叫来，去！”

傅尔苦着脸道：“回郡主，他们都受了伤，只怕……”美郡主没了辙，拿傅尔出气，抖手就是一巴掌，可怜傅尔脸上红了一块，还得低着头不敢吭气！

“你们都是死人，你们都是死人，个个酒囊饭桶，一点用也没有，没用的东西，你去把他揪过来！”

傅尔可怜兮兮地仰起了头，望着关山月叫道：“老弟台……”关山月笑了笑，道：“我永远不敢让傅总管为难！”

迈步走了回来，近前一欠身，道：“郡主，我回来了！”

美郡主咬牙说道：“我恨不得摘你的脑袋！”

“郡主！”

关山月道：“据理力争，也有罪么？”

美郡主道：“你藐视我这个郡主，当然有罪！”

关山月道：“郡主错了，在我心目中，对郡主跟对傅侯一样，只有敬重！”

“敬重？”

美郡主尖声叫道：“敬重我你会这么无礼……”“郡主！”

关山月道：“敬重在心，不一定形诸于外，我自称一声奴才，并不能表示那就是我敬重郡主！”

美郡主道：“可是我爱听！”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郡主女中豪杰，巾帼奇英……”“稀罕你说！”

美郡主叱道：“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女中豪杰，巾帼奇英！”

关山月笑了笑，没说话！

的确，现在的情形是僵住了，除非有一方让步，可是这两位谁会让步，谁又能让步？”

美郡主道：“你为什么又不说话了？”

关山月道：“郡主要我说什么？”

美郡主道：“我要你对我卑称一声……”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郡主原谅，我不能，也不敢！”

美郡主双眉陡扬，道：“你还……”

关山月截口说道：“那么倘若执意坚持，我只有告辞！”

美郡主忙喝道：“你敢，我不许你走！”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郡主要留我在这儿惹郡主生气？”

美郡主竟然眼圈儿一红，道：“你也知道你惹我生气？”

关山月有点不忍，他移开了目光，道：“我认为郡主还是放我……”

“不行！”

美郡主冷然说道：“你在‘神力侯府’随随便便伤了人就这么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你把神力侯府当成了什么地方？你眼里……”

关山月道：“郡主，那曲不在我！”

美郡主大声说道：“你打伤了人还有理！”

关山月道：“郡主何妨问问傅总管，看傅总管怎么说？”

傅尔是巴不得这位刁蛮郡主赶快走，他没等问便道：“郡主，这是误会，亲随们几十个打他一个！”

美郡主目光一凝，道：“你怎么说？”

傅尔忙道：“回郡主，亲随们几十个打他一个！”

美郡主尖声叫道：“咱们府里的亲随身手都不弱，也都是侯爷挑选出来的，几十个会打不过他一个？”

傅尔道：“是的，郡主，这是实情！”

美郡主道：“我不信！”

傅尔道：“奴才天胆也不敢欺蒙郡主！”

美郡主美目一转，瞟了关山月一眼，道：“这么说来，他的身手很高喽？”

“是的！”

傅尔道：“回郡主，您不知道，他是……”美郡主已转向了关山月，冷然说道：“我没想到四阿哥府里有这种奇人，怪不得他……”

她忽地一顿，寒着娇靥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关山月潇洒地欠了欠身，道：“回郡主，我姓关，叫关山月！”

美郡主一怔，脱口尖叫：“你，你就是关山月？”

关山月道：“回郡主，是的，我就是关山月！”

美郡主的娇靥上刹时间泛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这种喜悦包含的成份很复杂，令人分辨不出那都是些什么，她圆瞪着美目，直愣愣地望着关山月，美目中也闪泳着一种令人难懂的异采，好像是关山月脸上突然开了一朵花！

然而，转眼间，那种喜悦消失了，很快地换上了一层冰冷的寒霜，那尊贵的矜持，带着点伪装成份的矜持，再度地浮现娇靥，她轻轻地开了口：“原来你就是关山月，关山月就是你，你好神气哟！”

那模样儿，让关山月想笑，但是他没有笑出声来，他道：“不敢，郡主，比起您，那差得多！”

美郡主娇靥猛然一红，陡扬柳眉，叱道：“关山月，你敢损我……”

关山月道：“郡主明鉴，关山月不敢，他有几颗脑袋？”

美郡主道：“别人只有一颗，恐怕你有好多颗！”

关山月笑了，套一句现代的话，笑得很帅！

美郡主柳眉一阵跳动，道：“站好了，让我仔细看看你！”

关山月没有说话，也并没有特意站好！

美郡主那对清澈，深邃，白的雪白，黑的既黑又亮的眸子，紧紧地盯在关山月脸上，完全忘了她还是个大姑娘，是旗人女儿规矩那些个！”

不，按说，旗人的规矩最多，尤其生长在这么个府邸里，她不该这样看个大男人，实在不该！

傅尔怯怯地叫了声：“郡主！”

美郡主没答理，不知道她听见没有！

傅尔提高了声音，又叫了一声，但没敢把声音提得太高，要是吓着了这位娇贵的郡主，那还得了？

“郡主！”

这回美郡主有了反应，但不是对傅尔，而是对关山月，她的神态像是在品赏一种名贵的古玩玉器，或者是一幅出自大家手笔的名画，由她的神态可以看出，显然，她给予了他最高的评价：“嗯，人品不差，所学也不俗，难怪你那么狂，那么傲，那么大胆，那么神气，但这狂，傲，大胆，神气可恶可恼，尤其是那张油嘴……”

那声“嗯！”

是鼻音，螭首轻点着“嗯”了这么一声，模样儿娇煞，美煞，那声“嗯”，说不出有多么动听，醉人！

关山月要开口，但是她没让他开口，紧接着说道：“听说你打过向荣的宝贝儿子，是么？”

关山月道：“郡主，谁是向荣？”

美郡主道：“你装什么糊涂？九门提督！”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郡主，我事先不知情，否则我没那么大的天胆！”

美郡主美目流波，瞟了他一眼，道：“你的胆子还小，算了吧，别气我了，你以为我没听人说？你不但事先知道，而且未后还敢来个闯‘查缉营’，

要以你连我这个郡主都不放在眼里的胆子看，我听说的该是千真万确……”

关山月笑了笑，没有接口！

美郡主目光一凝，忽然接问道：“听说是为了一个卖艺的女人，有这回事么？”

关山月脸一热，淡然笑道：“郡主，可以不谈这件事么？”

“不行！”

美郡主刁蛮而任性地一摇头，道：“我要谈，为什么不能谈，你又为什么不愿谈？怕人知道？这有什么关系，男人家，尤其像你这种男人家，哪个不风流？哪个不喜欢这种调调儿？再说，现在再掩盖，再也来不及了呀？”

关山月道：“郡主，我跟常人有什么不同么？”

美郡主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好像是，可是我说不出来！”

关山月笑了笑，道：“郡主，我无意掩盖什么！”

美郡主道：“那就谈谈呀！”

关山月道：“假如郡主执意要谈，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女儿家的变化是难测的，美郡主娇靥突然一寒，冷笑说道：“我执意要谈？好心情，一个卖解的女子……”

关山月微扬眉梢儿，道：“郡主，卖解女子也是人，而且并不比谁低贱！”

“哎哟！”

美郡主笑了，笑得有点勉强：“干什么那么护着她呀，她是你的什么人呀？”

关山月淡然说道：“郡主，理字之上，不分什么人的，也不必她非是我的什么人不可！”

“她呀她的！”

美郡主道：“干什么那么亲热，听起来让人似乎有点失身份，傅尔忙道：“郡主……”

美郡主娇靥一沉，叱道：“我的事你少管！”

似乎有气正愁没处发泄！

傅尔碰了一鼻子灰，头一低，忙道：“是，奴才不敢！”

美郡主转望关山月，那目光有点冰冷：“英雄救美，你这个英雄又得着了什么呀？”

关山月淡淡说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必计较报酬，那岂不显得太俗！”

美郡主脸色一变，道：“关山月，你敢说我……”

关山月道：“郡主误会了，我不敢！”

美郡主似乎有点藉题发挥，她冷然说道：“我看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听说向荣那宝贝儿子拈花惹草出了名，跑江湖卖解的女子，也十个有九个不正经，说不定……”

“郡主！”

关山月淡然说道：“郡主要没有什么事情，‘雍王府’正忙，我要告辞了！”

“怎么？”

美郡主冷笑说道：“不爱听了？她是你的什么人呀？哼，你想走我就不许你走，你不爱听我就偏让你听……”话锋一顿，接下去她正要……”

突然，急促步履响动，一名亲随急急忙忙地奔了过来，近前打下千去，一声：“奴才给郡主请安！”

站起来就往后院走！

美郡主喝道：“站住！”

那亲随忙停了步哈下腰：“郡主吩咐！”

美郡主道：“什么事这么匆匆忙忙地往后院跑？”

那亲随道：“回郡主，舅爷来了！”

美郡主“哦！”

地一声道：“他来干什么……”

那亲随道：“回郡主，奴才不知道，想必是来看看侯爷跟您！”

美郡主脸色一沉，叱道：“他来了就不能禀报我，非得禀报侯爷么，他人在哪儿？”

那亲随道：“回郡主，舅爷命奴才先进来禀报，他随后就……“到”字未出，步履响动，那条青石小径上，踏着雪走来一个身穿一身雪白轻裘的青年人。

他看上去廿多，比美郡主大不了几岁，服饰之气派，讲究，为关山月进“北京”以来所仅见，人品之俊美，也是关山月进“北京”以来之首见！

他有着颀长的身材，略显瘦了些，但那无损他俊美的人品，翩翩的风度，的确是位佳公子，然而，太公子哥儿了些，还带着点脂粉气！

可不是么，他一走进，香味袭人，跟大姑娘的芳泽一样！他第一眼便望向了美郡主，其实，他像根本就没有发觉在美郡主的身边还有别的人。他笑吟吟地叫了声：“玉霜！”

美郡主的表现并不怎么热烈，相反地，她有点冷淡，瞟了这位带着脂粉气的年青人一眼，淡然说道：“你来了？”

俊美年青人赔笑说道：“是的，玉霜，多日不见了，你好，有些日子我到关外去了一趟，没能陪你……”

“不要紧！”

美郡主傅玉霜浅浅一笑，道：“我一个人也挺惬意的，再说，有哥哥跟嫂子，还有红妹妹陪着我，也颇不寂寞！”

她说的是实情，可是俊美年青人会错了意，不安地道：“玉霜，你生气了？”

“生气？”

美郡主傅玉霜微一摇头，道：“我永远都不会生你的气！”

俊美年青人忙道：“玉霜，你……”

美郡主傅玉霜浅浅笑道：“我说的是实话，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俊美年青人道：“那么，今天我陪你……”

美郡主傅玉霜突然向傅尔摆了手：“傅尔，去请侯爷去，就说舅爷来了！”

傅尔答应了一声，急步走向后院！

这时关山月抓住空哈了哈腰：“郡主，我告辞了！”

美郡主忙道：“不行，没我的话，你就得站在这儿不许动，怎么？一听我让傅尔去请我哥哥你就要走，怕见我哥哥？”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我不否认，傅侯虎威，有一点！”

美郡主傅玉霜淡淡笑道：“那你就站在这儿，我想看看你害怕时的样子！”

她简直有点虐待狂！

关山月眉锋微皱，还没有说话，俊美年青人像是才发现眼前站着个轩昂七尺须眉，突然说道：“玉霜，他是谁？”

美郡主傅玉霜抿嘴一笑，美目微转，道：“他呀，来头跟名气都大着呢……”

俊美年青人眉梢儿一扬，道：“‘北京城’里，论名气，有谁能大过我胡玉珠！”

便连名字也带些女人味儿！

胡玉珠，敢情是胡家的二少，可不是么？没听下人们称他舅爷？该是傅侯的内弟，傅侯夫人的亲手足！

美郡主傅玉霜“哦！”

地一声，扬眉说道：“你的名气能大过我哥哥？”

俊美年青人胡玉珠怔了一怔，忙赔笑说道：“不，玉霜，我的意思是说，姐夫跟你该除外！”

美郡主傅玉霜满意地点了点头，道：“这还差不多，不错，你胡玉珠在这个家儿，在‘北京城’或者是在武林里，却很够响亮，可是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胡玉珠忙道：“玉霜，那怎么会，你说的话我都爱听，最爱听了！”

美郡主抬手指向关山月，道：“在目前这‘北京城’里，尤其在这内城里，你的名气就未必比得过他！”

胡玉珠脸色一变，道：“噢？他是……”

美郡主傅玉霜道：“关山月，你听说过么？”

“关山月？”

胡玉珠脸色又一变，旋即他长长地一声“哦！”

满脸轻蔑，不屑，目光冷淡地扫了关山月一眼，道：“我当是谁，是个怎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原来是那个自不量力，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侍卫营’小小的领班呀！”

关山月没在意，没有说话！

“谁说的？”

美郡主傅玉霜打了抱不平，道：“人家自称连四阿哥也礼下的士哪，狂着呢，傲着呢，你没听么？他始终跟我你呀我的！”

这哪是打抱不平，分明是火上浇油，有意挑拨！

关山月冷然翻了她一眼，仍没说话！

“哟！干什么？吃人哪！”

美郡主傅玉霜道：“玉珠，你瞧，他这是什么态度，拿什么眼光看我？”

胡玉珠脸色好不难看，冷笑说道：“没规矩，无礼，放肆，我代四阿哥教训教训他，也好替你出口气！”

话落，举步欺向关山月！

美郡主傅玉霜慌了手脚，娇靥上却含着笑意，一把拉住胡玉珠，急急说道：“哟，哟，玉珠，不能打，不能打呀！”

胡玉珠愕然回身，道：“怎么，玉霜，为什么不能打？”

美郡主傅玉霜摇头说道：“你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愿让你在我眼前丢丑，自找没趣！”

要命，关山月厌恶地看了她一眼！

美郡主傅玉霜的心理很微妙，她极力拨挑高傲的胡玉珠，想让胡玉珠惩治关山月的狂傲无礼，狠狠地揍关山月一顿，替她出出这口从来没有过的气！

那是因为她觉得关山月深深地伤害了她的尊贵，仔细玩味一下，不难发

觉她这是什么在作祟！

可是，另一方面她却又希望关山月大展神威，击倒这位跟傅、郭两家并称于世的胡家二少！

爱非罪，情也不是孽，可是她这种做法错了，大错而特错，而坏的是，她不自知，且暗感得意，认为这样关山月就会向她低头，屈服于她，可惜，关山月非常人，她那双美目，也算不得慧眼。说来说去，该是自幼生长权门宦海，那种娇生惯养，积久成习，养成的骄傲、任性脾气害了她，甚至于害了她一辈子，误她一生！

瞧吧，这句话像在熊熊的大火上浇了一大桶油，胡玉珠勃然色变，一双星目中的利芒怕人，冷哼一声道：“胡家武学从来不让人，我让你看看是谁会在你眼前丢丑，会在你眼前自找没趣！”

一拧胳膊，轻易地挣脱了傅玉霜的玉手，其实，傅玉霜又何尝不是真揪着他？要是真的，胡玉珠他固然不至于挣不脱，但至于不会那么容易！

胡玉珠他到了关山月近前，一停步，冷然说道：“关山月！”

关山月含笑欠身：“胡二少！”

胡玉珠道：“你想怎么走出这‘神力侯府’？”

关山月装了糊涂，愕然说道：“二少，这话是……”美郡主傅玉霜叫道：“玉珠，他装糊涂！”

胡玉珠已让妒火饶昏了头，他像没听见，冷然说道：“我解释给你听，你是想好好的走出去，还是想让傅侯派人，抬着你把你送回‘侍卫营’去？”

美郡主傅玉霜道：“玉珠，不是‘侍卫营’，是四阿哥的‘雍王府’！”

胡玉珠没答理，关山月却道：“胡二少，我当然想好好的走出去！”

美郡主傅玉霜叫道：“关山月，我还当你多大的胆呢？原来你只敢欺负女人哪！”

关山月厌恶地看了她一眼，淡然说道：“郡主，关山月本就胆小如鼠！”

美郡主傅玉霜羞怒地笑道：“昂藏七尺大男人，却生了一颗鼠胆！”

关山月对她是厌恶透了，没再理她！

胡玉珠冷然说道：“你以为他的胆有多大？……”一点头，道：“那好，给傅郡主她跟胡二少我，每位叩三个响头，我马上放你走，好好的走！”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胡二少，这……”

“这什么？”

胡玉珠毫不留情地道：“要不然就得让傅侯派人，抬着你走！”

关山月皱着眉锋，目光转动了一下，道：“胡二少，我不愿向人屈膝，也不愿被抬着走……”

胡玉珠道：“恐怕由不得你！”

美郡主傅玉霜叫道：“你听，玉珠，他多气人……”关山月没看她，望着胡玉珠道：“胡二少，还有别的折衷办法么？”

美郡主傅玉霜又抢着叫道：“玉珠，他可恶，他想戏弄你！”

关山月冷然一笑，道：“我没想到郡主有这么一傅好心肠！”

美郡主傅玉霜羞怒道：“关山月，你敢……玉珠，你听，他骂我，难道你任他骂我，任他骂我这个郡主，玉珠，你……”胡玉珠被激得好不冲动，冷然一声：“玉霜，别生气，我打烂他的嘴，拔掉他的舌头！”

飞起一掌掴了过去！

这是含怒出手，但却是普通的一巴掌，算不得武学招式，显然是普通的

一巴掌，在胡家人，尤其这位胡家二少手上施出，能打碎一个人的脑袋！

关山月脚下没动，容得胡二少那只细嫩雪白不下姑娘家的手搵近，头一偏，胡二少那手离关山月鼻尖一寸搵过，落了空！美郡主傅玉霜带着哭声说道：“你看是不是，玉珠，我叫你别打你偏要打，他就是仗着那身所学欺负人，顶可恶了！”

胡玉珠红了脸，怒喝说道：“我就不信！”

胡玉珠当胸一掌向关山月抓了过来，这一招可是俗招，不但快，而且带着千钧的劲力，只要让他手指扫中一点，就是铁打金刚，铜浇的罗汉也禁受不住！

关山月身形往左一晃，引得胡玉珠左掌电出，他方始脚下微退半步，胡玉珠这一招便又落了空！

胡玉珠怒喝说道：“关山月，你怎么不还手？不敢？”

关山月淡然说道：“胡二少，的确，我有点胆怯！”

美郡主傅玉霜叫道：“玉珠，他这是让你，你看他狂不狂，多太胆，多放肆！”

傅玉霜的前一句话，是说得再对也没有了！

胡玉珠脸上刹时没了血色，有一点血色也全跑到了眼珠子上，他气得发抖，怒笑说道：“让？胡家的人要人让？关山月，你要是个男人就得还手！”

要是个男人就还手，看来这位公子哥儿不会骂人，要不然就是他自矜身份，不肯骂人！

关山月笑了！

美郡主傅玉霜跺脚叫道：“笑，笑，他可恶死了，玉珠，让他哭！”

难得，还有一丝未干的稚气！

胡玉珠道：“我何止让他哭？”

身形一旋，双掌并出，十指齐张，缓缓地向着关山月抓了过去！

前两招，关山月却没放在心上，唯独看见了这缓慢的第三招，关山月目中寒芒一闪，神色立趋凝重，道：“胡二少，彼此间一无深仇，二无大恨，你怎好……”

美郡主傅玉霜花容失色，失声叫道：“玉珠，你施出了……”胡玉珠冷哼一声，一身轻裘无风自动，缓慢的抓势突变，闪电一般指向关山月胸腹诸大穴！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胡二少，事非得已，你逼人太甚，望勿怒我！”

双腕闪电翻起，两掌的中指就要伸出！蓦地——“哥哥，散功收掌！”

一声清脆悦耳，无限甜美的惊声娇喝！“玉珠，住手！”

又是一声震人耳鼓，撼人心神，威力千钧的沉喝！

胡玉珠冷哼一声，沉腕收掌，然而，仍嫌慢了些，“嘶！”

地一声，关山月前襟当胸被扯破了一大块。

可是，关山月颜色不变，昂然卓立，一动都没动！

后院门，并肩抢出两个人，那是一男一女。

男的，著一身便服，有着颀长的身材，看年纪，比郭玉龙略小一点，可是俊朗不下郭玉龙！

他，长眉，凤目，算得上罕见的美男子，难得的是，他顾盼之间，威严四溢，令人不敢仰视！这种威严属于富贵，属于权势，跟郭玉龙那种隐隐夺人，自然的慑人之威，又自不同！他洒脱，他飘逸，更有着超人的气度！难

道这就是当朝重臣虎将，威名远镇，权势显赫的神力傅威侯！

再看！

在他身边，有位汉装人儿，她穿的很朴素，不像胡玉珠那么讲究，那么气派，但朴素的服饰掩不住她的天香国色，绝代风华，反而更衬托得她孤傲，高洁！

她有点瘦，但瘦不露骨，这也跟傅玉霜那刚健，婀娜，玲珑的娇躯不同，傅玉霜体腴，她则有点清瘦，不过她玉骨冷肌，瘦得清奇，美得也清奇！

她清丽如仙，傅玉霜美艳如花，傅玉霜刁蛮，任性，娇媚，十足地娇生惯养，富贵中人，她则是端庄，稳重，清奇，却没有一点官门习气！

如果说傅玉霜是一朵怒放玫瑰，在世俗人的花园里，她则是一株吐蕊寒梅，傲立于冰天雪地之中，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就是这么两个人，这两个人使得关山月有着一刹那间的错愕，有着一刹那间的出神！

由于关山月超人的镇定，与不凡的高昂气度，惹来了俊美中年人隐含威棱，异采闪动的一双目光！

他深深地打量了关山月好几眼，然后缓缓开了口，每一个字，都带着慑人的威严，他道：“你就是关山月？”

美郡主傅玉霜突然叫道：“哥哥，你可别轻饶了他，他把我欺负了，气……”

俊美中年人一抬手，拦住了她的话！

一声“哥哥”证明了俊美中年人的身份，关山月欠身一礼道：“是的，威侯！”

傅威侯双眉刚扬，傅玉霜又叫道：“哥哥，你看他，对你还敢无礼，放肆……”

“妹妹！”

傅威侯淡然说道：“你胡闹得还不够么？”

傅玉霜一怔，霍地转过娇躯，但是她没有赌气的走开！傅威侯慑人的目光，望着关山月，缓缓说道：“对于刚才的事，我自有主张，你等一等！”

关山月微一欠身，道：“谢威侯！”

傅威侯微一点头，道：“别客气！”

转望胡玉珠，淡然唤道：“玉珠！”

胡玉珠不安地搓着手叫了声：“姐夫！”

傅威侯道：“究竟什么事招惹得你用胡家绝学重手对人？”

胡玉珠脸一红，更不安了，嗫嚅说道：“姐夫，是！是他对玉霜无礼，放肆……”

傅玉霜霍地转了过来，愤然叫道：“哥哥，你就不知道他的态度有多傲慢，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郡主，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对我……”

傅威侯淡然截口说道：“妹妹，你凭什么让人尊敬你？你我兄妹承袭父爵，仰仗先人遗荫，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什么时候见过傅家的人向人发官威，摆架子的？嗯？”

傅玉霜香唇启动，要说话，却被傅威侯抢了先：“你平日自夸眼光过人，今天是怎么搞的？你要看清楚，关壮士他不同于内城各府邸的人，他是来自武林中的英雄豪杰，武林中的真英雄，真豪杰，便连皇上也不会放在眼里，何况你这小小的郡主？再说，连四阿哥都对他谦恭有礼，你又凭什么让他对你卑称一句？”

傅玉霜娇靥上一阵红，一阵白，没说话，但旋即她又赌气地大声叫道：“我不管，我就要他……”

傅威侯道：“你要他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也别对我说，更别把我拉进去，你自己试试！”

傅玉霜怔住了，娇靥煞白，突然她指着关山月嘶声叫道：“关山月，都是你，都是你，我永远记住你，我永远恨你，我永远恨你，我恨你一辈子，生生世世！”

双手捂脸，忽地转身跑了。

那位清丽的人儿，香唇启动，似乎要叫住她慰劝几句，但是她欲言又止，终于没有出声！

倒是关山月，他如今却有点歉疚与不安，但这两种意念在他心中停留的时间太短暂了！

傅威侯又转向了胡玉珠，道：“玉珠！”

胡玉珠简直手足无措，忙道：“姐夫有什么吩咐？”

傅威侯道：“你姐姐在后边儿，你去看看她吧！”

胡玉珠如逢大赦，答应一声就要走！

“慢点，玉珠！”

傅威侯突然唤住了她，道：“你记住，年轻人血气方刚，固然容易冲动，但要学着克制它，这是练武的人最起码的功夫，动辄拔剑，那只是匹夫血气之勇，算不得大勇，多学学关壮士，他有着超人的镇定与忍耐，过人的所学与胆识，他怕谁么？未必，他打不过谁么？也未必，那么他为什么能峙若泰岳，不惊，不怒，不动？这就是功夫，也就是大勇，明白么？”

胡玉珠一张俊脸红得像关老爷，低着头道：“我明白，姐夫！”

傅威侯一摆手道：“往后凡事都要先想想胡家的声威，去吧！”

胡玉珠点头应了一声，快步走了！

傅威侯转望关山月，唤道：“关壮士！”

关山月一欠身，道：“威侯，您使关山月汗颜无地，羞愧难当！”

“不！”

傅威侯一摇头，道：“请相信我，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言之由衷，发自肺腑，你的胆识让我佩服，可以说你的一切都让我心折，昔年我统兵转战各地，如今我安闲京畿多年，你是我生平仅见，从前我没见过，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有，甚至于永远都不会有，关壮士，对你，我有相见恨晚之感，之叹！”

关山月暗感激动，道：“威侯，关山月深感荣宠，斗胆一句，我有同感！”

傅威侯目中异采一闪，道：“真的？”

关山月道：“此时此地，面对您，关山月没有虚言假话！”

傅威侯笑了，他连连点头，道：“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真的，你我相见恨晚，太晚了，太晚了……”

关山月忍不住脱口说道：“威侯，那要看怎么说了！”

傅威侯目光一凝，道：“什么意思？”

关山月心一横，淡然笑道：“威侯知道海贝勒？”

傅威侯道：“海善？”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我跟他是在郭玉龙那儿打过一架，为是为彼此立场不同，所事殊异，一架打过之后，彼此不同的立场仍然不同，所事也依旧

殊异，可是蒙他折节，我跟他成了好朋友！”

傅威侯目中异采暴闪，笑道：“这正应了那句俗语，不打不成交，阁下，那一架谁躺下了，谁仍站着？”

关山月笑了笑道：“威侯，我跟他都躺下了！”

傅威侯目中异采再现，道：“海善莽，但莽并非就是糊涂，他该感激，阁下，你知道，海善允称京畿第一好手……”关山月道：“威侯，我知道，我不是说了么？我也躺下了！”

傅威侯摇头笑道：“阁下有根巧舌，会说话，刚才你没能逃过我这双眼，玉珠施煞手的时候，你正要反击，那是什么招式？”

关山月微微一惊，笑道：“您看见我出招了？”

傅威侯道：“要是看见了，我就不问了！”

关山月心中一松，笑了笑，道：“威侯，我不敢说……”傅威侯道：“怕人学？”

“不！”

关山月道：“怕貽笑大方！”

傅威侯叹道：“阁下之口才……我不问了，但我想知道，你有几分把握？”

关山月道：“威侯，困兽之斗，何曾考虑过把握？”

傅威侯双眉微扬，道：“阁下，好意思么？”

关山月赧然一笑，道：“如果您一定要问，我只能说我已豁出两只手！”

傅威侯点头说道：“这还中肯，阁下，我想留你，但我知道不方便，四阿哥之赐我敬领了，也谢谢，阁下请回吧！”

关山月道：“威侯，还有件事尚未……”

傅威侯微一摇头，道：“不瞒你说，刚才我很生气，及至见着你，再跟你一番交谈之后，我的气就全消了，如今我只有一句话，你该替我多教训教训他们！”

关山月一阵激动，道：“谢威侯不罪！”

傅威侯皱眉说道：“俗，对了，阁下，你我需要打上一架么？”

关山月一怔，随即会过意来，笑道：“威侯，我想不必了，那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傅威侯笑了，笑得爽朗，道：“那好，你我改由别的途径，请吧，我不送了，以后如果方便，请常来走动，直接找我，别客气！”

关山月欠身说道：“是，威侯，来的时候，我会走后门！”

傅威侯笑了，那位也忍俊不住！

在这两位的笑声，关山月转身走了！

望着关山月的背影，傅威侯的笑容突然凝注，喃喃说道：“同是皇子，何有幸与不幸，二阿哥虽为太子，但他的福缘远不及四阿哥来得深厚，这是为什么……”

突然一声娇呼打断了他的话头，是那位轻启香唇，抬了玉手：“关壮士，请留步！”

关山月停步回身，那位袅袅走了过来！

关山月道：“胡姑娘有什么……”

她落落大方，一指关山月胸前，道：“我抱歉，更为家兄感到羞愧，如果你讨厌新的，嫌那个赔字俗，我给你缝一缝！”

关山月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他笑了笑道：“谢谢你，姑娘，别放在心上，

我那儿有针线，自己也会缝，虽然粗鄙了些，但自己总不会嫌自己！”

她笑了，好美，好甜，温柔得出奇：“难得大男人家也会针线活，你请吧，我也不送了！”

关山月答应一声，欠身而去！

在关山月转身的刹那间，她低低地飞快说道：“我叫胡飘红，给我个时间见你！”

关山月一怔，但没转回身，低低说道：“如果方便，今晚初更，在景山东麓！”

他走了，她直到望不见他，才转身走了回来！

那一问一答两句话，不但瞒过了傅尔，而且瞒过了傅威侯！她是什么意思？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这，使得关山月一路思索，思索之余，脑海中还浮动着她的倩影。很清晰，比傅玉霜的影子清晰多了。

其实，与其说傅玉霜的影子模糊，不如说她的影子根本就没有浮在关山月的脑海！

唉，一喙一饮，莫非前定，人是改变不了的！

通灵犀

关山月回到了“雍王府”的时候，雍郡王早已经由“东宫”探病回来了，关山月的狼狈样子，令他吃惊，他那难看的脸色，也让关山月纳闷！

关山月进了他的书房，他第一句话便问：“小关，这，这是怎么搞的？”

关山月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当然，该省的他省了，该瞒的他也隐瞒了！

听毕，雍郡王脸色更难看了，他一拍桌子，愤然说道：“这还得了，胡玉珠他敢打我的人，我找他去！”

他猛然站起来，当真要走！

关山月伸手拦住了他，含笑说道：“王爷，这是我的事，以后也有得是机会！”

雍郡王道：“可是，小关，我身为郡王，不能丢这个人！”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我连手都没还，丢人是胡家而不是您！”

雍郡王没说话，也没再往外走，显然，关山月的这句话在他心里发生了效用，他听来受用！

他又落了座，坐定，他抬眼说道：“傅家那个姑娘很让人家讨厌，是么？”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她是位郡主，我不敢这么说！”

“怕什么？”

雍郡王道：“跟我说你还怕！老实对你说，连我见了她都头大！”

关山月笑了，道：“王爷，不谈她了，您这趟进宫，有什么收获？”

“收获？”

雍郡王突然拍了桌子，叫道：“老二他可恶，他该……”倏地住口不言！

关山月诧声说道：“怎么回事，王爷，跟二阿哥吵架了？”

“吵架？”

雍郡王愤愤地道：“吵架还算好的，你知道老二害的是什么病？”

关山月道：“不是大阿哥那回……”

“不错！”

雍郡王一点头，道：“他害了病，老大叫喇嘛贿赂御医，送了两颗‘阿肌酥’丸给老二吃了，这一下不但宫里的妃嫔倒了大霉，便连一些整头整脸的宫女都难幸免，今儿个我跟老大去了，有福晋，还有大嫂，你猜怎么着，他一句话不说，伸手就扑抱福晋，幸亏福晋身子灵活躲得快，而大嫂由于胖了些，被他搂抱个正着，怎么挣也挣不开，可差点没把大嫂吓死，最后还是老大把他推开了，要不然那……”摇摇头，住口不言！听完了这番话，关山月淡然笑问：“就这样么？王爷？”

“就这样？”

雍郡王叫了起来：“你嫌不够？还想听别的？”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我不认为您该气成这个样子，反之，您应该高兴！”

“高兴？”

雍郡王站了起来，大叫说道：“小关，你要放明白点，我跟他是兄弟，得呼他一声：哥，他对弟媳无礼，你还叫我高兴？要是她……”

关山月一抬手，拦住了他的话头，道：“王爷，您请听我说下去，我还有后话！”

雍郡王烦暴地道：“你说，你说，说你的！”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请教，王爷，当初大阿哥跟您私下商量，趁着二阿哥不适，由喇嘛贿赂御医，进了两颗‘阿肌酥’丸，目的何在？”

“废话！”

雍郡王道：“当然是想让他淫乱宫廷，进而发疯！”

“不错！”

关山月一点头，道：“如今大阿哥跟您的目的达到了，我请教，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

雍郡王呆了一呆，道：“可是他不该……”

“王爷！”

关山月含笑说道：“要是二阿哥是个正常的人，您是该生气，可是如今他是在病中，您就该大度包涵，您怎么不想想，这情形证明什么？不正证明二阿哥神智已然昏迷，离发疯已然不远了么……”

雍郡王轻击一掌，忽地笑了，道：“对，对，对极了，小关，有你的，一语惊醒梦中人嘛，哈，哈……”接下去，是一阵爽朗而得意的大笑！

关山月接着说道：“真要说起来，您没有任何损失，却有很大的收获，至于二阿哥跟索伦王妃……王爷，当初献计进药的是大阿哥，套句俗话，这叫报应……”

雍郡王一瞪眼，倏然而笑：“小关，你好损，简直损透了！”

关山月笑了笑，道：“损，像这种事，讲求的就是损人利己，其实，王爷，您真那么关心大阿哥和大阿哥夫妇么？”

雍郡王笑道：“怎么不真，兄弟之中，只有他跟我要好，只有他跟我一条心，有如唇齿，休戚相关，你懂么？”

关山月道：“天知道，也许，王爷，他跟您要好，他跟您一条心，请反过来自问，您呢？”

雍郡王脸色一变，摇头笑道：“不说了，不许再说了！”

关山月笑了笑，道：“是，王爷，我遵命，只是，打铁趁热，这么好的机会，错开了未必令人扼腕，太以可惜！”

雍郡王目光一凝，道：“小关，你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王爷，皇上回驾了么？”

雍郡王道：“刚从江南回来没几天，怎么？”

关山月道：“王爷，身为二阿哥的兄弟，该念手足之情，您该进一趟宫，把二阿哥的病情，向皇上禀奏一声！”

雍郡王目中异采爆闪，嘿嘿地笑了起来：“哎呀，小关哪，你的心肠比蛇蝎还毒嘛！”

关山月淡然而笑，道：“王爷，吃谁的帮谁，难道您要我吃里扒外，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种事……”雍郡王一摇头，道：“我不干！”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干与不干，那在您，我只管献计，至于采纳不采纳，那完全是您的事，我听说关外跟‘俄罗斯’交界的地方不大安宁，要是一旦战火燃起，皇上再来个御驾亲征，这机会就算白白让您错过了！”

雍郡王“叭！”

地击了一掌，道：“一点儿没错，关外报来军情，说那些狗熊带了人马入侵到了‘蒙古’，皇上已准备下谕派都统彭春督兵退敌了！”

关山月道：“皇上是否有意御驾亲征？”

雍郡王摇头道：“难说！”

“还是喽！”

关山月道：“到那时候您再想奏禀，就没有机会，王爷，您要三思！”

雍郡王眉锋一皱，道：“小关，你怎么尽叫我……”关山月道：“王爷，这是献计，我说过，用不用在您！”

雍郡王断然摇头说道：“我不用，这计太狠，太毒，我要光明正大地跟老二角逐！”

关山月笑了，他没再说，站了起来，道：“王爷，出来快一天了，我该回去了！”

雍郡王道：“怎么，现在就走？”

关山月道：“王爷，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不走还等什么？”

雍郡王赧然一笑，站了起来，道：“也好，你是该回去歇歇了，不过，小关，过一两天你就要着实地忙一阵子了！”

关山月微愕说道：“怎么，王爷，有什么事儿？”

雍郡王道：“高人荣回来了，带回来大批虎鲨皮，你要不要去看看？”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人荣回来了？几时回来的？”

雍郡王道：“刚到家，人瘦了，也黑多了，风尘仆仆的……”关山月道：“那难怪，这一来一往，再加上到了地头那一阵忙，还能不黑，不瘦，王爷，我今天不去看他了，刚回来，总该让他有个歇息的时候，过两天我再来……”

雍郡王道：“可是我现在就恨不得把那玩艺儿……”关山月道：“那还不容易？您画张图，找个得力亲随跑一趟外城，让他们日夜赶制，不惜代价，既然材料齐全，那还不是三五天的事？”

雍郡王道：“可是人呢？那玩艺儿要人去用它！”

关山月道：“这个我知道，王爷，我建个议，关于找人的事，您最好交给莫太平跟巴不韦，他两个在江湖上人头比我熟得多，要一流好手，可靠，就行了！”

雍郡王道：“那么训练……”

关山月拍了拍胸，道：“王爷，您放心，那是我的事！”

雍郡王笑了，推着关山月往外走，道：“好，好，好，你走吧，你走吧！”

关山月走了，雍郡王没送他，雍郡王拐向后面看福晋去了！关山月一个人过前院出了“雍王府”大门！

在路上，他又想今夜的事！

同时，那清丽，美好的倩影又浮上眼前！

而且，她那几句话也在耳边响起，那么温柔，那么动听，那么大方，那么……。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辞句来形容他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仍是想不通！真相，恐怕要等见面后才能揭晓了！

不过，那绝不会有什么恶意，那怎么会？她绝不会？想着，想着，另一丝意念自心底升起，那是愧，那也是疚，因为现在浮上他的脑海的，是姑娘柳绡红……。

× × × × × ×

入夜，内城宁静，“紫禁城”显得更宁静！

这两个地方不比外城，外城除了宵禁的时间以外，任何人可以任意的热

闹，任意的玩乐！

可是在这个地方不行，像“紫禁城”，没有皇上的特准，谁也不准许在城里骑马，“紫禁城”骑马，那是殊荣！

景山又叫“万寿山”，在“神武门”内，距宫城之内不过百步之遥，它因明末崇祯皇帝吊死在海棠树上而家喻户晓！在这帝制的时候，一直视景山为大内之镇！

实际上，景山算不得山，而是当年筑“紫禁城”，挖护城河时所积的土邱，周围不过二里，高也仅数十丈！

后山广植树木，殿台阁树，无一不备！

山上的正门叫“北上门”，门里有倚望楼之胜，山后的东边门叫山左里门，西边叫山右里门，中南向的是“寿皇殿”，“观德殿”，“倚望殿”，“万福阁”等。

其他还有“兴庆阁”，“求息门”——等，都是沿明之旧制！在京城一带，谁想要看大内全景，那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海”的白塔，一个就是“景山”！所以后来有那么一首诗说：“云里琼叶岛，云端白玉京，削成千仞势，高出九重城，绣陌回环绕，红楼宛转迎，近天多雨露，草木每先荣！”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在这年头，寻常百姓谁能被准许爬到这两个地方去？只有望塔望山而长叹了！夜色中，景山的东麓一株已枯槁的海棠树前站着个纤小美好的影子，那是姑娘胡飘红！这株海棠树，当年李闯破京时，崇祯帝就吊死在这儿，天怒人怨，海棠也悲愤而枯死！

胡飘红今夜似乎加意地修饰了一番，下身穿一件绿色的八幅风裙，上身是一件墨绿色，大襟，宽袖的小袄，外面还罩了一件风氅，亭亭玉立，美得清奇！

可惜这株海棠已经枯死了，要不然花面两相映，人面该比花面姣好十分，海棠它也得垂枝低头！

胡飘红那一头青丝，梳得没一根跳乱，娇靥上，娥眉淡扫，脂粉不施，但妩媚明艳，自然的美酥人！

她两只玉手里捏着一块手绢儿，在夜色里东望望西望望，模样儿显得有点躁急而不安！

想必，关山月迟了，大冷天，寒夜里，她一张吹弹欲破的娇靥都冻得发了白，他可真忍心让人等！

瞧，就在这时候，一条颀长人影飞快地上了景山东麓，是关山月到了，胡飘红樱桃绽破，倏露笑容，美目中的光芒，是喜悦，还有点难以言喻的神色！

“是胡姑娘？”

关山月在几丈外开了口！

胡飘红忙一点头道：“是我，关爷！”

关山月飞步而至，近前赔上一脸不安的窘笑，抱歉地道：“对不起，我来迟了，累您久等！”

胡飘红嫣然笑道：“哪儿的话，我也刚到，先我还以为关爷被什么事儿绊住了，走不开呢！”

关山月道：“不敢让您空等，我既然说要来，就是天大的事儿，我也会把它暂时放下来赴您的约！”

胡飘红深深一瞥，笑得好美好甜：“谢谢你！”

就这么三个字，随即她微微低下了头！刹时间景山寂静，关山月觉得很不安，他望着眼前久等受冻的胡飘红，心里也有万般的不忍，轻咳一声道：“姑娘，这儿风大，亭子里坐坐去……”

胡飘红抬起了头，又是深深一瞥，柔声说道：“谢谢你，我不冷，就站在这儿好了，这好，站在这儿，心里再想着些什么，至少令人有一种亲切感！”

关山月微愕说道：“姑娘这话……”

胡飘红回身瞥了那株海棠树一眼，关山月只觉得自己的心猛然往下一沉，她怎么会说这种话？

他脑中电旋，轻咳一声，改了话题：“姑娘，回营后，我一直很不安，想想，我该为日间的事向姑娘致歉……”

胡飘红道：“别这么说，我正要向关爷致歉，道谢，这也是我所以厚颜约关爷来这儿的原因之一，对于傅郡主，我不敢置评，她自幼生长权门，多少染了些官场习气，而且也难免娇惯任性，这似乎是每一个生长权门的儿女的通病，真说起来，她不失为一个好姑娘……”

微微扬了扬双眉，接道：“至于我哥哥，我认为他是自取其辱，他比傅郡主更糟，目空一切，公子哥儿脾气，从来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不知道我明白，傅侯的眼睛也雪亮，如果日间不是关爷手下留情，他非吃大亏不可！”

关山月笑得不安，道：“姑娘这是骂我……”

胡飘红道：“我说的是真的，我这个人从来不擅虚假，也不喜欢绕着弯儿说话，相处日子久了你就知道了！”

相处日子久，看来她有意跟关山月多往来！

关山月道：“胡家绝学冠天下，我自己明白，我绝不是二少的对手，假如不是傅侯跟姑娘出来的快，只怕……”

胡飘红道：“只怕吃亏的是我二哥！”

关山月道：“姑娘……”

胡飘红美目一凝，道：“关爷，你该知道我看对了，说的也是实话！”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姑娘，我不敢苟同！”

胡飘红道：“关爷何必对一个看清楚的人这样？”

关山月强笑一声道：“而实际上……”

胡飘红道：“关爷要这样，只怕今夜我这一趟会丝毫没有收获！”

关山月道：“假如姑娘邀约关山月到这儿来，是为所谓致谢与道歉，我认为姑娘错了，也大可不必……”

胡飘红微一摇头，道：“不，关爷，这只是附带的，我另有原因，另有目的。”

关山月道：“那么姑娘请说！”

胡飘红美目凝注片刻，道：“关爷，今夜，我想弄清楚一件事关山月‘哦！’地一声道：“姑娘想弄清楚什么事？”

胡飘红道：“我想弄清楚有关关爷的一件事！”

关山月下意识地一惊，倏然笑道：“姑娘，关山月不过是‘侍卫营’中的一名领班，我有何事值得姑娘……”胡飘红道：“值得，很值得，简直太值得了！”

关山月摇头说道：“姑娘，我不懂！”

胡飘红道：“当我第一眼看见关爷的时候，我就直觉地感到，关爷这位

‘侍卫营’的领班跟别个领班不同，说的大一点，关爷甚至不同于这内城中的任何一人！”

关山月道：“本来是，姑娘，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胡飘红微微摇头说道：“我不是指这，也是诚心邀约关爷到这儿来，冒风言风雨之险，站在寒风里受冻，关爷又何忍这样对我？”

关山月道：“姑娘，我很感激，可是我真不知道姑娘何指？”

胡飘红眨动了一下美目道：“请扪心自问，是真不知道？”

关山月心神撼动，暗一咬牙，道：“是的，姑娘，我们心自问，是真不知道！”

胡飘红娇靥上倏地浮起一片幽怨之色，轻叹了一口气，缓缓将目光移注一旁，幽幽说道：“也难怪关爷对我没有实话，谁叫我是胡家的人，谁叫胡家是这个样儿，好吧，我不再计较了，我要是再计较下去，只怕关爷就要借故托辞，匆匆离去了！”

关山月简直心惊胆战，强笑说道：“不，姑娘错了，没有姑娘的话，我绝不会走，假如我会那样，那何如我当初不来？”

胡飘红摇头说道：“那不同，关爷，那是因为关爷不知道我邀约关爷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事先料到了，我敢说关爷今夜绝不会有空！”

关山月强忍震惊，道：“姑娘……”

胡飘红一摇头截口说道：“关爷，你我不必在这上面费唇舌，耗时间了，关爷既不愿先让我把事弄清楚，我只有先让关爷清楚几件事了……”

关山月忙道：“姑娘请说，我洗耳恭听！”

胡飘红道：“关爷……”

关山月突然说道：“姑娘，我一直没机会说，这称呼我不敢当，请您……”

胡飘红微一摇头，道：“关爷，别拘这些，也别在这上面计较，如果真论称呼，我称呼关爷一声关爷，似乎有点不够，我还有更妥当的称呼，关爷要不要听听？”

关山月勉强笑了笑，道：“姑娘该叫我关山月，或者一声关领班，已经是我的……”

胡飘红摇头说道：“我那更妥当的称呼，是三个字，可是后两个字那绝不是‘领班’，我知道关爷是不会愿意听，所以我只有称你一声关爷！”

关山月没说话，他在想，想那两个不是“领班”的字！

胡飘红却道：“关爷，不必去想了，稍会儿我会告诉你的，如今，请先听听我要告诉关爷的几件事……”

关山月心头一震，忙道：“姑娘请说，我洗耳恭听！”

胡飘红道：“第一件我要告诉关爷的是，胡家的人有的有过人的武学，有的却有着一双过人的眼光，前者譬如我二哥，后者譬如我……”

关山月强笑说道：“姑娘过谦了，我认为姑娘既有……”

“关爷！”

胡飘红摇头说道：“别跟我客套，也别用这世俗的一套对我，我不喜欢，也不会，我所告诉关爷的，却是发自肺腑，言之由衷……”

关山月没说话，他有点窘，他好说什么？

胡飘红接着说道：“俗话说，‘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我虽是胡家的人，可是我长得跟我的姐姐、哥哥不同，因之我的心跟他们的心也并不完全一样……”

关山月没有说话！

胡飘红道：“别的不谈，就拿兴趣来说，我跟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在这儿住得惯，过得也挺舒服，我就不同，住在这儿，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有置身针毡之感……”

关山月强笑说道：“姑娘，世上有多少人企求，有多少人羡慕胡飘红道：“那该是单指富贵荣华，而不是指富贵荣华里的另一部分，当然，这另一部分也有人企求，羡慕，可是我不喜欢，我不爱，这就跟喂熟了的鸟儿一样，假如你把它换个笼子，移到别家，它会很不习惯，甚至于会不吃不喝，忧郁而死！”

关山月道：“这该是恋故念旧之心！”

“是的，关爷！”

飘红道：“这正是恋故念旧之心，鸟都这样，何况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人？”

关山月道：“姑娘是恋念家乡那种淡泊生活？”

胡飘红看了他一眼，多少含点责怪，道：“也许是吧，关爷说是就算是！”

关山月道：“姑娘我……”

姑娘截了口，道：“所以我处在两大家里，一直落落寡合，因为我的兴趣跟他们不合，所以连谈话也谈不到一处去，我不满，也看不惯，可是我毕竟是胡家的人，骨肉手足之亲情人皆有之，因之，我虽然不满，虽然看不惯，却不忍离开他们独个儿去得远远的……”

关山月道：“姑娘，血比水浓，一家人毕竟还是一家人，日子一久，也许就会慢慢地好一点的……”

胡飘红美目一睁，关山月已接着说道：“就算不能融洽，何妨各自为政，也不必轻易言去！”

胡飘红神态一敛，道：“谢谢你，这后一句勉强可合我心，其实我的打算也正是这样，也是我唯一能做得到的。”

关山月道：“该行了，姑娘！”

胡飘红像没听见，径自说道：“以前，我还经常到郭家走动走动，因为我跟郭玉龙夫妇二位都谈得来，他膝下那六位，也甚惹人喜爱，因之，我虽在胡傅两家落落寡合，可是我一到郭家，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一点也不寂寞，一点也不别扭……”关山月道：“郭家一家大小都好客，也待人以诚，所以在郭家做客，令人每每有如归之感，有流连忘返之感！”

胡飘红道：“唯有情投意合，能谈到一处才能这样，对么？”

关山月道：“我不敢说不对，可是姑娘这理由有点牵强，因为即使是对谈不到一处的人，郭家那几位也绝不会令人有冷落之感！”

胡飘红嫣然一笑，道：“关爷的机智与口才，令我深感佩服！”

关山月呆了一呆，道：“姑娘这话……我说的是实情！”

胡飘红道：“没人说关爷说的不是实情！”

关山月道：“那么姑娘……”

胡飘红又截了口，她道：“这也是我所要告诉关爷的第二件事！”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原来这就是姑娘要告诉我的第二件事？”

“是的！”

胡飘红点了点头，道：“我所要告诉关爷的第三件事，是我日间看见了

一件事，这件事使我很快地联想到了一个人！”

关山月诧异地道：“姑娘看见了什么事，又联想到了什么人？”

胡飘红淡淡一笑道：“日间，在傅府，有个人跟我二哥动手过招，我二哥不知天高地厚，用上了胡家绝学重手法，逼得那个人要用‘降魔杵’绝学解破……”

关山月神情猛地一震，道：“姑娘，‘降魔杵’？”

“是的！”

胡飘红点了点头，道：“关爷，是‘降魔杵’，‘降魔杵’是佛门至高无上的神功绝学，是我二哥施的那式胡家绝学重手法的唯一克星，‘降魔杵’创自一代神僧哭和尚，发时以大般若神功为辅，全身真力聚于两手中指，指力一吐，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所以它跟哭和尚自创的‘大罗剑法’被誉为近百年来两大绝学……”

关山月心神连连撼动，强笑说道：“姑娘胸罗渊博，令人佩服，只是，恕我大胆直说一句，姑娘的眼力却大不如姑娘的胸罗！”

胡飘红美目一凝，道：“关爷是说我走眼？”

关山月道：“姑娘该是看错了，那人有多大福缘，多大造化，能获一代神僧哭和尚垂青传艺。以我看那绝不是哭和尚两大绝学之一的‘降魔杵’，而是最俗的一种指法！”

胡飘红道：“是么，关爷？”

关山月道：“该不会有错，姑娘！”

胡飘红道：“最俗的一种指法，可有名称？”

关山月道：“叫它‘金刚指’该比较恰当一点！”

胡飘红淡然一笑道：“但愿它不是哭和尚那与‘大罗剑法’并称近百年来两大绝学之一的‘降魔杵’，而是最俗的指法‘金刚指’，但愿我是看错了，要不然胡家的灭门惨祸就要来临了……”关山月心头一震，讶然道：“姑娘，这话怎么说？”

胡飘红道：“提起这话，就要扯到我联想到的那个人了！”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姑娘，你请说，我愿闻其详！”

胡飘红道：“我本来是要说，我要是不说，关爷会永远以为我的眼力大不如我的胸罗！”

她望着关山月嫣然一笑！

关山月脸上为之一热，道：“我口未择言，姑娘幸勿……”胡飘红笑说道：“我还不至于心胸狭窄，那么小气，没半点容人之量，我所以这么说，并不是真怪关爷，而只是证明给关爷看，证明我是胡家唯一有着过人眼力的人！”

关山月不安地笑了笑，没说话！

胡飘红接着说道：“胡家的绝学也缘于佛门，论起来传胡家绝艺的人跟哭和尚还多少有点渊源，那是有一年我还十几岁的时候，胡家的师承佛驾降临，我特别荣宠，获得随侍左右，所以我知道了一件胡家的人都不知道的事，这件事有关哭和尚……”关山月在静静的听，没有插嘴！

胡飘红接着说道：“那位佛爷告诉我，哭和尚生平只有一个衣钵传人，哭和尚的这位衣钵传人是百年难遇的上上之材，当然，错非是百年难遇的上上之材，也怕难获这位神僧垂青，而哭和尚的这位衣钵传人艺成之后并没有

行侠武林……”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他干什么去了？”

胡飘红道：“他是个值得人敬佩的人，他移小的行侠仗义为报效国家，投身于军旅之中，奔驰沙场，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后来成为大将军袁崇焕麾下一员上将……”

震惊过度反倒安静了，关山月淡淡说道：“姑娘知道的不少！”

胡飘红美目凝注，道：“关爷不感到震惊？”

关山月笑了笑：“姑娘，我为什么要感到震惊？”

胡飘红道：“是因为事不关己？”

关山月道：“也许是吧！”

胡飘红美目一凝，道：“我还知道哭和尚这位令人敬佩的衣钵传人，他姓什么，叫什么，关爷你信不信？”

关山月道：“姑娘，我信，姑娘既知其九，焉会不知其一？”

胡飘红嫣然一笑，道：“这就对了，巧的是哭和尚这位令人敬佩的衣钵传人的姓名和你完全一样，一字不差！”

关山月道：“是么，姑娘？那也许只是一种巧合！”

胡飘红道：“也许是吧，更令人不解的是，袁大将军殉国以后，这位哭和尚的传人也随之失踪，没了下落……”

关山月道：“那想必是他随袁大将军去了！”

“不！”

胡飘红摇头说道：“哭和尚的衣钵传人，岂是那么视有用之身如鸿毛，懵懂、糊涂的人？他绝不会是那种人！”

关山月道：“那么姑娘以为……”

胡飘红道：“我以为他必然留那有用之身，凭惊世之才，一腔热血，一身所学，转移到另一处疆场上去了！”

关山月淡淡说道：“姑娘大古料对了！”

胡飘红道：“对是对的，我也有这自信，可是我不懂，我不懂他在另一处疆场上奋战是为了什么？”

关山月道：“姑娘，他有他的使命，他有他的任务！”

胡飘红道：“可是他的使命与任务令人不解！”

关山月道：“世间事十九如此，起先都令人不解，可是到了日后那些原来不解的人就会恍然大悟！”

胡飘红道：“关爷的意思是要我如今别去想它？”

关山月道：“是的，姑娘，最好别去想它，可是如果姑娘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我就不敢勉强，不敢阻拦了！”

胡飘红道：“关爷，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一切，还不够清楚么？”

关山月道：“姑娘要原谅，那不得已！”

胡飘红点了点头道：“我明白关爷的意思，只是我要告诉关爷，如果我是站在另一个角度，那么如今知道哭和尚那位衣钵传人在‘北京’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了，我用不着留到晚上对关爷说，就算我仍会邀约关爷，也绝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来。”

关山月目光凝注，道：“姑娘，我感激，也敬佩！”

胡飘红凄然一笑道：“可是我羞愧，如今站在这株海棠树前，我几乎不

敢抬头！”

关山月道：“姑娘，你错了，那用不着，一个‘势’字逼人！”

胡飘红道：“古往今来，有多少逼人的‘势’字，可是有的人能忘却小我，有的人却过于柔弱而不能！”

关山月道：“姑娘保留了该保留的，使知道哭和尚传人能战另一疆场，剩下正在‘北京’的仍是只有姑娘一人，而且姑娘是一个不避风言风语，在大黑夜里受冻赴约，这些该很够了，并不一定非完全忘却小我不可！”

胡飘红道：“话虽这么说，可是天下之人谁知道……”关山月道：“姑娘，有我一人知道也就够了，再说，但得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又何计较世情毁誉褒贬呢？”

胡飘红道：“多谢关爷教诲，只是胡家危在旦夕……”关山月道：“姑娘，这话怎么说？”

胡飘红道：“胡家等于已惑权当朝，卖身投靠，哭和尚的那位衣钵传人既然目下正在‘北京’，我不以为他会放过胡家！”

关山月口齿启动了一下，但他没说出话来！

胡飘红神情一黯，悲凄地低下头道：“关爷，我以罪人之身，今夜敢为手足乞命！”

关山月半晌始道：“姑娘，你怎好……”

胡飘红悲声说道：“关爷，我知道我不该，而且自己也是待罪之身，可是，关爷，正如关爷适才所说，血比水浓……”关山月道：“姑娘，你知道，那只有一个办法！”

胡飘红微微点头，道：“我知道，关爷，可是您知道，如今的情势回头不易，玄晔也绝不会容胡家回头！”

关山月道：“这我知道，只要有颗回头之心也就够了！”

胡飘红摇头说道：“关爷，多年来的一切已经使他们永不会有回头之心了！”

关山月双眉一轩，道：“那么，姑娘，这恐怕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胡飘红娇躯一颤，悲声说道：“关爷，您慈悲……”关山月道：“姑娘，我只能答应放过有回头之心的人，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别的我不能答应，也做不到！”

胡飘红猛然抬头，娇靥上泪渍纵横！

她，脸色更白了，道：“关爷可知道，关爷要对付的不是一家，而是两家？”

关山月点头说道：“我知道，胡、傅两家是姻亲，名义上虽是两家，实际上等于一家，我要对付胡家，傅家必然……”胡飘红摇头说道：“我不是指这，‘大罗剑’天下无敌，便多一个傅家也救不了胡家，我是说关爷不是除一家，而是杀两家！”

关山月道：“姑娘，这我也明白！”

胡飘红道：“那么，关爷，博侯盖世英豪，傅郡主娇弱女流，老夫人白发苍苍，已然是风烛残年，关爷您何忍？”

关山月脸色一变，身形微颤，缓缓说道：“姑娘，亿万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的命又如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胡飘红道：“关爷，诚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都是没有办法忘记的血海大仇恨，可是那罪魁祸首只在一人！”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姑娘，那入关之人死了多少年了，真要这么说，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大可就放手了！”

胡飘红哑口无言以对，娇躯颤抖着缓缓低下头去！

关山月暗暗一叹，道：“姑娘，天色不早了，寒风刺骨，姑娘请回去吧！”

胡飘红猛然抬头，美目赤红，道：“关爷……”

关山月望着胡飘红有顷，肃容道：“姑娘，只有一个办法，世间事往往出人意料，我给姑娘宽裕的时间，说不定能让某一个有回头之心，姑娘能说动一个便是多救一个，别的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还有一条路，只是那条路能不能走，全在姑娘的选择了！”

胡飘红娇躯暴颤，道：“多谢关爷，从今后我将竭尽所能，可是博家……”

关山月道：“姑娘顾的太多了！”

胡飘红流泪说道：“傅侯一家待我如一脉，关爷，您慈悲！”

关山月暗暗一叹，道：“姑娘，让傅侯脱离宦海，永辞朝堂，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胡飘红猛然一喜，道：“多谢关爷，我也愿竭力一试，请关爷受我一拜！”

娇躯一矮，她就要拜下！

关山月手快，慌忙抓住了她两只粉臂，虽然隔着一层衣衫，但两个人都有触电之感，各自一震，一起怔住！

胡飘红她美目隐射万种柔情，颤声唤道：“关爷……”关山月又复一震，忙松双手，暗暗一叹，道：“姑娘请回吧！”

胡飘红头一低，轻轻说道：“是，关爷，我这就告辞！”

转身袅袅往山下行去！

关山月凝注那无限美好的背影，缓缓说道：“夜黑，风大，路不平，请姑娘好走！”

胡姑娘低低的应了一声，但没人能听清楚她是说了句什么，她走了，转眼间消失在夜色里！

关山月呆呆地站在那儿，没有动，没再说话！

半晌，他转望那株海棠树，缓缓跪了下去！

订良缘

夜色更深了！

一条矫捷人影射进了郭玉龙的府里，他刚在庭院里落足，那灯光微透的书房里，便响起了一声清朗的沉喝：“谁？”

他笑道：“大哥好敏锐的听觉，是我！”

书房里一声轻“哦！”

三字惊叫：“是兄弟……”

随即，郭玉龙开门迎了出来：“怎么这么晚，快进来，快进来！”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哥，请恕我个逾越之罪，我不想惊动别人！”

郭玉龙笑道：“行了，你这不是目的已经达到了么？自己的家还说什么逾越，进来，进来！”

他永远是那么热络，诚恳，说着伸手把关山月拉进了书房，一手关上门，然后指着椅子道：“深夜客来茶当酒，你坐着，我倒杯茶给你，你好福气，刚沏好的一壶浓茶，我还没喝一口！”

关山月不客气地坐下了！

郭玉龙倒了一杯香喷喷的热茶走了过来，把茶往几上一成，也隔几坐下，坐下后，他抬眼凝注，道：“兄弟，夜这么深，你又来个翻墙而进，如果我没料错，必然有什么大事，对不对？”

关山月抬手摸了摸脸，道：“大哥，我的脸色是不是不大好？”

郭玉龙道：“何用看脸色，我刚说的已经够了！”

关山月淡然一笑，放下了手，道：“大哥，我到傅家去了！”

郭玉龙怔了一怔，道：“你到傅家去干什么？”

关山月道：“傅侯家派人送来了年礼，四阿哥没见他亲自来，心里有点不高兴，所以派我回了一份！”

郭玉龙道：“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

关山月遂从头说起，刚提到那位傅郡主，郭玉龙说了一声“糟！”

然后他接着又说道：“兄弟，她招了你，而你也是准得罪了她，对不对？”

关山月道：“不错，在她正下不了台的时候，大门外来了胡家二少爷胡玉珠……”

郭玉龙眉锋一皱，道：“那更要命了，玉珠从来眼高于顶，目空一切，十足脂粉气浓厚的公子哥儿，他跟玉霜很不错，可是玉霜嫌他一身脂粉气，也常逗他，他既来了，玉霜必然挑他，玉珠是经不起挑的，再说在情人面前怎么样也得逞逞英雄，这一来怕事要闹大了！”

关山月道：“他用上了胡家绝学‘翻天印’……”

郭玉龙勃然色变，道：“玉珠他未免太……他怎么能……”关山月道：“我本打算用三成真力的‘降魔杵’挡他一挡，你知道，别的对傅不了‘翻天印’，我要不用‘降魔杵’，非伤在他手下不可！”

郭玉龙一点头，道：“我知道，兄弟，你伤了他，把事闹大了？”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不，大哥，事情还没那么糟，可巧这时候从里面走出了傅侯跟另一位姑娘……”

郭玉龙道：“另一位姑娘？谁？”

关山月道：“胡家的小姑奶奶，飘红姑娘！”

郭玉龙“哦！”

地一声道：“是飘红，这是位好姑娘，许久没见他了，以前她常来走动，自从……她有好一段日子没来走动了！”

关山月道：“傅侯喝住了胡二少，而且又训了他一顿……”郭玉龙点头说道：“这位是盖世英豪，当代虎将，撇开那大的一方面不谈，他是第二个让我从心里佩服的人！”

顿了顿，接道：“既然他来了，那准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关山月道：“当时是没事了，可是更糟的事在后头……”郭玉龙忙道：“怎么了，兄弟？”

关山月道：“有人看出了我那式欲发未发的‘降魔杵’！”

郭玉龙神情一震，道：“谁，兄弟，傅侯？”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不，大哥，胡家的那位小姑奶奶，飘红姑娘！”

郭玉龙神情一松，微吁大气，道：“是她呀，那不要紧！”

关山月道：“不要紧？大哥听听看要紧不要紧……”

接着，他把胡飘红邀约，以及景山会面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当然，他隐瞒了该隐瞒的！

听毕，郭玉龙皱了眉，摇头说道：“这可真要命了，令人作难，怎么偏偏让她知道那么多，怎么偏偏让她看出了你的底细！”

关山月道：“是的，大哥，换个任何人都行……”

郭玉龙道：“不，兄弟，还好是她……”

关山月道：“不，大哥，换个任何人，那情形绝不会比现在糟！”

郭玉龙道：“那要看怎么说了，兄弟，换个别人，他根本不会邀约你，当然就更不会留到晚上当面点破你，你自己想想看，哪种情形来的糟？”

关山月呆了一呆，默然未语！

郭玉龙道：“兄弟，你应傅得很得体，也对，还有什么值得你烦恼的？”

关山月苦笑说道：“大哥，以你看，胡家的人有个有回头之心的么？”

郭玉龙呆了一呆，瞿然说道：“原来你是为这……兄弟，我了解胡家的每一个，在当年，那还有可能，如今嘛……”摇摇头，接道：“恐怕不会有一个有回头之心了！”

关山月道：“就是为这，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郭玉龙没说话，他的脸色有点难看，也显示出他的心情很沉重，半晌，他突然一整脸色，道：“兄弟，我跟胡家也算是亲戚，站在这立场，我希望跟飘红一样，我可以跟胡家断绝往来，甚至不认这门亲戚，可是我绝不忍心伤害他们，也绝不能坐视别人伤害他们，这，你懂？”

关山月点头说道：“我懂，大哥！”

郭玉龙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可是，站在另一个大的立场来说，兄弟，我只有忍痛！”

关山月悚然动容，道：“大哥，我也懂，你令人敬佩！”

郭玉龙道：“那么，还有什么难处？”

关山月道：“大哥，我何以对胡姑娘？”

郭玉龙双眉一扬，道：“兄弟，你又何以对亿万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关山月神情一震，羞愧地低下了头！

郭玉龙道：“固然，兄弟，飘红是一个好姑娘，她的柔情溶化每一块百炼精钢，可是在亿万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之中，她究竟是那么一个，再说，她胡家的人不知回头，她不应该错怪谁，我相信她也不会，即使会，你又何

必去计较？”

关山月抬头说道：“谢谢你，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郭玉龙道：“这就对了，兄弟，别忘了大将军临归天前交付给你的任务，那如同他的将令，不能违抗，也不该违抗……”关山月道：“我知道，大哥！”

郭玉龙神情突然一黯，叹道：“兄弟，我了解飘红甚于每一个胡家的人，她孤傲清奇，绝不同于一般女儿家，只怕她心目中只能放得进去你，也只怕她已经把你放进了她的心目中，只是，兄弟，那不可能，你跟她没缘，想想看，是不是？除非胡家的人个个有回头之心，无如那……”摇摇头，住口不言！郭玉龙目力如神，关山月心情震颤，默然未语！关山月缓缓说道：“兄弟，心高于天，命薄如纸者比比皆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情势两字误过不少人，拆散过多少有情儿女，这是人力所无可挽救的，你不必如此，也不该如此！”

关山月抬起了头，唇边有一抹悲凄笑意，道：“大哥，请再为我谈谈傅家！”

郭玉龙迟疑了一下，道：“兄弟，关于傅家，他本旗人，各事其主，无可厚非，我奉赠十个字，由你自己决定，那就是但得一步地，何处不留人，兄弟，自己受点委屈！”

关山月猛然点头，道：“大哥，我听你的，可是傅家不会坐视郭玉龙道：“所以我要你受点委屈！”

关山月扬眉说道：“但得义存天地间，受点委屈，又算什么？”

郭玉龙不禁动容，拇指一扬，一声“好”字还没有出口，他倏地摇头而笑，道：“兄弟，你不想惊动别人……”关山月飞快说道：“怕不行……”

砰然一声，书房门被撞开了，一阵寒风卷了进来，书房门口愣立着五少燕翔，他瞪大眼睛，道：“哟，关叔是什么时候来的郭玉龙沉声喝道：“浑东西，永远那么冒失，告诉过你多少次，敲门，敲门，告个进，你不会么？记不住么？”

燕翔脸一红，嗫嚅说道：“爹，您别生气，下次……”郭玉龙怒喝说道：“你还想下……”

关山月一笑说道：“大哥何忍？”

郭玉龙一敛威态，怒气消减地道：“说，什么事？”

燕翔眨了眨眼睛道：“娘跟姨在作诗，命燕翔来请您去评一评！”

郭玉龙眉锋一皱，道：“兰畹就是这样，芝麻大点事也找我关山月笑道：“大哥，这叫做伉俪情深！”

郭玉龙摇头失笑，随即一敛笑容，道：“您先回个话，我就来！”

燕翔应了一声却没动！

关山月含笑站起，道：“大哥这不是逐客，我该走了！”

郭玉龙还没有说话，燕翔那里已开了口：“爹，娘还说请关叔一起进去！”

郭玉龙与关山月俱是一怔，郭玉龙诧声说道：“燕翔，你娘他知道你关叔……”

燕翔咧嘴一笑，道：“燕翔碰上了，跟我娘知道有什么分别？”

郭玉龙又复一怔，随即点头笑道：“对，一样，一样地难缠，兄弟，你既被碰上了，你就别想走，走吧，跟我一起去受罪吧！”

关山月刚想苦笑，入耳两字“受罪”，他又不禁失笑！只听燕翔说道：“爹，诗，关叔不也懂么？”

“对！”

郭玉龙点头失笑道：“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怎么忘了眼前这位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大行家了，燕翔，说你冒失，如今你倒挺细心的！”

燕翔得意地笑了！

郭玉龙转望关山月道：“兄弟，有你帮场，我可以少受点罪了！”

关山月还没来得及表示什么，燕翔那里突然又是一句：“爹，您要是放走了关叔，那就糟了！”

郭玉龙愕然问道：“怎么？糟什么？”

燕翔眨了眨眼，道：“您想想看是不是？”

郭玉龙当真想了想，一想之下突然想起了什么，瞿然一惊，忙摇头说道：“燕翔，有你的，有你的，天，我怎么给忘了，今夜我要是放走了你关叔，她要能饶得了我才怪……”

一把抓住了关山月，道：“兄弟，你可千万别走，你要走了可等于要了我的命，怕你跑了，只好来个把臂而行了……”转脸外顾，喝道：“燕翔带路，但不许嘴快！”

燕翔应了一声，转身如飞而去！

这里，郭玉龙拉着关山月往后面行去！

行走间，关山月忍不住问道：“大哥，是怎么回事？”

郭玉龙笑了笑，笑得有点神秘，道：“现在别问，兄弟，等见着那几位之后你就知道了！”

关山月没再问，只有让自己纳闷着！

灯光越来越近，灯光透射出，是一座精雅的小楼，小楼上，此际正传出阵阵笑语，声声都悦耳动听！

郭玉龙抬眼望了楼头一眼，道：“你听，兄弟，姐儿几个正在兴头上，谁敢扫她们的兴？”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哥虎胆！”

郭玉龙道：“你别损我了，等明儿个你像我这样，说不定你还不如我，兄弟，我什么都敢斗，唯独斗不起这两位，其实，须眉昂藏七尺躯，小事不妨马虎一点，何必跟她计较？”

说话间已登上小楼，郭玉龙以手按唇，道：“兄弟，别说话，给她们来个意外惊喜！”

关山月笑道：“焉知燕翔没早泄了密？”

郭玉龙眼一瞪道：“他敢，我打……。”

“哟，我说爷呀！”

那灯火通明的房里，传出了二娘杜兰畹的甜美话声，带着几分娇，几分俏：“谁敢呀？你又要打谁呀？”

郭玉龙低低说道：“听，兄弟，我能背着她说一句么？”

香风醉人，房里倩影闪动，首先迎出了二娘杜兰畹，她一眼瞥见了夫婿身边的关山月，一怔，轻吁说道：“哎呀，怎么兄弟你……”

关山月上前便是一礼：“二嫂！”

郭玉龙眨眨眼，笑道：“这档子差事办的不错吧，夫人何以赏我？”

杜兰畹美目一横，嗔道：“不害臊，当着兄弟你也好……”郭玉龙涎着脸说道：“那有什么关系，兄弟又不是外人？”

杜兰畹横了他一眼，娇靥上有说不尽的喜悦，望着关山月，既热络又亲

切，笑吟吟地道：“兄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关山月道：“二嫂，我刚来没一会儿，有点事儿来跟大哥商量一下！”

杜兰晔道：“真是，来了也不来看二嫂！”

关山月道：“我这不是来看二嫂了么？”

郭玉龙一旁说道：“他呀，他本来要走，让我死拉活扯地拉了来！”

关山月笑道：“大哥，看来你不该怪燕翔嘴快！”

郭玉龙笑了，杜兰晔却圆瞪着美目道：“走？为什么呀？兄弟？”

关山月道：“二嫂，夜深了，燕翔去请大哥的时候，我正要告辞！”

杜兰晔道：“那也用不着死拉活扯呀？”

关山月道：“二嫂，这话是大哥说的！”

杜兰晔笑了，道：“兄弟，你来得正好，我正在跟客人胡诌，你正好来评评……”

郭玉龙道：“所以，我替你找了个大行家来，你不该赏我？”

杜兰晔道：“四十多岁的人了，没皮没臊，我赏你一巴掌！”

郭玉龙摇头说道：“这敢情好，下回再有这种事……”杜兰晔道：“你敢！”

郭玉龙忙道：“不敢，不敢，二当家的，没人说敢！”

杜兰晔笑了，横了他一眼，转望关山月道：“兄弟，别理他，皮厚，来，里边儿坐坐！”

转身进了房。

郭玉龙在背后摇头笑道：“这才是卖力不讨好呢！”

关山月道：“该，大哥这是咎由自取！”

郭玉龙一点头，道：“好吧，该，待会儿看咱俩谁好受？”

一拉关山月跟着行了进去！

一进房门，关山月一怔有了犹豫，这里显然是二娘杜兰晔的书房，考究而雅致，书桌上，整齐地摆着文房四宝，几上有琴，壁上有剑，桌上还有一张张墨渍方干的素笺！

这不算什么，令关山月一怔而犹豫的是，房里除了一位杜兰晔外，还有一个人，那位是姑娘，但不是柳绡红！

而是位年纪跟柳绡红差不多，不，该比柳绡红略小一两岁，一件八幅风裙，一件宽袖高领的小袄，裙脚下微露绣花鞋头，那头秀发梳得好整齐，齐齐的一排留海，瓜子脸，弯弯的两道眉……

她正低着头，脸上有点红晕，那双修长、白皙，细嫩，欺雪赛霜的玉手，正在理那一张张的素笺！

看侧面，她很美，轮廓也跟杜兰晔一样，只是看上去要比杜兰晔柔些，要比一比，杜兰晔就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她就像林黛玉！

这是谁？燕翔口中的姨，杜兰晔口中的客人，原来不是姑娘柳绡红！

关山月正在那儿犹豫，郭玉龙却一把把他拉了进来，道：“进来呀，兄弟，这儿又不是龙潭虎穴……”

杜兰晔截口说道：“要是龙潭虎穴，咱们这位兄弟就不会放在眼里了，来，见见……”伸手拉过了那一位，道：“别理那些了，待会儿还得让行家评评呢，心晔，这位就是我常提的那位关山月关大哥，你姐夫亲如手足的好朋友！”

入耳两字心晔，再听两字姐夫，关山月立即明白了，燕翔没说错，这位

是他的姨！姑娘杜心腕低着头，耳根上泛着红晕，低低地叫了声：“姐夫！”

“姐夫？”

郭玉龙道：“心腕，你不认识我么，别叫我，我这个姐夫不希罕，你姐姐让你见见这位他！”

关山月没敢等人家先开口，欠身叫了声：“杜姑娘！”

杜心腕微微福了一福，声音好低：“关大哥！”

郭玉龙笑道：“行了，介绍完毕了，大家入座吧！”

杜兰腕含嗔地横了他一眼，抬手让关山月坐！

坐下后，姑娘杜心腕低着头，一直显得很不安，她这一不安，关山月也有一分窘迫尴尬！

书房里有着片刻的静默，旋即，郭玉龙抬头开口打破了这令人不安的静默，淡淡地道：“兄弟，看来你不该来，人家姐儿俩本来有说有笑的，你一来，害的人家个个成了闷葫芦……”杜心腕头垂得更低，关山月却忙强笑说道：“二嫂，燕南呢？”

杜心腕道：“跟他五个哥哥正缠着姐姐跟红妹呢！”

郭玉龙道：“兄弟，别一心惦记着燕南，也分心惦记着点别人！”

关山月赧然一笑，没说话！

郭玉龙转望杜心腕道：“心腕，你不是说想见见关大哥么？怎么如今见着了，你老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啊？”

刹那间杜心腕一颗螭首低垂至胸，而旋即她又飞快仰起，这回关山月看清楚，她好美，黑白分明又亮的大眼睛望着关山月，吹弹欲破的娇靥上犹挂着三分娇羞，她含笑说道：“是的，我早想见见关大哥，我听姐夫跟姐姐说了，关大哥是一代神僧哭和尚的衣钵传人，当年袁大将军麾下的一员上将，无论文武都傲夸当世，尤其如今关大哥的工作，更让我敬佩……”

关山月忙道：“姑娘别听哥嫂的，他二位过于夸大，过于渲染……”

郭玉龙道：“谁说的？‘北京城’里试打听，关山月三字响社雷，雍王府的大红人，侍卫营的名领班，众阿哥争相罗致的对象，各府邸格格、姑娘争睹风采的……”

关山月道：“大哥，还有么？”

“有，当然有！”

郭玉龙道：“牛刀小试，救昭仁公主，诛仇雠满贼如反掌，更难得侠骨柔肠，高智促成一段美姻缘，再往后，挑二阿哥秘密机关，轻易折服京畿第一好手海善，退甘凤池，难鱼壳……”

关山月皱眉说道：“大哥，你好歇歇了！”

郭玉龙道：“难道不是实情，除非你不喜欢听我说的！”

关山月脸一红，道：“大哥……”

“别争了，兄弟！”

郭玉龙摆手说道：“有些事瞒是瞒不住的，也不必瞒，老实说，在你之前能使我‘南海王’心折叹服的还找不出一个，这还不够么？还有，海善服你，傅侯想结交你，各家的姑娘们……”

杜兰腕插口说道：“傅侯想结交兄弟？这话怎么说？”

郭玉龙遂把关山月回年礼的事说了一遍，他可没提姑娘胡飘红的邀约及“景山”上的那一段！

听毕，杜兰腕笑着说：“看来，有好眼力的人不少！”

郭玉龙道：“那也得碰上明珠，要是碰上块石头，没人会投一眼！”

杜兰畹笑了，望着关山月道：“兄弟，心畹刚从我娘家来，今后说不定就在这儿住下了，她仰慕的是你，往后你可得抽空来陪她聊聊，或者是到各处走走……”

关山月要说话！

杜兰畹接着说道：“二嫂的将令，你是位大将，知道违抗军令怎么算么？”

关山月赧然强笑，没有说话！郭玉龙一旁说道：“这才是，袁大将军的将令或违得，这位大无戎的军令可不能不听，她那一套比袁大将军的军法都怕人！”

关山月笑了，杜心畹也笑了！

杜兰畹却美目一横，嗔道：“你可是想试试？”

“我？”

郭玉龙忙道：“你饶了我吧，我没那个胆！”

杜兰畹低低嗔了一声，自己也为之忍俊不住，笑了笑之后，她回身拿起桌上的素笺，道：“兄弟，这是我跟心畹胡诌写着玩儿的，你大哥老说我的诗不如心畹，你这个大行家拿去评评！”

说着，她拿那叠素笺抬手递向了关山月！

杜心畹娇靥通红，忙道：“姐姐，你干什么非让关大哥笑话嘛！”

郭玉龙道：“要命了，这一来兄弟是非得评评不可了！”

不错，他跟杜兰畹这一搭一档，使得关山月确实是不好不接，待会儿还不好不说几句！

他强笑说道：“二嫂这是难我，考我，我胸无点墨……”他伸手去接，郭玉龙那里截了口：“就凭这句话也不像胸无点墨的人呀！”

关山月接过了那叠信笺，他把它分开来看了看，对那两位的文才，诗句，他不由动容，暗暗叹服，兰畹豪放，明朗，心畹的诗则如其人柔而清！

他被那美而动人的诗句吸引，全神贯注！

郭玉龙只当他犹豫难言，不便出口，不好作评，一个劲儿地在旁边直催！

没奈何，关山月也只好抬头强笑：“二嫂跟杜姑娘一为红粉博士，一为娥眉队里状元，今之班马，压倒元白，我所学浅肤，胸蕴有限，本不敢多说，如果二嫂跟大哥一定要我说，我只有说杜姑娘诗中李杜，令人难分高下……”

郭玉龙哈哈大笑：“好一个红粉班中博士，娥眉队里状元，今之班马，压倒元白，诗中李杜，难分高下，兄弟，看来这做人一途，今后我要向你多领教益！”

关山月尚未开口，杜兰畹已然含笑说道：“兄弟，我谢谢你的袒护。”

关山月赧然道：“二嫂，我说的是中肯实话。”

杜兰畹笑了笑，道：“好吧，就算是中肯实话，我这谢谢袒护收回，兄弟，你再看看最后面那张素笺。”

关山月依言把最后那张素笺拿了上来，他一看便知，那是姑娘杜心畹的诗句，他看了看之后刚抬眼……”

杜兰畹已然含笑说道：“兄弟，她的每首诗我都和了，唯独这一首，可巧你跟你大哥来了，我没有来得及和，你帮二嫂个忙，行么？”

来不及，是不是真来不及，抑或是早安排好的。

以杜兰畹不知道关山月来看，那该不是早安排好的，而该是她那颗蕙心临时想出来的好主意。

关山月一怔忙道：“二嫂，你饶我这个，这个忙我帮不上。”

杜兰畹淡淡笑道：“兄弟怎好让二嫂下不了台？”

关山月道：“二嫂又怎好让我丢丑。”

郭玉龙一旁说道：“兄弟，你是怎么了？心畹一个女儿家，人家都敢把自己的诗给你看，你这个须眉七尺昂藏躯，怎么连写几个字的勇气都没有，别替咱们大男人家丢人，也别让她们瞧扁了咱们，去，和一首给她们瞧瞧去。”

关山月道：“大哥，既然如此，你何不……”

“得！”

郭玉龙道：“倒打一钉耙，找到我头上来了，我非不为，实不会，我和的人家不希罕，也拿不出，我要是真拿起了笔……”

飞快地瞥了二娘杜兰畹一眼，道：“那罪状可大了，别给我找罪受，还是你来吧。”

杜兰畹淡淡笑道：“兄弟，这是二嫂第一次求你。”

关山月抬眼望向杜心畹，姑娘的娇靥上挂着娇羞，美目中却隐射着希企，他暗一咬牙，赧笑说道：“那么，我只好献丑了。”

站起来走到书桌旁坐下，提笔濡墨，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然后他拿着那张素笺递向杜兰畹，赧笑说道：“二嫂，可别让我脸上挂不住。”

杜兰畹接了过来，只一眼，立即敛去笑容递向杜心畹：“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兄弟的文才，心畹，你看看吧。”

杜心畹似乎有点急不可待，接过去只一看，立刻抬眼望向关山月，美目圆睁，檀口半张，娇靥上的神色难以言喻，似乎有惊，也似乎有喜，还有点……

关山月心头一震，忙避开目光强笑说道：“只怕糟蹋了杜姑娘的原韵，别见笑。”

郭玉龙适时说道：“怎么回事，快拿来我瞧瞧。”

他伸手去要，杜心畹默默地把那张素笺递了过去。

郭玉龙接在手里，眼投注，突然一声惊呼抬眼说道：“兄弟，你……你这书是怎么读的？你简直让我五体投地，兄弟，只怕诗一拿出去，当代几位大儒名诗人都要羞煞，愧煞。”

关山月道：“大哥，羞煞，愧煞的是我，只怕会让人家笑煞。”

郭玉龙正色摇头，道：“兄弟，你的武，我亲眼看过，你的文，我也领教过了，兄弟，我不知道这该怎么说才好，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大哥，早知如此，说什么我也不敢……”只听楼梯一阵登登连响，书房里一阵风般卷进了五少燕翔，他进门一一躬身为礼，然后说道：“爹，大娘请您跟娘过去一趟。”

杜兰畹眉梢儿一扬，香唇边泛起笑意。郭玉龙也想笑，可是他却问道：“什么事要我跟……”燕翔道：“听大娘说，好像要商量什么事。”

郭玉龙摆手说道：“好吧，你先走，我跟你娘随后就到。”

燕翔一阵风般又卷走了。

郭玉龙站了起来，望着杜兰畹道：“兰畹，咱俩过去瞧瞧去吧。”

关山月适时说道：“大哥，我也要……”

郭玉龙截口说道：“你也要干什么，你大嫂请的是我跟你二嫂，又没请你，商量家务事，你这外人岂可旁听？”

关山月强笑说道：“不，大哥，我是说我该告辞了。”

郭玉龙道：“告辞？不行，你告辞了，心畹怎么办？她向来胆儿小，这

时候你正该留下来陪陪她。”

杜心畹一直低着头没说话。

关山月还待再说，郭玉龙已然又道：“要走可以，等我跟你二嫂回来后再说，如今别废话，给我乖乖留在这儿陪陪心畹，让心畹一个人留在这儿害怕，你忍心么，好意思么，走，兰畹。”

他没容关山月再说话，偕同杜兰畹出了书房，走得飞一般地快，临走，杜兰畹还回眸一笑：“兄弟，心畹，你俩多聊聊，千万别相对枯坐，那会冷落对方，都不好受，待会儿见。”

她留下一阵香风，也走了。

关山月皱着眉站在那儿，没动，也没说话。

背后，杜心畹也低着头。

听！这书房好静，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很清晰，杜心畹的那颗芳心，尤其跳得厉害。

诚如郭玉龙所说，关山月这么冷落人家，他真有点不忍，他暗一咬牙，转回了身，巧就巧在杜心畹这时候也抬了头，四目交投那一刹那，关山月好生不安。

杜心畹娇靥一红，她想低头，可是她没有，反而含笑抬起了皓腕：“关大哥，你请坐。”

关山月自觉不如人家大方，定了定神，含笑说道：“谢谢，杜姑娘也请坐。”

于是，两个人都坐下了，坐定，关山月没话找话：“杜姑娘的文才可以傲夸……”

杜心畹截了口，道：“那是关大哥笑话，看了关大哥的诗，使我自惭渺小，自觉羞愧，汗颜无地，真的，关大哥的心蕴令我敬服。”

关山月没想到这没话找话的一句话，竟引来杜心畹这么多话，固然，他明白杜心畹不是夸，而是由衷之言，可是他不敢在这上面找话题。

于是，他转了话题，他的目光落在壁上悬挂的那柄长剑上，那是杜兰畹的，这触动了他的机灵，他道：“姑娘可喜欢武技？”

当然，他不好问人家会不会。

杜心畹微一点头，道：“喜欢，也跟着姐姐学过几年，可是当着关大哥这位哭和尚衣钵传人的面，我不敢轻易谈武技。”

关山月道：“姑娘，别听信他二位的……”

杜心畹道：“姐夫跟姐姐不会骗我，也没有这个必要。”

关山月又没话好说了，沉默了一下，他又改了话题：“姑娘的家是在……”

杜心畹道：“杜家原是北六省的人，可是由于当年姐姐嫁了姐夫，所以举家迁往‘南海’这多年来一直没再动过。”

关山月道：“如今大哥住在京里，为什么不一起……”杜心畹道：“这是姐夫的意思，关大哥该知道姐夫的处境，他只打算暂时在这儿待一个时期，他认为他的家还在‘南海’，将来有一天也就会回到‘南海’去的，人又多将来走起来不如人少方便。”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那是，尤其在某种情形下走，人是越少越好……”顿了顿，接问道：“杜姑娘这趟由‘南海’到京里来，是打算长住下去？”

杜心畹娇靥微微一红，垂下了目光，道：“姐夫传了‘玉龙令’，命‘南

海’的旧日部属把我送到京里来玩几天，我当时静极思动，一方面也多年未见姐夫他们了，所以我即刻起程，由他们护送着到了京里，等到了京里之后我才知道……听姐夫跟姐姐的口气，像是要我在这儿久住一时期。”

关山月心中念动，口中说道：“以我看，京里大不如‘南海’。”

杜心畹点了点头，道：“是的，关大哥，我也这么想，本来我只是打算来玩几天的，可是姐姐跟姐夫的意思却要我……”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这么说，杜姑娘自己并不愿在京里长住。”

杜心畹脸上一红，微微摇头，道：“不，关大哥，如今我觉得京里还较我想象的高明，我愿意在这儿长住。”

说完了话，她很快地低下了头。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姑娘，在兄嫂二位是一番好意，可是我以为他二位错了，京里并不适宜姑娘长住。”

杜心畹没抬头，低低说道：“为什么，关大哥？”

关山月道：“姑娘，那是因为京里风云诡谲，瞬间万变，危险很大，姑娘出身富贵，担惊害怕在所难免，万一被牵连……”

杜心畹一抬头，道：“谢谢大哥的好意，只是关大哥错了，我并不是出身富贵，娇生惯养的女儿家，经过不少的大风大浪，要是怕武林生涯，姐姐不会嫁给姐夫，所以我也不怕什么瞬间万变的诡谲风云跟什么危险。”

关山月微微地皱了眉，道：“姑娘素心肝胆，愧煞须眉，令人佩服，只是我以为大嫂该为姑娘着想……”杜心畹道：“我认为姐姐跟姐夫这就是为我着想，他二位还不至于害我误我，一个女儿家怎能待在家里一辈子，是应该出来适应一下各种不同的环境的，关大哥以为对么？”

关山月剑眉皱得更深，道：“姑娘高见，只是有些事耳闻是一回事，一旦眼见却又是一回事，日子久了之后，那恐怕将又是……”

杜心畹道：“关大哥说的是，耳闻不如一见，亲眼所见胜似百遍传说，在我的想象中，这儿充其量比别的地方好一头，他二位说这儿好，那也许是夸大其辞，可是如今见着了，他二位并没有夸大，我反而以为他二位描述的还不够，这儿还较我的想象来得美好。”

关山月谈然强笑道：“也许姑娘观察得还不够。”

杜心畹摇头说道：“关大哥，我不敢自夸慧眼，可是我知道我的眼光并不比任何一人逊色，尤其这是很多人一致的看法。”

关山月一摇头，道：“姑娘……”

杜心畹截口说道：“关大哥，我请问，为什么别人在这儿住得，我就住不得？”

关山月道：“姑娘是指……”

杜心畹道：“关大哥，京城一带居民成千上万。”

他两个话中有话，来往这么多句，至此，关山月沉默了，他沉默了一阵之后，暗暗一叹又开口说道：“有件事不知姑娘是否知道？”

杜心畹道：“什么事，关大哥？”

关山月道：“哥嫂这儿另外还住着一个客人……”

杜心畹点头说道：“我知道，而且也早见过了，刚才我说的别人就是指她。”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原来姑娘……姑娘既然知道那就好。”

杜心畹道：“我可以告诉关大哥，不知道关大哥信不信，绡红姐姐跟我

很谈得来，而且一见如故，进而惺惺相惜，姐夫跟姐姐都说我跟红姐有缘。”

关山月心里又一震，道：“噢，是么？”

杜心畹道：“关大哥假如不信，可以去问问红姐。”

关山月忙道：“不，姑娘，我没说不信。”

杜心畹道：“关大哥相信就好，红姐姐是位奇女子，能认识她，并且跟她相处在一起，是我的福份，我的荣幸。”

关山月道：“姑娘过奖了，只是姑娘长久住在这儿，恐怕不是福……”

杜心畹猛抬螭首，美目凝注缓缓说道：“关大哥真不赞成我在这儿长住？”

关山月暗暗叫苦，想了好一会儿才道：“我只是提醒姑娘，也只是个建议……”

杜心畹道：“关大哥的意思是说，是否在这儿长住下去，那还在我？”

关山月暗一咬牙，点头说道：“是的，姑娘，不过我请姑娘暂缓决定，三思而后行。”

杜心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娇靥上也泛了一丝异样神色，她缓缓说道：“那就好，假如关大哥真不赞成我在这儿长住下去，我会听关大哥的，今夜就回‘南海’去……”

顿了顿，接道：“至于后者，我可以告诉关大哥，事关自己的安危福祸，我已经不止三思了，我做事也由来慎重。”

关山月默然了，如今他有什么好说的，又能说些什么？人家表现得那么坚决，他又何忍再说？

而，像杜心畹这种女儿家，无论什么事都是一言既出，万无更改的，这件事，似乎就照这么几句话定了。静默中，关山月很想再找些别的话谈谈，可是他恨透了自己，他就是找不出一句话来。

偏偏，杜心畹她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蓦地，楼梯一阵响动，关山月心中一松，好像挣脱了柱梁，精神为之一振。

杜心畹抬眼望向了，他摇了摇头。

适时，传进来了一声轻咳，“关叔，是燕翔，我可以进来么？”

杜心畹娇靥一红，关山月眉头一皱，道：“燕翔，别跟关叔客气，我有请。”

一阵风起，书房门口定了五少燕翔，他眨动着大眼睛看看这位，又瞧瞧那位，眼珠子不住的转动。

杜心畹红着娇靥横了他一眼才要说话。

关山月那里已然开了口：“燕翔，什么时候这么懂礼了，进门先问一声？”

燕翔一咧嘴，道：“关叔，燕翔刚挨过骂，焉敢再当耳边风？”

这是个鬼灵精，小促狭。

关山月微一皱眉，道：“什么事又劳动大驾，嗯？”

燕翔轻咳了一声道：“是这样的，娘让我来看看关叔跟姨谈的有结果了没有，假如还没有结果，不妨谈下去，假如有了结果，请姨过去一趟。”

他东一句结果，西一句结果。弄得关山月跟杜心畹好不窘迫，关山月连忙站起，道：“既如此，杜姑娘请过去一趟吧。”

杜心畹微微点头站起。

燕翔却忙道：“关叔，这么说是已经有结果了？”

关山月脸上一热道：“燕翔，你……”

燕翔一声喜呼，一蹦老高，转身一溜烟般不见了。

关山月摇摇头转了回来，可巧他碰上杜心畹那双令人心神震颤的目光，关山月勉强一笑，杜心畹赧然一笑，然后娇羞地低下头行了出去。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一笑，尽在不言之中矣。

关山月跟在杜心畹之后下了楼，夜院中，负手正站着郭玉龙，他那一脸笑容可恶。

杜心畹头垂得更低，关山月脸上也猛然一热。

郭玉龙轻咳一声道：“刚才我听见燕翔叫嚷，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关山月跟杜心畹都没说话。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昨天鹊报喜，今天灯吐花，想必不是什么坏事，心畹，你去你的，你姐姐她们在等你。”

杜心畹应了一声低着头走了。

望望杜心畹不见，关山月脸色一沉，道：“大哥，你不该……”

郭玉龙笑哈哈地摇头说道：“别冲我发威，有胆子找你二嫂去，这完全是她的主意。”

关山月道：“可是你总该……”

郭玉龙道：“我总该什么，噢，你二嫂要帮她妹妹物色一个好夫婿，我做丈夫的能拦着她？有没有这个理？”

关山月哑了口，但旋即他道：“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郭玉龙道：“就因为我知道你，所以我也极力赞成，竭力促成。”

关山月道：“大哥，我是指我的处境……”

郭玉龙道：“是指大还是指小？”

关山月道：“两者都有。”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容我一一答复你，咱们先谈大的，心畹不是世俗女儿家，她绝不会拿儿女私情绊住你，必要的时候她还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有她为伴有什么不好？”

关山月道：“大哥，我活在刀口上……”

郭玉龙道：“我知道，她也明白，可是她愿意我有什么法子？”

关山月默然了。

郭玉龙道：“至于小的方面，兄弟，别人不谈，看看你大哥我，不是照样过了，她姐妹俩亲同手足，我也得助不少……”关山月道：“大哥，你是你，我是我，再说一个绡红我还没娶过来，怎好在……你叫我怎么向绡红开口？”

郭玉龙道：“我什么时候说让你开口了？放心，兄弟，这些事全由你二嫂一手包办了，她那张嘴你是知道的，能说善道……”关山月道：“我知道，可是绡红心里若有一点不愿……”“谁说的，”郭玉龙道：“绡红不是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人，这我还看不出，你还不知道么？兄弟，别瞎操心了。”

关山月还待再说，郭玉龙突一抬手，道：“慢点，兄弟，我问你，刚才在楼上，你跟心畹是怎么说的，你现在先说给我听听。”

关山月脸一红，嗫嚅说道：“我……我……”

“我什么？”

郭玉龙道：“你拿人家杜家的姑娘开玩笑，你当她的面点了头，如今让我去做恶人，这种该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的事我不干，你要知道，心畹是个

凡事认真的姑娘，她绝不同于一般世俗女儿家，你要是这时候来这么一手，那你是逼她自绝，兄弟，你何忍，再说她也配得上你，你又何必，兄弟，别害人，要不然你会忏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还有，兄弟，冲着你二嫂，这种事我敢去替你说么？那你是存心害我，兄弟，定了吧，定了吧。”

关山月默默不语，好半天才道：“大哥，我感激……”郭玉龙伸手拍上了他肩头，道：“兄弟，这才是，但感激两字用的不妥，今后咱们更近了，用不着这一套，只别委屈人家就行了。”

关山月道：“大哥，这你放心，只要我点了头，我就绝对是全心全意的。”

郭玉龙笑道：“这不就结了么，兄弟，咱们就此打住……”关山月抬眼说道：“大哥，绡红呢？”

郭玉龙道：“兄弟，你要干什么？”

关山月道：“我想见见她，你知道我该跟她谈谈。”

郭玉龙一拍他肩头，道：“对，兄弟，这是理，刚回她房里去，你这时候去正好，你去吧，我到那边儿瞧瞧去，不陪你了。”

说完了话，他先走了。

关山月迟疑一下，迈步往柳绡红的居处行去。柳绡红的居处在院西，这儿是郭家景色最美的一角，郭玉龙夫妇的待人，永远令人没话说。

小楼上，还透着灯光，关山月径直上了楼，离她越近，他的心就越不安，上了楼，去了房门前，他抬手轻轻敲了敲门，只听柳绡红在房里问道：“哪一位呀？”

关山月猛然一阵强烈的不安，低低说道：“绡红，是我。”

房里，柳绡红“哦！”

了一声：“怎么是你……”

轻盈步履响动，她走过来开了门，她在梳头，一手握着头发，一手拿着梳子，睁着美目讶然说：“夜这么深了，你还没回去？”

关山月道：“我来看看你，我认为该来看看你。”

柳绡红笑了，笑得很甜，没一点异样，一侧身道：“进来吧。”

关山月进了房，抬眼一看，床上被子已拉开来，他道：“你要睡了？”

柳绡红“嗯”了一声走过去坐在了妆台前，美目在镜子里瞥了他一眼，含笑说道：“你来的不是时候。”

关山月知道这是开玩笑，他也来了这么一句：“要我走么？”

柳绡红道：“你走吧，走了永远别再来。”

关山月笑了，但这并不能减少他的不安，他道：“你怎么没跟两位嫂子……”

柳绡红道：“我刚回楼，原先一直跟大嫂闲聊，那六位也一直缠着我问长问短，后来二嫂跟大哥来了我才知道你来了，我心知你一定会来找我，所以我脱身回来了。”

关山月感动地道：“谢谢你，绡红。”

柳绡红白了他一眼，道：“干什么呀，我不该等你么？”

关山月心里一阵激动，道：“绡红，你让我羞愧，让我不安。”

柳绡红放下梳子回过了身，瞪着美目道：“为什么？”

关山月几乎不敢正视那双目光，道：“绡红，你不知道？”

柳绡红道：“什么事，你没说我怎么知道？”

关山月道：“我以为哥嫂已经告诉你了，并且已征得你的首肯。”

柳绡红诧异地道：“没有呀，什么事要征得我的首肯？”

关山月当了真，双眉一扬，道：“原来他们……”

柳绡红“噗哧”一笑，道：“瞧你，别冤枉人家，人家对咱们还不够好？逗你玩儿，我早知道了，是二嫂告诉了我，是不是关于心畹？”

关山月点了点头。

柳绡红道：“我知道了，怎么样？”

关山月道：“我想先问问你。”

柳绡红道：“干什么问我呀，这是你的事，是你纳二房又不是我，你自己愿意不就行了么？”

关山月道：“绡红，别这样……”

柳绡红道：“我说错了么，你要我怎么说？”

关山月口齿启动了一下，没说话。柳绡红道：“你倒是说话呀？”

关山月道：“绡红，我又怎能不愧，能不安了……”柳绡红展颜一笑道：“用得着么，这年头哪个男人不是一娶三四房呀。”

关山月道：“可是我不同，别拿我跟一般男人比。”

柳绡红道：“怎么，难道你不知道妻妾众多，齐人之乐……”关山月双眉一扬，道：“绡红，我不想，我以为你当初倾心于我，就是我跟一般人不同，对么？”

柳绡红道：“是不错，可是我听说你当着心畹姑娘的面，已经点头答应了，对么？”

关山月猛一点头道：“对，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

柳绡红道：“那干什么还问我呀，现在问我，不嫌迟了些么？”

关山月道：“不，绡红，你要不答应，我可以马上回绝……”柳绡红道：“可别，人家对咱们的很够，再说二嫂对我说过，我也知道，心畹姑娘外柔内刚，万一她要走……”

关山月毅然说道：“我顾不了那么多，我宁愿不要一切，也绝不能让你心里有一点委屈，你要不愿意，我这就回绝她去。”

站起来就往外走。

“站住。”

柳绡红忙轻喝说道：“你要敢去说个不字，连我你也别想要。”

关山月回身道：“绡红，你这是……”

柳绡红道：“我说个不字了么？”

关山月一怔，旋即他激动地道：“绡红，你……我不愿意你有任何勉强。”

柳绡红没答理，抬手拍了拍床沿，道：“来，过来，坐下来听我说。”

关山月闷声不响地走回去坐了下来。

容他坐定后，柳绡红望着他正经地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所以答应这件事，是有三个原因，第一，郭家待咱们如亲人，这份情，咱们只有这么报答……”

关山月道：“我认为这不必考虑。”

柳绡红没理他，接着说道：“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跟心畹姑娘见过了，我很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虽然仅有片刻相聚，我跟她的感情却不只是惺惺相惜，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份。”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她刚才也跟我说起过。”

柳绡红道：“她并没有骗你，这种事对心畹这么一个女儿家，她也不会

那么做，你知道，心畹是大哥的小姨，论身份，论家世，都是这世上之最，人家心甘情愿，非你不嫁，咱们应该是受宠若惊，自感荣幸……”

关山月没有说话。

柳绡红接着说道：“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娶妻无非是希望有个家，能生儿养女，传宗接代，我自己明白，二皮也替我看过相，说我命里没有儿女，我既然不能为你生儿育女……”

关山月脸上有点儿热，忙道：“绡红，现在谈这个……”

柳绡红嗔道：“为什么不能谈，瞧你，一个大男人家脸皮儿嫩得像个姑娘，甚至于连我这个姑娘家都不如，这又不是什么邪事儿，女人家谁不嫁人，谁不生儿养女，这是正经大事，再说在这时候我也应该告诉你，难道不对么？”

关山月囁嚅说道：“我没有说不对，只是……只是……”

柳绡红道：“只是什么？”

关山月眉儿微微一扬，道：“你知道，绡红，此生此身我已献国，也一直有成家的打算，我不敢成家，不敢拖累别人，既如此我还谈什么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柳绡红道：“那是你的想法，有朝一日，我是你的妻子，我有义务替你生儿育女，我不能不为你关家着想……”顿了顿，接道：“再说，你如今已不能不成家了，这种事也就不能不预先有个打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你应该明白。”

关山月没有说话，沉默了半晌始道：“绡红，我感激，由是，我也愧……”

柳绡红道：“你有什么好愧，你又不是把我丢了……”关山月道：“绡红，我这颗心惟天可表，蒙你垂青，那是我的福份。”

柳绡红娇笑说道：“那你更没有什么好愧的了，好了，从今后别提什么福份，我跟你，是谁的福份我自己明白。”

关山月没说话，话锋微顿之后，柳绡红径自接道：“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从今后别让人家受半点委曲，你知道她跟我不同，我自小跟着二叔在外头跑，今东明西，走南闯北，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风险也担过，人家不同，人家是大家闺秀娇贵女儿家，明白么？”

关山月道：“我明白，绡红，谢谢你，只是无论对谁，我只有一颗心，我怎么样对你，也就怎么样对她，要我对谁厚一分，对谁薄一分，我办不到。”

“哎呀。”

柳绡红皱眉叫道：“谁教你分厚薄了呀，我只是说……”

关山月道：“别说了，绡红，我懂。”

柳绡红点了点头，道：“那就好，还有，我刚才听大哥说起胡家的那位飘红姑娘，是怎么回事儿，能说说么？”

关山月一怔摇头，道：“大哥好快的一张嘴，绡红，我有什么事不能对你说的？”

说着，他把那一段说了一遍。

听毕，柳绡红一双柳眉皱得更深，叹道：“这可是一位多情的好姑娘，可惜……唉，看来这种福气全被你一人儿占了，没多久就是两三个对你有情，将来日子一久，还不知道又会怎么样呢？”

关山月摇头说道：“绡红，但有娥皇、女英于愿已足，福气太大了，那会折我的寿，也就是因福得祸了。”

柳绡红摇了摇头，道：“我看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关山月道：“绡红，我承认她是个好姑娘，凭良心说，她也确实惹人怜爱，可是绡红，这件事绝不可能，我只要动胡家一人……”

柳绡红道：“你能担保胡家的人，不会生个回头之心？”

关山月摇头说道：“她自己明白，大哥也说过，恐怕是不可能柳绡红道：“这是人的想法，成事还在天，知道么？”

关山月两眼一睁，道：“绡红，听你的口气好像又……”柳绡红道：“有机会我希望能见见这位好姑娘，你不是刚说过么，她是位好姑娘，也确实惹你怜爱。”

关山月皱眉叫道：“绡红，你……”

柳绡红摇头说道：“别说了，你说没有用，我说也没有用，一切要看天意如何，倘若天厚胡家，那该又当别论，对不？不管怎么说，大哥说的对，但得一步地，何处不留人，对胡家，必要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投以援手。”

关山月没说话。

柳绡红又说了话，她转换了话题：“最近的情形怎么样，可有什么变动么？”

关山月遂把最近的情形概要地对她说了一遍。

听完了关山月这番叙述，柳绡红点头叹道：“毕竟是老江湖了，鱼壳的眼光也的确高人一筹，只是，他虽然不敢再怎么样，还有个白泰官……”关山月摇头说道：“飞弟的一身水性放眼当世仅次于鱼壳，鱼壳既然不敢再插手此事，白泰官他绝奈何不了飞弟。”

柳绡红道：“但愿如此了……刚才你说‘东宫’已经被老大跟老四下了药，病发了，我看事情该差不多了。”

关山月摇头说道：“谈何容易，玄晔的这些儿子没一个个是省油的灯，在他这些兄弟没一个倒下去之前，他别想爬上那个座位。”

柳绡红道：“你是要帮他铲除尽净？”

“不，”关山月摇头说道：“我替他留一两个，留一两个最难斗的，这样才能替他留下心腹大患，以便他们互相倾轧，搞个乌烟瘴气。”

柳绡红道：“那么，你打算替他留哪一两个？”

关山月道：“我如今还在观察，还没有决定留谁。”

柳绡红笑道：“看看哪个有福气被你选上了。”

关山月笑了……

又说了几句，柳绡红“赶”走了关山月，她的理由是夜太深了，他在她楼上待得太久不好，名份虽然定了，到底还没有成亲，多少总该避着点儿。

于是，关山月走了，他没有向郭玉龙告辞，他怎么来，又怎么走了，没惊动郭家的任何一人。

论天下

回到“侍卫营”后，天色已然四更还多，他想睡一会儿，可是没能睡着，脑中柳绡红、胡飘红、杜心畹这三个的影子始终在浮动，躯之不散，他也没有意思去驱散她们。

快五更的时候，他睡着了，终于睡着了。

可是在他的感觉上还没有睡多久，就被人叫醒，醒来光亮满床，叫醒他的是他领班的弟兄燕青。

他刚睁眼，燕青便含笑开了口：“领班，有人找您。”

关山月没听清楚，睁着睡眼问道：“燕青，什么时候了？”

燕青道：“不早了，已经吃过早饭了。”

“侍卫营”吃早饭的时候比“禁卫军”、“步军”以及其他地方都迟些，“侍卫营”都吃过早饭了，想见得时候确实不早了。关山月“噢，”地一声，忙披衣下床，道：“昨儿晚上回来太晚了，又半天没睡着，唉，要命了，统带找过我，没有，有事么？”

燕青道：“统带没找你，倒是有几个江湖人来找您了。”

关山月愕然说道：“江湖人？江湖人怎么进得内城？”

燕青道：“听他们说是由‘雍王府’来的。”

关山月“哦，”地一声释然地道：“那就难怪了，他们人走了么？”

燕青道：“没有，在前院等着您呢，等了老半天了。”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是谁，认识么？”

燕青摇头说道：“不认识，面生得很。”

关山月想了想道：“你去对他们说一声，我就来。”

燕青答应一声走了，关山月匆忙地洗了把脸，穿好了衣裳，也快步跟了出去。到了前院，燕青正陪几个人聊天谈笑，看打扮，确是江湖人，算算十个，最大的卅多岁，最小的却只有十八九模样，这些是谁，是干什么的？

关山月正在纳闷，燕青已看见了他，忙招呼说道：“领班，在这儿呢。”

他这一叫，那十个全向这边望了过来，关山月答应着走了过去，近前，他抬眼刚一打量，那十个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已带领着那九个施下了礼，脸上陪着恭谨的笑：“见过关爷。”

关山月是个大行家，也有着过人的眼力，只一眼他立刻看出这十个个个目闪精光，身手都不俗，唯一令他皱眉的是这十个人人面露狡狴猾诈之色，恐怕不会是什么好来路，他答了一礼，然后问道：“十位是……”

那年纪较大的一名忙欠身答礼：“回关爷的话，我们兄弟十个是由‘雍王府’来的，昨晚上刚进府，是‘集贤馆’莫馆主跟巴副馆主……”

一提莫太平跟巴不韦，关山月心中立即了然，他明白，眼前这十个就是雍郡王找来练“血滴子”的。

他“哦，”地一声忙道：“我知道了，那么十位来找我是……”

那年纪较大的一个忙道：“雍王爷命我十个先来见见关爷。”

昨晚上进府，今天一大早就先来见他，由此可见雍郡王对关山月的倚重，也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四阿哥在做人的方面确实很有一套，换个人能不暗生感激？

关山月忙道：“那真不敢当，真不敢当……”

转望燕青道：“燕青，你忙去吧，我陪这十位聊聊，假如统带有事找我，

你就说我陪雍王爷的十位护卫出去了。”

燕青答应一声，又向那十个打了个招呼，然后走了。燕青一走，这里关山月也带着那十兄弟出了“侍卫营”。不但出了“侍卫营”，而且出了内城。

在外城，找了家酒楼，请那十位吃喝了一顿，弄得那十位受宠若惊，好不感激。

在酒席上，关山月安排文章勉励了他们一番，要他们好好儿干，以后不愁没个飞黄腾达日子。同时，他也晓以利害，那十个在吓得面无人色的情形下，个个指天为誓，矢志不贰。这一席酒直吃到晌午方散，关山月命他们回“雍王府”去了，他好久没到外城来了，预备一个人到处逛逛。他由酒楼出来，望着那十个走了之后，徐步踱向了“天桥”。

刚到“天桥”正面走来了两个人，边走边摇头，一个说：“这家伙真是胆上长了毛，竟敢碰‘摔跤大王’的场子。”

另一个道：“可不是么？外来的还敢那么狠，‘北京城’里卧龙藏虎，‘天桥’一带哪路好汉没有？乐宝林在这儿多少年了，到处是朋友，以我看那家伙非吃亏不可。”

“吃亏？哼，我看他能再活着走路就不错。”

说着，说着，那两个擦身走过去了。

关山月一听有人要砸乐宝林的场子，而且是外来的，他心里就一跳，这两个懂什么，不是猛龙不过江，那人既然敢上“北京城”找上乐宝林的棚子，他就必有所恃，既如此，吃亏的恐怕是乐宝林而不是那人。

他一路思索着，飞步向乐宝林的棚子里赶去。

到了乐宝林的棚子前一看，果然不错，是有人在闹事，而且是像要砸棚子，周围围满了人，可没一个人说话，千百对眼睛都往棚子里瞧。

关山月由人缝里往里看，乐宝林的徒弟们伤了好几个，捂胳膊抱腿的或站或蹲，都在棚子外头。

棚子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乐宝林，一个则是身躯高大魁伟的四十岁壮汉子，他，浓眉大眼赤红脸，目光犀利逼人，看上去很英武，眉宇间洋溢着一种蛮横暴戾之气，板着脸，坐在一条长板凳上。

关山月只一眼就看出此人有一身很好的内功，货真价实上好武学，绝不是单有一身摔跤绝招的乐宝林所能敌。

他面前，是一张放茶壶的木桌，如今那木桌上嵌着两颗拳头般大小铁球，每一颗入木一半，乌黑发亮。

再看乐宝林，他站在木桌的另一边，一张脸煞白，神情很凝重，也带着激动与羞愧。

再看四周，别看乐宝林在“天桥”混了不少年，人头熟，吃得开，这时候就不见有一个拍拍胸脯仗义上前。

看情形，棚子里的乐宝林和那红脸大汉僵持着，可是关山月明白，这情形僵持不了多久，当即，他开了口：“前面的诸位请让让，请让让，让我进去瞧瞧去。”

一听有人要进去那就准有热闹好瞧，围观的人群立即骚动，很快地让开了一条路来。这一来，千百道目光也都望了过来。

关山月像个没事人儿一般，迈步走了进去，乐宝林的徒弟们认识他，一见到他，人人喜悦，个个振奋，抱着胳膊的松了手，蹲在那儿的也站了起来。

可是关山月全当没看见，他一直往棚子里走去。

这时候，乐宝林也被惊动，转眼外顾，一看是他，神情为之一松一喜，迈步便要往外迎。

关山月忙递眼色，乐宝林哪得不懂，他站在那儿没动，同时把目光收了回去，像不认识关山月。

关山月进了棚子，往桌子边上一站，抬眼打量了一下，开口说道：“怎么，摔跤大王今天不练了？”

乐宝林“嗯，”了一声道：“今天不练了，你老弟请往别处去吧。”

关山月讶然说道：“是怎么回事，莫非这位朋友不让练？”

乐宝林道：“是我一点私人恩怨，我有个干妹子，前两天刚走，今天这位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一进棚子里就找我耍人，老弟，你瞧桌上，这两颗铁球是这位朋友嵌进去的，我要是不伤木头分毫地拿得出来，他人不要，转身就走，我要是拿不出来，今天就非得把我那干妹子交给他不可，不然我就得躺在自己的棚子里。”

关山月明白了，眼前这红脸大汉是来耍柳娟红的，有八成是“九门提督”那好儿子找来的。

当即他“哦，”地一声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转望红脸大汉道：“这位贵姓大名，怎么称呼？”

红脸大汉冷冷翻了他一眼，没答理。

关山月轻咳一声又问道：“阁下，我请教……”

红脸大汉突然开口了，话声低沉，字字震人：“你是乐宝林的什么人？”

关山月道：“我？我是乐大王这棚子里的常客，每天从早看他练到晚场，这多年来从没有一天间断过，除非他一天不练……”红脸大汉道：“既然跟他搭不上亲朋好友，我劝你赶快离开这座棚子，少问，也别多事，否则血溅在你身上洗不掉。”

关山月道：“血？有多大仇恨非流血不可，阁下，乐大王凭一技糊口混饭吃，在这年头不容易，我看你阁下也像个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何必为一点小事伤和气闹流血，有道是；‘能放手时便放手，能饶人处且饶人’，我愿意做个和事鲁仲连……”红脸大汉两眼一瞪，精光四射，凶威夺人，道：“怎么，你打算伸手管？”

关山月像没看见，微一点头，道：“请阁下看我薄面……”红脸大汉倏然冷笑，道：“你面子大，行……”冷然抬手一指，道：“你能把那两颗铁球拿出来，今天我冲着你的面子，站起来拍拍屁股走路，要不然你给我站到外边去。”

关山月还待说话，红脸大汉已然沉声又道：“我今天只找乐宝林，不找你的霉气已算天大便宜，朋友，你要知足，别惹我动了肝火，改了主意。”

关山月眉锋一皱，望向两颗铁球，道：“铁球只一半露在外面，既圆又滑，我怎么拿得出来，你阁下这不是存心难为人么？”

红脸大汉抬手往外一指，道：“那么，你给我站到外边去，别等我再说第二句。”

关山月沉吟说道：“我走了，乐大王怎么办……”一摇头，接道：“不，我要试试，阁下，话是你说的，只我能不伤木头的拿出来，你就马上走路不要人了？”

红脸大汉面露鄙夷之色，冷笑说道：“不错，是我说的，你行么？”

关山月道：“我不敢说准行，可是我愿意试试。”

说着，他两眼望向桌面，自言自语地道：“这……不伤木头……这怎么拿法，不是存心难人开玩笑么？铁球是圆的，又滑，也有一半在外面，这……”迟疑着把手伸向了铁球。

乐宝林这时候想笑，但是他没有笑。

棚子外乐宝林的徒弟们，还有围在四周看热闹的，全都屏息聚神地盯着关山月伸出的那双手。

而，手刚伸一半，关山月突然又缩了回来，转望红脸大汉道：“阁下，敲敲它，让它掉到桌子下面去可以么？”

红脸大汉冷然摇头，道：“不行，一定得把它拿出来。”

关山月眉头一皱，道：“你这是存心……哎呀，这就要命了，我刚说过，这东西既圆又滑，只一半露在桌面外，让人从何着力呀。”红脸大汉道：“假如你有很不错的内功那就好办。”

关山月道：“内功，我要是会内功我早就伸手了，还用跟你阁下罗嗦这么多？真是，内功，早知当初我就该练练。”

红脸大汉道：“如今太迟了，我没有太多的耐性，你请外边去吧。”

关山月一摇头，道：“不，我要试试，说什么今天也得试试，话我已经说出了么，这个人我丢不起，定得试它一试。”

说着，他又伸出了手，不，这回是伸出一根指头，食指，像是怕铁球烫手，慢慢地伸了过去。

红脸大汉冷笑道：“朋友，我没有拿火烤过它。”

关山月像没听见，手依然往前伸，终于，他那根食指按在了左边那颗铁球上，然后，他往上提……

棚子外突然响起了惊呼：“快瞧，大伙儿快瞧，起来了，起来了……”

“天，这是什么功夫？”

“哈，原来这位是真人不露相，有两手呢。”

“我说嘛，要不是会两手，有自信，怎么敢进去搅这档子事……”

不错，关山月他是有两手，他那根食指像吸铁石，那颗拳头般大小，既圆又滑，既黑又亮的铁球，就黏在他那根食指上被缓缓地提了起来。

红脸大汉勃然色变，目射惊骇，霍然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关山月把铁球放在一旁，长长地吁了一口大气，摇着头自言自语地道：“不容易，真不容易，到底被我揪了出来，费了我好大的劲儿，瞧，这么大冷天我一身是汗……”红脸大汉突然冷笑说道：“我走眼了，原来朋友是位高人……”关山月像没听见，摇头道：“还有一颗，要命了，又得费一番劲儿，弄一身汗……”

红脸大汉道：“不用了，朋友，我认栽就是，话是我说的，我走。”

他当真是一诺千金，说完了话，转身要走。

“慢走，阁下。”

关山月突然一声轻喝。

红脸大汉猛然回身，瞪着关山月道：“朋友，我招子不亮，没瞧出朋友是位高人，已然认栽了，你朋友还有什么不放的？难道……”

关山月道：“你没瞧见么？还有一颗……”

红脸大汉道：“我说过，那一颗不用再拿了。”

关山月道：“这意思就是说，事完了，你要走了？”

红脸大汉道：“不错，话是我说的，这点信用我还有……”关山月道：

“我知道你一诺千金，很重一个信字，也很让我佩服，只是，阁下，你这样要来便来，要走便走，想闹事就闹事，想了事就了事，有这么容易么？有这么便宜么？今天我要是让你这么一走了之，江湖上会笑这卧龙藏虎的‘北京城’没有人，也从此不会有人再把‘天桥’的朋友放在眼里。”

红脸大汉脸色一变，道：“我明白朋友的意思，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关山月道：“我，我要来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抓起桌上铁球只那么一握，随即摊开手道：“只你能把它揉圆了，不必如原形，我立即拱手送你出‘天桥’，要不然委曲你，向乐大王叩三个头再走。”

场外惊呼迭起，红脸大汉大吃一惊被震住了。

关山月的手里哪是什么既圆又滑的铁球，分明像一块刚被抓过的面，长长的，扁扁的，上面还有五道鲜明的指痕。良久，红脸大汉方始定过神来，关公变成了曹操，白着一张大脸，惊骇欲绝地望着关山月，久久方憋出一句：“朋友你……你贵姓大名，怎么称呼？”

关山月淡淡说道：“我只告诉你一件事，乐大王的一位干妹子在我那儿，如今她是我的人，你阁下如果想要她，尽管找我。”

红脸大汉道：“我说过，人我不要了。”

关山月道：“我听见了，可是我还没看见你叩头。”

红脸大汉道：“朋友，人须让一步，味要减三分。”

关山月道：“你也懂，刚才怎么说，你可曾让一步，减三分？”

红脸大汉浑身一颤，道：“这么说，今天这三个头，我是非叩不可了？”

关山月道：“恐怕是，不然你别想出‘天桥’。”

红脸大汉双目暴睁，猛一挫牙，道：“认栽认到底，好吧，我叩。”

一矮身，他真要跪下去，可是他并没有再往下跪，抡起斗大的拳头，猛力捣向关山月小腹。

关山月陡扬双眉，冷笑说道：“阁下，你是不想要这只手了？”

他刚要闪身扬掌，只听一声朗喝传了过来：“阍奎，大胆，兄弟，手下留情。”

关山月一震没动，红脸大汉机伶一颤，翻身跪倒在地，没敢仰视，便连动也没敢再动一动。

乐宝林讶然向棚外望去，只见一位身材颀长的俊朗中年人由围观人群中走了过来，忙道：“兄弟，这位是……”关山月道：“‘南海’郭玉龙。”

乐宝林惊呼一声连忙迎了出去。

郭玉龙却先他拱起了双手，含笑说道：“老哥哥，前次接红姑娘，我因事没办法亲来拜望……”乐宝林忙道：“郭大侠，您这是折煞乐宝林，早想给您请安去，只是……只是，您知道，乐宝林是个百姓……”

郭玉龙含笑说道：“老哥哥别客气了，彼此不外，容我把眼前事处理一下咱们再详谈，我来迟一步，害得老哥哥受惊受气，要不是兄弟可巧来了‘天桥’，我的罪孽就大了。”

乐宝林道：“莫非这是您的……”

郭玉龙道：“老哥哥，他正是我旧日的部属，刚由‘南海’来，得罪之处还望老哥哥看我薄面……”

乐宝林忙道：“什么话，什么话，郭大侠这是折我，既然是自己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唉，这位也不早说……”郭玉龙转望关山月，道：“兄弟，幸好是你……”

关山月道：“大哥，我赶巧了，我并不知道……”

郭玉龙道：“知道不知道都一样，是他该死。”

随即转望红脸大汉，脸色一沉，道：“阚奎，你可知道你是跟谁动手么？”

红脸大汉颤声道：“爷恕罪，阚奎不知道。”

郭玉龙道：“他就是关山月关爷。”

红脸大汉一听这话差点没吓瘫了，机伶一颤忙道：“爷恕罪！阚奎有眼无珠，不知道是关爷，要不然……”

郭玉龙淡然截口说道：“我再告诉你，你要的人如今在我这儿，而且是关爷的未婚妻，你如果要的话，去砸我的门好了！”

红脸大汉颤声说道：“爷，您开恩！阚奎糊涂，阚奎该死，阚奎知过了！”

郭玉龙道：“你既然知过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刚才我所以拦阻关爷，那是我看在犹在稚龄的秀姑份上，如今我饶了你，也是看在秀姑份上，希望你将来能使她在人前抬得起头，你走吧！江湖任你去，只从此不许提你曾是‘南海’的人！”

红脸大汉猛然抬头，白着脸悲声说道：“爷！阚奎求您……”郭玉龙道：“你知道我的家法与规矩！”

红脸大汉突然扑地放声大哭，其恸，其悲，像个被爹娘赶离家门的不肖子！

关山月看得好生不忍，他有心代为求个情，只是他刚要张口，郭玉龙那里已然淡淡说道：“兄弟！今日事，就是燕翎他们也是一样！”

关山月不便再说，地上红脸大汉却突然仰起了头，涕泪四流，哭得像个泪人儿，他悲声说道：“爷！阚奎从此要不知改过，自己碰死南山，谢谢您多年来的恩典，阚奎辞别了！”

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爬起来飞步而去！

郭玉龙望着那魁伟的背影，神情忽然一黯，叹了口气。关山月道：“大哥！您何忍？”

郭玉龙摇头说道：“不然，兄弟，当日诸葛武侯挥泪斩马谡，他又何忍，不这样我无以对‘南海’千百部属，也没办法管束我的儿子！”

郭玉龙称最当世，人人敬仰，“南海王”威震宇内，宵小胆寒，“南海”的人个个出类拔萃，称健儿，称俊彦，武林中提起莫不双翘拇指，这一切岂是侥幸！

郭玉龙铁面无私，纪律严明，恩威并用，由此可见一斑！乐宝林一旁动容，关山月暗暗敬佩之余，道：“大哥，我看他也是个性情中人，一条有血性没奢遮好汉子，胆识，所学都不差，他是……”

郭玉龙叹道：“兄弟，你没说错，他本是个独行大盗，有一年在‘南海’作案，被我派人缉获，我因为爱他是个汉子，把他留在了‘南海’，多年来经我的调教感化，那凶残暴戾之气也消敛得差不多了，只可惜他性情刚烈容易冲动，做事也向来不先考虑，他今后要是不知悔改，只怕毁了他自己！”

关山月道：“他又怎么跑到这儿来向乐大哥要绀红？”

郭玉龙道：“他是护送心碗到京里来的八个人中的一个，‘九门提督’辖下的‘查缉营’里有他一个朋友，可巧两人碰见了，那个人请他吃喝了一顿煽动了他，他不问青红皂白乘着几分酒意就跑到这儿来了，是他们拦他不住，只好去禀报了我，我一听之后停都没稍停地便亲自赶了来，还好，兄弟，你比我早到了一步，要不然万一乐大哥有点……”

关山月截口说道：“大哥！真要说起来，他也是为朋友，仅能判他个糊涂……”

郭玉龙双眉微扬，道：“他何止糊涂，你说他帮了谁？”

关山月明白了，摇摇头，不再说话！

郭玉龙却又说道：“兄弟！在这儿碰见你更好，省得我再去找你了……”

关山月道：“大哥！有什么事儿么？”

郭玉龙道：“是有点事儿……”

抬眼四下望了望，看热闹的人虽已散去了大半，但仍有不少人留连不去，瞻仰这两位奇人的风采。

他向关山月一递眼色，道：“兄弟，咱们进乐大哥这棚子里坐坐去！”

有了这句话，乐宝林连忙吩咐徒弟们收场、倒茶，他的徒弟着实忙了一阵，等郭玉龙、关山月坐定后，他又支开了他的徒弟们，然后陪着他两位坐在一旁。

等他坐定了，郭玉龙这才说道：“兄弟！江南来人带来了口信儿，你那位金兄弟报平安，我先告诉你一声，免得以后你听了担心！”

关山月忙道：“怎么？他那儿出了事儿？”

郭玉龙道：“你忘了！鱼壳虽然收了手，可是还有个白泰官！”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白泰官怎么样？莫非他找上了……”郭玉龙点了点头，道：“你也许知道白泰官这个人，他出身不正，名利之心又重，再说他又没碰上你，他岂肯放过金飞？”

关山月冷笑说道：“恐怕他未必能讨得好去！”

郭玉龙道：“所以说金飞报来了平安二字。”

关山月道：“大哥，详情如何？”

郭玉龙道：“让我从头说起，你知道张苍水这个人？”

关山月点头说道：“我知道，张大人是先朝遗臣！”

“不错！”

郭玉龙道：“他有个部属官拜把总，姓石，跟你那位飞兄弟交情很好，你那位飞兄弟这次太湖行刺，有一半是受了这位姓石的把总的托付……”

关山月“哦！”

了一声，但没接口！

郭玉龙接着说道：“你那位飞兄弟如今跟海珠格格在‘宜昌’路上的‘独龙岗’上，手下有好几百名健儿，俨然是一寨之主，一山之王，他在太湖行刺未遂之后就回到了‘独龙岗’上，可是没多久就被‘吴县’的一名捕头听到了他的下落……”关山月道：“于是他们就把消息透露给了白泰官？”

郭玉龙道：“不错，兄弟！那名捕头打听到你那位飞兄弟之后，慑于他的威名势力，一直没敢动，可巧这时候白泰官奉旨缉拿刺客，那名捕头就把打听来的告诉白泰官，白泰官逞能，当时就自告奋勇，独自一人找上了‘独龙岗’……”

关山月道：“他还能下得来么？”

郭玉龙道：“你那位飞兄弟好心肠，也显得他心智不凡，在白泰官一进‘独龙岗’下的‘独龙村’时他就知道了，他用上了江湖上惯用的那一套，先派了个高手把白泰官戏弄了一番，挫了他的锐气，然后又派人恭迎他上山，在山上大摆宴席……”关山月笑道：“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恐怕这是鸿门之宴！”

郭玉龙笑道：“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当初刘邦有个大将樊哙保驾，如今白泰官则只是一个人，在酒席上，你那位飞兄弟大大地显露了几手，一直把白泰官弄得心灰意冷之后才又排队恭送他下了‘独龙岗’，我敢说，白泰官绝不敢再有二次踏上‘独龙岗’的勇气了！”

关山月笑了！

乐宝林一拍大腿，道：“痛快，这种人就得整整他！”

郭玉龙笑道：“可不是么，要不然白泰官永远不会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兄弟，这是你那位飞兄弟托人带来的口信儿，向你报平安，我已经告诉绉红了！”

关山月道：“谢谢你，大哥！”

郭玉龙笑了笑，道：“别谢，真要谢的恐怕还在后头！”

关山月微愣说道：“怎么？大哥，还有？”

郭玉龙道：“不错，是还有，不过我要先说明，这是我从侧面听得到的消息，正确不正确目前我还不敢说，你不妨把这个消息透给胤祯，让他去打听，去证实，只要正确，我担保他必会重重赏你一笔！”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有这么大好处？”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不信你且试试看！”

关山月道：“大哥还没告诉我，让我拿什么去试？”

郭玉龙笑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兄弟你沉不住气，好吧，我说，听着，兄弟，‘东宫’害病的消息传到了玄晔耳朵里去了，听说玄晔预备召集几位大臣商议大计……”

关山月道：“商议什么大计？”

郭玉龙笑道：“兄弟，聪明如你者，这还用问么？”

关山月心里一阵猛跳，道：“大哥，玄晔预备召集哪几位大臣？”

郭玉龙摇头说道：“这我就知道了，不过，只要有大学士张英，张廷玉，幸贝勒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跟陈阁老，那就对胤祯大大的有利，兄弟，这话你明白么？”

关山月忙点头说道：“我懂，大哥，这几个全是胤祯的人，尤其隆科多，他是胤祯的六舅，辽左世族，权倾人君，富可敌国，他是倾身拥护胤祯的第一人！”

郭玉龙笑道：“不错，兄弟，那么你该知道何以教胤祯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我知道，大哥！”

郭玉龙笑道：“那么，我不坐了，你也该走了，兵贵神速，快一步制人，慢一步受制于人，兄弟，这种事是慢不得的，别让其他的几位抢了先，赶快立功领赏去吧！”

他站了起来，关山月也笑着站了起来，匆匆向乐宝林打了个招呼之后，他先出了棚子走了。

关山月的脚下何等之快，片刻之后他就到了“雍王府”，直闯雍郡王的机密所在——书房。

好在“雍王府”的人谁都知道他的身份，也没人拦他，可是他闯书房却扑了个空，转出来碰见了高人荣！

高人荣惊喜地向他打了个招呼：“关兄，好久不见了……”关山月忙道：“人荣兄，你我待会儿再谈，王爷呢？”

高人荣道：“进宫去了，怎么，有事儿？”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他怎么偏偏在这时候……人荣兄，我有大事禀报，王爷什么时候进宫？”

高人荣道：“一大早就进宫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怕是宫里有什么事给绊住了，福晋在，禀报福晋行不行？”

关山月摇头强笑，道：“人荣兄，你知道，有些事福晋办不了，也做不了主！”

高人荣点头说道：“也是，我糊涂，那么，关兄看怎么办才好？”

关山月苦笑说道：“那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闯进宫去把王爷拉出来，只好等了，希望别因为他这一趟宫误了他！”

高人荣道：“我看不如请福晋马上进宫一趟，把王爷请回来！”

关山月摇头说道：“恐怕不行，要是宫里真有事，就是福晋去也不能把王爷马上请回来！”

高人荣道：“那怎么办……”

关山月一摇头，道：“苦就苦在又不能写在纸上请福晋送进宫去，不管了！等吧，要是福，怎么样都是福，要不然的话，谁也没办法！”

高人荣没有说话，关山月话锋微顿之后抬眼说道：“人荣兄，这趟辛苦了，我一直在忙，所以一直没机会跟你碰个头叙叙别后聊聊，希望别见怪！”

高人荣道：“关兄这是什么话，还跟我客气？你要这么说就见外了，我知道关兄是个大忙人，连个自己歇息的时间都没有……”

关山月笑道：“我这是穷忙，永远忙不出个名堂来！”

高人荣道：“哪儿的话，谁不知道关兄是王爷的心腹左右手！”

关山月摇头说道：“那是王爷看重，其实只要能进‘雍王府’，谁又不是王爷的心腹左右手？就拿人荣兄你来说，是王爷的贴身……”

高人荣摇头说道：“别提我，比起关兄来，我还差得多，再说……”

勉强地笑了笑，接道：“我在王爷身边也待不多久了！”

关山月一怔，惑然说道：“人荣兄这话……”

高人荣道：“再过一个短时期，我预备向王爷辞职！”

关山月诧异地道：“人荣兄莫非另有什么高就？”

“高就？”

高人荣笑了笑，道：“关兄该知道，论差事，哪还有比在这‘雍王府’当差粮俸更优厚的？这差事是金饭碗，别人求还求不到呢！”

关山月道：“那是为什么？人荣兄不是一直干得挺好么？”

高人荣淡淡一笑道：“也没什么，什么事都一样，干久了总会腻的，这就跟吃惯了大鱼大肉，想换点淡的吃吃的道理一样，尤其我这个人，干什么都没有常性，再说，我能力有限，一直没能给王爷出多大力，闲待着也是闲待着……”

关山月摇摇头，随口说道：“没想到人荣兄一趟远门回来后，有这么大的变化……”

高人荣脸色微微一变，道：“关兄，这跟出远门无关，就是王爷当初没派我出去这一趟，到时候我也会辞职的，这打算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了！”

他脸上的异样变化，全被关山月看在了眼内，关山月心里跳了一跳，略一沉吟之后，他抬眼问道：“那么，人荣兄已有了去处了么？”

高人荣淡然一笑，摇头说道：“还没有，我根本也没打算往哪儿去，关

兄知道，我是个江湖出身，落叶归根，我只有江湖一条路好走！”

关山月眉锋微皱，道：“人荣兄既在‘北京城’这‘雍王府’里待过，一旦再回到江湖去，恐怕不容易待，这道理人荣兄该懂！”

高人荣脸上闪过一丝抽搐，点头说道：“关兄，这道理我懂，就拿这趟出门，一路之上……他忽然改口接道：“总而言之一句话，江湖上的朋友，是永远瞧不起在官府里待过的人，凡在官府里当过差的人，一旦回到江湖上去，他也永远再难抬起头来！”

关山月一见他转话，更肯定毛病是出在他这趟出远门上，他脑中略一思忖，抬目说道：“既然如此，人荣兄何必再回到难待的江湖去，再说人荣兄在王爷这儿干得挺好的，又不是待不住了！”

高人荣道：“我宁愿……唉，没办法，我这个人没有常性！”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人荣兄既然去意这么坚决，我也不便再说什么，我也有同感，像你我这一种人，一旦再到江湖去，是会受尽委曲的，所以有很多人宁愿在江湖下九流混，也不愿到官府来当差，除非偌大一个江湖也没有个容身之地，只有跑到官府来出力卖命，避避风头存个身，混口饭吃！”

高人荣双眉轩动了一下，没说话！

关山月接着也避开正面，绕着圈子问道：“人荣兄这趟是在什么地方采购了大批的虎鲨鱼皮？”

高人荣笑道：“说来也够瞧的，我从‘辽东’到‘广东’，沿海一带几乎跑遍了，最后在‘广东’才好不容易地弄到了几捆。”

关山月道：“为什么一直到‘广东’才……”

高人荣摇头道：“咱们不懂，据当地的渔民说，那是季节的关系，‘辽东’一带这时候正是天寒地冻，鲨鱼怕冷，所以都涌往了‘广东’沿海一带，同时‘广东’沿海一带也是鲨鱼经常聚集的所在。”

关山月点点头道：“原来如此，没想到还有这一说，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出门永远难增见识，人荣兄……”顿了顿接问道：“怎么样，虎鲨挺凶吧？”

“凶？”

高人荣摇头说道：“何止是凶，这东西真是名符其实，称它虎鲨，一点不错，我亲眼瞧见渔民们捕鲨鱼，弄块肉往海里一丢，顷刻间海水翻腾，肉就没了影儿，假如再弄点兽血混在海水里，转眼间就能引来一大群，听渔民说这东西鼻子灵得很，只有一点血腥味儿，它在几里之外也能闻得见……”

关山月道：“乖乖，这要是个人掉进海里去，那还得了？”

高人荣脸色一变，纵笑说道：“可不是么！听他们说当地有那么一帮人，专门跟官府作对，只一逮着官府的人，马上就丢进海里喂虎鲨。”

他这异样表情又被关山月看在了眼里，关山月的心里又跳了一跳，他在揣测这是怎么回事，高人荣那里又说了话：“别看这东西一条没多大，要不是三两个壮汉还真难对付它，我瞧见过，两三个壮汉跟它折腾老半天才能把它拉到船上来，可真不容易。”

关山月开口说道：“渔民们小觑不得，长年生活海上，跟风浪搏斗，跟大鱼折腾的渔民们，怕不人人都有一套。”

高人荣道：“那可真是，他们人人都有好几百斤力气，有一次我跟个渔民比胳膊，你猜怎么样，我的臂膀还不及他手腕粗。”

关山月笑道：“人荣兄夸张了。”

高人荣正经地道：“不，关兄，是真的，事实也没有掺假，你要是不信，什么时候你走趟沿海去瞧瞧去……不，像咱们这种人最好还是别去，‘雍王府’在‘北京城’称是大府邸，谁不敬畏三分，可是在那儿吃不开，他们不但不把你放在眼里，甚至还仇视你，轻鄙你，这滋味不好受，当然，要是关兄去，那该又当别论，他们谁动得了关兄。”

关山月笑道：“人荣兄看得起我，他们却未必，只怕我去了沿海，也是被他们逮着丢进海里喂虎鲨的命。”

高人荣脸色陡然一变，纵笑说道：“关兄会说笑！”

关山月心里当即明白了几分，可是他还不能断定，当然他也不便点破不便明问，他沉吟了一下，道：“这么说，人荣兄好不容易才弄到几捆虎鲨皮，怕也跟他们仇视咱们这种人，轻视咱们这种人有关了！”

高人荣点点头说道：“是的，关兄，一点不错，起初我找上了当地官府，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渔民们说逮不着虎鲨，你能拿他们如何？我看得出，那些小衙门也不敢过份，后来我只有自己进了渔村，总算好，到底出高价买了几捆，竹杠让他们敲到了家！”

关山月摇头道：“好厉害，将来有机会，我非去见识见识不可。”

只听大门外传来了叱喝：“王爷回府。”

由远而近，一声声地传了进来！

关山月精神一震，笑道：“好不容易，总算把他等回来了！”

高人荣迟疑了一下，道：“关兄，我禀报王爷的，跟刚才对你说的有点出入，请别跟王爷提，还有我的主意，暂时……”说还没说完，雍郡王已带着几名亲随行了进来，他满面春风，一脸都是笑意，像是有什么喜事。

关山月刚低低一声：“我明白，人荣兄请放心！”

那里，雍郡王“哟！”

地一声道：“怎么小关也在这儿……”旋即爽朗而高兴地大笑说道：“行，你们去吩咐厨房一声，置酒设宴，今天要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快去！”

一名亲随应声飞步而去，他则大步走了过来！

“王爷！”

高人荣恭谨地施下礼去。

雍郡王抬了抬手，笑着道：“人荣，一天见好几次，别那么多礼，免了，免了！”

随即转望关山月，笑问道：“小关，今儿个什么风呀？”

关山月含笑欠了欠身道：“王爷，我特来给您请安！”

“请安，”雍郡王笑道：“那你不该称我，而该称声奴才或是属下。”

关山月道：“我本打算这么说，可是我明知道这您不爱听。”

雍郡王摆手道：“算了，算了，别惹我生气了，一日不见如三秋，来，咱们到书房坐着聊，人荣，给我沏壶好茶！”

他拉着关山月行进了书房，高人荣在背后答应了一声！书房里坐定，雍郡王脸上笑容不减，望着关山月道：“小关，我明白，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你是来给我请哪门子安的，嗯，记住，实说。”关山月道：“王爷，您的眼光永远犀利而厉害，我是来报喜讯的。”

雍郡王“哦”地一声道：“什么喜讯？喜讯永远是好的，快说，我重重有赏。”

关山月道：“我不求赏，王爷，您平日给予我的已经够多了，只是您令

人等得不耐烦，希望别因为您这趟进宫，误了您的大事。”

雍郡王头一偏，笑道：“是么？恐怕不至于吧。”

关山月一怔，旋即笑道：“看来我是白跑这一趟，瞎操心了。”

雍郡王摇头说道：“不一定，先别下断，你我都说说，看看是不是一回事儿，说不定你来报的是另一件。”

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够贪的，我来报的是有关皇上要召集御前大臣……”

雍郡王“叭！”

地一声拍了大腿，笑道：“我想贪也没办法了，不谋而合，简直跟当年诸葛探周郎一样，两人手心都是个火字……”

关山月道：“王爷，我不敢自比诸葛！”

“那是。”

雍郡王点头笑道：“既生瑜，何生亮，要死的话，你会让我嫉妒死，我想尽办法也要除去你这个比我还强的人，结果我被你三气活活给气死了，不行，不行，这怎么行？”

他哈哈大笑，关山月心里却一跳，心想：巧了，不正是这个情形么？看来当年事要重演于今……

他这里在暗想，雍郡王却道：“小关，不管怎么说，你永远是我的好心腹，我仍然有赏，而且是重赏，说吧，你要什么？”

要什么，要他爱新觉罗王朝，他肯给么，能给么？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王爷，我不要什么，也不敢居功，因为我只是个传话人，要赏您请重赏那真正有功之人！”

雍郡王一怔讶然说道：“怎么，不是你，那么是……”关山月道：“郭玉龙，他告诉我的，要我速报王爷知道！”

雍郡王尖声叫道：“郭玉龙，怎么会是他？他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关山月淡然说道：“王爷您以为他心向谁？”

雍郡王道：“向我？”

关山月道：“王爷，他大可以把这消息透给别家阿哥，或者隐而不说，秘而不宣，您想是也不是？”

“对！”

雍郡王猛一点头，道：“对，有赏，我绝对有赏，而且是两份，不少他的，也绝不能让你白跑白操心……”关山月道：“王爷，我倒不必，只是今后您对人家……”雍郡王忙道：“不会了，不会了，那怎么会，人家这样对我，我怎会再猜疑人家？瞧你这样一说，我还有良心么？……”关山月在心里笑了。

而，雍郡王也突然一笑摇头：“只是，没想到，真没想到，他的消息居然比我还灵通，还好他是心向着我，要是他心向着别个，那还得了……”

关山月心头一震，就在这刹那间，他知道他错了，他弄巧成拙做错了，对一只狼，是永远难换取它的心的！他明白了，可是已经太迟了，他知道再回头解释，就是解释得再巧妙也是多余，也是白费！

是故，他没多说，仅是淡然一笑，道：“只怕不然，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您已经早进了宫了，看来他的消息还是没您灵通！”

雍郡王抬眼深注，道：“小关，想必这几天你跟他走得很近！”

关山月道：“王爷说谁？”

雍郡王道：“谁？你跟我装糊涂！”

关山月道：“王爷，我真不知道，跟您，我不会，更不敢！”

雍郡王倏然一笑道：“就算是吧，郭玉龙！”

关山月道：“王爷，这话怎么说？”

雍郡王道：“要不，你怎么帮他说话？”

关山月道：“王爷，您该明白我说的是实情，再说，那也是您的授意，是为了您，要不我关山月不认得谁是郭玉龙！”

雍郡王笑了，忙道：“瞧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火儿，别火，行不？我说着玩儿的，干什么生这么大气呀，我自己授意你跟他接近，难道我自己说的话全忘了，你一天到晚为我绞脑汁，卖力流汗，难道我是傻子，或者没良心，一点都不知道，不领情，好了，小关，开开玩笑奈何动起了肝火……”

纵英豪

关山月扬眉说道：“王爷，不是我大胆敢当面说您，您以这种态度对人，尤其是对您的亲信、您的心腹、可大大地要不得，假如再这样下去，我担心您会无可用人，谁敢再为您效力卖命，谁又愿意？”

雍郡王皱眉叫道：“要命，要命，早知道会惹来这么大麻烦，说什么我也不敢……真是悔不当初，小关，你饶饶人，留留情，行么？待会儿酒宴上我自罚三杯赔罪，怎么样？”

关山月淡淡说道：“王爷，我可不敢！”

雍郡王道：“得，还没完没了，你不敢，小关，你去打听打听，放眼内城，除了皇上那不算，谁敢这么当面……”

关山月道：“王爷，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当年唐太宗怕的就是杜如晦、房玄龄、魏征这班贤相，因为他们敢言，而且敢直言，您要是气恼不爱听，下次我关山月不说就是！”

雍郡王道：“下次不说就算了，哪有那么便宜？”

关山月道：“那么，王爷，我请罪！”

雍郡王眉宇抬起，道：“好了，好了，我的老天爷，我还敢拿你治罪，治了你，我的皇上还想不想当？小关，我爱听，我敢自比李世民，下次多多益善，你不说，我找你说，行了么？”

关山月还待再说……

雍郡王已然又道：“小关，你是不是来跟我过不去的？再说我一日不见你如隔三秋，见了你马上吩咐置酒设宴，可巧今天又是满怀高兴，一天的喜事，你好意思么？”

关山月深谙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当即倏然一笑，没再说话！适时，高人荣送茶进书房，雍郡王向他摆手说道：“人荣，厨房瞧瞧去，催他们马虎一点儿，我等不及了！”

高人荣答应着往外退，关山月适时笑道：“王爷，干什么这么急，这席酒不至于迟到您被立为太子，搬进‘东宫’才摆上吧！”

高人荣已退出门外，雍郡王看了关山月一眼！

关山月一怔，旋即笑道：“王爷，您大可不必，您身边的人，都是您的心腹。”

雍郡王摇头说道：“我的看法跟你不同，防人之心不可无，便连福晋暂时也不打算让她知道，这种事无论怎么说，少一个总比多一个人知道好！”

这位雍郡王的确……

关山月心往下一沉，笑道：“还好，我刚才没请福晋进宫请您去！”

雍郡王道：“你真要那么做了，谁也不会拿你怎么样……。”

话锋忽地一转，凝目问道：“对了，小关，你刚才跟谁在说话？高人荣？”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您放心，没提到这件事半个字，我跟他谈的是他这趟出远门的经过，王爷，这点警觉我还没有么？”

雍郡王道：“你有，刚才你怎么说的，我看你一眼你还……。”

关山月道：“我总觉得您过于小心！”

雍郡王道：“凡事小心一点总是好的，小关，在别的方面或许你比我强过数倍，可是你看人的眼光却未能比得上我……。”

关山月道：“那是，王爷天生一双龙目！”

雍郡王笑了，他着实地很高兴，这句话正顺耳称心：“别捧我，小关，也别让我把你看成是一个谏臣，对于这府里的任何一人，我比你跟他们相处的久，了解他们也比你多，我要是连这点能耐都没有，我还角逐的什么帝位，高人荣他不知道怎么搞的，这趟出门回来后，变得沉默寡言，像是有什么心事，这并不太明显，可是我直觉地感到他跟以前，没出门以前有点不同了！”

好厉害，委实厉害！

关山月心头震动，表面上却淡然一笑道：“王爷，假如您出趟远门回来，在身心交疲的情形下，只怕您也会这样，而且说不定比他还糟！”

雍郡王摇了摇头，道：“小关，他刚才可曾跟您提过什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没有，王爷，完全是他出远门的经过，我看他津津乐道，意兴飞扬，挺高兴的，刚才您不也看见了么？”

雍郡王沉吟说道：“但愿如此，小关，不提了，谈正经的，事，我知道了，你可有以教我？”

关山月心里想着高人荣，口中却道：“王爷，您该为自己铺条路，架座桥！”

雍郡王道：“小关，此话……”

关山月道：“王爷，才智如您……”

雍郡王道：“我知道你何指，也明白你的意思，只是，该怎么做？”

关山月道：“王爷您可知道皇上预备在什么时候召集御前大臣？”

雍郡王道：“这在皇上没颁旨谕以前谁也不知道，不过以我看绝出不了三天，皇上做事一向如此，一件事，只要有消息一透出，那么这件事的付诸实施，绝过不了三天！”

关山月道：“这恐怕就是别位阿哥不如您之处，王爷，您可知道皇上预备召集哪几位御前大臣咨议这件大事么？”

雍郡王道：“恐怕少不了熟知的这几个，隆科多，张廷玉，年羹尧，陈阁老，索额图，汤斌，徐无梦……”

关山月道：“王爷，您要留心索额图等三人！”

雍郡王道：“为什么，有理由么？小关？”

“索额图是二阿哥的人，汤斌、徐元梦是‘东宫’的师傅，尤其索额图，他更是二阿哥的亲信，多年来皇上一直让他照顾二阿哥起居！”

雍郡王点头说道：“有道理，有道理，他绝不会赞成废老二，他是老二的心腹，一旦老二坐上宝座，他就是大功臣一个，他怎么会赞成废老二，不过还好，皇上对这老家伙平素就没有好感，当初立老二时，他倡议凡太子服御都用黄色，所定一切仪位，几几乎跟皇上差不多，从那时候起，皇上就讨厌他，所以我看皇上并不一定会听他的！”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可是您别忘了，索额图有谋略，也有大功，当初除鳌拜，还有，尼布楚之役，他折冲俎樽间，不激不随，占尽优胜，尤其征三蕃时，他掌军机，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要领，吴三桂就怕他……”

雍郡王笑道：“小关，看来你对军国大事知道的不少！”

关山月笑了笑：“要不然我凭什么辅您？”

雍郡王笑道：“说得是，这样才称得上辅佐之良才，要是来个一问三不知，终日懵懂糊涂的，我可就糟了……”

顿了顿，抬眼接道：“小关，隆科多、年羹尧几个如何？”

关山月笑了笑：“王爷，年大将军跟您私交甚笃，至于贝勒佟爷，谁不知道他是王爷您的舅舅，这两位不帮您帮谁？”

雍郡王笑了，道：“纵论大事，句句中听，小关，还好我没小觑你！”

关山月笑了笑，往自己脸上贴了金，也捧了雍郡王，他道：“王爷是知人善用，这长处，为别位阿哥所难及。”

雍郡王哈哈大笑，道：“好一个知人善用，张廷玉、汤斌、徐元梦等人呢？”

关山月脑中电旋，道：“这几位是‘东宫’师傅之属，恐怕您也得防着点儿！”

雍郡王笑了，笑得得意，道：“小关，这你就知道了，此辈也皆已潜默归心矣！”

关山月故作一怔，旋即座上欠身，道：“那么，我恭喜王爷，贺喜王爷！”

雍郡王一摆手，道：“卿家，我告诉你吧，进宫我确是进宫了，那是因为皇上这两天心情不太好，我专为请安去了，可是从宫里出来之后，我一一去看过了以上的几位，关节已然打通了！”

关山月心头略震，笑道：“兵贵神速，王爷可谓做到了这一点！”

雍郡王道：“我怎么敢不快，快一步制人，慢一步受制于人，所以我只有关马不停蹄，连访好几个府邸了！”

关山月道：“就凭这一点，王爷就可稳操胜券，储君非王爷莫属！”

雍郡王高兴得直笑，他是着实地乐，眼看“东宫”被废已成事实，几个御前大臣又都是他的人，一旦皇上咨询起来，他们能不力称四阿哥？正如关山月所说，他是稳操胜券，储君非他莫属，他焉得不高兴，焉得不乐？

谈笑间，高人荣告进，酒宴业已摆上，恭请入席。

这一席酒宴，雍郡王为主，两位福晋作陪，请的是关山月，还有高人荣，言明是替高人荣接风洗尘，外带酬远行之劳，采购之功，这对高人荣来说，是殊荣。

高人荣有点手足无措，关山月却是心中雪亮！

雍郡王他会拢揽人心，同时怀疑一个人不但丝毫不露痕迹，反而加倍赐宠，这是他的阴狠处，也是他位阿哥难及处！这一席酒宴吃到了日头偏西，席散后，雍郡王立即吩咐备一份重礼，并写了封亲笔函，着关山月送往郭府。他酬谢了郭玉龙，却使关山月根本没机会暗示高人荣，要他随时提高警觉，这不知是有意抑或无意！

关山月带着一份厚礼跟雍郡王的亲笔函件到了郭府！郭府已上了灯，郭玉龙不在书房，在后面陪着两位夫人跟红姑娘绡红，心腕，闲聊谈笑！六位小将围成一圈，一个也不少！郭府无殊关山月自己的家，他自己直闯后院！

郭家几口一见关山月来到，惊客之不速，喜好友之夜来，一起站起含笑相迎，六位小将动作快，早已围上了关山月，就中以六少燕南执礼最恭，只有他明白，眼前关叔是他的授业恩师。绡红姑娘微笑站在一旁，玉手里拉着心腕姑娘的柔荑，心腕姑娘虽是身出名门，但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微红着娇靥，低垂着螭首，那份儿娇态醉人。

关山月进门先递眼色，郭玉龙自然心领神会，没谈了几句他要藉口爷们儿谈爷们儿的，拉着关山月去了书房！

书房里坐定，郭玉龙目光落在了关山月手里的礼盒：“兄弟，这是……。”

关山月把礼盒放在茶几上，递过雍郡王的亲笔函，道：“大哥请自己看！”

郭玉龙没再问，当即拆阅了雍郡王的亲笔函，一看之下，他微皱眉锋抬起了头，道：“兄弟，这件事你做差了！”

关山月歉然一笑，道：“大哥，我明白得稍迟了些！”

郭玉龙叹道：“兄弟，我知道你是好意，只是你该知道胤祯的心性与为人，兄弟，我倒不怕他，只是……只是……。”

摇摇头，接道：“你是在给你自己找麻烦，以后你会感到很扎手，很为难，他要你把郭家除去，看你怎么办！”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哥，这件事在路上我已经想过了，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会把郭家放在最后，到那时候他会向我下手……。”

郭玉龙摇头说道：“不，兄弟，在郭、胡、傅三家未除尽之前，他不会向你下手的，这一点你尽可放心！”

关山月道：“那也没关系，只时机一成熟，我也会来个不告而别，谁爱对付郭家谁对付去，他找不上我了！”

郭玉龙淡然一笑，道：“希望一切都能配合得那么好！”

沉默了一下，关山月抬眼说道：“大哥，此来我另外要向您打听件事……。”

—郭玉龙道：“什么事，兄弟！”

关山月道：“大哥不会不知道，前些日子他派了个贴身护卫到‘广东’去了一趟，采购了一批东西！”

郭玉龙点头说道：“我知道，兄弟，怎么，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关山月道：“我想听听那人在‘广东’采购的情形！”

郭玉龙道：“行，兄弟，对你，我没有可不说，我拿样东西给你自己看，你就明白了！”

转身到了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了一纸信笺，随手递给了关山月！

关山月接过一看，越看眉越皱，看完了信，他抬起了头，望了望郭玉龙，道：“大哥，你在‘南海’的势力我清楚。可是我没想到你的这些部属还这么跟他们作对，这般明目张胆！”

郭玉龙笑了笑，道：“兄弟，你以为我待在这儿不问世事吃闲饭么？”

关山月道：“这是谁制住了高人荣？”

郭玉龙道：“我的贴身护卫之一，他不弱，颇得我真传！”

关山月道：“那难怪高人荣也不是对手了，你的这位护卫可真损，他竟要把人丢进海里喂鲨鱼！”

郭玉龙笑了笑，道：“这是‘南海’对付他们的一贯作风，老规矩了！”

关山月扬了扬手中信笺，道：“这显然是请示函件。”

郭玉龙道：“不错，就因为他是‘雍王府’的，所以他们以急件请示我，要是换个来头小一点的，他们就自行处决了！”

关山月道：“那么，更显然地，你没准，反让他们放了高人荣，而且助他完成使命，这又为什么？”

郭玉龙笑了笑，道：“兄弟，正因为他是‘雍王府’的人，我想起了你，认为他也许跟你不错，更重要的是，我爱才。此人是条汉子，是位英雄豪杰，所以我放了他，使他毫不为难地达成任务！”

关山月道：“大哥，你没错，他跟我私交甚笃，也确是个可结交的人，他的所学，他的心性，很令我欣赏！”

郭玉龙道：“那我也没看错他！”

关山月道：“大哥可知道，他并没有向胤禛提起他在‘南海’受辱事！”

郭玉龙笑道：“兄弟，我的眼力还算不差！”

关山月道：“可是他自回来后一直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像是变了个人，胤禛已对他动了疑！”

郭玉龙眉锋一皱，道：“他怎么也受不得小挫折？”

关山月摇头说道：“以我看恐怕不是为这，而他自觉弃明投暗，所事非人，出门这一趟，他眼见跟身受的让他羞愧！”

郭玉龙“哦！”

地一声道：“兄弟，怎见得？”

关山月道：“他已萌去意，并且私下对我表示过！”

郭玉龙双眉一扬，笑道：“那我还是没看错他！”

关山月道：“大哥该知道，像他，一旦离开这儿再回到江湖去，是很难存身的，江湖容不了他！”

郭玉龙目光一凝，道：“兄弟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我代他向大哥讨个职位，在‘南海’求个安身处！”

郭玉龙笑道：“兄弟的推荐那还有什么话说，我愿意多补一个护卫，只要你不代他感到委屈，我……”

关山月笑道：“那要看对谁，他能当胤禛的护卫，怎么不能当‘南海王’的护卫，我代他感到荣宠，还感激！”

郭玉龙道：“那么，就这么说定了！”

关山月手一伸，道：“我代他向大哥讨样东西！”

郭玉龙微愕说道：“兄弟还要什么？”

关山月道：“大哥的信物，使他一旦离开这儿，能平安而顺利地进入‘南海’！”

郭玉龙道：“我下个令给他们……”

关山月道：“大哥为什么不让人安心？”

郭玉龙笑了，转身在书桌抽屉里拿出一物，那是个项链，链子是钢丝编成的，坠在链子上的，是一个只有小指大半的铜刘。“八宝铜刘”，这是郭玉龙威震宇内的兵刃，也是他的信物！关山月伸手接过便站了起来，道：“大哥，我走了！”

郭玉龙忙站起来说道：“怎么，走？你何忍？家里的每一个都盼着你，尤其是绡红姑娘跟心碗……”

关山月脸一红，道：“大哥还跟我开玩笑！”

郭玉龙道：“是不是实话你自己明白，不信你大可去问问。”

这哪能问，关山月摇头笑道：“不了，大哥，请代我致个意，我在‘侍卫营’吃粮拿俸，整天让拜善瞧不见人影，哪像话，我走了，大哥，改天只有空，我会再来的！”

他是说走就走，生怕郭玉龙揪着他，转身出了书房！郭玉龙没送，站在书房里直笑……

雍郡王没料错——

第二天晚上，皇上召集众大臣咨议大事。

众大臣纷纷奏请废去太子，皇上也明知胤病到这地步，已不能继承他的帝位了，当即忍痛下旨，废太子为庶人，退出“东宫”！

消息传来，喜坏了众阿哥。

尤其是雍郡王，这一晚上他拉着关山月畅谈终宵，连床都没挨！

也难怪，他的头一步计划实现，头一步愿望总算达到了！第三天，消息又传出，皇上一大早上下了圣旨，命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等会同汉满大臣，共议继立太子之事！在一干满汉大臣聚集“正大光明殿”共议继立太子大事的同时，外城的一家酒肆里，也在进行着一件事！

这家酒肆名唤“太白醉”，坐落在一条胡同里，地方既小，光线又暗，该是“北京城”最蹩脚的一家酒肆了！

也就因为这家酒肆的卖座一直很惨，所以一直开着没关门，那是每天几个酒客，所赚尚能度日子糊口！

如今，在这家酒肆最靠里，最黑暗的角落里的一付座头上坐着个人，那是个英武俊朗的中年汉子，他一双眸子炯炯有神，只是略带着焦急地不住问外看！

看他的打扮，衣着，他绝不该到这种蹩脚酒肆来。可是毕竟他如今是坐在这儿，而且那么靠里！

在他旁边，不远处，还有个酒客，瞧打扮，那准是下九流的混混，一个人低着头在喝闷酒！

再看看，付付座头空空，没人了，整个酒肆就这么两个大人，惨兮兮，难怪掌柜的愁眉不展，闷闷不乐！

没一会儿，掌柜的眼睛一亮，门口进来个人。

那是个身材矮胖的中年人，肌肤既白又嫩，还透着红润，像个十八九的大姑娘，更难的是人家都有胡子，他连根胡子碴都没有！掌柜的忙迎了上去，而矮胖中年人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地直奔了里头，里头那付座头上，站起了那英武俊朗的中年汉子。他向掌柜的打了招呼：“掌柜的，添付杯箸，再切点牛肉加壶酒！”

反正总是生意上门，掌柜的赔笑连声答应转向了里间！这里，矮胖中年人开了口，声音是那么低，尖尖的，细细的，母里母气的，活像个娘儿们：“高爷，我来迟了，累您久等！”

英武俊朗中年汉子忙道：“别客气，我也刚到！”

矮胖中年人抬头说道：“您知道，这两天府里忙得很，一天到晚地请这个，送那个，几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

英武俊朗中年汉子笑道：“我明白，这两天每个府里都一样，而我是不得不出来，不得不约你出来碰碰头！”

矮胖中年人道：“我明白，高爷，咱们是熟朋友，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只要我韦凤能做得到的，我包管……”英武俊朗中年汉子道：“这就因为这才我敢约你出来碰头，要是等闲一点的交情，等闲的一点的事，我就不敢找你了！”

矮胖中年人爽快地道：“高爷，您请只管吩咐就是！”

英武俊朗中年人随即压低了话声……

两个人一直在低低的叽咕着，没人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只有在掌柜的送酒菜时间断了一下，别的谈话时间一直没断！没一会儿，谈完了！

矮胖中年人脸色凝重地走了！

临走他还向英武俊朗中年汉子作了个揖，道：“高爷，多谢您的指点！”

其实，叫菜添酒那是多余，两个人根本就没吃没喝！不过，没人在意，

英武俊朗中年汉子像是了了一桩心事，脸上轻松，看上去挺高兴的，他丢下一锭银子走了！没珍惜那桌上的酒菜，也没让找银子！

按说，那下九流的混混该落着了，岂料他也没向那桌上的酒菜看一眼，转眼之后他也走了！

× × × × × ×

这件事结束了，“正大光明殿”的群臣聚议也结束了，大学士马齐，尚书王鸿绪，侍郎揆叙，内大臣阿灵阿，散秩大臣鄂伦岱，还有巴浑岱一班人，上奏章奏保八阿哥胤禩。

皇上看了奏章，不由大怒，当面斥责众大臣说八阿哥小不经事，从前有谋害太子嫌疑，他母亲又出身微贱，怎可立为太子，继承王位，说罢，拂袖而去！

这消息，听得雍郡王一气一喜！

× × × × × ×

第二天，皇上坐朝追问，大学士张玉书便把阿灵阿一班大臣交好八阿哥，私立党派一事一一奏明。

皇上十分震怒，阿灵阿、巴浑岱吓得爬在地上，又把国舅佟国维，大士马齐扯了出来。

这一来，皇上更火儿了，立刻把这班大员革了职，交康亲王审问定罪，把胤禩亲王的爵位也革了，佟国维因为是国舅，被当面训斥了几句，然后驱逐出京，永远不许进宫！

最倒霉是大学士马齐，他被皇上视为离间骨肉，罪情较重，下旨交刑部斩首，后来还是满朝文武代求恩免，皇上这才下旨着革去功名交胤禩严行管束。

消息传来，雍郡王更乐了，八阿哥胤禩的实力雄厚，是他的一大对手，如今不假自己之手便除去了他，阴狠的胤禩焉得不喜，焉得不乐？

喜乐之余，还有件揪心事，那就是到底是谁要搬进“东宫”去住！当夜，三阿哥胤祉带着一名直郡王府内的内侍韦凤进宫密奏皇上，说直郡王胤禩前令蒙古喇嘛巴汉格隆咒诅太子而且用法术使太子发病，更进“阿肌酥丸”使太子发狂！

这韦凤原是东宫的内监，被调在“直郡王”府当差，他知道这件事，还是无意中听直郡王跟索伦王妃欢谈才知道的。于是，他找上了三阿哥胤祉，胤祉就带着他进宫来了个密奏！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皇上大为震怒，当夜打发内大臣带着几名侍卫还有莽贝勒海善，直闯“直郡王”府。

果然在后花园掘出一个草人，草人身上写着太子的名字跟生辰八字，当胸钉着一枚铁钉，上面淋着狗血，另外还有五个纸剪成的鬼怪。

皇上一见气得顿足大骂，吩咐把一千人拿交“宗人府”审问，下旨革去大阿哥的“直郡王”的爵位，合府奴仆都赏给十四阿哥胤显，大喇嘛巴汉格隆被磔。

消息传来，吓坏了雍郡王，也气坏了雍郡王，更让他受不了的是二阿哥胤禩病势去得干干净净，完全康复，一如常人，皇上仍立他为太子，照旧搬回了“东宫”！

这件事，大阿哥“直郡王”胤禩跟他商量过，他怕被牵扯出来，躲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脸上都变了色！

关山月坐在一旁开了口：“王爷，您听我的没错吧，当初我不就跟您说

了么？事让他去做，您来个坐享其成，这样就算将来出了纸漏也扯不到您头上来，如今大阿哥有苦难言，“宗人府”也搜不出什么证据，您又担心什么？”

雍郡王停了步，脸色十分难看地道：“小关，我感激你，你有先见之明，可是你看，这算什么？我的心血白费了，事情竟出了这么大变化……”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胜负乃兵家常事，这次不成还有下次，您何必气恼颓废到这地步？再说，去了大阿哥、八阿哥，对您来说也未尝不是莫大裨益……”

雍郡王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道：“小关，话是不错，可是眼看就要到手的……”

关山月道：“王爷，恕我直说一句，您该知足了，八阿哥如何？大阿哥又如何？只因事机不密，不但没能进‘东宫’反而……”雍郡王脸色刹时又变得十分难看，冷笑说道：“事机不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谁在捣鬼！”

关山月忙道：“王爷，这里头有人……”

雍郡王冷然点头，道：“不错，这里头有人捣鬼！”

关山月道：“您知道是谁？”

雍郡王冷笑说道：“我待他不薄，他竟敢……高人荣这该死的混蛋！”

关山月心头一震，忙道：“你说……高人荣，王爷，不会吧？”

雍郡王道：“不会？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谁告发的？”

关山月道：“‘直郡王府’的内监韦凤啊！”

雍郡王道：“不错！韦凤原是‘东宫’的内监，后来被调到老大那儿当差，告发此事原无可厚非，要怪就怪老大当初不该用他，可是你知道，高人荣昨天跟韦凤在外城一家叫‘太白醉’的酒肆里碰过头，好叽咕了一阵子……”

关山月暗暗大吃一惊，忙道：“有这回事……王爷，您怎么知道的？”

雍郡王冷笑说道：“你以为我是傻子？告诉你，自我发现他不对之后，他出府一步我就暗中派人跟上了他！”

关山月着实又大吃了一惊，而是简直有点不寒而栗，心想他今后更要提高警觉，留神背后了……猛一跺脚，道：“糊涂，糊涂，高人荣他怎么能……”雍郡王冷笑说道：“何止糊涂，我认为他该死！”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王爷，您怎么知道高人荣跟内监韦凤谈的是这件事？”

雍郡王道：“他很少跟韦凤来往，昨天在酒肆里会面低低叽咕，韦凤临走说了一句多谢指点，可巧当夜他就进宫告发了老大，你以为高人荣跟他谈的是什么事？”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王爷，也许高人荣是好意！”

雍郡王一跺脚，怒声说道：“好意？这会叫好意，到了这时候你还帮他说话？”

关山月平静地道：“王爷，我说的是实情，他并没有让韦凤把您也扯进去，他或许想帮您除去个劲敌，而事实上大阿哥的被革，对您并不是没有裨益！”

雍郡王道：“他没有把我扯进去，你以为这是什么，告诉你，那是因为他明知没有证据，不错，老大的被革固然对我多少有点裨益，可是结果如何，我的心血白费了，计划成了泡影，老二他仍是太子，照旧搬进了‘东宫’了！”

关山月道：“那也许是他不了解通盘，没想到这一点！”

雍郡王叫道：“小关，你……你怎么还……”

关山月道：“王爷，我无意帮他说话，替他开脱，而事实上您也有不对……。”

雍郡王道：“我也有不对？我哪儿不对了？”

关山月道：“您既然发现高人荣跟韦凤碰头在先，您为什么不防范于未然，早一点阻止韦凤？反而任他进宫去密奏告发？”

一句话问得雍郡王哑口无言，他呆了一呆之后，冷然摇头：“我不管，我只认为错在高人荣，他坏了我的大事！”

关山月道：“那么，您打算怎么办？”

雍郡王道：“您打算怎么办？问得好，难道你要我重重地赏赐他，记他一个大功？告诉你，我要他的脑袋！”

关山月心知高人荣这回是糟定了，双眉一扬道：“王爷，他人呢？”

雍郡王道：“出去了，还没有回来，我早就吩咐他们埋伏好了，只等他一回来，马上拿来见我，我要问问他哪来这么大胆，是受了谁的指使，然后我再狠揍他一顿，要他的脑袋！”

好狠的心肠！

关山月道：“王爷，他要真是叛了您，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

雍郡王呆了一呆，道：“那么，以你之见？”

关山月道：“不如出去找他去！”

雍郡王摇头说道：“别打好主意，小关，我不会派关公挡曹操的！”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王爷，您这什么话，这又是什么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打算自己去，您在这一点上都信不过我……”雍郡王倏然强笑，道：“小关，别生气，我情绪不好，说话未免没加考虑，因为知道你跟他很谈得来，所以我怕你一时心软不忍……”

关山月道：“王爷，这是什么事谈私交？况且我跟他谈不上什么交情，我看得起他，完全因为他是王爷的贴身护卫，至于心软不忍，王爷，倘若我硬不起心肠，当初这‘北京城’我也就不来了！”

雍郡王道：“小关，算我说错了话了，行么？你去，你去，我派你，行么？”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不，王爷，当初我也没有自己去的打算，我只是建议您该派人到外面去找他去，不应该在府里守株待兔，以我看他要是真叛了您，他绝不会再回来了！”

雍郡王道：“好了，好了，小关，别这样了，你快……”“不，王爷！”

关山月坚决地摇头说道：“您另请高明，不是我敢违抗您的令谕，实在是我跟他交情不恶，到时候心软不忍放了他，没办法回来复命！”

雍郡王皱眉说道：“小关，你这是……”

关山月正色地道：“王爷，走了高人荣，这责任我负不起！”

雍郡王似乎拿关山月没办法，摇头说道：“好，好，好，你不去，你不去，那么你在这儿待着，我另请高明另派人，行了么？”

好擅心计的雍郡王，他根本没意思派关山月去，话说出口后，他也明知道关山月不会再去，所以他乐得就此转了舵！他说完了话，立即转头向外：“来人！”

外面一声答应，一名亲随低着头走了进来！

雍郡王冷然摆手道：“找几个喇嘛，然后把府里的人手都派出去，找高

人荣，我要活的，真要不行就地砍了也行！”

那名亲随应声行了出去！

以高人荣的一身所学，府里这些护卫未必能奈何他，可是一加上密宗高手喇嘛们，那情势就要改观了！

关山月心里暗暗好不着急，可是在表面上，他表现得一付若无其事神态，还带着点不高兴！

雍郡王不愿僵着，他没话找话，没事找事，也有点把眼前事故意岔开的意味，他笑着向关山月道：“来，小关，陪我下盘棋！”

下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心绪是否安定，心绪不宁的人，在表面上虽然很平静，可是在他棋子起落之间，十有八九会把心绪的不宁显露出来，除非他有过人的镇定！

关山月心中了然，了然点了头！

“雍王府”的人是派出去了，在人还没有回报之前，关山月连捷三盘，杀得雍郡王毫无招架之力，且异常的从容，轻松！深夜，派出去的有了回报，搜遍全城，未见高人荣的踪影，想必，他是早已离开了“北京城”！

雍郡王心中悔恨归悔恨，可是他不能不放关山月走，他知道，眼前这位得罪不得，万一他来个拂袖而去，后高人荣一步离开了他，他的损失可就大了！

是故，在护卫回报之后，他马上放关山月走了！

关山月是走了，而且有人眼见他进了“侍卫营”！可是，眼见他进了“侍卫营”的人，却没有看见他由另一个门里出了“侍卫营”，倒不是那人不敢进“侍卫营”，他可以进去，而且丝毫不会遭到阻拦，然而一旦他进了“侍卫营”要想不被关山月发觉，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其实，他是不知道，关山月早就发现了他，要不然关山月不会进一趟“侍卫营”！

关山月出了“侍卫营”后直奔了郭府，他在郭府没待多久，很快地他就出来了，出来后，他直奔了“八大胡同”！“八大胡同”他不算熟，可是他来过几趟，很快地找到了两扇朱红色的窄门之前！

这时候的“八大胡同”车马热闹刚过去，热闹后的猛然一静显得特别静，有的院子前灯熄了，有的院子前灯还在亮着！这两扇朱红的窄门里，就静悄悄地听不到一丝声息！关山月到了两扇窄门前刚一打量，由对面邸檐下一处暗隅里扑出一条人影，那是个卅刚出头的精壮汉子，两眼有神，打扮利落，一看便知不是庸手等闲人。

他深深一打量关山月，低低说道：“朋友是……”关山月道：“我姓关，请看看这个！”

随即他一扬手，手里正握着郭玉龙的信物！

那汉子忙转恭谨躬下身去！“原来您就是关爷，我有眼无珠“好说！”

关山月截了口，抬手往两扇窄门一指，道：“他在里头？”

那汉子点了点头，道：“在，这儿四周都有人，一方面为监视，一方面为……”

关山月道：“我明白，他如今还不是‘南海’的人，可是等他待会儿出来之后就是了，还麻烦各位送他一程！”

那汉子道：“是，关爷，既然蒙爷收用，就是自己弟兄，应该的！”

关山月道：“我先谢谢，里头还有些什么人？”

那汉子道：“除了他那个女人外，就只有他了！”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请退往原处，我敲门去！”

那汉子应声躬身，倒纵隐入对面邸檐下！

关山月转身去举手敲了门！

一阵砰砰响动之后，好半天才听得里头有一个女人话声怯怯地问道：“夜这么深了，谁呀？”

关山月立即应道：“吃公事饭的，开门！”

步履声近了，一阵门栓轻响，门开了，藉着胡同里的灯光看，门里站着个衣衫不整，乌云蓬松的年轻女人！

看上去她有廿多岁，长得挺不错，脂粉不施，举止庄重也很难得，关山月何许人，一眼便看出这女人一脸惊容，而且衣衫是刚解开的，头发也是刚扯散的！

她怯怯地望着关山月道：“这位爷是……”

关山月道：“你这儿留有客人么？”

她摇头说道：“没有，里头就我一个人！”

关山月道：“牢里走脱了人犯，别让他躲在你这儿拖累你吃了官司，你闪开，让我进去各处查查！”

她一惊想说些什么，关山月三不管地脚已经跨进了门槛，闪身闯了进去！

那女人怕了，匆匆地上了门，忙跟在后头说道：“这位爷，我这儿真没有……”

关山月道：“让我查查有什么关系，他要是瞒着你躲在你这儿，你不但要被拖累吃官司，弄不好连命都要赔上呢！”

说话间他已穿过那小天井，直奔那半开着门小堂屋。等那女人跑进堂屋后，关山月道：“把灯点上，你留在屋里，让我到各处看看！”

她留在屋里，他到处去看看，这就稍能安人的心了，那女的忙把油灯点着，往桌上一放，怯怯地道：“爷，您请吧！”

关山月抬眼一打量，只见左右各有一间厢房，左边那间厢房门口垂着布帘，右边那一间没有布帘，也没有门！

关山月明白，左边这间是住人的，右边那间则是放东西用的，他不但没往外走，反而转身坐了下来！

那女的一怔，一声“爷”字还没出口，关山月已然望着她含笑说道：“你这儿真没留客人么？”

那女的忙摇头说道：“没有，没有，真没有，我怎么敢骗您……”

关山月笑了笑，道：“你这儿也没来过人？”

那女的道：“没有，不，有，可是走了，您瞧瞧，夜这么深了……”

关山月道：“是的，夜深了，也该回去了，你是本地人么？”

那女的摇头说道：“不，不是，我是由‘山西’来的，那一年‘山西’遭了旱荒……”

关山月摇头说道：“遭旱荒，没收成，那能饿死人，‘八大胡同’里的这些人，似乎人人都有一段辛酸事……”

那女的低下了头，道：“说得是呀，爷，要不然谁肯……”

关山月看得出，这个出身良家，被逼无奈方沦为烟花的可怜女子，当即他截口说道：“姑娘，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是对的，也很难得，能找个英雄豪杰可靠人，不如早些跟他走了吧！”

那女的是个聪明人，她一惊忙道：“爷，您……您说什么，谁是英雄豪杰可靠人呀！”

关山月抬手指了指垂着帘的那间厢房，含笑说道：“就是房里的那位呀！”

那女的大惊失色，不错，她还能镇定，强笑说道：“爷说笑了，我房里根本没有人，又哪来的英雄豪杰，爷要不信，可以进去看看！”

她话声方落，关山月忽地站了起来，道：“我正有此意！”

那女的镇定不住了，往后一退伸开了手臂，惊慌地道：“这位爷，您行行好，我房里真没有……”

关山月并没有往前走，微微一笑道：“姑娘不必替他瞒了，我不进去，我会请他出来……”

一顿，接道：“人荣兄，让这位担惊害怕，你这七尺昂藏须眉何忍？”

那女的翻身便叫：“人荣，你快走，我拦他，你快……”忽地一声布帘被挑开了，高人荣白着脸，红着眼，大步行了出来，那女的大惊叫道：“人荣，你怎么……”

高人荣抬手一扒，道：“你闪开，躲不掉的就是躲不掉，来的既然是眼前这位，这就是长了翅膀也走不了了……”

目光一凝，望着关山月道：“关兄，高人荣以往敬你是条汉子，至今方知自己是瞎了眼，来的既然是你，我自知走不掉，也自知难敌三招，我跟你走，可是我求你念在往日相处份上，别难为她，她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

那女的突然跪了下来，哭着道：“这位爷，求你行行好，人荣跟我永不忘……”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人荣兄，请你把嫂子扶起来！”

高人荣没说话，伸手把那女的拉了起来，那女的直哭：“我好苦命啊，我好苦的命啊……”

怎不是？家乡遭旱荒，家破人亡，离乡背井，沦落烟花，强颜卖笑已属命苦，好不容易找一个可靠人，却又……。高人荣冷然说道：“别哭，哭没有用，要怪我当初走错一步路，也怪你不该碰上我，如今你就是哭断肝肠也来不及了，从今后别管我的死活，到时，你再找个人……”

“不！”

那女的哭着摇头说道：“到这时候你还说这没良心的话，我不是那种人，我会为你把孩子生下来，把他抚养长大，我是你的人，我为你守一辈子……”

高人荣泪在眼眶里打转，脸上掠过悲凄强笑：“也好，我不勉强你，只记住，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别让他学武，更别让他进官府一步，他要是不听，宁可自己打死他，明白么？”

那女的哭着点头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人荣，你放心……”

关山月好生不忍，他没办法再听下去了，对这种人，他天生是硬不起来的软心肠，当即他淡然说道：“两位说完了么？”

高人荣脸色一变，道：“说完了，有什么好说的，来，请替我铐上！”

话落，两手往前一伸！

这，令得关山月暗挑拇指，他淡然一笑道：“人荣兄，我的意思是，如果二位说完了，那么你二位请坐下，也请赐我个座位！”

高人荣收回了手，诧异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摇头说道：“无他，站着腿酸而已！”

关山月也由来会吊人胃口！

高人荣不解地望了他一眼，抬手说道：“身后有椅子，你请坐！”

关山月笑了笑：“我谢座，二位也请坐！”

他坐了下去，高人荣跟那女的也都诧异地坐了下去！坐定，关山月望着那女的道：“有茶么？请大嫂赏一杯！”

那女的没动，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关山月，脸上遍是泪渍！关山月摇头说道：“人荣兄，这儿可以暂时算你的家，你我往日交情不恶，我这个不算错的朋友夜来拜访？怎好连茶都不给一杯？”

高人荣迟疑了一下，道：“秀芸，去给他倒杯茶去！”

那女的定了定神道：“一天没生火了，哪来的茶？”

关山月道：“对，我怎忘了，在这种情形下，怎会生火，二位恐怕一天没吃饭了，又怎么会有茶，大嫂，那就算了吧！”

高人荣道：“关兄，你本是个爽快人！”

关山月笑道：“人荣兄算是看对了，我正打算爽快地说……”顿了顿，接着道：“人荣兄，你可知道你坏了王爷的大事？”

高人荣一点头道：“事到如今我不愿再瞒，也瞒不了人，我知道，老实说我的本意也就是要坏他的事，既然躲不掉了，我就豁出去了，要刚要砍任他！”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人荣兄，你知道，王爷待你不薄！”

高人荣道：“我自己的身受岂有不知道之理！”

关山月道：“江湖人讲究一个受人点滴，报以涌泉，也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人荣兄你怎好以怨报德，这样对王爷？”

高人荣道：“我承认他对我有恩，待我良厚，可是我早就看穿了他，他这个人阴鸷，险诈，狠毒，我不能把我的一辈子就这么交给他，我早就打算离开他了！”

关山月道：“那原无可厚非，只是你不该在临走之前坏了他的大事，这就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高人荣道：“他对我高人荣个人的恩惠如山似海，但那是私，论公我该坏他的大事，社稷易主，河山变色，我大汉民族已经是抬不起头了，要再让这么一个人做了皇上，只怕……”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人荣兄，你的看法跟一般人一样，可是你跟一般人一样也错了，唯有他这么个人做了皇上，大汉民族才有抬头的希望！”

高人荣一怔，道：“这话，我不懂！”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这道理不是一时能想通的，也不是一般人能领悟的，不过人荣兄你该明白你该懂，可惜你没有去想，所以你做错了事，你不但坏了王爷的大事，而且把我的一半心血付诸东流，坏了我一半大事！”

高人荣讶然说道：“关兄，你这话……”

关山月摇了摇头道：“人荣兄不必多问，我如今也没有那么多工夫跟你解释，将来有一天你总会明白的——”

高人荣道：“我还有将来么？”

关山月道：“人荣兄，那要看你了，一个人有将来，全靠自己！”

高人荣道：“关兄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我要问问人荣兄，你明知雍王不会放过你，为什么你直到我来之前还待在‘北京城’不走？”

高人荣道：“我不瞒关兄，就是她没有身孕，我也不能撇下她一个人走，

何况她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可是我明白，要想在这个时候带着她走，那无异是痴人说梦，所以我想留在这儿避避，等风声松一点之后再走！”

关山月笑道：“我没想到人荣兄已经有了家，更没想到人荣兄已经有了下一代，人荣兄的专情令我敬佩……”

那女的低下了头！

高人荣道：“我跟秀芸认识已经不是一天了，早在关兄没来之前，我就认识了她，她看得起我，我也觉得她跟这儿的别的人不同，所以我就跟她……”

关山月笑了笑道：“有缘千里一线牵，二位爱情之深我也看得出，可是我要问问，人荣兄已经有了家，也有了下一代，对于自己的将来，究竟有什么打算？”

高人荣道：“关兄，我还有将来……”

关山月道：“请人荣兄答我问话！”

高人荣诧异地望了他一眼，道：“记得我前两天对关兄说过，像我这种人很难再回到江湖去，纵然能，如今我已不是以前的我了，我不能不为秀芸跟未出世的孩子着想，让她俩跟着我担惊害怕冒险……”

关山月道：“人荣兄这种想法是对的，而且每一个为人夫，为人父者都应该有这种想法，那么人荣兄究竟打算做什么呢？”

高人荣摇头说道：“我还没决定，也没工夫去想，也许务农种种田，也许经商做点小买卖，也许……总之一句话……”关山月截口说道：“我明白，人荣兄可有去处？”

高人荣摇头说道：“走到哪儿算哪儿，我预备安然渡过这一关，出了‘北京城’之后再谈，要是过不了这一关……”凄然一笑，摇头接道：“那什么都不用提了！”

关山月笑了笑道：“不错，事实如此，过不了这一关，一切都是虚幻，都是泡影，那，人荣兄，我有个去处，不但可以使你的妻儿不担风险，安乐过活，而且还可以使你做点有意义的事，不至于埋没你这人才，辜负你这身所学，同时马上有人护送你二位出城平安上路，你愿不愿意去？”

高人荣猛然一怔，道：“关兄，你可别……”

关山月道：“请答我一句，你愿不愿意？”

高人荣道：“岂有不愿之理，我当然愿意，只是……”关山月手一抬，递过郭玉龙的信物，道：“那么，拿着这位，收拾收拾马上就走！”

高人荣没接，瞪大了眼道：“关兄，这是……”

关山月道：“‘南海王’郭玉龙的信物，他身边缺名护卫，你别嫌委曲！”

高人荣惊呼一声：“关兄你……”

没有回话，只因为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那女的也只流泪说不出话来！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人荣兄，我从郭玉龙那儿打听到你‘南海’行的经过，所以我自作主张，因为你我交情不恶，我也没有看错人！”

高人荣霍地站起，颤声说道：“关兄，高人荣错怪你了……”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事到如今，还提这些干什么，由当初到现在，起先骂我的又何止你人荣兄一人？别的不谈了，只希望人荣兄你别辜负郭玉龙这番厚意……”

高人荣哑声说道：“还有关兄这如山似海的恩情，大义！”

关山月摇头笑道：“人荣兄，略尽心意耳，我这算不了什么……”“么”字犹未出口，高人荣一拉那女的：“秀芸，为你为我为未出世的孩子……”

双双扑地拜了下去！

关山月要拦，但是没来得及，他皱眉说道：“人荣兄，你这是……。”

高人荣扶着那女的站了起来，道：“关兄，我跟秀芸叩这个头，并不是谢恩，那不够，我、秀芸，还有未出世的孩子这三条命，还有我们的将来，全是关兄您赐的，这恩情我们一辈子报答不了，我跟秀芸叩这个头，只能算是拜别！”

关山月道：“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二位是折煞了我，别说了，拿着这个，快去跟大嫂进去收拾收拾吧！”

把郭玉龙的信物又递了过去！

高人荣接过去挂在脖子上，苦涩地笑道：“关兄，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

关山月道：“别的无须带，也带不走，东西带多了反而不方便，可是几件替换衣裳总要带着，路上冷，大嫂也不比咱们，厚衣裳最好多带两件！”

高人荣没再多说，转望那女的道：“秀芸，你进去收拾收拾，我陪关大哥……”

关山月道：“不用陪了，多一个人好办事，最好趁天不亮之前能出城，一出城，往后的路就好走了！”

高人荣不安地勉强笑了笑，说了声：“那么，关大哥请坐坐！”

偕同那女的进了厢房！

望着那掀起又垂下的布帘，想着即将要长途跋涉共患难的这一对，关山月心中不免有些感叹！但再为他俩患难后的幸福远景想想，关山月的唇边又不禁泛起了一丝笑意！

没一会儿，高人荣跟那女的出来了，高人荣仍是那身打扮，那女的头上包了块布，肩上多了袭风氅，风姿绰约，楚楚动人，依偎在高人荣身边像只小鸟！

他两个的确没多带，高人荣跟那女的每人胳膊弯里挽着一个包袱，高人荣拿的那个较为大点！

关山月道：“收拾好了？”

高人荣点了点头，道：“关大哥，这一别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见！”

关山月含笑说道：“将来如果可能，我会去看二位的！”

高人荣道：“关大哥，我不多说了，只请您多保重！”

关山月道：“谢谢二位，二位也请多保重！”

高人荣道：“还有，刚才在收拾东西时，秀芸对我说将来她要生个男的，那就是关大哥的干儿子，生个女的就算是关大哥的干女儿……”

关山月笑道：“太好了，我还希望多有几个！”

高人荣笑了，这是他自关山月来了之后，头一次笑得很高兴，笑得爽朗，她则红云满面低下了头！

关山月道：“人荣，身上有银子么？”

高人荣窘迫地道：“我没有，我的一点积蓄没带在身上，秀芸有一两件手饰，一路上吃用该够了！”

关山月道：“那么带着这个，算我给未出世的干儿子或干女儿的！”

顺手从怀里摸出一包东西塞了过去！

高人荣忙道：“关大哥，你给予我们的已经够多了，我怎好再……”

关山月道：“人荣，别跟我客气，拿着！”

高人荣没再多说，满脸感激地接了过去，他也没打开来看看包里是什么，顺手交给了身旁的秀芸。

女人家究竟比男人家心细，秀芸接过手里便抬眼问道：“关大哥，这……”

关山月道：“几块碎银子，派不上大用场！”

秀芸道：“关大哥，您别瞒，这么多的金叶子……”高人荣“哦！”地一声便要说话。

关山月忙道：“人荣，我拿出手的东西，别让我再拿回来，况且也没有这一说，我不是给你俩的，不许你再多说，快走吧，别让外面的弟兄在大寒夜里……”

高人荣道：“外面的弟兄，谁？”

关山月道：“人家一直跟着你，郭玉龙由来爱护自己的部属，就是你被胤祯的人发现了，郭玉龙也不会让人奈何你的！”

高人荣一阵激动，道：“关大哥，请代我……”

关山月道：“不必，好好利用你这身所学，多替他做点事就行了！”

高人荣道：“关大哥，你放心，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的，走，秀芸，别让人家在外面久等受冻！”

扶着秀芸偕同关山月行了出去！他两个没一个对身后的一切有半点留恋，当然，对他两个任何一个来说，都巴不得早点离开这儿！

到了门外，对面廊檐下那精壮汉子快步迎了过来，近前躬身便是一礼，恭谨地道：“见过高大哥跟高大嫂！”

高人荣没留神会有这下，忙还了一礼，道：“不敢，兄弟，蒙郭爷恩典，我刚进门，以后还望多照顾！”

那精壮汉子谦逊了一句，抬眼望向关山月。“关爷，现在就走？”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如果可能，我希望沿途有人照顾，一路送到‘南海’！”

那精壮汉子道：“关爷的话就是爷的令谕！”

关山月道：“我谢谢，还有，高大嫂不能受惊，也不能受累，我要求四个字，务望平安！”

那精壮汉子道：“关爷，您请放心，倘有差错，您请唯我是问！”

关山月道：“有劳了，出城有问题么？”

那精壮汉子道：“关爷，不瞒您说，这不是头一次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几十两银子就能让守城的步军乖乖开门，已经有兄弟前头走了！”

关山月笑了道：“都让大哥破费了，人荣，你两个跟这位兄弟去吧，记住，一路保重，我希望很快地听到你俩平安抵达‘南海’的消息，还有，我到底是有个干儿子还是干女儿！”

高人荣脸一红，随即神情一黯，道：“那么，关大哥，我跟秀芸走了！”

秀芸毕竟是女人家，头一低，哭着说道：“关大哥，秀芸永远忘不了您……”

关山月也难免有黯然之感，他强笑说道：“人荣，别耽搁了，快走吧，早一步总比晚一步好！”

高人荣点了点头，不舍地望了关山月一眼，扶着秀芸转身过去，那精壮汉子则满脸敬佩地躬下身：“关爷，您请回吧，我也拜别了！”

关山月忙答一礼，道：“有劳了，都请保重，也请代我向其他的弟兄们致意！”

那精壮汉子答应一声，带着高人荣跟秀芸往胡同那头走了，高人荣还好，秀芸是边走边回头！性情中人都碰到了一块儿！也唯有性情中人跟性情中人碰到一块儿。

关山月看在眼里，又不禁一阵感叹！

很快地，夜色吞没了那三个的身形，他们消失在胡同那一头的茫茫夜色里。

关山月也转身走了，也很快地不见了。

施毒计

此后的几天里，大的方面算是平静了，众家阿哥表面上都停止了活动，谁也不敢再胡来！

可是在暗地里，每个人都不肯松懈一步，结交大臣，树立党羽，反而比以前更为激烈，更为加紧！

另外，在小的方面，“雍王府”的人仍不停在城内外各处搜寻高人荣的下落，当然，那是一天松懈一天！

这两天，关山月心情很愉快，也很轻松，结交权贵，那是雍郡王自己的事，他插不上手。

至于训练“血滴子”一事，雍郡王似乎没工夫顾这么多，他绝口不提，关山月也乐得不问。

而，关山月心里明白，雍郡王是另请高明，觅地秘密走了，足见这位阴鸷，奸诈，狠毒的四皇子胤祯，对他关山月是另怀鬼胎，打着别的主意。

关山月不在乎，但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高警觉。

他明白，这倒不是“雍郡王”对他的忠心有了怀疑，而是这位心智深沉的四皇子对人的一贯作风，哪怕是再亲近的人，他也时时对你怀疑，时加提防，小事可以马虎，也乐得显示对你的信任，大事则是能瞒你一分，就瞒你一分。

这，就连他对两个福晋也不例外。

这两天，雍郡王往年羹尧那儿跑得很勤，原因外人不知道，福晋钮钴禄氏心中雪亮，她知道，那是她自己惹出来的。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把年羹尧那位如花似玉的如夫人小萍性情如何和顺，长得如何美貌这件事告诉了雍郡王！于是，雍郡王往年羹尧那儿跑得更勤了。没过两天，雍郡王突然不往年羹尧那儿跑了，原来年羹尧十分慷慨，乐得顺水人情，一辆香车把他的如夫人小萍送进了“雍王府”！

虽然雍郡王不往那儿跑了，可是两个人的交情是如此益见深厚。

雍郡王自从得了这位美人儿之后，真宠得是眼皮上供养，手掌上高拿起来，可巧这时候福晋钮钴禄氏有了身孕，大腹便便正在待产，这位雍郡王就越发有空闲服侍这位新宠了。

可巧这时候他的死党陈阁老的夫人也怀了身孕，更巧的是没隔几天，“雍王府”跟陈阁老府都有了喜事，雍王的福晋生了，陈阁老的夫人也生了。

据说，福晋生的是小王爷，陈夫人生了位千金，但却不知怎地，没过两天福晋派人在陈府送了一份厚礼。

这份厚礼异常之贵重，包括大珍珠十二粒，金刚钻六粒，琥珀猫儿眼，白玉怀招珠钏，宝石环，珠子，翡翠，宝石耳环，全是大内贵重宝物。

而，陈夫人捧着这箱贺礼没笑，却一直哭，再看陈阁老却在旁边不住地慰劝。

这件事别人不懂，也难窥内情，只有雍王的福晋钮钴禄氏跟陈阁老夫妇二人明白。

不过，不管怎么说，“雍王府”宴请来道贺的满朝文武，是着实大大地热闹了一阵子。

当然，关山月也是座上客，他冷眼旁观，心中明白，九分九，陈阁老吃了哑巴亏，好好的一个儿子硬被人换了去，还不敢有丝毫声张。

没多久，陈阁者告老还乡了，雍郡王虽然得了个儿子，却失去了一个亲信，心中好生不乐。当然，关山月也明白这是什么回事。

显然，陈阁老是怕事机败露，拖累了他的全家，因此才一再上书，恳求放归田里的。

又过了几天，雍郡王派人把关山月找进了他书房，见面劈头便问：“小关！这些日子以来，你松闲够了吧！”

关山月道：“天知道，王爷，您哪一天没见我？”

雍郡王笑了，道：“小关，逗着玩的，我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你一直在忙，我本来打算让你真歇息几天的，可是事实上我却反而加重你的任务，给你一件事去做做！”

关山月道：“王爷，什么事？”

雍郡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小关！别说我不知道体恤……”

关山月道：“王爷，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吩咐吧！”

雍郡王笑道：“小关，你可死不得，将来我大封功臣的时候少不了你。”

关山月道：“只怕我福薄。”

雍郡王一摆手道：“小关，说笑归说笑，正经归正经，说正经的，这些日子以来，我跟他们一样，暗地里都在拉拢人，可是他们不知我的成就大，去了一个陈世倌，我另外得了个鄂尔恭，算不得什么损失，而且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现在很听我的话，等于跟我站在了一条线上，可是有几个却仍然跟我作对，甚至于越来越厉害……”

关山月道：“王爷，您是指哪几位？”

雍郡王道：“胤祉，胤祺，胤祐，胤禛，胤禔，胤禔，胤显这七个，他七个一直活动很激烈，一方面又在皇上面前讨好，这次韦凤进宫告发老大，就是跟老三胤祉一起去的，如今他几个神了，胤祉，胤祺是亲王，胤祐，胤禛是郡王，胤禔，胤禔，胤显是贝子，这里面胤禛跟胤禔并不见有什么动静，一天到晚跟几个内监还有些妃嫔们鬼混，不知道他俩在搞些什么……”

关山月道：“王爷的意思是要我去打听这两位……”雍郡王道：“不！这是我的事，我要你去对付一个人。”

关山月道：“谁？”

雍郡王道：“胤禛！”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原来是这位，王爷刚才不是说过这位不见什么动静么？为什么会不对付行动激烈的，反而对付这没什么动静的？”

雍郡王冷笑一声道：“有句俗语你可知道，会逮耗子的猫不叫，真要以我看，我的最大劲敌是胤禛而不是别个！”

关山月讶然说道：“王爷，他有什么可怕的？”

雍郡王道：“你对他了解的不够，也难怪，他平日很少活动，这些兄弟之中没一个把他放在眼内，其实他们是错了，我知道，唯有胤禛实力庞大最厉害！”

关山月道：“有这种事？”

雍郡王道：“你不信是不？我就知道你不信，其实也难怪，这话就是说给谁听只怕谁都不会信，他们不知道我知道，胤禛是‘少林寺’的嫡派弟子，二三十个高手休想近他，以前每次跟他比武，我每次都吃他的亏……”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原来这位是‘少林寺’嫡派弟子，那就难怪了……”

雍郡王道：“你信了是不？别忘了，我也是‘少林寺’的嫡派弟子，论起来教我武艺的那老和尚，是他那位少林和尚师父的师弟，我没学完就受不了苦离开了‘少林寺’，他不同，他能吃苦，他把‘少林寺’武艺全学会了，所以我比不上他！”

关山月道：“王爷，您不该，学武本就不是一件享福的事！”

雍郡王道：“还有，胤禛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近女色……”关山月目光一凝，道：“这也是您不及他……”

雍郡王摆手说道：“好了，别埋怨我了，现在不是埋怨我的时候，再说现在埋怨我也嫌太迟了，说正经的！”

关山月道：“王爷，您要我干些什么？”

雍郡王道：“胤禛在外面有个实力庞大的秘密机关，这机关实力之庞大，就是我们这几个的机关实力加起来，也不及那机关实力的一半，想想看，吓人不？”

关山月道：“真如您所说，那的确是够吓人的，您的意思是要我……”

雍郡王道：“真要如我所说？小关，我还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替他说大话骗你不成，我要你先把这机关挑了！”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王爷，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位如今就在眼前，你为什么不先除去他，然后再……”雍郡王微微一笑，道：“小关，这你就不懂了，好比一只老虎，你要是先不去掉它的爪牙就去动它，它的爪牙不但可以自卫而且可以伤人，假如先去掉他的爪牙那情形就绝然不同了，您想怎么摆布它就可以怎样摆布它，你想想看，哪个办法好？”

关山月心神一震，表面上他淡然一笑道：“王爷心智令人叹服！”

雍郡王微微一笑道：“还有点令人害怕，是不？小关，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没办法，我怕当你对付他的时候他的爪牙会来伤我，所以我只有让你想办法除去他的爪牙！”

关山月道：“这该是王爷第一次亲手……”

“不！”

雍郡王摇头说道：“算不得我亲手，我从不亲手对付他们，别将来让人说我这个皇上杀害自己的亲兄弟，满手都是血腥，你知道，史官们虽不敢记我一笔，可是百姓的话一代代往下传，那比史官的笔还厉害！”

关山月倏然一笑，道：“王爷打的好主意，好算盘，只是恐怕那行不通！”

雍郡王愕然说道：“小关，你说说看，怎么行不通？”

关山月笑了笑，道：“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其实赵盾何曾弑其君？李世民除建成、元吉，李世民又何曾亲手杀建成、元吉？”

雍郡王脸色一变，道：“不错，归根究底，满手血腥的仍是我……”

倏然一笑，摇头接道：“不管了，谁爱怎么说就让他怎么说，又拿他怎么样了？贞观之治，太平盛世，文事成功，国威远扬，还不是照样是个有口皆碑的皇帝？”

关山月笑道：“敢莫爷也打算来个‘贞观之治’？”

雍郡王道：“小关，你小觑我了，我不做便罢，只要我做，就做得像样点，又何止仅像‘贞观之治’？”

关山月笑道：“这建议您千万别不做便罢！”

雍郡王目射阴鸷，微微一笑道：“谁敢把我怎么样？我就是不做便罢，

谁敢揭我的短，泄我的底，说我杀弟？你看看好了，我有这把握，将来只要谁敢背着我诽谤我一句，绝逃不过我的耳目，我要他马上掉脑袋，杀一儆百，在那种人人但求自保的情形下，我要看看，谁长了多少脑袋敢说我！”

关山月听得心神连连撼动，容得雍郡王把话说完，他淡然一笑，刚要说话，雍郡王跟着又是一句：“所以，有一天我打算警告所有的人，别在背后乱捣勾当，尤其别生心叛我，要不然倒下的是他不是我！”

关山月听得心里又一跳，笑道：“王爷，好怕人，我现在就想辞职不干，卷铺盖回到我的江湖去，别到时候……”雍郡王一笑摇头，道：“小关，晚了，迟了，你这只脚已经陷进泥沼里去了！”

这话似真似假，也可真可假，关山月目光一湛，道：“王爷，我记得在我的当初曾经面陈王爷，一旦成功……”雍郡王笑道：“小关，那得等功成呀，现在功既未成，你急什么？”

关山月失笑说道：“王爷，现在我并没有真走，在王爷大功未成之前，哪怕是为山已然九仞，杀了我我也不肯走！”

雍郡王笑道：“这我还信得过，因为你有个心愿，在心愿还没有完成，目的还没有达到前，你怎肯轻易言去？”

关山月心神猛地一震，他几几乎忍不住要跳起来，毕竟他镇定超人，他未动声色地笑问道：“王爷，我有什么心愿，有什么目的？”

雍郡王看了他一眼，笑道：“用你的功搭成一座高台，把你的那位拜把兄巴不韦送上去呀，到时候好让我封他一封，怎么，我说的不对么？”

关山月心中微松，倏然笑道：“王爷永远是那么厉害，总算还好，王爷没忘记我那位拜兄，我先谢谢王爷，您的恩我感同身受！”

雍郡王一摆手，笑道：“小关，对你的事，我会特别放在心上的，行了，别扯了，简直越扯越远，跟我谈谈眼前的事吧！”

关山月道：“王爷，您只告诉我那秘密机关在何处……”雍郡王道：“小关，我要知道胤祺的秘密机关在何处，你就不会费那么大的事了！”

关山月呆了一呆，道：“怎么？这么说您不知道他那秘密机关在何处？”

雍郡王点头说道：“我不知道胤祺这实力吓人的秘密机关会在何处，不过我知道他这处秘密机关绝不会在‘北京城’里，甚至于出了京畿一带，离这儿还不太近！”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您既然不知道他这秘密机关在何处，怎么知道……”

雍郡王道：“因为胤祺最近时常出京，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你想，假如他这秘密机关在‘北京城’内，他干什么老往外跑，假如他这秘密机关就在附近，也用不着一去就一两个月呀！”

关山月点头说道：“王爷分析得有道理，有道理……”

雍郡王道：“有道理就行，你快去给我查出来它在哪里，叫什么名堂，里面都有些什么人，然后一下子把它毁了，要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一个也不许漏网，回过头来咱就立刻下手胤祺！”

好狠的心肠，好毒的手法！

关山月道：“我遵命，王爷，什么时候开始？”

雍郡王道：“急虽急，但并非急在这一刻，我给你点工夫料理私事……”

关山月道：“王爷，我没有什么私事好料理的！”

雍郡王微微一笑道：“是么？那要问你自己！”

关山月心里一跳，为之微微一惊，道：“王爷，您何指？”

雍郡王道：“还跟我装糊涂，你的她真走了么？”

关山月微然一笑道：“看来我连私事也瞒不过王爷这双锐利的眼……”

雍郡王道：“你明白就好，所以你凡事都得提高警觉多留神！”

关山月很不安，他有意地转了话锋，道：“王爷，这倒没什么，只是我是‘侍卫营’的人，统带那儿……”

雍郡王道：“自有我去给你请假，其实，那并不必要，可是在礼貌上该跟他打个招呼是对的……”

转身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包袱，往茶几上一放，格然有声，看样子很重也很硬，他道：“你这次是秘密行动，为免泄露你是‘雍王府’的人，官家的银票不能用，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别的，绝对够你几个用的了！”

关山月道：“王爷，我几个？”

雍郡王道：“是啊，难道你不打算带几个人，独自一人儿去……”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侍卫营’的，就连您这府里的都算上，我能带谁？”

雍郡王道：“谁让你带他们了，‘侍卫营’的不能随便往外带，也挑不出几个能干这件事的好手，至于我这府里的，都是些个酒囊饭桶，除了一个高人荣……”

一顿，摇头接道：“不提他了，我只当没他这个人，我的意思是叫你到郭玉龙那儿去找几个能办这件事的人……”

关山月一怔说道：“王爷，到郭玉龙那儿去找……”

雍郡王道：“是啊，要不上他哪儿找，你上哪儿去找去？难不成你想上胡家去调兵借将？”

关山月笑道：“那何异与虎谋皮？也等于敲着锣去对付那一位！”

雍郡王道：“所以我让你去找郭玉龙……”

关山月道：“王爷，您知道，整个郭家，除郭玉龙之外，不是女流就是半大孩子……”

雍郡王道：“兵在精而不在多，谁要找郭家的女流跟半大孩子了，固然，郭家的女流不让须眉，半大孩子也个个一流身手，可是我怎好意思找他们披挂上阵为我厮杀去？你找郭玉龙一个就够了，他那柄‘八宝铜刘’能横扫千军，有一个你，再加上一个他，胤禩那秘密机关何愁不灭？也该是举手投足间，易如反掌吹灰，探囊取物！”

关山月眉锋微皱，道：“王爷，话是不错，能邀得一个郭玉龙，足抵千百高手，只是，怕只怕他不会答应，您知道他如今的身份，他是完全中立，不问世事，谁都不……”

雍郡王道：“小关，你不是说他心向着我么？”

关山月道：“是不错，王爷，也有事实证明，可是他只能在暗地里秘密行动，却不能明白地心向着你……”

雍郡王道：“那没关系，他不必怕得罪谁，大势已定，只除去一个胤禩，我就稳可登上帝位了，到那时候我把‘南海’正式地划给他，他可以逍遥自在做他的‘南海王’去！”

关山月道：“王爷，大势已定……”

雍郡王摆手说道：“你别多问，只替我邀郭玉龙去！”

关山月留了意，可是他没再问，迟疑了一下，道：“王爷，我遵命，可是我只能说勉力以赴，却没有绝对的把握……”

“怎么？”

雍郡王不高兴地扬了眉，道：“我这个未来的皇上调个人都调不动，小关，你告诉他一声，去不去随他，我绝不勉强！”

关山月双眉也一扬，但旋即他点头说道：“好吧，王爷，我尽力邀他就是……”

雍郡王刹时间又换了一付脸色，苦着脸说：“小关，有道是：‘养兵千日，用于一时’，我虽然谈不上养他郭家，可是现在我亲口许诺，将来我会还他好处，只请他帮我这一次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难道就这个面子他都不给，小关，无论如何你要帮我这个大忙，只要能邀得他鼎力之助除去我这最大劲敌，你跟他要什么我都给什么……”

关山月不敢再多说，他明白雍郡王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怕真惹翻了这位老四，给郭家惹大麻烦，他当即说道：“王爷，这件事交给我就是！”

雍郡王吁了一口气，道：“小关，我知道这件事的轻重！”

雍郡王像是卸了重负，也像在这刹那间完成了一件最大的心愿，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又道：“那行了，小关，祝你马到成功……”

关山月道：“我知道，王爷，这件事只许成不许败！”

雍郡王道：“小关，真要败了，那也是没办法，是天意……”关山月双眉一扬道：“王爷，可要我立下军令状？”

雍郡王摇头说道：“那倒不必，小关，我也不能让你这么做，只要你尽心尽力就行了！”

关山月道：“王爷，您放心，不成功我提头来见……”霍地站了起来，道：“王爷，我走了！”

雍郡王没挽留，道：“好吧，小关，走之前不必再来见我了，只记住，我还要你，能成最好，不成我要你好好地给我回来！”

关山月道：“王爷，我会有以覆命的！”

一欠身，提着小包袱大步行了出去！

雍郡王站在那儿没动，但他那阴鸷的双眼之中，闪起了异采，那异采，望之怕人……”

关山月离开了“雍王府”后，他没往别处走，提着雍王给他的那小包袱就直奔郭家。

他到郭家，在书房门口见着了郭玉龙，郭玉龙是听说他来了，出来迎接的，两人没说一句话就进了书房。进了书房，关山月把那包袱往桌上一放，然后坐了下去，郭玉龙望了望桌上的小包袱，把目光移注关山月脸上，含笑说道：“兄弟，干什么啊，还给我来上这么一份重礼。”

关山月勉强笑了笑，道：“大哥，那是我的。”

郭玉龙试了试小包袱，讶然说道：“足够吃喝半辈子的，哪儿来的？”

关山月道：“你想还有谁出手这么阔绰！”

郭玉龙道：“老四？”

关山月点了点头！

郭玉龙道：“什么意思，他辞退了您，还是您不干了？”

关山月道：“正好相反，他要我去给他办件大事，这是一路上的吃用盘缠！”

郭玉龙轻“哦！”

了一声道：“有这回事，想必不是一两天！”

关山月道：“自然不是，一两天哪用得了这许多！”

郭玉龙道：“恐怕路也不近！”

关山月道：“那就难说了，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

郭玉龙呆了一呆，道：“兄弟，这话怎么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关山月勉强一笑，遂把雍郡王交待他的说了一遍！

听毕，郭玉龙皱着眉坐了下去，沉吟说道：“兄弟，你没听错么？他是说胤祺。”

关山月道：“绝错不了，大哥！”

郭玉龙摇头说道：“这件事耐人玩味！”

关山月道：“怎么，有什么不对么？”

郭玉龙道：“不是你听错了，就是我消息不够灵通，据我所知，胤祺一向独来独往，手下没有死士，更没有设置什么机关！”

关山月道：“大哥，机关既称秘密……”

郭玉龙平伸手掌，用另一手指了指掌心，道：“兄弟，不瞒你说，他们之中虽有秘密机关，甚至于有哪些党羽，哪些人，尽在你大哥指掌之间！”

关山月眉锋微皱，诧声说道：“那他怎么要我……”双眉一展，抬眼接道：“大哥，你看胤祺这秘密机关会不会是刚设置的？”

郭玉龙一点头，道：“也许，这倒有可能，你用不着愁，这件事我替你去办，你在家住，正好趁这机会跟绡红、心晚两个聚聚，要不你整天在外面跑，忙这忙那，不来就是不来，来了也坐不了一会儿，有时候甚至不跟她俩见面，她俩是你的人了，这哪像话……”

关山月赧然笑道：“大哥，你知道我，有时候我也想常来，来了也想多留一会儿，可是没办法，我不能老……”

“老什么？”

郭玉龙道：“老住在这儿，长困于儿女柔情？兄弟，固然，你双肩担着艰巨的任务，大丈夫也不能老困于儿女柔情之中，可是你要知道，小聚慰芳心，温存抚孤寂，有时候是必要的，隔那么一段日子，就要来上那么一回，你不是个庸俗的人，难道连这都不懂？”

关山月红脸窘笑说道：“大哥，就因为我不是个庸俗的人，所以我不愿意做出庸俗的事让人讨厌，惹人笑话。”

郭玉龙呆了一呆，摇头笑笑，道：“好话，好说辞，谁讨厌你，谁又会笑话你，天大的笑话，兄弟醒醒吧，别老在梦中说话了，我不以为你不知道，你已明白，她俩巴不得你时刻不离地伴在身边，陪她们谈谈，笑笑，喝喝酒，下下棋，甚至于吟诗对对、琴、棋、书、画，这岂不是既风雅又甜美，一举两得么？就拿我来说吧，我忙得很，可是我总得千方百计找点空闲去陪你大嫂、二嫂，你大嫂还好，你二嫂要是三天见不着我，她会拍桌子，摔东西……”关山月失笑说道：“大哥，我明白，你是个难得的多情种子好丈夫，情场上的能手，只是你这些话我该跟二嫂提一提去！”

郭玉龙笑道：“好，兄弟，你竟然打起我的趣来了，你去提吧，别以为我季常之癖惧内，那是笑话，男子汉，大丈夫，我会怕老婆，想当年纵横南海，称王称霸……”

关山月笑道：“却是二嫂裙下不贰之臣！”

郭玉龙道：“我这叫忍让，兄弟，俗话说得好，好男不跟女斗，你笑我是不是，过两年等你成了亲，你就会领略到那滋味了，阖令重于军令，杀头好过，不让进房苦煞人，你等着吧，这叫作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关山月抚掌叫道：“大哥，绝妙好辞，好譬喻！”

郭玉龙摇头一笑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许你永远尝不到那种泼辣刁蛮滋味，绛红，我看得出，极温顺，固然，她内刚，那是对事不是对人，更不是对你，至于心腕，她跟你二嫂是亲姐妹，可是性情却有天地之别，她柔婉出了名，可是，兄弟……”微微一笑，接道：“有时候看看娇妻泼辣，那该是一种享受！”

关山月哈哈大笑，一连叫妙！

郭玉龙那里一摇头，道：“够了，兄弟，咱们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我家里有得是拿人钱替人做事的密探，要是风声走漏，被他们听去了，在你二嫂面前打个小报告，那我就吃不完兜着走，至少半个月惨兮兮的……”

关山月又笑了！

郭玉龙一摆手，道：“谈正经的，至于这件事，我派人去查，过不了三天准有回报，胤祇有没有新设置的秘密机关，叫什么名堂，在什么地方，一切就可知晓。”

关山月道：“有你这么一位大哥，看来我可以在家里蒙头睡大觉！”

郭玉龙笑了！

关山月猛然脸一红，道：“阁下最好别会错人心意，往歪处想！”

郭玉龙眨了眨眼道：“我说了什么？”

关山月摇头赧笑，没说话。

“兄弟！”

郭玉龙眉锋忽地一皱，道：“别又离了谱儿，还有一件耐人玩味的事……”关山月凝目说道：“大哥，什么事？”

郭玉龙道：“为什么要你来找我！”

关山月道：“这似乎没什么耐人玩味的，他怕凭我一人之力不足以办这件事，可是‘侍卫营’，他‘雍王府’没有我可带之人，于是很快地就想到了你……”

郭玉龙道：“似乎顺理成章！”

关山月道：“怎么不？郭、胡、傅三家，只有你这位‘南海王’郭玉龙心向着他，他当然要我来求助于你了！”

郭玉龙道：“天知道，兄弟，别人或许不知道我，可是你不该不知道我，我所以由‘南海’搬到这儿来住，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过问这些事……”

关山月道：“我知道，他更知道！”

郭玉龙道：“那他为什么还……”

关山月道：“事实上我一人之力不够，他又没有别处好求助，你不是心向着他么，他自然找你！”

郭玉龙道：“那是他的想法，可是你该为我推……”关山月道：“大哥，他已经有点不高兴了，我能一再推拒为你惹麻烦，让他动疑？他说得好，这是第一次用你，也是最后一次！”

郭玉龙目光一凝，道：“最后一次？他想干什么？用过这一次后就永远不再用我了，这表示什么，要杀我？”

关山月道：“不会吧，大哥，他该除的是胡、傅两家而不是你这郭家，

再说，目下正值用人之期，他不是个糊涂人，怎会做这种糊涂事？”

郭玉龙摇了摇头，道：“但愿我是多疑，不过他像只狼，还是防着点好……”

忽地站了起来，道：“兄弟，你坐着，我这就颁下‘玉龙令’，着他们火速将这件事回报，别让人家整了咱们，咱们还蒙在鼓里，死得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然后我让你见见两个人……”关山月入耳最后一句，刚要问，郭玉龙已然喝道：“来人！”

只听一声答应，一名家人快步走进，近前哈下腰去：“爷，您吩咐！”

郭玉龙道：“找燕翎来一趟，就说我有紧要大事！”

那家人应声而去，有顷，大少燕翎在书房外告进。

郭玉龙轻喝一声：“进来！”

大少燕翎走了进来，一眼瞥见关山月在座，一怔忙见了个礼，请了个安：“关叔，您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

关山月道：“来了一会儿了，近来好么？”

燕翎脸上堆着笑，恭谨地道：“谢谢您！托您的福！”

然后他转望乃父，道：“爹，您找我？”

郭玉龙点了点头。

燕翎紧跟着问了一句：“有事么？”

郭玉龙道：“正是有急要大事要你去跑一趟……”

伸手拉开抽屉，取出一枚“玉龙令”递了过去，道：“传我‘玉龙令’，限期三天查明他们谁新设置了什么秘密机关，在什么地方，由谁主持，火速回报！”

燕翎一脸肃穆地双手接过“玉龙令”！

“还有！”

郭玉龙道：“先到后面坐一下，请两位客人到书房来坐坐，告诉你二娘，就说关叔来了，有急要大事相商！”

燕翎答应一声，向关山月欠身一礼：“关叔，您坐着！”

转身出门而去！

关山月笑道：“敢情拿我做了挡箭牌！”

郭玉龙笑道：“我的面子没有你大，我怕你二嫂不放客人，到那时候再说你来了，岂不是多费一番事么？”

关山月笑了，笑了笑之后，他问道：“大哥，是谁？”

郭玉龙道：“你是问两位客人？”

关山月点了点头。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别急，也别问，等待会儿见了面你就会知道了，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这两位是一对才成亲没多久的夫妇！”

关山月听了这句话心里一跳，忙道：“大哥！是不是飞兄弟跟海珠……”

“不，差不远了！”

郭玉龙摇头笑道：“你一心就惦念着飞兄弟，他跟海珠怎么能算成亲不久？再说这时候他夫妇能到京里来么？”

关山月道：“那……难道是人荣跟……”

郭玉龙又摇摇头，道：“不，这一对固然可以算刚成亲不久，可是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俩不往‘南海’去，半途又回来了！”

关山月道：“那……那会是谁呢？”

郭玉龙笑了笑：“这么说吧，这一对你听说过，甚至于对他们也很熟，可是却一直没跟他见过……”

关山月呆了一呆，失笑说道：“那我怎猜得出，大哥，够了，别故作神秘卖关子了……”

通廊上传来了一阵轻促的步履声。

郭玉龙笑着站了起来，道：“来了，你自己瞧吧！”

关山月也忙站了起来。

他刚站起，轻捷的步履声到了书房门口，郭玉龙当即带笑说道：“贤伉俪请进！”

“晚辈夫妻不敢当！”

是一个清朗话声，书房门被推开了，书房里并肩走进一男一女，男的是位廿多岁的年轻人，剑眉，星目，极其英武俊朗，穿一袭长袍，袖口微卷着，益显气宇轩昂，还带着几分飘逸洒脱。女的比较年轻些，但也已廿出了头，长得很清秀，眉宇间有一股逼人的英气，身着劲装，外罩风氅，脚登鹿皮蛮靴，一条大辫子拖在腰后，娇躯婀娜刚健，流露着一种少妇特有的成熟美！他二人一进书房，双双向郭玉龙见了一礼，叫了声：“前辈！”

然后把目光转向了关山月！

郭玉龙在一旁笑道：“对这位，谅必不需我介绍了吧！”

那英俊年轻人含笑说道：“这位想必就是当世唯一能使前辈敬服的关……”

关山月含笑抱拳，道：“正是关山月，恕我眼拙……”郭玉龙道：“兄弟，跟你说话的姓桂，单名一个武字！”

关山月“哦！”

地一声，动容说道：“原来是纵横川陕的‘峨眉’高弟桂少侠，关山月失敬……”

桂武深深施了一礼，诚恳地道：“关前辈，以前，晚辈只知道袁大将军麾下有位关将军，如今，桂武多知道了京师‘侍卫营’有位关领班，胤祯倚为左右有位关护卫，晚辈心仪仰慕之至，晚辈夫妇到郭前辈这儿来有半日工夫了，这半日工夫中极想能拜识关前辈，一听郭前辈说您很忙，不一定什么时候有空，心中正感难过，不想……这是晚辈夫妇俩的福，造化，更是无上的荣宠，足慰平生了！”

关山月道：“桂少侠，郭大哥这张快嘴使我很尴尬，你这番话也颇令我汗颜……”

郭玉龙一旁笑道：“兄弟，可别怪我，人家在路上碰见了甘凤池，甘凤池把你和盘托给他俩了！”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贤伉俪跟甘凤池……”

郭玉龙含笑指着那位少妇道：“这位是西南甘家的人，甘瘤子的掌珠甘联珠甘姑娘！”

关山月“哦！”

地一声，再度动容，道：“姑娘原来是……”甘联珠盈盈施下礼去：“晚辈甘联珠见过关前辈！”

关山月忙答一礼，道：“彼此年纪差不多，关山月不敢当二位这声……”

郭玉龙笑道：“躲不了的，真要论起来，他夫妇该叫你一声姑丈哪！”

关山月一怔说道：“大哥，这话……”

郭玉龙道：“待会儿又怪我快嘴，让桂武说吧！”

桂武含笑说道：“前辈，柳爷爷跟家祖有八拜之交……”关山月愕然说道：“柳爷爷……”

郭玉龙道：“我忍不住了，兄弟奈何如此糊涂，就是绀红的爹呀！”

关山月明白了，“哦！”

地一声红了脸，道：“原来……咳，咳，原来……”

郭玉龙一旁解了围，道：“别原来来了，大伙儿坐吧，待会儿又说我没慢客人了！”

于是，四个人含笑落了座！

坐定，桂武向着郭玉龙微一欠身，道：“前辈召唤晚辈夫妻……郭玉龙一指关山月，道：“一则为贤伉俪见见我这位令我引为毕生做事的兄弟，二则我希望二位把来意告诉他，让他做个主……”

关山月忙道：“大哥，什么事让我做主？”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放心，兄弟，不会让你吃亏的！”

关山月道：“我倒不是怕吃亏，而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郭玉龙一抬手，道：“这件事只有你才配做主，连我这‘南海王’都不够资格！”

关山月凝目要问，郭玉龙紧接着又是一句：“我问你，兄弟，当日你逼走甘凤池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什么话？”

关山月道：“当时我说的话不少……”

郭玉龙道：“我提醒你一句，甘凤池跟西南甘家有渊源！”

关山月想起来了，“哦！”

地一声道：“大哥原来是指……我曾要甘凤池忠告西南甘家，别为满虜所用，更不能为胤祯效力……”

郭玉龙道：“那就不错了，这件事正该做主，再说，你是袁大将军麾下的一员上将，袁大将军又是先朝重臣虎将，他能代表先朝，你也能代表先朝……”

关山月讶然说道：“大哥，究竟是怎么回事？”

郭玉龙淡然一笑道：“剩下的该由他夫妇说了！”

桂武转望爱妻，道：“联珠，还是由你先报告关前辈吧！”

甘联珠微颌螭首，望关山月道：“前辈，这件事该由晚辈当初招亲时说起……”

关山月道：“姑娘请慢慢的说！”

甘联珠道：“晚辈遵命，当初家父所以招桂武为婿，一非看重他的家声，二非爱他的人品，他的侠义作为，而是看重了他的一身所学，晚辈不敢否认事实，甘家是一个强梁世家，到了家父这一辈，作为更是变本加厉，家父所以看重桂武的一身所学，乃是想利用他这身所学为甘家多加一分实力……”

顿了一顿，然后接着说道：“晚辈明白家父的心意，一方面不满家父这种做法，另一方面也极力反对，奈何桂武并不知道甘家的真相，他答应，晚辈逼于父命，也爱桂武的人品、所学，更佩服他年少英雄，侠义作为，后来也答应了……”

关山月道：“我以为二位是联珠璧合……”

“多谢前辈！”

甘联珠道：“成亲之后未三日，家父命晚辈说动桂武，参与甘家的为非作歹，但晚辈不愿这么做，家父催逼越紧，晚辈也就越发痛苦，最后被桂武看出来，他几经追问，晚辈只有尽吐实情，桂武当时很气愤，但碍于晚辈却不便发作，也顾念夫妻之情不忍愤而他去……”

关山月道：“桂少侠令人敬佩！”

桂武欠身说道：“前辈夸奖！”

甘联珠接着说道：“所以，桂武也一直强自隐忍，每当甘家作案，他总是找个藉口推拒，有时甚至不惜割伤自己的右手，而这一次，晚辈跟桂武实在无法忍耐了，只有甘冒不孝之名离家出走，到京里来拜见郭前辈求赐对策……”

关山月道：“姑娘，这一关山月双眉一扬，道：“姑娘，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甘联珠道：“就是半个月前，晚辈跟桂武辈愤之下，毅然双双脱离甘家，在路上曾遇见凤池叔，凤池叔就把遇见关前辈的事告诉了晚辈夫妇，并要往甘家去忠告家父，经晚辈告知凤池叔家父已投入胤禛门中时，凤池叔认为迟了一步，遂也未再往甘家去……”

关山月沉默着没有说话，但是他的一双眉梢扬得很高！

只听甘联珠道：“晚辈说完了！”

郭玉龙道：“兄弟，你看……”

关山月抬眼望向甘联珠，道：“姑娘，令尊如今可在甘家？”

甘联珠摇头说道：“可能不在了，晚辈跟桂武在路上听说他带着几个甘家高手离开了家，但并不知道他往哪儿去了！”

关山月道：“甘家远在西南，令尊之所以投入胤禛门中，必是有人前往西南跟令尊接过头，说动了令尊！”

甘联珠“哦！”

地道：“是的，前辈，那一天是有人到甘家来，晚辈起先只知道那人是从京里来的！可是并不知道他是胤禛的手下，是奉胤禛所差，等到那人跟家父半天密谈离去之后，家父把晚辈唤进密室，告诉晚辈已投入胤禛门中，从此可以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并说不日要举家前往某地，晚辈听了之后，悲怒异常，当即苦劝哀求，谁知家父不但不听，反而把晚辈骂了一顿，逐出密室……”她眼圈儿一红，没有再说下去。

关山月道：“于是姑娘便跟桂少侠离家出走了？”

甘联珠点了点头，悲凄地道：“晚辈跟桂武是经过几番拼斗，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家父也曾派人追杀晚辈跟桂武，都让桂武力敌挡了回去，晚辈恐怕几位叔叔亲自追赶，故一路上未敢稍留，并改名换姓，乔妆易容才逃了出来，平安抵达京畿！”

关山月道：“看来令尊连自己的亲生女儿及女婿也不要了！”

甘联珠道：“这是甘家的家法，只要有人叛离，便格杀无论，不管是谁，家父也是这种脾气，从不许有人反抗他！”

关山月道：“二位触犯了甘家的家法，他却昧于民族大义，叛了先朝，触犯了我炎黄世胄，汉家的家法。”

甘联珠脸色一变，道：“前辈意思是……”

关山月道：“姑娘千里迢迢，尝尽风霜苦，一路躲躲藏藏，冒杀身之险偕夫婿前来京畿投奔郭玉龙，目的何在？”

甘联珠道：“晚辈想请郭前辈以领袖武林，称尊‘南海’的威名阻拦家父！”

关山月道：“姑娘只想阻拦令尊么？”

甘联珠黯然说道：“晚辈不是不明大义的女儿家，要不然晚辈不会偕夫婿离家出走，一路吃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找上京畿，然而血浓于水，他总是晚辈的生身之父，有廿年养育之恩……”关山月微微点头说道：“姑娘的意思我明白，无如令尊的脾气姑娘深知，以姑娘看，令尊既决定了一件事，是可以阻拦的么？”

甘联珠道：“别的我不能阻拦，可是郭前辈领袖武林，称尊‘南海’……”

“不错！姑娘！”

关山月道：“郭玉龙固然称王‘南海’，武林人人尊仰，可是令尊纵横西南，也俨然一方霸主，只怕他……”甘联珠道：“前辈有所不知，家父生平怕的就是郭前辈那尊‘八宝铜刘’跟威震武林，所向臣服的‘玉龙令’！”

关山月道：“真要这样，郭玉龙是可以阻拦令尊，然而，姑娘，也许你已经知道了，郭玉龙以及他任何一位‘南海’部属，都有理由不能出面阻拦令尊！”

甘联珠诧异地道：“前辈是指……”

关山月道：“令尊假如听了，那还好，以我看令尊在这个时候惑于荣华富贵，飞黄腾达，他不会听信任何人的，或许，表面上他不敢不唯唯，那么他阴奉阳违，或许根本不听郭玉龙的，把郭玉龙曾经出面阻拦他的事密报胤祯，其后果，是任何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甘联珠呆了一呆，道：“晚辈现在明白了……”把目光转向了郭玉龙！

郭玉龙淡然一笑道：“姑娘，我这位兄弟的所说所做，都能代表我。”

甘联珠神情一黯，忧虑地道：“那么我跟桂武这一趟……这如何是好……”

关山月道：“姑娘，很简单，不必阻拦令尊！”

甘联珠讶然说道：“前辈怎么说，不必阻拦他？”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是的，姑娘，最大的一个理由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甘联珠道：“前辈，怎么来不及了？”

关山月道：“甘家远在西南，派人前往阻拦也要多日工夫，何况令尊已经带着甘家高手离开了甘家！”

甘联珠呆了一呆，默然未语！

桂武突然说道：“前辈，家岳既然投奔胤祯，他该是要往京里来！”

关山月道：“桂少侠有什么高见？”

桂武道：“假如在他进城之前挡他回去，是否……”郭玉龙道：“这倒不失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关山月道：“问题只是在谁去挡他！”

郭玉龙道：“恐怕只有兄弟你了！”

关山月沉默了半晌才一点头道：“好吧，到时候由我化装挡他就是，只是……”抬眼凝注甘联珠，道：“姑娘，令尊倘有醒悟之心，我可以让他回头，万一他不听忠言，不受阻拦，姑娘以为我该怎么办？”

甘联珠花容变色，犹豫良久，始毅然说道：“前辈受袁大将军遗命，代表着先朝，全凭前辈做主了！”

桂武惊声说道：“联珠，你……”

甘联珠道：“我别无选择！”

一颗乌云螭首倏然垂下！桂武色变，默然不语！

郭玉龙动容说道：“姑娘大义，令人敬佩！”

甘联珠低头悲笑说道：“前辈夸奖，晚辈愧不敢当，仅仅是不敢因私情而昧于民族大义而已！”

郭玉龙连连点头，没再说话！

关山月却道：“大哥，请再颁一枚‘玉龙令’！”

郭玉龙道：“怎么，兄弟？”

关山月道：“着他们严密监视四城，一有甘家人踪迹立即回报，我要在他未进入内城之前拦住他，挡他回去！”

郭玉龙微一点头道：“好吧！”

从抽屉里取出一枚“玉龙令”，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出去了，屋里这三位都没有说话，桂武跟甘联珠小夫妻俩的心情是够沉重的！

未几，郭玉龙转了回来，道：“我已经派人把‘玉龙令’传了下去，咱们都耐心地等他们回报吧，兄弟，你到后面去见见你大嫂、二嫂吧，别让她们久盼，要不然她们又会怪我‘霸占’了你！”

关山月倏然一笑，站起来向桂武、甘联珠夫妇俩打了个招呼，转身出门而去……

遣奇兵

成双成对嫌日短，寂寞孤衾恨夜长，两天很容易地过去了，在这两天里，关山月整天陪伴着二位未婚妻绀红跟心畹，下棋，喝酒，品茶，或诗或画，白日小楼欢聚，夜晚花前月下，或者剪烛西窗，把盏共话夜语，此情此景，委实是令人能忘却一切，只恨日夜苦短！

第三天夜里，关山月跟郭玉龙书房对坐，摆上了一盘棋，只听落子有声，或灯花倏然轻爆，别的再也难听到一丝声息！何故关山月舍得离开两位红粉伴侣？

皆因如今是限期三天的最后一刻，他两个坐守在书房里，耐心静待“玉龙令”的回转！

快到三更的时候，已经下了十局棋，十局棋秋色平分，胜负各半，当然，那是关山月有心“放水”！

如今桌上棋盘上摆着一局残棋，看情势，是和了，关山月安详而泰然，郭玉龙却微显焦躁不安！他一推棋盘开口说道：“兄弟，这门功夫我不如你！”

关山月笑指棋盘，道：“胜负各五，最后一局是和棋，怎说……”

郭玉龙道：“你别装糊涂，胜负各五一局和，我是承蒙你高抬贵手，否则充其量我只能胜个一两局，我指的是镇定！”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哥，急并不能把他们急来，弈棋一如统兵作战，岂可焦躁不安，分心他鹜，你输得冤枉！”

郭玉龙道：“兄弟，三更了！”

关山月道：“以我看，不会超过子时，必有回报！”

郭玉龙道：“何以见得？”

关山月道：“‘玉龙令’下，哪个敢轻忽怠慢，有所贻误？”

郭玉龙笑了，但随即他敛去笑容皱了眉：“往日我心如止水，泰山崩于前而能颜色不变，不知怎地，今夜我却焦躁不安，无法镇定……”

关山月笑道：“大哥，胤祚有无秘密机关，跟你没关系！”

郭玉龙道：“我不知道，但……”

蓦地，书房后面那套间里，传出一声异响，那异响铮然，一如龙吟！

关山月一怔欲起，郭玉龙抬手拦住了他悚然说道：“兄弟，别动，那是我的‘八宝铜刘’……”

关山月一震，道：“大哥，‘八主铜刘’……”

郭玉龙神情凝重地道：“是的，兄弟，你可知神兵利器能示警之说？”

关山月瞿然点头道：“知道，也确有过，昔日袁大将军归天之当日，我那柄‘巨阙’便曾无故铮然一声出鞘尺余！”

郭玉龙道：“兄弟，神兵利器日久通灵，都会示警的，当日我由‘南海’举家迁来京里的那一夜，我这‘八宝铜刘’就曾一连响了三次，第二天玄晔派来的京中大员到了‘南海’……当夜示警，第二天一早便有了变故，今夜‘八宝铜刘’又示警，只不知又要发生什么变故了……”

突然，套间里又是“铮！”

地一声。郭玉龙眉锋一皱，道：“兄弟，这是第二声了……”

画廊上，传来了一阵轻捷步履声！

郭玉龙双眉一扬，目射奇光，道：“莫非已有……”步履声及书房门外而止，只听燕翎在外恭声说道：“爹，‘玉龙令’回，来人求见！”

郭玉龙双眉一落，道：“唤他进来！”

燕翎应了一声，推开了门，一名英武中年黑衣汉子快步走进书房，近前施下礼去，恭谨说道：“见过爷！”

郭玉龙一摆手，道：“见过二爷！”

英武黑衣汉子抬了抬头，一见是关山月，当即施下礼去：“见过二爷！”

“不敢，阁下辛苦了！”

关山月欠身答了一礼！

那英武汉子说了句：“谢谢二爷！”

立即转向郭玉龙道：“禀爷，属下特来缴令回报！”

双后呈上了“玉龙令”！

郭玉龙伸手接过“玉龙令”，道：“你说！”

英武黑衣汉子恭谨应了一声道：“属下等接令后，立即散往各处明查暗访，到刚才为止，证实胤祇并没有设置什么秘密机关！”

郭玉龙脸上浮现微笑，转望关山月道：“兄弟，如何？”

关山月皱了皱眉，没说话！

郭玉龙转望英武黑衣汉子道：“没有错么？”

“回爷！”

英武黑衣汉子道：“倘有错误，您请唯属下等是问！”

郭玉龙一摆手，道：“好，大家辛苦了，回去后向上面领银百两，找个地方吃喝一顿去，只记住万事小心！”

英武黑衣汉子一躬身，道：“谢爷赏赐，属下还有下情禀报！”

郭玉龙道：“还有什么事？说吧！”

英武黑衣汉子道：“属下等这三天来虽然证实胤祇没有设置什么秘密机关，但却无意中发现一处可疑的地方……”郭玉龙“哦！”

地一声道：“那是什么？”

英武黑衣汉子道：“那是一座规模很大，占地颇广的寺院，听说鸠工兴建，连夜赶造，费时三个月刚落成！”

郭玉龙道：“那是座什么寺院？”

英武黑衣汉子道：“回爷，叫‘红莲寺’！”

郭玉龙道：“你觉得它什么地方可疑？”

英武黑衣汉子道：“属下在‘玉田’，‘唐山’一带，见着很多民妇向衙门递状子，属下一打听之下，才知道那一带近百家的男人都是木匠、泥水匠，在六个月前全部被人雇往某处盖房子去了，结果却一去半年没见一个回转，便连一点消息也没有，所以这近百家的女人都向衙门递了状子，请求官家调查这件事，可是听说难得很……”

郭玉龙道：“怎么？”

英武黑衣汉子道：“那些女人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的男人被雇往哪儿去了，只知道半年前到那一带去招募工人的，是个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带着京里口音的大汉，也知道他家的男人跟着那大汉往北去了，别的一无所知！”

郭玉龙点了点头，道：“说下去！”

英武黑衣汉子应了一声，道：“属下听说这件事后，心里虽然很觉奇怪，但正事在身，没工夫过问，可巧没多久属下就折向了北，等到了‘大北口’外的‘五龙山’上，属下在那儿发现了一座刚盖好的大寺院，而且看见有人

在寺院后面的山上埋死人，看样子被埋的都是百姓，人数总有好几百个……”

郭玉龙双眉一扬，道：“可是那些木匠、泥水匠？”

英武黑衣汉子道：“当初属下也怀疑这跟‘玉田’，‘唐山’一带的事有关，几经细看之后，属下又发现他们除了埋人之外，同时也把成堆的刨、锯、泥刀一类的东西埋了下去，属下才知道他们埋的是木匠、泥水匠，属下更发现那指挥埋人的一人，身躯高大，浓眉大眼……”

郭玉龙目光暴射奇光，道：“够了，可看清楚那埋人的都是些什么人么？”

英武黑衣汉子道：“回爷，那些埋人的，有的是喇嘛，有的是中原武林人……”关山月目中寒芒一闪，道：“这恐怕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个设置的秘密机关！”

“关爷！”

英武黑衣汉子道：“我也这么想，可是那绝不会是胤禩的！”

郭玉龙道：“怎见得绝不会是胤禩的？”

英武黑衣汉子道：“属下看见其中有个武林人颇为面熟，在回来路上几经思索，才想起属下以前在京里见过这个人，这个人有一次在京里谋刺胤禩没能得手，假如他是胤禩的人怎会行刺胤禩？他既然不是胤禩的人，那么这座‘红莲寺’自然不会是他胤禩盖的，胤禩他也没那么多银子，他贪好酒色，有银子全花在酒色上了！”

郭玉龙点头说道：“不错，你很有见地，分析得很好，在‘古北口’外‘五龙山’上兴建一座大寺院，最后又杀工人灭口，分明是怕工人泄露出去，这是一点可疑之处，还有么？”

英武黑衣汉子道：“还有，爷，恐怕这座‘红莲寺’内，设置了不少机关消息！”

郭玉龙道：“怎见得？你看见了？”

英武黑衣汉子道：“属下虽没能看见寺内有什么设置，但却看见他们在埋完人后没有往回走，而走进了一座墓碑能移动，露出门户的巨冢之内，等他们都走进之后，那墓碑就自动移正，遮住了下面的门户，由这一点属下推测‘红莲寺’内可能还有其他机关消息！”

郭玉龙点了点头，道：“嗯，很好，还有么？”

英武黑衣汉子道：“回爷，没有了！”

郭玉龙道：“好，你回去吧，记住，别把你的发现轻泄给任何人！”

英武黑衣汉子应了一声，施礼而去！

但他刚走了两步，突又回身说道：“爷，属下想起了一件事……”

郭玉龙道：“什么事？”

英武黑衣汉子道：“属下刚才所说的那武林人，曾经进出过几次胤禩所开设的那家‘集贤馆’！”

郭玉龙与关山月同时一震，随即郭玉龙摆了手：“知道了，你回去吧！”

英武黑衣汉子再施礼退了出去！

英武黑衣汉子走了，郭玉龙跟关山月却沉默着，谁也没说一句话，书房里沉寂得很令人不安！良久，良久，郭玉龙突然开口轻唤：“兄弟！”

关山月“嗯！”

了一声！

郭玉龙道：“你看这座‘红莲寺’……”

关山月道：“像是胤禩的，但不该是胤禩的！”

郭玉龙道：“怎么说？”

关山月道：“倘若是他设置的，他该告诉我，让我知道……”郭玉龙淡然一笑道：“他派人到西南甘家去拉拢甘瘤子这件事，他告诉你了么，让你知道了么？”

关山月脸色微微一变，旋即摇头说道：“大哥，这件事跟那件事不同……”

郭玉龙截口说道：“这件事跟那件事有什么不同？”

关山月道：“那件事他不告诉我，不让我知道，对他有益无害，这件事他要是不告诉我，不让我知道，那就是对他有害而无益了！”

郭玉龙道：“我想听听你所说的对他有害的害在何处！”

关山月道：“很简单，大哥，他派我去破除胤祯的一个不知在何处，但得知实力异常强大的秘密机关，假使我在不知情的情形下，误把他这处秘密机关当成了胤祯的……”

郭玉龙道：“不错，假如这处秘密机关是他的，他既然派你去破除胤祯的一处尚不知在何处的秘密机关，为免你错把这一处秘密机关当成了胤祯的，他就该早告诉你，也就是说，你认为这处秘密机关不会是他的，可对？”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大哥！”

“那么！兄弟！”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那曾经几次进出‘集贤馆’的那人，他行刺过胤祯，如今却在‘红莲寺’后埋人，这件事何解？”

关山月呆了一呆，道：“那……那有可能那个人是他们之中某一个的人，到胤祯这儿来卧底的……”

“诚然！”

郭玉龙道：“这有可能，然而，兄弟，喇嘛们又何解？”

关山月茫然不知所措地道：“什么喇嘛何解？”

郭玉龙摇了摇头，道：“兄弟，你是难得糊涂，这件事你该比我清楚……”一顿接道：“如今咱们知道这座‘红莲寺’是所谓皇子们设置的秘密机关，而不是别人斥资兴建的，可对么？”

关山月点了点头：“既有喇嘛与武林人，就不该是民间盖的，也不会是哪个大臣斥资兴建的……”

郭玉龙道：“如今你我无法断定它是谁的，可是我问你，在玄晔这些儿子之中，哪一个供养的有喇嘛！”

关山月脸色陡然一变道：“该只有胤祯，跟老大胤祯！”

郭玉龙道：“不错，那么我再问你，如今胤祯的情形如何，他已被削了官籍，交‘宗人府’审理治罪，往日跟随他的喇嘛早散了，他又盖的什么‘红莲寺’？如今数来数去该只有胤祯一人了，对不对，兄弟？”

关山月没有说话。

郭玉龙道：“兄弟！不必这样……”

关山月笑道：“大哥！没什么！这原是我意料中事，我跟他本来就是尔虞我诈的，我只是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早！”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那就好，兄弟，这座‘红莲寺’如今可确定是谁的了，接下来，你我再想想胤祯他此举究竟是什么用意？”

关山月道：“‘红莲寺’既然是他新设置的一处秘密机关，听他说实力又是那么雄厚庞大，他的用意就很明显了！”

郭玉龙道：“是……”

关山月道：“藉‘红莲寺’之力，除去我这个心腹大患，强过他的人！”

郭玉龙抚掌大笑，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英雄所见略同，只是，兄弟……”

话锋一顿，微笑接道：“你忽略了一点，漏说了一句！”

关山月道：“我忽略了哪一点，漏说了哪一句？”

郭玉龙指着关山月道：“胤祯老四他要除去的不只是一个你……”反手一指自己，道：“还要带上一个我！”

关山月道：“怎见得？”

“忘了？还是跟我装糊涂？”

郭玉龙道：“他不是指定我帮你的忙么？”

关山月笑了，道：“他大概知道我跟大哥交情深厚，怕死了我一个之后，留下大哥你悲痛，所以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郭玉龙笑道：“还有，兄弟，固然他早就把我看成了眼中钉，恨不得早一天拔去为快，而主要的还是怕我洞悉他的阴谋之后，悲怒之下手持‘八宝铜刘’，硬闯‘雍王府’找他的霉气！”

关山月笑道：“不错，不错，‘八宝铜刘’所至，无不披靡，他区区一座‘雍王府’哪堪一击？皇上做不成事小，把命都贴上事大……”眉锋忽地一皱道：“这么说，他是看穿了我……”郭玉龙微一摇头道：“那倒未必，有可能那用不着你的时候已经到了！”

关山月讶然说道：“不会吧？会那么快么？”

“难说，兄弟！”

郭玉龙道：“自从那件案子后，有些人是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可是他始终没放弃，甚至于变本加厉，暗中活动得更积极……”

关山月道：“这，大哥怎么知道？”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别把我当成不问世事吃闲饭的，也别以为我是耳不够聪，目不够明的聋子瞎子，兄弟，京畿百里之内，再从这儿到‘南海’，遍布着我的人，一动一静休想瞒过我，我随时可以动，可以走，也随时有足够的力量支援你，拿眼前来说，就是个绝佳例证，要你去打听，三天之内你能找出一座‘红莲寺’么？”

关山月眨眨眼笑道：“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只要大哥一人已够了，至于后者，大哥说得好，大哥就是我，我就是大哥，所以，大哥的能耐也就是我的能耐，大哥的人也就是我的人……”郭玉龙摇头笑道：“会说话！”

“大哥！”

关山月笑容微敛，道：“说正经的，我怕他动我动得稍嫌早了些！”

郭玉龙道：“怎见得？”

关山月道：“据我所知，宫里的大事还未定……”

郭玉龙微一摇头道：“不尽然！”

关山月道：“不尽然？”

郭玉龙道：“我试问，是他往宫里跑的时候多，还是你阁下往宫里跑的时候多？”

关山月道：“我根本连进也没进去过！”

郭玉龙道：“这就是罗，对于宫中大势，是你知道的多，还是他知道的多？”

关山月道：“大哥，或许对宫中大势的了解我不如他，但一点证明他还

没有利用不着我的时候！”

郭玉龙道：“哪一点可以证明？”

关山月道：“郭、胡、傅三家未除！”

郭玉龙摇头笑道：“兄弟，你糊涂，倘若他这一回阴谋得逞，郭、胡、傅三家中的郭家，是不是就会被轻易除掉了？”

关山月道：“不错，但还有胡、傅两家！”

“兄弟！”

郭玉龙道：“胡、傅两家目下虽是东宫胤祯老二的人，可是傅家世代簪缨，已是满清朝廷的臣子，满清朝廷的人，将来无论谁登上宝座，也照样会臣服而爬伏称万岁，我不信除了老二登上宝座之外，他傅家就会兴兵造反，那么，傅家既然到时候自会归顺，胡家又岂会不跟傅家走，这跟这两家被除掉有什么两样？关山月道：“那他当初为什么要我……”

郭玉龙道：“当初大势未定，对于异己，当然除一个是一个，倘一旦大事笃定，他还怕什么异己，何愁这些异己将来不归顺，万一这些异己将来不归顺，到时候用他那‘血滴子’除他们也不迟啊？现在何不乐得来个假仁假义，假宽怀大度呢？”

关山月微微点头道：“恐怕他当初要我到时候除去郭、胡、傅三家，也是想在那到时候的时候，借这三家之力除去我！”

郭玉龙道：“当然，这三家被除去也好，你被除也好，总之对他老四是有利而无害的，最好来个两败俱伤，玉石俱焚。”

关山月点头说道：“胤祯，他厉害！”

郭玉龙道：“你才知道啊？”

关山月道：“我久仰了，大哥，他付出的代价可不轻呢！”

郭玉龙道：“你是指……”

关山月道：“那一包东西……”

郭玉龙笑道：“兄弟，除去了你跟我，又坐收了我郭玉龙妻小，就是再付出百包这样的东西也划得来！”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坐收大哥的妻小？”

郭玉龙微微一笑道：“兄弟，你以为他会放过我的妻小么？你大嫂跟你二嫂都是出了名的美人，内城里哪个不知道？……”关山月目射威棱，道：“其心可诛，孰可忍，孰不可忍？”

郭玉龙淡然说道：“兄弟，我都不火儿，你又火儿个什么劲儿？”

关山月道：“我不以为大哥你能忍？”

“忍？”

郭玉龙“哈！”

地一声道：“那才是天知道，忍字头上一把刀，那不容易，兄弟！”

关山月道：“大哥那多年未用的‘八宝铜刘’怕生了锈了？”

郭玉龙一点头道：“确实，我知道它不会被冷落太久的，通灵神物岂会无故自鸣，待会儿我就把它拿来擦擦！”

关山月道：“恐怕我那柄‘巨阙’也曾出鞘尺余，可惜我人在这儿，听不见，看不见！”

郭玉龙道：“那不要紧，你回‘侍卫营’一趟，把它也带来擦擦！”

关山月道：“我当然要带它的，只是不知道这是否值得用它！”

郭玉龙道：“恐怕值得！”

关山月笑问道：“有说么？”

郭玉龙道：“他自己曾说的，实力很雄厚！”

关山月道：“只知道都有谁？”

郭玉龙豪气干云，道：“不管是谁，恐怕他难在你那柄‘巨阙’，跟我这尊‘八宝铜刘’之下幸免！”

关山月扬眉笑道：“‘南海’绝学‘大罗剑’‘无玷玉龙’关山月，双雄携手笑指处，且看他群丑尸伏，‘红莲寺’灰飞烟灭！”

郭玉龙大笑说道：“兄弟，你这填的是哪阙词牌？”

关山月笑道：“有点像‘哀江南’！”

郭玉龙笑道：“雅兴！”

关山月道：“豪气！”

郭玉龙再度大笑道：“平稳二绝，好对！”

关山月道：“大哥，你我何时北上？”

郭玉龙微一摇头，道：“不急，兄弟！”

关山月微愕说道：“不急？”

郭玉龙点了点头道：“兄弟，‘沙陀国’李克用统兵，这句话你懂？”

关山月失笑说道：“好譬喻，做主挂帅的还须大皇娘跟二皇娘！”

郭玉龙道：“还有那众家太保！”

关山月道：“那么，何时共商大计？”

郭玉龙道：“大计随时可共商，只待时机成熟！”

关山月道：“大哥以为如今时机尚未成熟？”

郭玉龙点头说道：“不错，如今尚差那么一点！”

关山月目中异采一闪，微笑说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大哥好心肠！”

郭玉龙凝目笑道：“兄弟，你看穿了我？”

关山月道：“大哥不是想等‘红莲寺’人手到齐全，都预备好后，再来个一网打尽么？”

郭玉龙哈哈大笑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关山月，兄弟，我这叫以毒攻毒，胤禛老四他让你去查明那秘密机关在何处，在他意料中，你必没能耐那么早就会打听到它在何处，‘红莲寺’虽然刚盖好，他大可利用你到处查访的这段日子里派调人手，准备一切，等你查明了，找到了，他也准备好了，正等着你往里闯呢，咱们不占这个便宜，让他调派高手准备吧，等他准备好了，高手都到齐了之后再说！”

关山月道：“在这个‘智’字上，恐怕胤禛已遭了小挫了！”

郭玉龙道：“最后再给他来个重创，要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的来意是助他争夺宝座，如今却又……”

郭玉龙道：“倘大势已定，除他几个爪牙对他无伤！”

关山月道：“我听大哥的就是！”

郭玉龙道：“你听我的，我得听人家的，兄弟，过两天你回‘雍王府’一趟……”

关山月道：“回‘雍王府’一趟，干什么？”

郭玉龙道：“你猜呢？”

关山月笑道：“大哥好损！”

郭玉龙笑道：“由你这个‘损’字，我敢说你又看穿了我！”

关山月道：“先跟他打个招呼，告诉他胤祯的秘密机关已经找到了，在‘大北口’外的‘五龙山’，叫‘红莲寺’，并且郭玉龙已经答应帮忙，不日就要出城，特来禀报一声，请静待捷报……”

郭玉龙笑了：“到那时候他会催你赶快出师，说不定另给那么一包东西作为犒赏，以激士气，以壮军心！”

关山月道：“所以我说大哥损！”

郭玉龙道：“你说的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斗嘛咱们就斗到底，看谁斗得过谁……”

关山月笑了！

一阵轻捷步履声由画廊上传了过来！

郭玉龙一凝神道：“莫非甘瘤子到了……”

只听门外响起大少燕翎话声：“爹！‘燕翎’告进！”

郭玉龙道：“进来！”

大少燕翎推门而进，先向关山月施了一礼，然后转向乃父，双手呈上一枚“玉龙令”！

关山月目中异采飞闪！

郭玉龙双眉一挑，伸手接过“玉龙令”，道：“甘瘤子到了？”

大少燕翎道：“不，爹！甘瘤子从‘门头沟’经过往北去了！”

关山月目中异采又一闪！

郭玉龙震声说道：“怎么说？”

燕翎道：“刚才他们来缴令回报说有一批武林人从‘门头沟’经过，往北去了，人数十几个！”

郭玉龙道：“那你怎么说是甘瘤子……”

燕翎不慌不忙地道：“爹，他们说其中有一个额上长着一个大肉瘤，年纪近五十，所以我猜是甘瘤子！”

郭玉龙一点头，道：“嗯，没错，正是他，好了，你去吧！”

燕翎应声退了出去！

郭玉龙深深地皱了眉头，道：“兄弟……”

关山月道：“大哥！”

郭玉龙道：“这是件棘手事，只怕咱们要为难了！”

关山月道：“大哥以为他是往‘红莲寺’去么？”

郭玉龙道：“难道你以为他不去‘红莲寺’么？”

关山月点头说道：“应该是，往北去，胤祯的秘窟就只有‘红莲寺’一处！”

郭玉龙道：“那就对了，所以我说这是件棘手的事，咱们要为难。”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我去拦他去！”

说着就要在起站！郭玉龙抬手拦住了他，道：“兄弟，来不及了！”

关山月坐着没动，道：“大哥，怎么来不及了？”

郭玉龙道：“他要是往‘北京城’来，那还来得及，他如今是过‘北京城’而不入，经‘门头沟’往北去了，由‘门头沟’把消息传递到这儿来，已经费了一段工夫，在这段工夫中，凭甘瘤子他的脚程，已经走出很远，你再从这儿追去，等你追上他了，恐怕就快到‘古北口’了，我看还是免了吧！”

关山月道：“那……难道就任他进入‘红莲寺’？”

郭玉龙道：“恐怕只有这样了……”

关山月道：“那到时候咱们真要为难了……”

又一阵急促步履声从画廊上传了过来！

郭玉龙一怔，道：“快四更了，这又是谁……”

只听书房门外响起桂武话声：“前辈，晚辈夫妇求见！”

郭玉龙眉锋一皱，与关山月对觑了一眼，当即说道：“请进！”

站了起来。

桂武跟甘联珠进了书房，桂武很平静，甘联珠的脸色却有点焦急，两个人进门施了一礼！

还礼之际，郭玉龙道：“夜这么深了，二位还没有安歇？”

桂武尚未说话，甘联珠已抢着说道：“前辈，听说家父带着甘家高手经‘门头沟’往北去了！”

郭玉龙未答反问，道：“是燕翎说的？”

甘联珠道：“大弟在禀报杜前辈的时候晚辈听见了！”

郭玉龙道：“那么我告诉姑娘，是的，令尊带着十几个甘家高手，经‘门头沟’往北去了！”

甘联珠道：“家父是去了‘红莲寺’？”

郭玉龙神情一震道：“这……姑娘也知道了？”

甘联珠道：“是大弟对杜前辈说的！”

郭玉龙吁了口气道：“是的，姑娘，我推测令尊是去了‘红莲寺’！”

甘联珠道：“关前辈不是说要阻拦……”

郭玉龙道：“他本来是要去阻拦令尊的，可是我认为来不及了，没让他去！”

接着也把来不及的道理说了一遍！

甘联珠焦虑之情聚于眉锋，迟疑着道：“前辈，晚辈还听大弟对杜前辈说，‘红莲寺’是胤祯所设置的一处秘密机关，前辈跟关前辈不日就要前去……”

郭玉龙惊叹说道：“燕翎他……他竟然也料到了……”关山月一笑道：“大哥，他是你的儿子！”

郭玉龙凝望着甘联珠，微一点头，道：“是的！姑娘，我跟关兄弟是有这个打算！”

甘联珠娇靥上浮起了悲凄色，微微低下了头，道：“晚辈斗胆，恳求前辈……”

郭玉龙双眉轩动了一下，道：“姑娘！我做不了主！”

甘联珠一点即透，转望关山月，一句：“前辈，晚辈为家父乞命！”

娇躯一矮，她便要往下跪！

关山月连忙轻喝：“桂武！”

桂武连忙伸手架住了爱妻，关山月及时说道：“姑娘，有话好说……”

甘联珠突然泪珠夺眶，道：“晚辈恳请前辈给予家父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关山月眉锋微皱，道：“姑娘，我记得你说过的，一切听凭我做主！”

甘联珠悲声说道：“是的，这话晚辈说过，而且前后不过数日，晚辈不敢多求，只请前辈斟酌情形，高抬贵手，网开一面，给他个悔过与自新的机会，晚辈愿以自己的性命担保……”关山月道：“姑娘，我答应你斟酌情形！”

甘联珠泪眼相望，道：“前辈……”

桂武突然说道：“联珠，关前辈有这句话，咱们就该知足了！”

甘联珠默然不语，低下头去，但旋即她又抬头说道：“前辈，晚辈还有个不情之请！”

关山月道：“姑娘请说！”

甘联珠道：“前辈与郭前辈前往‘红莲寺’之时，请携晚辈同行……”

关山月眉锋一皱，一时没有答话！

郭玉龙吁了口气道：“兄弟，让我代你做个主，姑娘……”甘联珠忙道：“前辈！”

郭玉龙道：“我代关兄弟答应你，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甘联珠忙道：“前辈但请吩咐，晚辈无不从命！”

郭玉龙深深吸了一口气，道：“在我跟关兄弟还没有去‘红莲寺’之前，姑娘夫妻不许私自往‘红莲寺’去，还有，等他日到了‘红莲寺’的时候，一切请姑娘以大义为重，其他的是关兄弟的事！”

甘联珠感激地又涌出珠泪两行，忙施一礼，道：“多谢二位前辈成全，晚辈敬遵所命！”

郭玉龙一摆手，道：“天快亮了，二位请歇息去吧！”

甘联珠、桂武双双应声退了出去！

望着这对小夫妻退出书房，郭玉龙与关山月相对苦笑，郭玉龙道：“兄弟，也只好如此了……”

关山月说了一句：“恐怕是，也希望能这样……”

关山月睡了一上午觉，吃过中饭，过了晌午之后，他一个人出了郭家，回“雍王府”去了！

×××××××××他走了之后，郭玉龙立即在他那书房里召开了“家庭会议”，他，大娘东方玉翎，二娘杜兰畹，还有大少燕翎，二少燕惕，三少燕飞，四少燕凡，五少燕翔跟六少燕南。一家九口坐在那书房里，柳绡红跟杜心畹姐妹俩在后院小楼里下棋，本来，她俩都不是郭家的人！

这个家庭会议一直开到了日头偏西，书房的门开了，会散了，会散后，大少燕翎跟二少燕惕相偕出门而去！

三少燕飞等四兄弟，则陪着大娘跟二娘回到了后院，过画廊，穿庭院之际，大娘东方玉翎抬起像蒙着一层迷蒙轻雾的美目观望四处，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妹妹，你舍得么？”

杜兰畹淡然说道：“姐姐，这本不是咱们的！”

东方玉翎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 ×× ××

黄昏时分，上灯的时候，关山月回来了，手里提着那柄“巨阙”，他在书房里跟郭玉龙碰了头！

见面，郭玉龙劈头便问：“兄弟，他怎么说？”

关山月笑了笑，道：“大哥料事如神，胤祯此人委实心智深沉，极为阴鸷，他表现得十分惊喜，并催我赶快办，另外……”探怀摸出一包东西，砰然一声丢在桌上，笑接道：“激励士气，鼓舞军心，他并且说等事成之后，他要到你这儿来登门慰问致谢，并且在‘郡王府’里大摆宴席庆功，大哥，你的面子不小！”

郭玉龙笑了笑，道：“就凭这两包东西，他想买两条人命，还有两位绝世美人，也未免太便宜了，风潇潇兮易水寒，只怕我受不了他那登门慰问致谢，

也吃不着他那席丰盛的庆功宴！”

关山月不禁失笑，道：“大哥，会，开过了！”

郭玉龙道：“抱歉，兄弟，趁你不在，偷偷地开了！”

关山月道：“情形如此，有什么决定？”

郭玉龙像没听见，道：“还有，我没有邀请绡红跟心碗！”

关山月笑道：“她俩本不算郭家的人，既然瞒着我，就该连她俩一起瞒，情形如此，有什么决定？”

郭玉龙两眼微翻道：“你也知道我是有意瞒你？”

关山月笑了，道：“敢情这也要保密，我不问就是，那么，谁挂帅？”

郭玉龙道：“自然是兄弟你！”

关山月道：“我？”

郭玉龙道：“你是正主儿，难道不该？”

关山月摇头笑了笑，道：“那么，谁是副帅？”

郭玉龙道：“你大哥，区区在下我！”

关山月微微一怔，道：“出我意料之外，李克用的胆子不小，二位皇娘呢？”

郭玉龙道：“留守！”

关山月道：“众家太保呢？”

郭玉龙道：“听候二位皇娘调度！”

关山月道：“绡红姑娘跟心碗呢？”

郭玉龙道：“那是你的人，由你做主！”

关山月道：“我想让心碗陪陪两位皇娘！”

郭玉龙道：“元帅将令，谁敢不遵？”

关山月道：“还有，我要带燕南去！”

郭玉龙一怔，道：“怎么说……你要带燕南去？”

关山月道：“是的，我想考考他近来的进境，让他也见见大场面，增加些经验，磨练磨练胆识！”

郭玉龙眉锋一皱，道：“他不行，比另五个差……”“谁说的！”

关山月道：“偏心不是这个偏法，疼孩子也不是这么疼法，郭家有六龙，你可别整天把燕南关在家里，让他变成了一个凤，要知道，男人家总有机会独当一面的，别让他永远长不大，也别让他永远柔弱！”

郭玉龙道：“那么另五个……”关山月道：“我的徒弟只有一个，我只管一个！”

郭玉龙笑道：“这才真叫偏心，我遵命就是，哼，这下他可乐了，那五个该不高兴了，刚才我让他们留守，他们就已经把脸拉下来了，你可留心，那五个会气你！”

关山月道：“我不怕，什么时候开拔？”

郭玉龙道：“你说呢？”

关山月道：“兵贵神速！”

郭玉龙抚掌笑道：“英雄所见略同，我这个副帅传令去了，你在院子里等着点阅吧！”

说完了话，他转身进了套间，再出来时，手里提着一只圆圆长长的革囊，大踏步地往外便走！

关山月伸手一拦，道：“慢点，对它，我久仰，让我试试有多重！”

郭玉龙停了步，伸手把革囊递了出去！

关山月抬手抓过革囊，革囊入手，他手臂猛地往下一沉，他忙又把它提了起来，皱眉惊叹，道：“天，好重……”郭玉龙劈手抢过革囊，眨眼笑道：“兄弟，你该由内廷供奉……”

关山月微愕说道：“什么意思？”

郭玉龙道：“名角，唱做俱佳！”

关山月一怔，赧然一笑，郭玉龙则大步行了出去！望着郭玉龙那颀长，英挺，洒脱，还隐透超人气度慑人威的背影，关山月摇了摇头，迈步跟了出去！

他站在书房前的庭院里，年过了，正月十五上元灯节也过了，虽然又是春天，但春寒料峭，到了夜晚风仍像刀！沾衣欲湿杏花雨，吹留不寒杨柳风，那要等到四月里！庭院里有一点白影，那是几个月来化得最迟，走得最晚，只剩下的一点积雪，它贪恋那一段冷香，紧紧地爬在一株老梅的枝桠上！

第一个应卯来到的是红姑娘柳绡红，她改了多年来惯穿的那一身大红，换穿了一袭紧身的黑色劲装，头上包着块纱，身后加了一件风擎，她，更美，更娇，更俏了！

她站在关山月面前，美目凝注，轻轻问道：“哦！就走么？”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你该多加一件衣裳！”

柳绡红微微摇了摇头，道：“不冷，这是我头一次跟你出门！”

关山月领受地笑了……

燕南到了，他仍是那一身，手里提着一柄短剑，近前先向红姑娘施了个礼：“红姨！”

接着转向关山月道：“谢谢您，师父！”

关山月含笑问道：“谢我？”

燕南道：“不该么，您给燕南这么一个机会？”

关山月笑了，道：“那五个呢？”

燕南道：“在生气呢，先是生爹的气，现在是生您的气，由此，燕南更感激您的垂爱！”

关山月又笑了，道：“别说了，要让那五个听见，就不只是气了！”

接着而来的，是郭玉龙跟桂武、甘联珠夫妻，该来的都来了，人到齐了，郭玉龙劈头便道：“兄弟，你害人不浅，这恶人我是做定了，看来今后至少有十天半月别想让那五个理我！”

桂武的神色有点凝重，不过他还能谈笑！

甘联珠的一双美目红红的，脸色悲凄而阴沉！

柳绡红了解她的心情，走过去握住她一只手！

郭玉龙又开了口，道：“兄弟，是找个代步，还是苦这两条腿？”

关山月道：“骑马既碍眼又惊动人，后者，而是要衔枚疾走！”

郭玉龙双眉一耸，道：“谁叫你挂了帅，听你的了，笨鸟先飞，我这个副帅权充开路先锋了！”

把“八宝铜刘”往肩上一扛，大步往外行去！

破红莲

一行六人在夜色里顶着风出了“北京城”！

出了城，他们经“孙河镇”，“顺义”，绕“牛栏山”，过“密云”，直奔了“长城”！

长城，在全世界历史上的著名古迹，埃及的“金字塔”，以及中国的“万里长城”，是最值得称道的！

无论哪一个中国人，如果登临山海关，古北口或是居庸关，看那山川的伟大形势，万里长城蜿蜒于穷山大谷之间，雄壮威严，每个人都会涌出爱国的宏愿，而感到热血沸腾！

黎明时分，这一行六人站在那高高的“古北口”上，纵目眺望，莫不悲愤慷慨，发上冲冠！

郭玉龙更振吭悲吟：“雄壮兮国土，永在兮国魂”！金声玉振，裂石穿云，悲怆直逼长空！

关山月抬手遥指，道：“在江南，到处是花林烟草，细雨微风，听的是吴侬软语，舞的是羞月云裳，而今，一到这长城高处，全是山峦起伏，大漠风尘，‘长城互连连，连连三千里’，何等的雄壮，何等的刚强！”

郭玉龙一振“八宝铜刘”，往东一指，高扬着双眉道：“玄晔有这么一句诗：‘地势长城接，天空沧海连’，‘山海关’雄称天下第一，昔日吴三桂……”身躯倏颤，垂下“八宝铜刘”，长叹说道：“不提也罢……”

几人莫不悲愤黯然，回顾长城之内，这一片大好河山，关山月不忍卒睹，扭过头来道：“天快亮了，咱们走吧！”

于是，一行六人鱼贯步下长城！

一出长城，便令人有置身异域之感！出了“古北口”，那座郁郁苍苍的“五龙山”已近在眼前！

正午时分，六个人攀登到了“五龙山”的最高处，居高临下，由那些林木的茂密枝叶四下看，燕南突然指着身左脚下说道：“关叔，您看，在那儿了！”

几个人循指望去，可不是么，一座宏伟广大的寺院，就坐落在峰下的半山腰上，坐落处，是一大片空地，四周则是一圈密林，错非是站在高处，要不还真难发现它！

的确是新盖好的，画栋雕梁琉璃瓦，每一样都闪闪发光，够气派，可见胤祯是花了不少银子！

关山月指着“红莲寺”道：“大哥，可看见那些明桩暗卡？”

郭玉龙点头说道：“兄弟，已然尽收眼底，我说句稍嫌狂妄的话，错非是你我，换个人还真破不了这座‘红莲寺’！”

关山月道：“说得那个一点，恐怕还要赔上性命，铜墙铁壁，龙潭虎穴，能进去而又能出来的人，便是绝世高手，不知道这座‘红莲寺’是谁督工建造的？”

郭玉龙道：“没听说么？是喇嘛！”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不相信喇嘛之中有这种能人！”

郭玉龙道：“那也许画图的不是他们。”

关山月道：“这就对了，那么，画图的又是谁？”

郭玉龙摇了摇头，没说话！

关山月双眉微扬，道：“大哥，咱们是给他们来明的，还是来暗的？”

郭玉龙淡然说道：“兄弟，咱们都算是明人！”

关山月道：“那么，咱们就跟他来明的，咱们今有六个人，关于人手的调配……”

郭玉龙道：“兄弟，别忘了，这一仗是你挂帅。”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调配的，只请大哥迟走一步，先把寺后坟前那处秘密出口封了，然后再赶到寺前来……”

郭玉龙一欠身道：“末将得令。”

关山月倏然失笑，道：“其余的几个跟我来。”

当先穿林行下去。

关山月等一行五人，从密林中绕到了“红莲寺”前，站在林内往外看，“红莲寺”三个大字的那块横匾，高挂在寺中门的门头上，两扇中门既高又大，紧紧地关闭着，只有左边那处偏门半掩着。

门前，大阶高筑，十有二级，石阶上，蹲着两尊栩栩如生的石狮子，的确足够气派的。

在石狮子旁边，正有两个黑衣汉子在那儿晒太阳，懒洋洋的在谈话，由于距离过远，风又大，听不清楚那两个黑衣汉子在谈些什么。

另外，在寺两侧树林内，藏着不少黑衣汉子，这没能瞒过关山月的双眼，他明白，“红莲寺”三面有桩卡，单寺前没布上，这就等于一个开口的大口袋等人往里钻呢。

正观望间，一阵衣袖飞风声由远而近。

关山月忙低喝道：“俯身。”

五个人忙俯下身去，适时，一条人影由正对着寺门，由两片树林夹成的路上飞掠而过，直落寺前空地上，那又是一名黑衣汉子。

那两名晒太阳的黑衣汉子，立即翻身跃起，追了上去。随即，刚来的黑衣汉子向他们低低谈了一阵，然后转身又从原路掠走了。黑衣汉子走后，那两个忙了起来，一个转身由左边偏门进了“红莲寺”，另一个则奔向寺右密林。

关山月低低谈道：“想必是胤禛派人报信来了，可是他却没想到；咱们会赶在了他派出的人的前头……”

谈话间，那奔进右侧密林的黑衣汉子已走了出来，关山月双眉一扬，道：“走，跟我出去。”

当先迈步行了出去，还咳嗽了一这一声咳嗽，惊动了那黑衣汉子，他忙停步往这边望了过来，一见林中走出两男二女，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他不由一怔，站在那儿没再动。

关山月像没看见他，走在最前面，迈步直闯寺门。

那黑衣汉子可沉不住气了，一招手唤道：“喂，喂，站住，站住。”

关山月停了步，望着他静等下文。

那黑衣汉子迈步走了过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显然他并不认识关山月，也没想到这些人会来得那么快，本来嘛，报信的人不是刚刚才走么。

关山月道：“来烧香许愿，随喜参拜的。”

那黑衣汉子抬头说道：“你大概弄错了吧，这儿是‘喇嘛寺’”关山月道：“没错，我几个信的就是喇嘛教。”

那黑衣汉子疑惑地一打量关山月等五人，脸色忽地一怔：“朋友，你开玩笑，这可不是你开玩笑的地方。”

关山月道：“那么我说正经的，这座‘红莲寺’是你阁下的？”

那黑衣汉子迟疑了一下，点头说道：“不错，怎么样？”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那么，开玩笑的是你而不是我，这座‘红莲寺’既然是‘喇嘛寺’，而怎会属于你朋友这么一位武林人物。”

那黑衣汉子立即一怔，随即结结巴巴地道：“这……这有什么稀奇，我刚信奉喇嘛教，是寺庙里大喇嘛的徒弟。”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原来如此，那正好，大喇嘛在么，我要见见他。”

那黑衣汉子道：“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关山月道：“我不瞒阁下，我是‘九门提督’辖下，查缉营的，到这儿来办案的。”

那黑衣汉子“哦”地一声道：“你是查缉营的？”

关山月点头说道：“不错！”

那黑衣汉子道：“办案？办什么案？办案怎么办到这儿来关山月道：“没错，‘唐山’、‘玉田’两地有百姓告状，说近百名木匠、泥水匠被人雇去盖房子，一去半年没有音信，事情闹到了京里，上面把案子交到了‘查缉营’，正好这时候有人密告，说在‘红莲寺’后山坡上看见有人埋死人，埋的都是些木匠、泥水匠，所以我来查查看……”

“谁说的？”

那黑衣汉子一惊说道：“这儿是‘喇嘛寺’，刚盖好是不错，可是工人们都回去了，再说喇嘛是出家人，怎么会……”

关山月道：“我知道，这用不着阁下多解说，我见见大喇嘛，然后请他跟我到寺后山坡上挖挖看，如找不着尸首，那这件案子就跟‘红莲寺’没关系，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

那黑衣汉子道：“山坡上有坟，那坟里的死人难道……”

关山月截口说道：“死得久的早就成骨头了，要是刚死么，我得带回去让告状的家属认一认，如要不是就没有关系！”

那黑衣汉子变色说道：“要是呢？”

关山月道：“那这座‘红莲寺’的每一个人少不了得要吃官司。”

“官司？”

那黑衣汉子冷笑着说道：“朋友，你找错了地点，你知道这座‘红莲寺’是谁盖的？”

关山月道：“是谁盖的都一样……”

那黑衣汉子道：“要是十阿哥盖的可就不一样了！”

关山月故作一怔，道：“怎么？这‘红莲寺’是十阿哥盖的？”

那黑衣汉子冷笑着说道：“不错，你当是谁盖的？”

关山月道：“我还当是民间……”

“朋友！”

那黑衣汉子道：“快快着回去吧，我们这些人好惹，要是劳动了十阿哥，休说朋友你的身家性命，便是连‘九门提督’的顶子也保不住！”

关山月一摇头，道：“不，公事公办，皇子犯罪与庶民同罪，尽管这座‘红莲寺’是十阿哥盖的，他的人要是为非作歹，残害人命，我照样要办，

请你去通报大喇嘛一声……”

那黑衣汉子直了眼，道：“你，你说什么？”

关山月淡然说道：“请你去通报大喇嘛一声。”

那黑衣汉子道：“朋友，你可要醒来说话。”

关山月道：“光天化日下，难道你是在睡梦中么？”

那黑衣汉子道：“我告诉你这是十阿哥……”

关山月道：“我听见了，而且听得很清楚。”

那黑衣汉子直摇头，道：“朋友，我看你是寿星公公上吊，活得不耐烦了。”

关山月道：“吃官家的饭，拿官家的俸，这条命就是官家的，谁有本领拿走，随时可以伸手。”

“好话，”那黑衣汉子阴阴一笑，道：“‘九门提督’他可真放心，竟然派你几位来办事，还带一个小孩！”

关山月道：“以我看很够了。”

那黑衣汉子道：“是么？”

关山月道：“不信你试试，燕南赶他进去。”

燕南应声停步面前，扬着眉梢说道：“你进去不进去？”

那黑衣汉子哪把燕南放在眼里，嘿嘿一笑道：“小家伙，我的胳膊都比你的大腿粗……”

燕南道：“那你试试谁胜过谁，我让你爬着进去。”

左手往外一挥，那黑衣汉子带着轻蔑的笑，伸手就要去勾燕南的左腕，未料燕南比他快，左腕一沉一拳捣在他肚子上，他“哎哟”一声弯下了腰，燕南下面又是一腿飞出，燕南损，正踢在他膝盖上，“叭！”

地一声轻响，膝骨碎了，那条腿从此报废，黑衣汉子大叫一声倒了下去，抱着那条腿满地乱滚。这一来，立即惊动了“红莲寺”内外，寺两侧密林里，扑出了十几个黑衣汉子，个个手里拿着兵刃，把关山月等五个围了起来。

燕南人小胆大，连眼也没抬一下，他对着满地乱滚的黑衣汉子喝道：“你进去不进去，再不进去我就补你一脚。”

那地上黑衣汉子含糊了，还真怕他，停了滚翻就要往“红莲寺”爬，这时候一名黑衣汉子冷哼一声，抡刀扑向燕南。燕南像没看见，甘联珠替他担心，忙喊道：“六弟小心。”

燕南转过头来一笑道：“谢谢你，姐姐。”

手中短剑带着鞘往外一挥，正敲在那黑衣汉子的持刀右腕脉上，那黑衣汉子痛呼一声，单刀坠地，燕南快，短剑再往外一送，直点在他小肚子上，那黑衣汉子又一声大叫，抱着肚子滚了下去。这一手快、稳、准，桂武、甘联珠夫妇直了眼，自叹不如，关山月站在一旁笑了。

一众黑衣汉子大为惊怒，定了定神，叱喝声中便要围攻，突然一声冰冷沉喝由“红莲寺”偏门方向传了过来：“不许动，你们都闪开些！”

众黑衣汉子闻声立即收势退后，“红莲寺”那偏门方向，缓步走来一人，那是个身躯高大，浓眉大眼，狮鼻海口，一脸横肉的带发头陀，头上围着道金箍，阳光下闪闪发光，一脸地狞笑，看上去凶恶怕人！

甘联珠脸色一变，急低低说道：“前辈，这人是‘九指头陀’一空，一般功力内外双修，而且满身是毒，纵横川陕，凶名震武林，六少不是……”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谢谢姑娘，我知道了……”适时，那高大头陀已

经到了近前，目中凶光一扫地上两名黑衣汉子，然后抬眼阴笑问道：“他两个，是谁放倒的？”

燕南初生之犊不畏虎，头一仰，道：“我！”

高大头陀咧嘴一笑，道：“小小年纪，竟有这么一身好本领，难得难得，过来，过来，跟佛爷我亲近亲近！”

他抬手向燕南招了一招。

关山月跨步而前，闪身挡在燕南面前，左掌一翻一抖，道：“出家人好心肠，怎用这种手法对一个孩子。”

随着关山月的出掌，两个人中间地上黑了一片，令人触目惊心，高大头陀脸色一变，旋即阴笑说道：“没料到这儿碰到了识货人，算这娃儿命大，你是……”

燕南看得很清楚，他又惊又气，怒叱说道：“头陀，你好卑鄙！”

高大头陀阴阴一笑道：“娃儿，是么？”

关山月没让燕南再说话，他截了口：“人是他放倒的，我是他的师父，你找我说话好了。”

高大头陀“哦”地一声道：“原来你是他的师父，我就找你，我先弄清楚，你们是哪一路的，敢到‘红莲寺’来撒野。”

关山月一指那断了腿，这时候坐在地上直哼哼的黑衣汉子道：“问他。”

高大头陀转望断了腿的黑衣汉子，他没等问，一触及头陀目中凶光便一哆嗦，忙把关山月的来意说了一遍。

听毕，高大头陀哈哈大笑道：“敢情是官家的人，怪不得，公事公办，竟连十阿哥的帐都不买，胆大呀胆大，好吧，我成全你！”

关山月道：“你是‘红莲寺’的主持？”

高大头陀一摇头道：“不是，不是，但对你嘛，我还做得了主。”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那好，我先找……”

“你”字还没出口，高大头陀倏扬拳头道：“佛爷先劈了你几个，然后再跟这两位女施主参欢喜禅去。”

右掌五指箕张，劈胸一把抓了过来。

关山月恼他那最后一句，出手便是绝学，眉梢微扬，目射威棱，左掌中指指点而出，直取高大头陀掌心，吓得高大头陀慌忙沉腕收势，他欺前一步，右掌“巨阙”一抡，一下打在高大头陀的腮帮子上，瞧吧！

头陀头上的金箍掉了，满口牙落了好几颗，一口鲜血喷在地上，染红了一片，半张脸立即肿得老高！

“该！”

燕南笑了：“这就是口齿轻薄的报应！”

头陀惊住了，但旋即火儿了，大吼一声抡双掌扑了上来，不错，两只手九根指头，左手小指没了！

这一式不比适才，他人还没到，一股腥膻异味扑鼻，闻着恶心，关山月双眉一扬，道：“绀红，拉着燕南，退！”

红姑应声拉着燕南往后退去！

关山月不退反进，他动作奇快，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只见两条人影一合，那头陀惨叫一声，砰然摔在地上，滚出老远，“哇！”

地又是一口鲜血！

他支撑着爬了起来，连看也没敢再看关山月一眼，抱头鼠窜，踉跄奔回

了“红莲寺”偏门！

他这一跑，没人敢再留，众黑衣汉子一声不响，个个转身都要开溜，而蓦地，一声沉喝震人耳鼓，撼人心神！“该死的东西，统统给我站住！”

那些黑衣汉子刹时像被钉在了地上，个个面无人色，没敢再动一动！

“红莲寺”正门大开，一下拥出廿多个红衣喇嘛，个个身躯高大，像半截铁塔，长得凶恶怕人！

几个人里，数甘联珠功力最弱，她被这声沉喝震得花容失色，娇躯为之一晃，桂武连忙挟住了她！

她站稳了，可是等她看清廿多个红衣喇嘛身后那十几个俗装武林人时，她脸色再变，娇躯又为之一晃，脱口呼道：“爹！”

四十多岁，鹞眼鹰鼻，颌下有几根胡子，颌上长着一颗拳头般大小的肉瘤，衣着气派讲究，凶威慑人，顾盼之间俨然一方霸主枭雄的甘瘤子，带着十几名甘家高手越众而出！甘瘤子的脸色好不难看，冷然说道：“贱丫头，原来是你……”

桂武遥遥微欠身形，道：“岳父！”

甘瘤子冷哼一声道：“桂武，你不要叫我，甘家已经没你这个女婿跟她这个……”

最前面那满脸络腮胡的高大喇嘛突然说道：“甘老，那位姑娘是……”

甘瘤子忙敛怒态，一脸恭谨神色，道：“大佛爷，是小女！”

络腮胡喇嘛直愣愣地望着甘联珠道：“原来是甘老的掌珠，没想到甘老还有这么一位标致的掌珠，好福气，好福气，真令人羡慕……”

甘瘤子忙陪笑说道：“大佛爷夸奖了！”

络腮胡子喇嘛道：“叫什么名儿？”

甘瘤子道：“大佛爷垂问，俗得很，叫联珠！”

“好好！”

络腮胡喇嘛直点头道：“好名儿，你们中原人常说什么仙露明珠，如今你这位掌珠把那些明珠都联了起来，岂有不好之理？”

甘瘤子一脸卑下色地连忙称谢！

络腮胡喇嘛目中凶光转向柳绡红，突现异采，道：“甘老，这位呢？”

甘瘤子忙道：“不认识！”

络腮胡喇嘛咧嘴笑道：“这位更集娇、美、俏于一身，佛爷到中原来不少日子了，他们献的女子也不少，可就没一个有这么娇，这么美，这么俏，你看她那张脸，那身肌肤，娇嫩无比，吹弹欲破，直能挤出水来……”

红姑娘燕南都扬了眉，但关山月没动，她跟燕南只有忍了下去！

络腮胡喇嘛接着说道：“甘老，我听说过你的家务事，错只在你这混帐赘婿，女儿总是自己的，这样吧，待会儿佛爷派人把他收拾了，然后把你的掌珠跟那位姑娘都收在佛爷身边，你可愿意？”

甘瘤子脸色微微一变，旋即他强笑说道：“那是小女的荣宠，甘家的福……”

“爹，你……”甘联珠一声娇呼，娇躯一仰，往后便倒，桂武一手扶住娇妻，一面高扬着剑眉道：“岳父，联珠总是你的亲生女儿……”

络腮胡喇嘛沉喝说道：“小狗住口！”

桂武脸色一变，道：“红姑，您请照顾联珠，我……”红姑微一摇头，道：“且作小忍，看他的！”

果然，红姑刚说完话，关山月已冷然开了口：“你说完了么？”

络腮胡喇嘛一怔，旋即笑道：“佛爷没看见这儿还站着一个，你是谁？”

关山月道：“你有眼无珠，难道一空没告诉你么？”

络腮胡喇嘛脸色一变，目中凶光凝住，道：“这么说来，一空是你伤的？”

关山月道：“不错！”

络腮胡喇嘛道：“你伤得了一空？”

关山月道：“事实上他是怎么逃进去的，你看见了！”

络腮胡喇嘛目中凶光暴闪，道：“这么说来，你该是胤禛老四手下那最得力一个，叫什么关山月的了……”

此言一出，众喇嘛一起变色，甘瘤子目光一凝，紧紧地逼视着关山月，他要仔细打量打量！

关山月倏然笑道：“我错了！”

络腮胡喇嘛愕然说道：“你错了？”

关山月道：“可不是么？我刚才说你有眼无珠？”

络腮胡喇嘛脸色陡然一变，道：“你果真是关山月？”

关山月淡然说道：“这还假得了？”

络腮胡喇嘛冷冷一笑道：“能伤一空，该不会有错了，姓关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你何指？”

络腮胡喇嘛道：“四阿哥他开他的‘集贤馆’，十阿哥他盖他的‘红莲寺’，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带着人跑到口外来……”

关山月道：“那件事跟四阿哥无关。”

络腮胡喇嘛一怔道：“跟四阿哥无关？”

关山月道：“不错，跟四阿哥无关！”

络腮胡喇嘛道：“那跟谁有关？”

关山月道：“跟你有关！”

络腮胡喇嘛道：“跟佛爷何关？”

关山月道：“只问你作了什么孽？”

络腮胡喇嘛愕然说道：“佛爷我作了什么孽！”

那断了腿的黑衣汉子想讨好，忙把杀匠工事说了一遍！络腮胡喇嘛听毕，狞笑一声道：“很好，你替他说了！”

手往后一摆，一名喇嘛飞起一脚踢上断腿黑衣汉子的头，“叭！”

地一声脑浆迸裂，红白横飞四溅，惨不忍睹！红姑看得皱了眉，燕南眉梢儿为之一挑！

络腮胡喇嘛一脸狞笑地望着关山月道：“姓关的，就是为这么？”

关山月道：“不错！”

络腮胡喇嘛狞笑着点了头，道：“好，好，你很会找藉口，寺后山坡上那片空地大得很，还可以再埋几个，姓关的，你既然来了就别想再活着出去，佛爷我杀了你再找胤禛算帐去！”

一挥手，身后廿多个喇嘛恶狠狠地扑向了关山月，他自己则闪身向柳绡红站立处移了过去！

关山月扬声大叫：“绡红，燕南，联手挡他一挡，我就来！”

“铮”地一声，“巨阙”出鞘，神兵映日生辉，他出手便是绝学“大罗剑”，三名喇嘛首当其冲，惨呼声中血花狂喷倒了下去，这一手惊往了众喇

嘛，众喇嘛攻势为之顿了一顿，关山月把握良机，像一阵旋风般转身向后扑去！

那里，燕南一柄短剑，红姑一柄软剑暂时挡住了络腮胡喇嘛的密宗绝学，燕南难得，小小年纪竟然不怯不乱，甚有大将之风，当然，这一半是因为他自小生长在郭家，再加上关山月一身绝学的倾囊相授！

密宗绝学不同凡响，这络腮胡喇嘛身手更高，虽然利剑两柄，却连他的衣角也碰不着，反之，燕南跟红姑却有点相形见绌！关山月扑到，络腮胡喇嘛不敢轻敌，也不敢轻撄锐锋，闪身躲了开去！

适时，众喇嘛与甘瘤子等甘家高手已然扑到，关山月剑如蛟龙，人似猛虎，“大罗剑”再展，喇嘛倒上了两个，甘家高手躺下了一双！

而桂武却被络腮胡喇嘛的密宗绝学伤了一臂，甘联珠已经醒过来了，可是她哪是喇嘛的对手，她挡在桂武身前，被逼得手忙脚乱，红姑一见，当即一拉燕南，双双扑了过去，三战喇嘛，再加上桂武以左手用剑，情势立见好转！

这里，关山月则独对众喇嘛与甘瘤子等一干好手！

“大罗剑”旷古绝今，无人能敌，转眼间喇嘛与甘家好手又躺下了好几个，关山月得了空，奋力一剑击向络腮胡喇嘛！

络腮胡喇嘛一惊闪身，却忽略了燕南剑走灵蛇，施的也是“大罗剑法”，虽不算精纯，但已是一般高手所难敌，“嘶！”

地一声，他那僧衣下摆硬被削下一块，再差分毫那双腿就被报废了！

络腮胡喇嘛心惊之余打错了主意，大喝一声：“回寺！”

当先掠向了“红莲寺”！

他这一走，众喇嘛与甘瘤子等自然跟着就跑，但是关山月看得清楚，“红莲寺”那正石阶上站着一人，手持“八宝铜刘”，威若天神，是郭玉龙，只听他笑道：“番僧们，别想用机关害人了，全毁在我这‘八宝铜刘’下了！”

当然是真的，要不然他怎从“红莲寺”里出来？

众喇嘛一听这话，心胆欲裂，魂飞魄散，立即折回西边，四散逃走，郭玉龙长啸而起，重逾千钧的“八宝铜刘”，加上威震天下的“南海”绝学凌空击下！

可怜众喇嘛前有阻挡，后有追兵，刹时间倒了一地，没有一个侥幸，倒是那黑衣汉子已走得没了影儿！

郭玉龙一击毙敌，卓立场中，扬眉大喝：“甘瘤子，你敢走！”

已然逃到林边的甘瘤子，机伶一颤，硬没敢再动！

郭玉龙接着喝道：“回来，让我看看你！”

甘瘤子久慑“南海王”“无玷玉龙”威名，何况如今，他带着只剩下两个甘家高手，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

近前，他颤抖着施下礼去：“见过郭……爷！”

郭玉龙没看他，向着关山月一摆手，道：“兄弟，你做主吧！”

关山月长剑入鞘，缓步走了过来，道：“甘老，你也是一方霸主！”

甘瘤子低着头，没说话！

关山月他有苦衷，不便责以大义，心中正盘算着该怎么处置，甘联珠已扶着桂武走了过来，双双往下一跪道：“爹，不孝女儿给您叩头！”

甘瘤子身形倏颤，把脸转向一旁！

甘联珠悲声说道：“爹，事到如今，您也该醒醒了！”

甘瘤子冷然开口说道：“你夫妻俩跟我不也一样么？”

甘联珠道：“爹，您误会了……”

接着，她把真相说了一遍！

听毕，甘瘤子惊住了！

关山月一叹说道：“甘老，今媛既已说出真相，我也不便再瞒，站在我的立场上，我要以大义责你几句……”

甘瘤子定过神来，失声说道：“甘瘤子不知道是关将军当面……”

郭玉龙道：“你总该认识我！”

甘瘤子嗫嚅说道：“我只当郭爷也……”

关山月截口说道：“甘老，不必再说了，我给你两条路，一是带着人立即回转西南，一是仍在胤祯门里待下去，这两条路任甘老你选择其一……。”

这不等于给了甘瘤子一条生路了。

甘联珠见关山月给自己老父的生路，不禁惊喜交集，娇躯一矮，双膝落地，跪倒尘埃，悲声说道：“晚辈谢过前辈大恩大德。”

关山月忙道：“桂武，扶甘联珠起来。”

甘联珠在桂武的扶持下站了起来。

再看甘瘤子，他羞愧得抬不起头，他道：“关将军，甘瘤子永不忘将军的大恩大德，愿带着人回转西南，安份守己，恬淡度日……”

关山月道：“甘老后福无穷，请回西南静度余年吧。”

甘瘤子应声点头，抬眼望向甘联珠，道：“联珠，你跟桂武愿不愿跟我回去……”

甘联珠应声点了点头。

甘瘤子道：“那么咱们走吧！”

向着关山月跟郭玉龙施了一礼，带着爱女及女婿，告辞而去，临走，桂武、甘联珠再向关山月、郭玉龙跟柳绡红叩别致谢。望着甘瘤子一行五人穿林而去，关山月轻呼了一口大迄，如释重负地淡然一笑，说道：“总算是喜剧收场……”

郭玉龙笑了笑，摇头说道：“难说，兄弟，你看到的，他是表面上的，你听见的是他嘴里说的，他心里怎么想，却是……”关山月淡淡说道：“他最好心口合一，否则谁也救不了他，要不是桂武夫妇俩哀求在先，刚才又代为求情，我……”郭玉龙截口笑道：“好了，兄弟，一切看在小两口份上，要不然啦，根本用不着你动手，我早就把他毙在‘八宝铜刘’之下了。”

关山月没再多说，他抬眼凝望“红莲寺”，微皱眉锋，抬了抬头，脸上带着疑惑神色，道：“大哥，我有点不敢相信。”

郭玉龙道：“兄弟，什么让你不敢相信？”

关山月道：“胤祯过于夸大，这“红莲寺”的实力太以薄弱，根本不堪一击，破来太以容易……”

郭玉龙抬头说道：“兄弟，你错了，你简直是大错特错，胤祯老四他既然要杀你我，必置你我于死地而后甘心，你想他会夸大其辞，推出这种薄弱的实力跟你我对付么？”

关山月道：“所以我不敢相信‘红莲寺’已经破了。”

郭玉龙道：“‘红莲寺’已然破了，是无可置疑的，不过我要告诉你，胤祯他这一回是志在必得，而咱们对胜来容易，完全得力于知己知彼，还有他们自己仅知己而不知彼，而错了对策！”

关山月诧异地望着他道：“大哥，何解？”

郭玉龙道：“我先为你解释这四个字知己知彼，假如不是咱们先得知‘红莲寺’内可能设有机关消息一切反击埋伏，咱们就根本不会发觉到这一点，也不会加以防范，可对？”

关山月道：“不错，大哥，是这样。”

郭玉龙道：“也就因为咱们事先得知‘红莲寺’内何处设置有机关消息一类歹毒埋伏，所以你才派我守在寺后山坡上那处秘密出口处，让我先封了它，对么？”

关山月道：“对的，大哥。”

郭玉龙微一抬头，道：“说起来是我没听兄弟你的将令，我没毁掉秘密出口，我临时想出了一个歹主意，我从那秘密出口下去，偷偷地摸进了‘红莲寺’，预备给他们来个内应外合，前后夹击，让他们背腹受敌，一击溃败，结果，我出这一头，这一头的入口在大殿神像之后，我一从那儿出来，就被人瞧见了，兄弟，你猜瞧见我的是谁……”

关山月道：“大哥，是谁？”

郭玉龙道：“那倒霉的‘九指头陀’一空。”

关山月道：“原来是他……”

郭玉龙道：“不是他还有谁，他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要不就是他太怕我，看见我后竟然没敢喊叫，翻身便走，可惜，他没我快，被我从后面赶上，一把揪住了……”

关山月笑道：“他有多大道行，怎么快过大哥，恐怕他吓破了苦胆了！”

郭玉龙道：“一点不差，他转身跪下来便求饶，我看他那付狼狈样，就知道是你的杰作，当时我灵机一动，就跟他交换个条件，我心想要比起整座‘红莲寺’来，一个‘九指头陀’一空，是微不足道的……”

关山月道：“大哥把他交换了什么条件？”

郭玉龙点了点头道：“我饶他不死，他带我去破除‘红莲寺’内的各处秘密机关。”

关山月道：“他答应了？”

郭玉龙道：“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再说这‘红莲寺’又不是他的，他当然不会心痛，把‘红莲寺’看得比他的命还重。”

关山月失笑说道：“是不错！”

郭玉龙道：“兄弟，在一空的前导下，我看见了。”

关山月道：“什么？”

郭玉龙道：“‘红莲寺’里的机关。”

关山月道：“怎么样？”

郭玉龙道：“兄弟，说句话你也许不信，‘红莲寺’里的机关之歹毒霸道，精奇高绝，是我‘无玷玉龙’生平仅见，绝不是你们能够破得了的……”

关山月“哦”地一声。

郭玉龙道：“兄弟，你不信？”

“不，大哥。”

关山月道：“你绝不会危言耸听，渲染夸大，我信。”

郭玉龙呼了一口气，道：“那就好，要不是一空，我绝破不了他，要不是一空惜命，我出不了‘红莲寺’，要不是咱们得了知己知彼，先有防范的便宜，要不是喇嘛们打错了如意算盘，用错了阵仗，要不是他们没想到咱们

会来得那么快，事先不知道你是关山月，咱们这几个……”

微一抬头，接道：“这‘红莲寺’就是咱们的埋身地，一个也休想再离去。”

关山月情知是实，想想难免不寒而栗，沉默了一下道：“没想到‘红莲寺’内竟有……我说嘛，‘红莲寺’怎么破来这般容易……不过，这些喇嘛们确实没有大用……”

郭玉龙一摇头，道：“你又错了，兄弟。”

关山月道：“我怎么又错了，大哥。”

郭玉龙道：“一空说的，这些喇嘛们全是密宗第一等的顶尖儿好手，他们远在建造‘红莲寺’之前，就练成了一种密宗‘阿修罗’大阵，这阵之威力，远较‘少林’‘十八罗汉阵’跟‘武当’‘卅六天罡’剑阵为强大，一发动，无人能敌，无人能破，你仗着‘大罗剑’法，‘防魔杵’两种绝学，我仗着这柄‘八宝铜刘’，跟生平所学，几十年修为，可无大碍，但绡红、燕南跟桂武夫妇……”摇摇头，住口不言。关山月诧异地道：“那他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密宗‘阿修罗’大阵呢？”

“兄弟，”郭玉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用错了对策，用错了阵仗，假如他们事先知道你是关山月，一上来便以‘阿修罗’大阵围住你几个，假如他们没有打算引你进来，用寺里这些神仙难逃的机关击你，不往寺里跑，而择上‘阿修罗’大阵，兄弟，那后来就绝不是现在这样了……”

关山月微扬双眉，没有说话。

郭玉龙接着说道：“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关山月道：“那是什么，大哥？”

郭玉龙道：“他们，包括胤祯在内，都不知道你是哭和尚的传人，都不知道你一身怀着‘大罗剑法’‘降魔杵’两种绝学。所以一上来就吃了大亏，折了不少高手。”

关山月默然不语，半晌始道：“还好，‘红莲寺’总算破了，咱们也没什么损失，除了桂武臂上受了点伤之外……”“是的，兄弟，”郭玉龙微微点头，道：“大事已了，我也可以放心地走了……”

关山月低头说道：“是的，大哥，咱们走吧！”

郭玉龙摇头说道：“兄弟，不是咱们，而是我跟绡红、燕南。”

关山月微微一愕，道：“大哥，这话怎么说了？”

郭玉龙笑指柳绡红道：“问弟妹。”

关山月转望柳绡红，柳绡红没等问便含笑说道：“是大哥跟大嫂、二嫂事先商量好的，正趁这机会离开‘北京’，破了‘红莲寺’后就先去城外，到‘太行山’下的‘倒马关’跟大嫂、二嫂会合，然后再取道往大漠去。”

关山月惊异地道：“你事先怎么没告诉我？”

柳绡红微微一笑道：“是大哥的意思，大哥要我等破了‘红莲寺’后再告诉你。”

关山月道：“那为什么不去‘南海’去大漠？”

郭玉龙笑道：“兄弟，‘南海’我还能去么，岂能让胤祯摸清我的去处，老实告诉你吧，这半年来，我早就把家搬到大漠去了，这些日子来他们一直在忙着，前两天才把一片基业创好，高人荣夫妇俩也搬去了……”

关山月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大哥瞒得人好苦。”

郭玉龙道：“不得已，兄弟，别介意。”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那么，大嫂、二嫂不走留守？”

郭玉龙道：“是收拾细软。”

关山月道：“什么时候走的？”

郭玉龙道：“咱们那一天离家的时候，不到初更，她姐妹俩是在三更的时候走的。”

关山月道：“你以为胤祯——”

郭玉龙道：“我料他在没证实我的死讯之前，总不敢动我的妻子。”

“大哥高算，那么绡红也走——”

郭玉龙道：“还有心腕。”

关山月道：“我知道，我还要听听理由。”

“怎么？”

郭玉龙笑问道：“是不放心还是舍不得？”

柳绡红脸一红，低下了头。

关山月也颇为窘迫，赧笑说道：“两者都不是，我想有权知道理由。”

“说得是。”

郭玉龙大笑说道：“兄弟，是这样的，我把绡红跟心腕当成了人质……”

关山月一怔，道：“人质？”

郭玉龙笑了笑说道：“嗯，人质，燕南还没有学到你十之二三，为防你日后不到大漠去，所以我如今来了这么一手……”关山月笑笑说道：“大哥，说正经的！”

“好吧，说正经的。”

郭玉龙微微一笑，然后敛去笑容，正经说道：“兄弟，你听着我这正经的，有我一天住在‘北京城’里，你便一天没有后顾之忧，如今我走了，假如把绡红跟心腕留给你，多少得分点心照顾她俩，内城的那些人你又是不知道，尤其是胤祯，连我的妻子他都想动，何况……”

关山月截口说道：“大哥，我明白了，大哥，我永远感激。”

郭玉龙摇头说道：“咱们之间别来这一套，也用不着这种字眼，兄弟，听着，这是必要的小别，以后的日子是长远的，我希望你跟绡红都能咬咬牙，忍忍，没有备尝相思苦的这段日子……”

柳绡红一颗乌云螭首垂得更低！

关山月则红着脸道：“大哥，绡红跟我都不是世俗儿女，我不讳言，相思在所难免，其苦也不堪言，但是我跟她都会忍的！”

郭玉龙吁了一口气道：“那就好，兄弟，假如你愿意，也可以不必再往回走……”

“不！大哥！”

关山月道：“我一天不见他登上宝座，便一天不离开‘北京城’，再说，我还有很多事没办！”

郭玉龙叹了口气，道：“那由你了，兄弟，你肩负了神圣使命，我不敢相强，只是，兄弟，我恳请，能放手时便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大哥我会感激你的，不过，兄弟，也别让我的话左右了你的意志，更别过于顾我的面子，一切看当时的情形而定，假如无可赦，兄弟，那由你了！”

他指的是对胡傅两家，关山月当然懂，他道：“大哥，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的，我也自己会斟酌的！”

郭玉龙道：“我不多说了，兄弟，临行我交待你三件事，第一，放火烧

了这座‘红莲寺’，以免日后被一般江湖宵小所利用，贻害天下武林，第二，回去后，想办法查明胤禛的左右，看看这‘红莲寺’机关消息设置图是谁画的，此人允称近百年来在这方面的第一奇才高士，倘能收为己用，裨益甚大，可让他到大漠来找我，我自会给他妥善安置，否则，除掉他，第三，要有事跟我联络，或需要什么帮助，我留的有人，全是精明干练的得力部属，你尽管找乐宝林，他会替你联络……”

关山月一怔叫道：“乐大哥，难道他也是……。”

郭玉龙道：“在阉奎闹事之前，他跟‘南海’毫无关系，否则阉奎不会去找他，在阉奎闹事之后，我看他是位血性汉子，没奢遮的江湖英雄铁硬汉，于是我请他进了‘南海门’！”

关山月摇头说道：“大哥，行事之神速秘密，堪称……”郭玉龙截口说道：“记住我的话，兄弟，最后还有一句，为自己，也为别人，保重！”

一拉燕南，接道：“燕南，咱们爷儿俩先走一步！”

燕南心思灵巧，颖悟超人，恭恭敬敬叩了个头：“关叔，燕南拜别了！”

关山月脸上带笑，心里难受，摸了摸燕南的头，没说话！郭玉龙父子俩出林而去，如今这“红莲寺”前只有关山月跟柳绡红默默相对，身周全是离情别绪，林木被感染，也自黯然！关山月突然强颜一笑道：“大哥是个识趣的人……”柳绡红猛抬螭首，美目中噙着泪，伸手抓住了关山月的手臂，声音沙哑而带着颤抖：“山月，你……你要为我跟心腕保重……”关山月心里猛然一酸，但脸上仍堆着笑，反腕抓住了柳绡红一双柔荑，道：“绡红，放心，为你，为心腕，我不会让人动我毫发，只是你跟心腕也要保重……”

柳绡红微微点头，道：“别让我跟心腕久盼，我比心腕还刚强些，要是过于揪心，我怕她会受不了，只有你回来的消息，我跟心腕会搽脂抹粉，盛装在大门外接你……”

突然，她垂下螭首哭了。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谁能独免？关山月跟柳绡红两次分别，但前后绝然不同，入目此情此景，关山月他能不心如刀割，黯然销魂？

关山月他忍住了，以颤抖的心情，伸出那强使它不颤抖的手，抚上绡红香肩，轻轻地拍了拍，道：“绡红，也告诉心腕，大事一毕，任务一了，我会马不停蹄地兼程赶赴大漠，没听大哥说么，这只是小别，想思之苦固然难堪难受，但这是必要的，往后的日子长远而美好，擦擦泪，快去吧，别让大哥在林外久等！”

柳绡红抬起螭首，泪眼模糊，颤声一句：“那……我走了！”

头一低，转身而去！转过身的时候，她用手帕擦了眼泪！望着那刚健、婀娜的身影远去，被林木挡住，关山月黯然魂销，呆呆愣立，良久，良久……”

之后，“五龙山”上一阵火光冲火而起，上达云霄……火烧的不是“红莲寺”，而是大堆大堆的银子，胤禛的心！

献妙策

去时结伴，归来独行，这一天红日偏西时，关山月风尘仆仆，提着他那柄“巨阙”进了“雍王府”！

进了“雍王府”，他看见那些亲随护卫，个个神色惶恐不安，像是有什么大祸临头一般！

他进了前院，一名亲随迎了上来，满脸勉强而不安的笑意，他道：“关爷，您来得正好，恐怕只有您劝住王爷……”关山月微愕说道：“怎么了，王爷怎么了？”

那亲随道：“王爷正在大发雷霆，书房里被捣得一塌糊涂，两位福晋都劝不住他……”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为什么生这么大气？”

那亲随摇头说道：“谁知道，巴副馆主刚走，大概是为了他吧！”

关山月一听巴不韦来过了，又一怔，道：“他……他来干什么？”

那亲随道：“谁知道，一个时辰之前有个陌生人求见王爷，王爷接见过他就发了脾气，马上把巴副馆主叫来府里痛骂了一顿，只不知道为什么……”

关山月道：“一个陌生人？谁？”

那亲随摇头说道：“没见过，看样子是个江湖上的，好像跑了一大段路，满头满身都是砂土……”

关山月没说话，沉吟了良久始道：“你去禀报王爷一声，就说我回来了！”

那亲随有了犹豫，苦着脸道：“这……关爷，我不敢，我看，我看……”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那我自己进去好了！”

他迈步直奔后院，那亲随还直在身后道歉！果然，一进后院，他便听见雍郡王那机密所在的书房里，乒乒乓乓正在乱响，还听见雍郡王在大声嚷嚷，只听不清楚他在嚷些什么！他提着脚步上画廊，故意把脚下弄得很响！才进书房门口，就听雍郡王在里面喝骂道：“滚，滚，谁敢再来吵我，我要谁的脑袋！”

关山月当即高声说道：“王爷，是我！”

书房里，乒乒乓乓之声立刻争止，只听雍郡王道：“是小关？”

关山月道：“回王爷，是的，是关山月回来了！”

砰然一声门开了，雍郡王跨步迎了出来，关山月第一眼就看见他两只眼红红的，眉宇间深溢着阴鸷跟杀气，但转眼间这些却一扫而净，雍郡王哈哈大笑，亲热得不得了伸手抓住了关山月的一只胳膊：“好家伙，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要发疯了！”

转身便往里拖！

一进书房，书房里乱七八糟，书一本本，满地是些碎茶壶，破茶杯，桌子歪了，椅子斜了……简直狼藉一片，而且，两位福晋赫然在座，脸色都不好看！

关山月没理别的，上前欠了欠身：“见过福晋！”

关山月不比别人，两位福晋都挤出丝笑意抬手！

雍郡王却在一旁说道：“小关回来了，我就不生气了，你两个回房去吧！”

两位福晋站起来走了，关山月身后欠身，道：“送福晋！”

钮钴禄氏回身笑道：“我俩都劝不住他，你一回来他就消了气，看来他心里只有你，连我两个都没有，你陪他聊聊吧，如果能的话，最好能骂他两句！”

说完了话，她偕同侧福晋走了。

雍郡王笑道：“听见了么？小关，她俩不敢惹我却挑拨你，你的胆比她俩大，想骂你就骂吧，我受了！”

关山月转过身来皱了眉，道：“王爷，这是为什么？”

雍郡王瞪着眼道：“什么为什么？”

关山月道：“什么事让您生这么大气？”

雍郡王含笑说道：“没事了，吃饱了闲着没事，闷得发慌，闹着玩玩儿，吓吓她俩开开心！”

关山道：“王爷，您要不愿说，我就不问了！”

雍郡王忙道：“好，好，好，我说，我说，我已经生过气了，别你一回来又让我惹你不高兴，只是，咱这坐下来再说！”

他抬手要让座，却忽地扬眉向外喝道：“来人！”

门外“喳！”

地一声，一名亲随战战兢兢地哈着腰走了进来，近前打下千去，怯怯地道：“奴才在，您请吩咐！”

雍郡王厌恶地一摆手道：“你一个人不够，再叫几个来，把这儿收拾收拾，要快，我要跟小关说话，快去，快去！”

那亲随应声快步而去，转眼间还带着另两个走了进不，人多好办事，没一会儿把满地狼藉收拾打扫得干干净净，完事要告退时，雍郡王叫住了一名亲随，吩咐道：“叫他们准备洗澡水，拿一身我的衣裳，另外请福晋亲自下厨做一桌去，我要给小关庆功，外带接风洗尘，快去！”

亲随们应声而去，关山月却道：“王爷，您又赐恩，我这算不了……”

“小关！”

雍郡王一抬手，道：“我少说一句，这是我的事，让你先洗个澡，然后再吃喝一顿，不是挺惬意的事么？现在可以坐了，坐下谈，坐下谈！”

他热络地拉着关山月坐了下去！坐定，雍郡王急不可待地问道：“小关，情形如何？”

关山月道：“王爷，我回来了，并不是无以覆命了，提头来见！”

雍郡王道：“我知道，我问你情形如何，快把情形告诉我让我也有身临其境之感地高兴高兴，痛快痛快，过过瘾！”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王爷，你还没把该告诉我的告诉我！”

雍郡王微愕说道：“我，什么？”

关山月道：“你这是跟我装糊涂，那可别怪我……”雍郡王忙道：“小关，小事，别问，行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自进府以来，从没见过您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小事？小事不至于这样，把书房捣的乱七八糟，狼藉一片，连两位福晋都劝不住，究竟为了什么，王爷？”

雍郡王摇头说道：“你该让他们先通报一声，那样我就有功夫收拾收拾，不让你瞧见了！”

关山月道：“我是找过人通报，可是慑于您的雷霆虎威，没人敢进来！”

雍郡王道：“别骂人了！小关，这是谁这样没用？”

关山月道：“别怪人家，王爷，换换我是他，我也害怕！”

雍郡王道：“这么说，你并不害怕！”

关山月道：“怕有什么用？我回来了，势必得见王爷覆个命！”

雍郡王笑道：“算你生就一张巧嘴会说话，小关，是这样的，你那位拜兄，巴不韦，他惹我气恼！”

关山月道：“他怎么惹王爷气恼了？”

雍郡王道：“别提了，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就摘他的脑袋，巴不韦一向称精明，称干练，可是前天他做了一件事却是既糊涂又该死！”

关山月道：“那是什么事？竟使得王爷说他该死？”

雍郡王道：“前两天他为‘集贤馆’拉了个人，为的是他知道此人是个江湖豪雄，身手很高，岂料，这个人是老十的人，他到我这儿来是来卧底的！”

“有这回事……”

“怎么没有！”

雍郡王道：“那个该死的东西，把我派你破除老十秘密机关的事，一字不漏地全告诉了老十，老十知道之后，当然会加紧防范，更会在那儿增加实力，你想，这对你岂不是一种……我当然气了，于是我把巴不韦叫来骂了一顿，又怕你遭遇危险，所以我越想越火儿……”

关山月道：“这么说来，您是为了我才生这么大的气？”

雍郡王道：“当然噜，你以为我还会为别人么？他们也配！”

这要是换个人，听进心里不知有多舒服呢，再加上一回来便吩咐预备洗澡水，拿他的衣裳换，福晋亲自下厨做菜接风洗尘庆功，不感激零涕才怪！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王爷，我荣宠无上，深表感激！”

雍郡王口气跟郭玉龙一样：“小关，你我之间没这一说，往后你要再这么说，可别怪我拉下脸来生气！”

可就没有郭玉龙真挚、诚恳！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雍郡王拍了拍座椅扶手，道：“小关，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了……”

关山月道：“王爷，我还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雍郡王目光一凝，道：“想知道他是谁？你要干什么？”

关山月道：“愿替王爷效犬马之劳，除去……”

“别！”

雍郡王一抬手，道：“他应该早被除去了！”

关山月微愕说道：“王爷，何解？”

雍郡王道：“有人密报了这件事后，随后又说那个到我这儿来卧底的人怕我派人杀他，连夜逃往……逃往，小关，那叫什么寺来着？”

他可真会装！

关山月道：“王爷，叫‘红莲寺’！”

雍郡王道：“对，叫‘红莲寺’，他逃往‘红莲寺’去避风头躲死去了，你破了‘红莲寺’还有不杀人的道理吗，想必你杀的人之中就有他！”

死无对证，算是没有痕迹了！

关山月道：“那就算了，王爷，那密报之人是……”雍郡王道：“‘集贤馆’里的，我赏了他五百两，让他走了！”

关山月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雍郡王瞪眼说道：“你又想干什么？”

关山月道：“王爷，这种人应该重用！”

雍郡王道：“重用？我让他回江湖去了！”

关山月讶然说道：“王爷，这又为什么？”

雍郡王道：“为什么？好话，他密告，巴不韦是现在的副馆主，要是他知道是他密告的，会饶得了他？”

这位胤祯老四的确很富心智，他能把每样事都安排得合情合理，毫无破绽！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不以为我那位拜兄是那种人！”

雍郡王道：“可是我却不能不为这个人着想啊！”

关山月摇摇头，没再说话！

雍郡王却又道：“现在该轮到你了吧，小关？”

关山月遂把破“红莲寺”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他丝毫未加隐瞒，最后还补了那么一句：“我差点陈尸‘红莲寺’，没办法回来见王爷！”

静听之余，雍郡王脸色连变，目中屡腾煞气，等关山月把话说完，他“叭！”地一声拍了椅子，道：“老十他活该倒霉！”

关山月道：“怎么，王爷？”

雍郡王道：“他花这么多心血，最后却全毁在这些酒囊饭袋身上，以我看就是你不杀他们，老十也饶不了他们！”

关山月道：“说得是，王爷，这叫人算不如天算，想害人的人，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更苦的是哑巴吃黄连……”雍郡王道：“小关，何解？”

关山月道：“十阿哥他能找您兴师问罪么？”

雍郡王抚掌大笑，道：“对，对，哑巴吃黄连，这下确够他受的，哈！”像完全跟他没关系！

笑声一落，他接问道：“小关，这么说，‘红莲寺’是被你放了一把好火……”

关山月道：“可是我烧的不是‘红莲寺’！”

雍郡王愕然说道：“不是‘红莲寺’？那是什么？”

关山月道：“我烧的是十阿哥的心！”

雍郡王一怔，旋即再大笑：“好话，好话，对，对，烧的是他的心，只怕他是既愤怒又难受，苦就苦在不能出气声张，不能说出来……”

关山月微笑说道：“王爷，令人愉快的就在这儿！”

雍郡王目光一凝，道：“小关，你好损！”

关山月道：“王爷，我破‘红莲寺’，是您的授意！”

雍郡王道：“这么说，我比你更损！”

关山月道：“不敢，是王爷自己说的！”

雍郡王哈哈大笑，笑至半途，忽然敛住，目注关山月，唇角上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笑意，道：“小关，你可要留神啊！”

关山月道：“王爷，有什么值得我留神的？”

雍郡王道：“老十这个人出了名的阴狠毒辣，你毁了他的心血，坏了他的机关，他必不甘心，你要时刻留心他暗算你，以我看，他恨不得剥你的皮，抽你的筋，食你的肉！”

关山月笑道：“听来怕人，多谢王爷提醒，今后我会特别小心，加倍留神，随时提高警觉，不过，我以为他难奈何我！”

雍郡王道：“可别这么想，小关，论斗力，老十或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他极富心计，俗话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他要是跟你玩阴险的，暗地里计算你，那可不能不……”

关山月笑道：“谢谢王爷，我小心就是！”

雍郡王道：“这才是，别糊里糊涂地被他害了还茫无所知！”

关山月笑了，道：“王爷，别过于关心我，对十阿哥，您也得加倍提防，小心对付，以我看他并不弱于您。”

雍郡王有点不服，一扬眉，道：“怎见得？”

关山月道：“不知道您有没有留心听我的报告？”

雍郡王道：“当然留心了，怎么没有，你所说的每一句，甚至第一个，我已悉入耳内，牢记心中！”

关山月道：“我说我在‘红莲寺’那一伙里，碰见了甘瘤子！”

雍郡王道：“我听见了，怎么？”

关山月道：“我听说他由西南到京里来，本是来投效您的，可是在半途却被十阿哥拉去了‘红莲寺’，从这件事看……”雍郡王脸色一变，道：“小关，真有这种事？”

关山月道：“难道我还会骗您不成！”

雍郡王道：“这……你是听谁说的？”

关山月道：“甘瘤子自己亲口说的，难道还会有错？”

雍郡王脸色阴沉地沉吟说道：“他竟然是来投奔我的，他竟然是……小关，当初你没做错，说不定他是受了甘凤池的影响，听说我胤禛仁义，所以远从西南来投奔我，虽然他被老十拉去了，但我不能说不是一件可喜的事……”

关山月道：“固然，王爷，但对十阿哥这个人……”雍郡王阴鹜目光大盛，微微一笑道：“小关，你要不怪我在你刚回来，连歇息都没有歇息之前又交给你差事，那么我就把这件差事交给你！”

关山月道：“您的意思是……”

雍郡王道：“为杜绝后患，该斩草除根！”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王爷，他是位郡王！”

雍郡王道：“我也是位郡王！”

关山月道：“可是我只是……”

雍郡王目光一凝，道：“小关，你怕？”

关山月双眉微扬，摇头说道：“王爷，关山月平生不知一个‘怕’字，我只是担心万一这件事被人知道了，传进了宫，对您恐怕……”

雍郡王道：“那么你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不妨暂时留着，等大势笃定，您登上宝座之后再说，我以为只要您加意提防他，他成不了大患的！”

他要为胤禛留下几个厉害的对手！

雍郡王笑了笑道：“老十他该给你叩头！”

关山月道：“怎么，王爷？”

雍郡王道：“就因为你这一句话，暂时保住了他一条命！”

关山月笑了！

雍郡王笑容一敛，道：“至于甘瘤子，小关，我认为你不该放他走！”

关山月道：“您认为我该除了他？”

“不！”

雍郡王道：“我认为你该把他带回来！”

关山月笑道：“王爷，那何如让他自己来？”

雍郡王阴鹜目光一闪，道：“小关，你认为他还会来么？”

关山月道：“我放了他，这又是一次替王爷布施仁义，过不多久，我认为他必会再来投效！”

雍郡王连连点头，道：“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他要来了，我给他高职，给他高俸，听说他一身所学很了不得，在西南一带也很吃得开，俨然一方霸主土皇帝，我能把他收在身边，该是一大收获……”关山月要说话，雍郡王抬手拦住了他，道：“别说了，小关，当初我做了许诺，事成之后要登门拜谢，然后在府里大摆宴席请人吃喝一顿庆功，如今事成了，你也回来了，我不好多耽搁，看看洗澡水好没有，洗澡去，洗过澡后，陪我到郭玉龙那儿走一趟”关山月道：“王爷，您不必去登门拜谢了！”

雍郡王道：“那怎么行？话是我说的，我岂能言而无信？下次我还想用人不？快去洗澡吧……”

“不，王爷！”

关山月道：“我的意思是说，郭家现在已是一座空室了！”

“空室？”

雍郡王一怔，道：“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王爷，郭玉龙已经带着家眷回‘南海’去了！”

雍郡王一震急道：“真的，小关？”

关山月道：“王爷，我焉敢骗您？”

雍郡王脸色大变，道：“他……小关，他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王爷，他不能不为郭家着想！”

雍郡王叫道：“他为他郭家着想？他有什么好顾虑的，朝廷待他……”

关山月道：“那是一回事，王爷，这又是另一回事！”

雍郡王道：“这又是哪回事，你说！”

关山月道：“王爷，他帮您破了十阿哥的‘红莲寺’，对不？”

雍郡王道：“这还有错？我自会论功行赏！”

关山月摇头说道：“他不贪功，也不求赏，他只保全他的妻小！”

雍郡王脸色一变，道：“这又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王爷，你该想象得到，目前，要是十阿哥知道了这件事，绝不会放过他郭家，将来，万一登上宝座的是十阿哥而不是您，王爷，您想，后果如何？”

雍郡王摇头说道：“没这一说，没这一说，凭他郭玉龙就是倾京畿铁骑也难近他身，何况一个老十，我不以为……”

关山月道：“那是您的看法，事实上也不能算错，可是您说的，十阿哥这个人阴狠毒辣，他有可能背地里想尽办法暗算我，就同样有可能去对付郭家……再说郭家能打能斗的只有郭玉龙一个，万一十阿哥登上九五，他有多大能耐对抗一国之主，他或不怕，可是他不能不为他的妻子着想，所以王爷，他趁这机会回转头了‘南海’！”

雍郡王脸色很难看，久久方道：“那就算了……看来我也不能怪他……只是小关，难道他一家都去了‘红莲寺’么？”

“不！王爷！”

关山月道：“只有他跟他那螟蛉义子去了，他那两位夫人跟其他五位少爷则留在家里收拾细软，他们约好了在一个地方碰头，然后一起回‘南海’去！”

雍郡王道：“看来郭玉龙的心智常人难及，小关，你该拦拦他！”

“王爷！”

关山月道：“人家为的是自己的妻小，我能拦他么？”

雍郡王道：“难道说他就这么走了，总该跟我说一声啊！”

关山月道：“他本来是打算跟我一起回来向王爷辞行的，可是他怕回来之后王爷不放他走，又怕惊动了十阿哥闹出事端，所以他让我代他向王爷辞行，请王爷恕他不告而别之罪，并恭祝王爷早日身登大宝！”

雍郡王苦笑说道：“我真要谢谢他，‘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宫里要是知道了，只怕会气……”

想是讳言一个“死”字，他摇摇头，住口不言！

关山月道：“王爷，就算他回到了‘南海’，又能怎么样？”

雍郡王苦笑说道：“小关，你不会不知道，多少年来他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是朝廷既怕又头痛的人物，所以皇上才利用胡、傅两家的关系，把他安置在京里，着胡傅两家就近监视，当然，礼遇之优厚，那是没有前例的，朝廷也没有亏待他，如今他一旦挣脱这一环，回到了‘南海’，那就像蛟龙得水，只怕他日仍是我的无穷后患……”

他算是料对了，以后他就是间接地死在郭家那六龙之末，六少郭燕南之手（详情见拙作‘满江红’。）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王爷，您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

雍郡王愁聚眉锋，抬眼说道：“怎么！你有什么高见？”

关山月道：“我认为，不管是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朝廷拥天下兵马，绝不致于怕一个郭玉龙！”

雍郡王道：“小关啊，那你就想差了，朝廷虽拥有天下兵马，但在这天下兵马里，哪一个是能高来高去的人物？”

关山月道：“固然没有，王爷，可是京畿拥有‘侍卫’、‘查缉’两个营，大内更有个个高手的侍卫……”

雍郡王摇头说道：“他们哪一个又是郭玉龙的对手啊！”

关山月道：“我不以为朝廷对某个人会一点办法没有！”

雍郡王沉默了一下，道：“除非将来你肯伴驾！”

“我？”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王爷，当初我是怎么说的？”

雍郡王道：“当初是当初，如今是如今！”

关山月道：“王爷曾做了金诺，如今怎好食言？”

雍郡王道：“小关，我待你如手足兄弟，你又怎忍心……”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届时宫里有‘血滴子’云家十兄弟雍郡王摇头说道：“你知道，他们对付别人还行，对付郭玉龙，那还差得远！”

关山月道：“王爷，我不以为郭玉龙会……您跟他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雍郡王道：“可是我不能不防着他啊，固然，小关，我跟他私人之间没有仇，二没有恨，可是，他这个人跟常人不同，一直没办法改变他的死脑筋，总是以什么前明遗民自居……”关山月道：“王爷……”

雍郡王道：“小关，你别多说，只说一句，你答应不答应将来伴驾？”

关山月岂有不明白这位阴鸷胤祯老四的用心的道理，他明白，胤祯是故意表示仍要重用他，让他放心，然后趁他松懈再行那一计未成的二计！

所以，他故意想了想之后才说：“王爷，您真要我留下来伴驾？”

雍郡王道：“废话，事关我自己的安全，跟大清朝廷的存亡，这还能假么？”

关山月吸了一口气，道：“那么我有个不情之请……”雍郡王忙道：“你说，只要不是走，我什么都答应！”

关山月道：“什么时候‘南海’传来郭玉龙的死讯，那就是我离开您，回到江湖去的时候！”

雍郡王道：“等郭玉龙……”

关山月道：“您防的不就是他一人么？”

雍郡王猛一点头，道：“好吧，我答应，从现在起，我加你的月俸……”

关山月道：“王爷，别给我！”

雍郡王道：“给巴不韦？”

关山月点了点头。

雍郡王摇头一笑，道：“我刚臭骂了他一顿，差点没摘他的脑袋，那是因为他有过错，如今却要我加他的月俸？这算什么？恐怕连巴不韦自己都会莫明其妙……”

关山月道：“他这是因祸得福！”

雍郡王道：“说什么因祸得福，只怕他今后更会犯错了！”

说完了话，他笑了，关山月也笑了！

笑声中，雍郡王站了起来，道：“小关，就这么说定了，好好干，也安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只要我能被拥上‘正大光明殿’那宝座之上，名义上你是我的伴驾，可是你的权势……”关山月道：“王爷，关山月不求权势！”

雍郡王眉锋一皱，道：“那你要什么？”

关山月道：“王爷，仍是老话……”

雍郡王道：“给你那拜兄巴不韦。”

关山月点了点头道：“是的，王爷！”

雍郡王摇头说道：“小关，这一次我绝不能答应你，我告诉你，脖子软的人，你给他顶大帽戴，他那头会东晃西歪，受不了的！”

关山月道：“那……王爷，我什么都不要！”

雍郡王摇头说道：“这次不能依你，这是朕的圣旨，你敢拒而不受？”

关山月道：“王爷，真要那样，我不敢……”

雍郡王笑了，道：“那就好，走吧，洗澡去，朕赐你香汤沐浴，龙衣加身，然后陪朕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去！”

关山月笑着站了起来，道：“王爷，我领旨！”

雍郡王斜瞥了他一眼：“王爷？到了那时候，你还叫我王爷？”

关山月失笑说道：“我错了，该是陛下！”

雍郡王哈哈大笑，伸手拉住了他，往外便拖。

真的，关山月真的洗了个舒服澡，也真穿上了雍郡王的衣裳，由此可见雍郡王对他的“宠爱”！

洗过澡后，一身疲累去了不少，在洗澡的时候，关山月一直在思索雍郡王那一计未成，紧跟着必来的二计是什么？他怀疑这席“庆功宴”，他在想

办法提防，甚至于他在想办法提防时时刻刻！他作了难，假如雍郡王在这“庆功宴”上对他下毒手，他还真难提防，他总不能每样菜先试试再入口，每杯酒先试试再下喉，一个澡洗完，他仍没想出办法来！

洗完澡出来，雍郡王就在外面等着他，一见他出来，立即笑着说道：“小关，你可真能磨，一个澡洗这么老半天，这工夫让我洗三个澡都够了！”

关山月赧笑说道：“让您久等，王爷，其实，我还没有洗够，假如不是您站在外面等，我还能多洗会儿！”

雍郡王笑道：“今天免了，改天吧，改天我把回部进贡的香料给你泡上一大盆，让你泡上一整天，最好吃喝拉撒睡都在里头！”

关山月笑了！

酒宴摆在后院的水榭里，他两个踏着青石子路往后院走，刚进后院门，就听得后院里传出一阵女子嬉笑声，莺声燕语，宛转动听，关山月只当是丫头们趁雍郡王没来之前得空嬉闹，当时也未在意。

可是一进后院门，他马上就觉得情形不对，他看得清楚，在通往水榭，横跨碧波的朱栏小桥这一头，并肩儿站着两位姑娘，看年纪都有廿多，一个丰腴，一个婀娜，长得都很美艳秀丽，而且看上去都端庄大方。

两个人一般地装束，高领小袄，下身八幅风裙，裙脚下露出那对绣花鞋的鞋尖，乌云螭首梳得一根跳丝也没有，那排整齐的刘海，盖着雪白的香额，说不出有多耐看！

很陌生，是哪个府里的内眷？

不，她两个人每人那玉手里捏着一块手绢儿，香喷喷的。

关山月心里一跳，忙道：“王爷，这是……”

雍郡王微微一笑，笑得有点神秘，道：“进去坐下再说！”

说话间已进朱栏小桥，那两位姑娘盈盈施礼，脆生生地带者三分俏：“见过王爷！”

雍郡王一抬手，道：“这位是‘侍卫营’的关领班！”

那两位又微蹲娇躯，福了一福：“见过关爷！”

关山月微欠了欠身：“不敢当！”

雍郡王眉锋微皱，斜瞥了他一眼，没说话，当先踏上朱栏小桥，走向水榭！

关山月礼貌地抬了抬手：“两位姑娘请！”

“不敢僭越！”

她两个齐道：“关爷请！”

关山月没再多让，转身踏上小桥！

进了水榭，水榭里摆着一桌丰盛，天是早黑了，可是水榭里没掌灯，其实并不黑，清冷银辉投射，碧波反映月光，比灯都亮，诗情画意，情调极美。

一眼看过去，关山月心里一松，对雍郡王的心智与阴鸷，还有那枭雄的作风又认识了一层。

筷子是银的，单这一桩便证明酒菜可以放心食用。本来，雍郡王的手法岂会这般幼稚低劣？

他跟雍郡王对面而坐，那两位没等人让，落落大方地一人一边，分坐在关山月的左右，挨得关山月紧紧的，左边香来右也香，燕瘦环肥偎两旁，关山月美人在侧，他好不自在，微皱眉锋望了雍郡王一眼！

对面，雍郡王唇边含着笑，那多少带点嘲弄意味，他一见关山月看他，

当即笑着说道：“小关，别瞅我，论功行赏庆功宴，今儿个咱们一切不拘，痛痛快快地尽一夕之欢的不醉无归，你尽情欢乐，我不会打你的小报告，这两位都是‘北京城’里红透半边天的红牌，你回来之后没多久，下人就帮她俩接来了，这是我早安排好的，别扫人兴，别煞风景，更别冷落佳人，让人难堪，姑娘们，让关爷认识认识！”

只听一声答应，左边那位脆声说道：“关爷，贱名云黛！”

右边那位绕着手绢儿，有点忸怩娇态：“关爷，我叫翠云！”

关山月像没听见，他皱眉望着雍郡王道：“王爷，我不习惯雍郡王一抬手，道：“你不用报名，我知道你叫关山月，不习惯么，一回生，两回熟，没有开始永远习惯不了，小关，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始风流，别忘了你那英雄本色，我敢说只一开始，你这块百炼精钢准会变成绕指柔，姑娘们，给关山月斟酒了！”

不容关山月分说，那两位皓腕轻抬，分别拿起了银壶，云黛给关山月满斟了一杯，翠云要照顾雍郡王，却被雍郡王抬手挡住了：“别，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不用照顾我，今儿个你俩是他一个人的，只照顾他就行了！”

关山月无可奈何，只好由他了！

还好，这两位不比一般卖笑俗妓，没有放浪媚荡，也没有依偎斜倚，仅仅是频送秋波与甜笑，假劝酒。

这使得关山月大放宽心，微生好感。

而雍郡王却在对面直叫：“云黛，翠云，今儿个小关他要是没一丝儿醉意，我可唯你两个是问，他不喝也可以，你两个得代他喝！”

有了他这句话，那成熟风韵醉人的云黛，水汪汪的一双大眼望上了关山月，含笑问道：“关爷，您忍心？”

关山月他硬不起心肠……

好在，他海量！

渐渐地，熟了，真笑也开始了！

就在这时候，一名亲随步履匆匆地进了后院！

雍郡王有几分酒意，一扬眉喝道：“站住，混帐东西，谁叫你乱……”

关山月唤了声：“王爷！”

雍郡王敛态一笑，道：“看你的面子，也别吓了他两个……”转向外冷冷说道：“过来！”

那亲随应声走了过来，远在小桥上就打了千！

雍郡王道：“什么事？说！”

那亲随道：“禀王爷，舅爷来了！”

雍郡王“哦！”

地一声道：“他来了，这时候……有什么事？”

那亲随道：“回王爷，舅爷只说要见您，奴才没敢多问！”

雍郡王用眼角余光瞥了关山月一眼，眉锋微皱，道：“真扫人兴……”转过来含笑说道：“小关，你坐坐，我舅舅来了，说不得我得见他去，好在有云黛跟翠云陪着，你并不寂寞！”

说着，他站起来出了水榭！一绕过屋角，看着挡住了关山月的视线，雍郡王立即放快了脚步，三脚并成两步地匆匆赶到了他那处理机要，谈论机密的所在……书房！

书房里，琉璃灯下，这时候坐着个瘦瘦的老头儿，长眉，细目，隆鼻，

薄唇，山羊胡，看样子有五十多岁，颧骨高高的，两腮微向内陷，一条发辫拖在身后，衣着挺讲究，挺气派，手上戴着一枚汉玉扳指，还拿着个鼻烟壶不住地在嗅，他就是胤禛老四的舅舅，也就是胤禛的死党，那老奸巨滑，阴狠险诈的隆科多了，胤禛所以能有今日这等优势，此人功居大半！

进了书房，雍郡王把门关得紧紧的，叫了声：“舅舅！”

隆科多鼻烟壶塞住鼻子，嗯了一声！

雍郡王走过去坐下，望着他道：“今儿个是什么风，把您降科多仍在嗅鼻烟，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在……”就这么两个字：

雍郡王忙接了口，道：“关山月回来了，我在给他庆功！”

隆科多猛然拿下鼻烟，转脸凝目，道：“怎么，他……他回来了？”

雍郡王咬牙点头，“嗯！”

了一声！

隆科多道：“那……‘红莲寺’完了，你的心血也毁了……”雍郡王脸色铁青，道：“不要紧，您不知道，原先我只认为他是个可怕的人才要除去他，如今不是了，如今我非杀了他不可……”

隆科多道：“那是，单看他能毁了‘红莲寺’回来……”雍郡王道：“他能毁‘红莲寺’？‘红莲寺’那一套机关消息，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劫数，是那些没用的蠢材自己坏了我的大事！”

隆科多“哦！”

地一声道：“是怎么回事？”

雍郡王铁青着脸把喇嘛们失策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隆科多直跺脚连叫该死！

雍郡王道：“可不是么，就是关山月不杀他们，我也非要他们的脑袋不可，饭桶，饭桶，真是十足的饭桶！”

隆科多道：“别骂了，事到如今，骂又有什么用？不管怎么说，关山月这个人早日除去为妙！”

雍郡王道：“当然，我现在才知道，他是前明袁崇焕手下的一员上将……”

隆科多忙道：“这……这是谁说的？”

雍郡王凑过去在他耳边低低说了两句！

隆科多两眼一直，道：“噢，是他，你把他安置在……”雍郡王道：“跟云家十兄弟在一起，我派他训练‘血滴子’！”

隆科多道：“好，好安置，只是，老四，这说法可靠么？”

雍郡王道：“怎么，您以为不可靠？”

隆科多道：“你该看得出，他自从来了之后，可立了不少大功，‘661所作所为，全是向着你的！’”

雍郡王道：“这我知道！”

隆科多道：“他既是前明遗民，袁崇焕的手下大将，怎么会助你？”

雍郡王苦笑说道：“舅舅，这道理我也想过，我就是想不通隆科多道：“他要是袁崇焕手下的大将，必不会帮你，杀你都怕来不及，以我看，这只有两种可能……”

雍郡王道：“哪两种？”

隆科多道：“一是这说法不可靠，二是他真心投靠……”雍郡王冷笑说道：“管他是哪一桩，总之这个人我是非除去不可！”

隆科多点头说道：“对，这是最好的办法，能利用他一天就利用他一天，

要不然就马上除掉他，他要是真心投靠，杀了他这没利用价值的人并不算可惜！”

雍郡王道：“是的，舅舅，只等时机一到，我就会用上那最后的一着。”

隆科多沉吟着说道：“我担心他不会等你用上那最后的一着！”

雍郡王道：“怎么？”

隆科多道：“恐怕他已经知道你派他破‘红莲寺’是……”雍郡王摇头说道：“不，不，不，不会，舅舅，我有绝对的把握，他绝不会知道这是我的一着狠毒计！”

隆科多道：“你凭什么这么有把握？”

雍郡王道：“他要知道，他就不会再回来了！”

隆科多道：“那不一定，也许他是将计就计，他装作不知道，反正你哑巴吃黄连，也不能说破！”

雍郡王摇头说道：“舅舅，我看不会！”

隆科多道：“我看恐怕……”

雍郡王道：“不会的，舅舅，我要他将来做伴驾，给他摆桌庆功宴，就是为了试试他，他表现得毫无破绽！”

隆科多摇了摇头，道：“但愿你没有看错……”

雍郡王道：“管他看错没看错，反正我要除这个人是真！”

隆科多微一点头，道：“也好，那就等时机来临吧！”

雍郡王道：“舅舅，我再告诉您件事，郭玉龙走了！”

隆科多一怔说道：“郭玉龙走了？他上哪儿去了？”

雍郡王道：“关山月说是‘南海’，我看不会是‘南海’，他跟郭玉龙两个人之中，总有一个是没说实话！”

隆科多大惊失色，道：“怎么，他，他，他，老四，你怎么能让他走？”

雍郡王苦笑说道：“天知道，要不是关山月告诉了我，我根本不知道！”

隆科多诧声说道：“你不知道？”

雍郡王道：“我让关山月找他帮忙，用意是在一并除了他，然后收拾那如花美眷，没料到他跟关山月破了‘红莲寺’，在临去之前就安排好了，他跟关山月往‘红莲寺’去，他那两位夫人则带着几个儿子跟细软后一步出了城……”

隆科多跺脚叹道：“一步之差，全盘皆输，别人走十个百个也不要紧，走了这条孽龙那还得了。且不论让宫里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最重要的还是他将来对你是一大祸患……”

雍郡王道：“舅舅，我也知道，可是我没想到他会利用这机会走，如今他已经走了，我又有什么法子？”

隆科多想了想，一点头，道：“亡羊补牢，希望为时不算迟雍郡王道：

“您的意思是派关山月……”隆科多道：“您想再放走一个关山月？”

雍郡王道：“那您的意思……”

隆科多道：“把这消息透给宫里……”

雍郡王讶然说道：“把这消息透给宫里？”

隆科多道：“我自然不会明说他是怎么走的，我只说他偷偷地溜走了，让宫里派人追杀他去……”

雍郡王道：“派人追杀他？天，谁是他的对手？谁又敢去，那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么？再说……”

隆科多冷冷说道：“肉包子打狗，对你有什么损失？”

雍郡王呆了一呆，猛击一掌笑道：“对，能杀了他，那是为我除祸患，要是杀不了他，也对我毫无损失，将来我再找能人对付他！”

隆科多道：“我就是这个主意！”

雍郡王涎着脸嘿嘿笑道：“舅舅真是足智多谋，不愧是我的军师！”

隆科多摇摇头，冷笑说道：“别捧我，眼前这件事我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点办法也没有，这算得什么足智多谋……”雍郡王忙问道：“舅舅，什么事使你……”

隆科多翻了他一眼，道：“还不是为了你的事，除了你的事之外，还有什么事让我着急，又有什么值得我着急！”

雍郡王道：“舅舅，这我知道，您疼我爱我，咱们究竟亲，您一直为我的事劳心劳力，甚至于大堆大堆的银子往外送……”隆科多捋着稀疏的山羊胡，道：“你知道舅舅是为了谁就好！”

雍郡王道：“我怎么不知道，一旦我坐上那宝座，您就是隆科多笑了：“行了，老四，到时候只别忘了你这个舅舅就行了……”

雍郡王忙道：“舅舅，那怎么会，您知道我不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人，一旦我坐上那宝座，舅舅您就跟我一样……”隆科多脸上的笑意更浓了，笑道：“紫禁城骑马？”

雍郡王道：“御书房行走，总之，您跟我这个皇上一样！”

隆科多笑道：“恐怕我也算得半个皇上！”

雍郡王道：“何止？完全跟我一样！”

的确，隆科多在雍正登基后是红极一时，十分得势，可是天知道他的最后下场如何！

隆科多难掩内心喜悦，脸色微微一整，道：“老四，说正经的，天这么晚了，我跑到你这儿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我是没办法了，好歹你自己拿个主意……”

雍郡王道：“舅舅，您说吧，究竟是什么事？”

隆科多道：“老二的病又犯了……”

雍郡王一喜道：“这不是喜事么？”

隆科多道：“还有更喜的在后头，老二被废了，已经迁出了‘东宫’……”

雍郡王一下跳了起来，惊喜欲狂，叫道：“什么，老二真被……这……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隆科多道：“就在上次事后不久，说来这完全是胤禩，胤禵两个人当初留下来的根苗，当初胤禩胤禵不是打通太监跟一班妃嫔们老在皇上耳根上说者二的坏话么……”

雍郡王道：“舅舅，这个我知道！”

隆科多道：“这种凶险的话，便是铁石人儿听了也要动气，何况那些妃嫔却是皇上平日十分宠爱的？要照皇上的意思，当时就要传‘宗人府’把老二废了……”

雍郡王道：“最后却被固伦公主劝住了！”

隆科多道：“是啊，当时她说废太子是件大事，须和众大臣慎重商量，皇上也就暂时忍下了这口气，接着边报到来，‘葛尔丹’部造反，皇上要立

即对外用兵，也就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了……”

雍郡王道：“这我也知道，裕亲王全福是抚远大将军，那时候老大是抚远副将军，统兵百万出大北口，恭亲王常宁是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跟信郡王鄂礼为副，统兵五万出喜峰口，内大臣舅老爷佟关维，佟关网，大臣索额图，明将军统兵十万，后来皇上派康亲王换回恭亲王，自己去带着御林军到‘博洛’去督战隆科多听雍郡王一口气说了“葛尔丹”造反，皇上因与大臣商议对外用兵，而将废太子的事暂时搁置了，忙截口说道：“废太子的事就起自皇上这一趟关外！”

雍郡王愕然问道：“舅舅，这话……”

隆科多道：“皇上一到关外，告老二罪状的状纸，就像雪片一般，有的告他欺凌宗室，有的告他扰害百姓，有的告他擅劫贡物，有的告他秽乱宫廷，有的告他谋弑父王……”

雍郡王笑道：“好厉害，这还得了！”

隆科多道：“说得是呀，皇上看了，旧恨重提，立刻下旨把老二提到关外，巧就巧在这时候老二病犯了，说话疯疯癫癫，把皇上气得晕了过去，接着就把老二废了……”

雍郡王笑道：“敢情老二还是被废了，舅舅，您得赶快……”

隆科多一摇头，道：“老四，如今再快也来不及了！”

雍郡王脸色一变，急道：“怎么，舅舅，难道皇上已另立隆科多点了点头，叹口气道：“事情来得太突然，让人根本措手不及，我刚由宫里来，皇上才宣召鄂尔泰、张廷玉跟我进宫，当面写下诏书，立胤禩为太子，将来就……”雍郡王失声叫道：“胤禩？”

隆科多点了点头！

雍郡王白着脸道：“您，鄂尔泰，张廷玉都是我的……”隆科多道：“我知道，他两个也明白，可是事情来得突然，令人措手不及，皇上当面写下诏书，谁又能更改？”

雍郡王道：“舅舅，诏书呢？”

隆科多道：“我跟他两个一起拿去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了！”

雍郡王呆了一呆，道：“这是什么意思，皇上立储，应该明示天下……”

隆科多道：“胤禩行十四，年纪幼小，要把立他为储的事传扬出去，你们这些做哥哥的不杀了他才怪！”

雍郡王脸色一变，道：“难道这样就能保住他么？”

隆科多道：“怎么不能，将来皇上万年之后，当着众大臣宣读诏书，立胤禩为君，那时候谁敢不服！”

雍郡王大叫说道：“我敢，这是谁的主意？”

雍郡王道：“鄂尔泰！”

雍郡王一声拍了桌子，目中杀机洋溢，咬牙叫道：“好个鄂尔泰，他出的好主意……”

隆科多冷冷说道：“干什么生这么大气？你要明白，鄂尔泰这一着是为你着想，这一着瞒住了别个，我却跑来告诉你……”雍郡王凶态一敛，道：“这么说我错怪他了！”

隆科多哼了一声，道：“恐怕是，以后做事不要那么急躁！”

雍郡王脸一红，忙转移了话题：“舅舅，立胤禩，这又是谁的主意？”

隆科多道：“当然是皇上，别人谁做得了主？”

雍郡王道：“不，舅舅，我是说谁给皇上出的主意？”

隆科多道：“皇后，皇后说胤禩生性仁厚，堪为储君！”

雍郡王一挫牙道：“好啊，皇上怎么不问……”

隆科多道：“别气这个，恨那个了，都没有用，我跑来就是要你拿主意的，你最好赶快拿个主意！”

雍郡王道：“皇上诏书都写好了，我还能拿什么主……”双眉一扬，目中忽射杀机，道：“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隆科多忙道：“什么办法？”

雍郡王手抓得座椅扶手紧紧的，由牙关里送出了两个字：“我杀……”

隆科多机伶一颤，脸色一沉，道：“老四，好主意！”

雍郡王道：“怎么，舅舅，杀不得么？”

隆科多道：“要是这种主意，我就用不着跑来找你了！”

雍郡王道：“为什么杀不得？”

隆科多道：“杀得，你不是杀胤禩，而是杀我跟张廷玉，鄂尔泰三个！”

雍郡王一怔道：“怎么，舅舅，这话……”

隆科多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跟他两个，假如胤禩有什么差错，就是再傻的人也会想到我们三个！”

雍郡王傻了脸，道：“那……那怎么办？”

隆科多道：“怎么办？问你啊！”

雍郡王道：“我？”

摇摇头，苦笑一声，住口不言！隆科多一叹说道：“那就完了，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胤禩……”“不！”

雍郡王精神一振，忽道：“找他去，他准有主意！”

隆科多忙问道：“老四，你说谁？”

雍郡王道：“他，小关，关山月！”

隆科多一惊忙道：“老四，你糊涂，这等大事怎么能让他雍郡王道：“事到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舅舅，要不您说怎么办，又能找谁替我拿主意？”

隆科多眉锋一皱没说话，半晌才抬眼说道：“老四，你就准知道他有什么办法？”

雍郡王道：“这家伙极具心智，高得吓人，连我都怕他，平常一肚子鬼主意，我想这件事他多少可以……”

隆科多脸色一整，道：“老四，我告诉你件事，该不该问计于他，你自己斟酌！”

雍郡王忙问道：“什么事，舅舅？”

隆科多道：“你还记得前明昭仁公主被救，还有……”雍郡王道：“我记得，怎么，舅舅？”

隆科多道：“现在想想，我怀疑是他！”

雍郡王倏然一笑道：“早在我知道他的来历的当时，我就想到了，多着呢，还有很多事全是他一人搞的鬼，我唯一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帮我，而且还是真帮！”

隆科多道：“你想到就好了，那么你的意思还是要……”“是的，舅舅！”

雍郡王道：“我早盘算好了，只等大功告成，我立即用那最后一着！”

隆科多微一摇头，道：“好吧，我自己没主意，也只好由你了……”站了起来，接道：“你去找他问计吧，我走了！”

雍郡王忙抬手一拦，道：“舅舅，既然准备问计于他，您就不能走！”

隆科多愕然说道：“干什么？难道你也要我去见他？”

雍郡王道，“您是自诩身份？”

隆科多胸脯一挺，嗯了一声道：“我是内大臣，又是你舅舅！”

雍郡王笑了笑道：“舅舅，现在是求人的时候！”

隆科多眉锋一皱，道：“那……你一个人去也就够了！”

雍郡王摇头说道：“不够，舅舅，这时候不但要让他觉得咱们看重他，信他，而且要让他觉得咱们对他……”

隆科多一摆手，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去就是，谁让我是你的舅舅，就是给人叩头我也只有低着头干了！”

雍郡王嘿嘿一笑，道：“那，舅舅，我前头带路了！”

他快步先奔出书房！

到了后院，水榭里，关山月仍跟云黛、翠云两个谈笑着，丝毫没有醉意，也没有一丁点儿不老实！

雍郡王一边走一边高声叫道：“小关，我舅舅来看你了！”

关山月一听这话，连忙站起来迎出水榭！

当然，云黛跟翠云两个也迎了出来！

进了水榭，雍郡王先指着隆科多，望着关山月道：“小关，这是我舅舅！”

关山月欠身施了一礼：“关山月见过舅爷！”

隆科多老奸巨滑，对人自有一套，忙抬手呵呵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我常听老四说交了你这么一位兄弟，两个好得不得了，我早想来见你，只恨琐事太多脱不了身，今天恰好有点事到老四这儿来，听说你在这儿，我就忙不迭地让老四带我过来看看，名不虚传，我脸上光采大了……”

关山月忙道：“舅爷夸奖，是王爷垂爱，特别……”

隆科多道：“自己人，还跟我客气，别人不知道我明白，老四得你之助良多，今后仰仗大力的地方也不少，还望……”关山月道：“舅爷放心，士为知己者死，关山月自当竭尽绵薄！”

隆科多呵呵笑道：“好，好，好，我先谢了，我先谢了……”目光由关山月脸上移向那两张粉颊！

云黛、翠云一般地玲珑剔透，一个赛一个地机灵，忙双双上前福了一福，齐声说道：“见过老爷子！”

隆科多一双老眼细眯成了一条缝，连连点头直叫好。这里，雍郡王突然喝了声：“来人！”

答应声中，一名亲随飞步而至，打下千去：“奴才在，王爷吩咐！”

雍郡王一摆手刚说了声：“送”！隆科多干咳一声，忙递眼色，雍郡王深知这位舅舅有寡人之疾，见不得标致的女人，当下微微一笑，接着说道：“送两位姑娘到‘听风轩’歇息去！”

那亲信“喳！”

地一声，云黛跟翠云施礼跟着他走了，临走，却依依不舍地望了关山月一眼。

雍郡王哈哈大笑，道：“小关！看来她们被你迷住了……”关山月道：“王爷！舅爷当面，您怎好……”

雍郡王笑道：“没关系！我这位舅舅人最随和，别看年纪大了，那颗心哪，却跟咱们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隆科多索性扯了老脸，笑道：“我要是姑娘家，就非被小关迷住不可。”

“听！”

雍郡王一抬手，笑道：“说来就来，没错吧？”

关山月赧然而笑，他没多说，他明白，隆科多降尊纡贵，准是有什么事，他久仰这位老奸巨滑，心里已在盘算对策，另外，刚才那一幕他悉入眼中，暗中为云黛跟翠云叫屈，心里也盘算上了对策。

笑声中，三人落了座，自己的舅舅，用不着客气，雍郡王也没有吩咐添杯换菜，好在隆科多的来意也不在吃喝，当即雍郡王就直接了当地把事情告诉了关山月，说什么也要关山月拿个主意。关山月静静听毕，一颗心着实往下一沉，他皱了眉，摇着头说道：“难！难！难！……”

雍郡王像被当头浇了盆冷水，便连隆科多的眉头也皱了起来，雍郡王沉不住气了，忙道：“小关！我……”关山月道：“王爷，难在皇上已写好了诏书！”

雍郡王道：“所以我才找你拿主意！”

这是实话。

关山月抬眼望向隆科多：“舅爷是王爷的智……”

“别智了，小关！”

隆科多不好意思地强笑说道：“我是被这件事治住了，一点主意也没有，常听老四说你智慧高绝，胸中学多妙计，好歹你拿个主意！”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看来舅爷跟王爷都高估我了！”

雍郡王忙道：“小关……”

关山月微一抬头，道：“王爷！容我慢慢想！”

雍郡王乖乖地闭上了嘴。

关山月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雍郡王拿壶替他满上。

忽然，关山月望着隆科多道：“舅爷，您看过诏书？”

隆科多点头说道：“皇上写诏书的时候，我就在眼前！”

关山月道：“您可记得诏书是怎么写的么？”

隆科多想了想道：“是这样写的……”

接着他闭起眼念道：“胤摏染有狂疾，早经废黜，难承大宝，朕安驾后，传位十四皇子，尔隆科多为元舅，鄂尔泰，张廷玉受朕特达之知，可合心辅助嗣皇帝，以臻上理，勿得辜恩溺职，有负朕心，钦此。”

念完后，隆科多睁开了眼，问道：“小关，你问这……”关山月微一摇头，没说话。

正在求人的时候隆科多没敢说话，脸上也不敢带出一丁点儿不高兴神色。

关山月又喝了一口酒。

雍郡王拿起酒壶忙又替他满上。

想着想着，关山月精神一振，两眼倏睁，雍郡王看在眼里，心头猛地一跳，连忙问道：“小关！有了？想出来了？”

关山月微微一笑，望着隆科多道：“这件事恐怕还得求助于舅爷。”

隆科多一指自己鼻尖，诧声说道：“怎么？我？……小关，我想了很久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到头来……”

雍郡王急不可待地问道：“小关！舅舅能帮什么忙？”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只问舅爷有没有这个胆，敢不敢帮这个忙！”

雍郡王催促地道：“小关！你快说，有什么法子，舅舅能帮什么忙？为了我，舅舅没有什么不敢的，你说！你说……”隆科多老眼凝注，疑惑地道：“小关，你且说说看！”

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刚才说，那纸诏书，是由鄂统领，张大人跟舅爷一同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的！”

雍郡王道：“是啊，是这样！”

关山月望着隆科多道：“舅爷，诏书有这么一句：‘传位十四皇子’可对？”

隆科多点了点头，道：“对，是有这么一句！”

关山月笑了笑，伸出一根指头，在酒杯里沾了些酒，然后以指代笔，在桌上写了一个字，笑问道：“舅爷跟王爷可明白这意思？”

雍郡王跟隆科多愣愣地望着桌上，齐声问道：“小关，这个字是……”

关山月道：“二位请写写看，把传位给十四皇子的十字，上面加一横，下面再添一钩，看看是什么字！”

雍郡王跟隆科多闻言立即照做，一写之下，雍郡王马上说道：“小关，这是个于字啊！”

关山月道：“不错，如今请王爷再念念那一句！”

雍郡王念道：“传位十……不，于四皇……”

还没有念完，他一阵激动，大为惊喜，砰然拍了桌子，大叫说道：“小关，有你的，有你的，好高的心智，好绝的主意，我跟舅舅怎么就想不出来，小关，你是我的大功臣，我假如能登上大宝，皆你今夜之赐，小关，我敬你三杯！”

说着，他抓起酒杯，一连喝了三杯！

隆科多也会过了意，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惊喜，反之，一双眉头却皱得紧紧的，一句话不说。

雍郡王自喝了三杯之后，欣喜欲狂的转望隆科多：“舅舅，咦！您怎么了？”

隆科多没答理，望着关山月道：“小关，你是要我们偷改诏书？”

关山月道：“舅爷，事非得已，只有这一个办法可行！”

雍郡王在一旁忙道：“是！是！是！万不得已，也确实只有这一个办法可行！”

隆科多仍没答理他，很冷静地道：“小关！你认为这么做妥当么？”

关山月道：“舅爷，我不讳言，这不妥当，也需要冒很大的险，可是不这样无以使王爷登上宝座，为了帝位，我认为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隆科多道：“小关！这件事一旦被发觉，论罪欺君，是要家灭九族的！”

关山月摇头说道：“舅爷！我不这么想！”

隆科多道：“你不这么想？”

关山月道：“像这一类的事，冒险是在所必然，假如说论罪要家灭九族，株连亲人，舅爷未免言之过重！”

隆科多道：“擅改诏书，罪称欺君，你以为宫里会饶了我？”

关山月道：“饶！那固不会，但假如舅爷私改了诏书，万一被发觉，该不会有那么大的罪，更不至于家灭九族！”

隆科多道：“怎么？我比别人特殊？”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舅爷说着了，您是比别人特殊！”

隆科多道：“我不懂，也不知道自己的特殊处在哪里？”

关山月道：“王爷，您是个皇亲国戚！”

“对！”

雍郡王一点头，叫道：“万一这件事被皇上知道了，对舅舅您，他也只有训叱一顿了事，还有什么大不了的……”“训叱一顿了事？你说的倒轻松！”

雍郡王道：“我不以为他还会拿舅舅怎么办！”

那里，关山月已然说道：“再说，这件事绝没有会被皇上发觉的道理！”

隆科多讶异地道：“你是说，皇上根本不会发觉这件事？”

关山月道：“事实如此，舅爷！您想，皇上既写了诏书，把诏书支付给了三大臣，岂会没事就拿出来瞧瞧么？”

雍郡王道：“当然不会！小关！”

关山月道：“还有！您要是怕事机败露，可以等皇上驾崩之后，在诏书没被宣读之前去改它，这样就可以……”

隆科多道：“什么可以了？”

关山月道：“这样就可以放心了！”

隆科多道：“那诏书到时候是要经过宣读的！”

关山月道：“我知道，可是在那时候没人看得见字迹的，到了那时候，也未必有人敢不臣服，事既没别人知道，谁又知道那纸诏书是被改过的？”

隆科多沉吟说道：“话是没错，可是我不敢……”

关山月道：“舅爷！怕什么？”

隆科多道：“干这种事总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这本是偷偷摸摸的事情！”

关山月微微摇头，道：“这法子我告诉了舅爷，舅爷至于采纳与否，用不用那全在舅爷，我不敢置喙，也不敢勉强舅爷。”

雍郡王忙道：“舅舅！事关我的大计，我看您就……”隆科多道：“老四！你不是不知道：皇上写诏书的时候，在跟前的又不只我一个，将来一经宣读，鄂尔泰跟张廷玉马上就知道这诏书被人动过了……”

雍郡王道：“他两个知道有什么关系，别人不知道就行了！”

隆科多摇了摇头，道：“我还是怕！”

雍郡王眉锋一皱，哀求地道：“舅爷，这件事只有您能帮忙，你是我的舅舅，这个忙您要不肯帮，别人谁还……舅舅，事关我也关您，无论如何您得帮我这个忙，只那么一笔，又包不会有人知道，您还有什么好怕的。”

隆科多道：“小关能高来高去，让他去改不也一样么？”

关山月微笑不语。

拯弱女

雍郡王却道：“舅舅，固然，小关可以轻易地进去，可是他绝不如您去改便当，这件事只准成不许败，万一被人发觉了，再想去改也就难了！”

隆科多沉默着，没有说话！

关山月一旁说道：“舅爷，王爷只有您这么一位舅舅！”

“是啊！”

雍郡王道：“您要不肯帮我的忙，往后谁还肯帮我的忙！”

隆科多捋着胡子，只不作声，老脸上神色很复杂，很明显地，他在犹豫难决。

关山月道：“舅爷，王爷能不能登上宝座，端在您肯不肯帮这个忙，也全在这一举，您要三思！”

隆科多双眉忽地一挑，猛然点头：“好吧……”

雍郡王大喜，跳起来叫道：“舅舅，您真好，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答应，舅舅，我真想给您叩头！”

隆科多老眼一翻，冷冷说道：“没人拦着你！”

雍郡王道：“您以为我只是嘴上甜么，我是说叩就叩。”

把椅子往旁边一拉，他真要跪下去。

隆科多一抬手，道：“行了，老四，您有这个心也就够了，唉，谁让我是你的舅舅，是刀山，是油锅，我也得走一趟了。”

雍郡王他没往下跪，忙道：“舅舅，我不会忘了您的好处的！”

隆科多瞟了他一眼，道：“别忘了，还有小关，要不是小关……”

关山月道：“我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实际去做的，却是舅舅……”雍郡王道：“小关，别谦虚，你也是我的一大功臣……”隆科多忽地站了起来，道：“我倦了，想歇会儿去，你两个聊聊吧！”

雍郡王明白他的心意，连忙答应。

关山月也不糊涂，却道：“王爷，我已不胜酒力……”雍郡王道：“怎么，你要走？”

“不！王爷！”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想向您要个地方，今夜在您这儿过一宿。”

雍郡王两眼一睁，笑道：“小关，敢情你也……”

关山月笑了笑，没说话。

雍郡王望望已过朱栏小桥的隆科多一眼，低低说道：“小关，你只能要一个！”

关山月故作一怔，道：“怎么？莫非王爷有意……”

“我？”

雍郡王道：“别开玩笑，装什么糊涂，两位福晋都在，我得敢哪？再说，有了一个小萍，我什么都不想了，是……”反手指了指隆科多。

关山月“哦！”

地一声，笑道：“敢情舅爷人老心不老……”雍郡王眨眨眼道：“他呀，平生无他好，你，难道不怕你的那一位……”

关山月道：“王爷！山高皇帝远。”

雍郡王轻击一掌笑道：“好一个山高皇帝远，要说男人家哪个老实，那是东吴大将，贾化（假话），小关，你的她……留神我打你的小报告，说吧，

你要哪一个？”

关山月想了想，云黛像个老风尘，她该不在乎生张熟李，翠云则较为嫩一点，她要是陪那么个糟老头子，未免过于委曲，当即他道：“王爷，我要翠云！”

“好眼力！”

雍郡王又击了一掌，道：“小关，不瞒你说，翠云犹是处子之身，她刚进八大胡同没多久，倔强得很，就不卖身，当然，在我这儿她不会坚持，你阁下可以轻轻怜爱，别像……”关山月笑道：“王爷似乎是行家老手，试问章台走过几遭？”

雍郡王忙以指压唇，“嘘！”

地一声，道：“阁下，你我都是男人……”陡然喝道：“来人！”

远处“喳！”

地一声，一名亲随飞步而至，一打千：“奴才在！”

雍郡王道：“过来！”

当奴才的都懂得这一套，那亲随立即走过来把耳朵凑了过来。雍郡王在他耳边低低说了两句，他立即应声而去！

雍郡王转过身来一抬手，笑道：“阁下，请吧，‘碧兰轩’！”

关山月笑笑站了起来！

雍郡王陪着他过小桥踏上了一排画廊，行走间，关山月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说道：“王爷，有件事我忘了向您禀报了！”

雍郡王笑问道：“现在你阁下还会想起什么事？”

关山月道：“王爷，是正经大事！”

雍郡王道：“你正经的时候还真多，说吧！”

关山月道：“十阿哥身边有个能人，您要特别留意……”雍郡王“哦！”

地一声道：“老十他身边有个什么能人？”

关山月道：“就是为‘红莲寺’设置的机关消息绘图的那个人！”

雍郡王道：“那个人怎么？”

关山月道：“据郭玉龙说，‘红莲寺’中的机关消息无人能破，只一误入‘红莲寺’，就是大罗金仙也休想逃过劫数，他认为绘图的那人，是近百年来此道中的唯一能手，成就之高，造诣之深，放眼当世，无人能及！”

雍郡王道：“噢，郭玉龙是这么说么？”

关山月道：“是的，王爷，事实上我深有同感！”

雍郡王瞥了他一眼，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王爷，我不知道！”

雍郡王道：“那么你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此人允称奇才，假如他能为您所用……”雍郡王道：“我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么？”

关山月道：“王爷明智，不该问我！”

雍郡王道：“事实上我不打算再设置什么秘密机关！”

关山月道：“日后大内也设置这么一套，您以为如何？”

雍郡王目中异采飞闪，击掌笑道：“对，我怎么没想到，小关，谢谢你，一语惊醒梦中人，假如日后大内也装设一套机关消息，再加上侍卫‘血滴子’，我就可高枕无忧，安安稳稳做我的皇上了，小关，这件事……”

关山月道：“您可以先派莫太平他们去打听打听！”

雍郡王道：“那是小材大用，我打算派你！”

关山月道：“王爷，您忍心？”

雍郡王笑了，道：“好吧，我先让他们去打听，你歇息你的，等他们听到了，我再改派你这位大将上阵！”

大将上阵，不知是有意，抑是无心！

关山月没在意，也没再说话！

眼前已是“碧兰轩”，那么一间静舍，后倚林木，前临一泓碧水，幽雅极了，雍郡王笑道：“小关，够意思吧，这儿是我这‘雍王府’里最最幽静一角，比‘听风轩’好得多，阁下，快进去吧，别让人久等，我不能奉陪了，且记住我的话！”

拍了拍关山月的肩头，眨了眨眼，径自转身他去。

关山月目送雍郡王离去，然后转望关着门的“碧兰轩”，里面点着灯，但不见人影，不闻人声！他走过去推了推门，门没关，应手而开！

眼前，是个雅致的小客厅，摆设之考究，气派，那是自毋待言，厅左，另有一房门虚掩着，是另一间房，房里灯光外透，长长拖在花砖地上。

关山月明白了，翠云该就在那一间里，他走过去推开了门，可不是么，这是极豪华的一间，牙床玉钩绣花枕，金猊檀香袅袅升，翠云，她就坐在床边！

见关山月进来，她缓缓站了起来，嫣然一笑，低低发了话，落落大方，毫无羞涩忸怩态：“席散了？”

此情此景，最动人心，然而，关山月心无半点邪念，他微一点头，含笑说道：“是的，姑娘怕也够累的！”

翠云道：“没什么，风尘生涯，天天如此，怎能说一个累字？”

她走过去拴上了门，转身含笑说道：“关爷怕喝了不少！”

关山月道：“也没多少，不过我不善饮，颇有点酒意。”

翠云迟疑了一下，娇靥上如飞掠过一丝酡红，道：“那么我侍候关爷歇息！”

关山月扬了扬眉，没说话！

翠云微微低下了头，道：“关爷，既入青楼，我知道迟早难免，在内城王府，我也没有选择，不过，能侍关爷枕带，我也没什么遗憾，只是翠云至今犹是处子身，还望关爷……”

关山月一抬手，拦住了她的话头，道：“姑娘请坐！”

翠云抬起了头，眼望关山月道：“关爷不急着歇息？”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是的，姑娘！”

翠云道：“那么关爷是要……”

关山月道：“我想跟姑娘聊聊！”

翠云目中忽现异采，眨动一下美目，道：“关爷，翠云遵命！”

袅袅走过去坐在了床边。

关山月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坐定，他道：“翠云是姑娘的本名？”

翠云道：“不，关爷，翠云两个字是到了‘八大胡同’之后起的，我的本名叫纓云，姓陈！”

关山月道：“那么我称呼你一声陈姑娘……陈姑娘兰心蕙质，冰雪聪明，应该看得出我是怎么样的人，把姑娘从‘听风轩’请到这儿来的用意何在！”

翠云美目中异采一阵闪动，道：“那么，我没有看错关爷……”

关山月道：“姑娘既然知道……”

“关爷！”

翠云道：“我是个青楼妓，纵然知道也应略作表示……”

关山月道：“那么姑娘如今可以放心了！”

翠云微一摇头，道：“关爷，我一直没有担心什么，对那些老爷子，我自知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也是我的命，对您，假如您真要……我愿意献身，得侍关爷这等英雄，那该是我的……”关山月道：“姑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女儿家清白重逾性命，那值不得！”

翠云微一摇头道：“我的想法跟关爷的想法不同，我认为值得，再说，身在妓楼，有几人能保全一身清白？”

关山月道：“姑娘当初就不该进‘八大胡同’！”

翠云道：“关爷，女儿家没有那么贱的，除非她自甘堕落，然而造物弄人，缙云命薄，若之奈何？”

关山月道：“我想听听姑娘的过去！”

翠云道：“关爷关爱，缙云自当奉知……”顿了顿，她接道：“关爷，翠云原是良家女儿，陈家也算得上世代书香……”关山月道：“姑娘，这我看得出，府上是……”

翠云道：“姑苏！”

关山月道：“好地方！”

翠云道：“是的，关爷，姑苏确是个好地方，在离乡背井的缙云眼中，姑苏的土都是香的……”

关山月道：“人恋故土，思乡之情人皆有之！”

翠云道：“是的，关爷，但世上多少人有家归不得，更有的家破人亡，流落他乡，孤寂愁苦，过那悲惨岁月……”关山月明白了，这是指她自己！

翠云接着说道：“关爷，我提个人……”

关山月道：“谁？”

翠云迟疑了一下，微摇螭首，道：“这个人关爷不会认识，不提也罢！”

关山月何等样人，立即明白她是深悔失言，不想再说，他心中动了疑，淡然一笑，道：“姑娘，说说何妨？”

翠云摇头说道：“这个人关爷不会认识……”

关山月截口说道：“姑娘是不愿提？”

翠云道：“不，关爷不认识的人，提他干什么？”

关山月道：“姑娘没提，怎知我不认识？”

翠云摇头说道：“关爷绝不会认识……”

关山月道：“姑娘说说看，也许我认识！”

翠云嫣然一笑，娇媚地道：“关爷，陪您谈点别的不好么？”

关山月目光深注，道：“自无不可……”

翠云忙道：“那么，我跟关爷……”

关山月道：“姑娘似乎有难言之隐？”

翠云微微一惊，叹道：“关爷，您是个明白人，像缙云这种女人，以良家姑娘清白女儿身，流落‘八大胡同’，沦为烟花，倚门卖笑，任人轻薄，哪个没有一段辛酸，哪个没有难言之隐？”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姑娘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姑娘该知道我何指！”

翠云不安地摇头说道：“缙云不知道关爷何指，只认为关爷指的是缙云”

身世！”

关山月道：“姑娘要真不明白，我可以告诉姑娘，我指的是姑娘本要提的那个人，而话出口后又深悔失言……”翠云笑了，笑得好不自然：“关爷，您这是……”关山月微微一笑，道：“姑娘，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也贵在互相掏心，坦诚相见，我视姑娘为不同一般奇女子，姑娘谅必不会把我当做人间贱丈夫！”

翠云忙道：“那怎么会，绶云又怎么敢？关爷，我敬佩您，也……也倾慕您，只是我蒲柳之姿，自惭形秽……”关山月心头一震，道：“姑娘，我谢谢……”

翠云道：“关爷，绶云说的是心里的话。”

关山月轻轻呼了口气，道：“姑娘，我明白，你的好意也让我感激……”

翠云道：“绶云不敢让关爷感激！”

关山月默然未语，旋又说道：“姑娘，你要不愿说，我不敢勉强！”

翠云道：“谢谢关爷，绶云现在愿意说，是祸是福，我置于度外……”

关山月轻“哦？”

了一声，诧异地望着她。

翠云接着道：“关爷是官家人，可是在绶云眼中，关爷您不像一般的官家人……”

关山月心里一跳，道：“有什么不同么，姑娘？”

翠云一摇头道：“我说不上来，但我有这种感觉。”

关山月笑道：“我比人多只眼，或许是多……”

翠云笑了，道：“您是比别人多些东西，但不是这些。”

关山月道：“姑娘，那是……”翠云凝睇笑道：“轩昂的人品，超人的气度，不凡的所学……”

关山月失笑说道：“姑娘这是捧我。”

翠云正经地道：“关爷，是真的，这也是绶云心里的话，您该知道，绶云并不是两眼只认银子的风尘女。”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我不多辩了，姑娘说那个人吧！”

翠云眉梢儿微微一扬，道：“晚村先生。”

关山月一怔，道：“我知道，浙江石门人，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八岁善汉文，旋通程朱之学，明亡，削发为僧，更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仙人，晚年，又号吕医山人。”

翠云为之动容，惊讶地道：“关爷是官家人，怎对晚村先生这般熟悉？”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姑娘不是说，我不同于一般官家人么？”

翠云凝目说道：“关爷的确不同于一般官家人，只是关爷漏说一点。”

关山月道：“哪一点，姑娘？”

翠云道：“您没有提他的著作！”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姑娘不怕杀头？”

翠云道：“当着关爷提，我不怕！”

关山月道：“姑娘有颗素心，也有颗铁胆！”

翠云道：“其实，我提起他，已经够杀头之罪！”

关山月道：“姑娘，我不否认这是实情。”

翠云道：“那么，关爷，我等您……”

关山月道：“姑娘等我什么？”

翠云道：“您是官家人，更是‘侍卫营’的领班。”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姑娘捧我在先，一句话把我拘住了，我怎能拿姑娘去治罪。”

翠云道：“关爷，缙云说的是真的！”

关山月道：“我知道这是真的，但是我要请教，姑娘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位吕老先生？”

翠云道：“关爷也称他先生？”

关山月道：“他先我而去，自当尊称一声，有何不可？”

翠云眨动了一下美目，道：“关爷好会说话，我不瞒您，先父是晚村先生的学生。”

关山月轻“哦”一声道：“原来令尊是吕老先生的学生，那就难怪姑娘不凡了！”

翠云道：“关爷，先父从晚村先生学，这么一来，缙云的罪是不是更大了些？”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姑娘，这是实情。”

翠云道：“在我想象中，关爷应该震惊而起，马上拿缙云去治罪！”

关山月道：“姑娘是这么想吗？”

翠云点头说道：“不只是我，关爷，任何人都会这么想，怪的是关爷为什么安坐如前，谈笑自若，迟迟不动。”

关山月道：“我刚才不是说过了么，姑娘捧我在先……”翠云截口呼了一声：“关爷！”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姑娘，我老实说，我是很放心，姑娘一个弱女子，我一不怕姑娘会逃，二不虞姑娘抗拒，所以我能安坐如前，谈笑自若，迟迟不动！”

翠云道：“那么我请关爷现在就……”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姑娘，还没到时候！”

翠云愕然说道：“什么时候才算是到了时候？”

关山月道：“有姑娘这么一位姑娘相伴，夜深人静，灯下长谈，知心投机，但恨夜短，不疑话多，我若在这时候拿姑娘去治罪，岂不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姑娘耐心静坐，且等曙光透亮，天明之后。”

翠云道：“天明之后关爷才要拿我去治罪？”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姑娘！”

翠云突然一阵激动，美目中尽射异采，那就像千条万缕的柔丝，罩向了关山月，她道：“距天明还有一段工夫，能跟关爷畅谈一夜，人知心，话投机，缙云虽死何憾！”

关山月心头震动，道：“姑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十余载养育之恩如山似海，半点未曾报偿，何轻言一个死字？”

翠云道：“难道缙云能不死？”

关山月道：“我只以为此时此地，姑娘左一句死，右一句死，比我即刻拿姑娘去治罪还要煞风景。”

翠云笑了，美目深深一瞥，道：“关爷真是缙云平生仅见的一位须眉奇丈夫！”

关山月道：“谢谢姑娘，姑娘又捧我了，看来我拿姑娘去治罪一事，要延到后天了……”

翠云微微一怔，眉梢儿刚扬，关山月又接道：“姑娘，我请问……”

“不敢！”

翠云道：“关爷请说。”

关山月道：“姑娘对自己的今后，有什么打算？”

翠云神色一黯，微摇螭首，悠悠强笑，道：“关爷，诚如您刚才所说，绶云是个弱女子，在这儿一无亲朋，二无友好，在这家破人亡，流落他乡，举目无亲的情形下，绶云对自己的以后，怎敢妄想去打算，只有任人摆布而已，能有一个容身之处，有这碗饭吃，已属万幸！”

关山月道：“姑娘难道……”

翠云道：“关爷如果真要翠云说个打算，翠云只有这么说，也只有这条路可走，就在这青楼中强颜装欢，腆腴卖笑，俟人老珠黄，年华逝去，红颜憔悴之后……”悲凄一笑，住口不言。关山月道：“姑娘不想脱离这火坑？”

翠云道：“关爷，‘八大胡同’的这些姑娘们，除了自甘堕落的以外，哪个不想早日脱离苦海，跳出火坑。”

关山月道：“姑娘当初进‘八大胡同’的时候，拿了他们多少银子？”

翠云美目一睁，道：“关爷想替绶云赎身？”

关山月道：“我是个男人，比姑娘有些力气，我想拉姑娘一把！”

翠云猛然一震激动，美目中倏现泪光，道：“我没想到关爷会要我，虽然有颗痴心，但没敢妄想……”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姑娘误会了，为一位姑娘赎身，尚不敢存非份之想……”

翠云一怔，道：“这么说，关爷是不要我……”

关山月道：“？姑娘，请听我说……”

翠云悲惨一笑，道：“我本不敢妄想，打我看见关爷头一眼，我就不克自持，今夜关爷只要我陪伴灯下谈心，保全我的清白，我感激，更敬佩，可是我蒲柳之姿，自惭形秽……”

关山月眉梢微皱，道：“姑娘，你不能听我说……”

翠云微一摇头，道：“关爷不必说，绶云一个弱女子，除了这清白女儿身外一无所有，我无以为报，关爷假如不要我的话，我不敢让关爷替我赎身！”

关山月道：“姑娘，你我今夜订交，今生做个知己不行吗？”

翠云道：“关爷，我不是这么想的，干不好，万不好，‘八大胡同’还能容身，您要是不要我，我一个弱女子依谁靠谁……”关山月一心想救翠云脱离青楼，而翠云却有意委身相许，关山月心知翠云会错了意思，忙道：“我当然会给姑娘安排去处！”

翠云“哦”地一声道：“关爷是说……”

关山月道：“我总会让姑娘有地方住，有饭吃的！”

翠云道：“关爷请明说。”

关山月摇头说道：“姑娘不必问那么多……”

翠云道：“您不以为我该问问？”

关山月道：“问固然该，姑娘，可是我总不会害姑娘……”翠云道：“由关爷今夜保全了我的清白这一点看，这我信得过，可是有一点我必须弄清楚……”

关山月道：“哪一点，姑娘？”

翠云道：“关爷既然替我赎身，为什么不要我？”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姑娘，为一个姑娘赎身，并不意味他是打算要这位姑娘，他可以是为救这位姑娘，是不？”

翠云道：“诚然，关爷，可是……”

关山月道：“我不愿让人说我施恩望报！”

翠云道：“关爷，起码缙云自己不会这么想！”

关山月道：“我是别人……”

翠云截口说道：“关爷，这种事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您又怕什么，为什么单单您怕！”

关山月道：“姑娘，我身在官家。”

翠云道：“关爷，这不成理由，您该知道，官家人为姑娘家赎身，然后娶为妻，或纳为妾的更多！”

关山月摇头说道：“姑娘，你说的，我这个官家人不同于一般。”

翠云目光一凝，道：“关爷，我明白了，是因为先父是晚村先生的……”

关山月道：“姑娘，我这个官家人既不同于一般，我就不会怕这一点！”

翠云道：“关爷，那，那究竟是为什么？”

关山月道：“姑娘以后总会知道的……”

翠云坚决地道：“关爷，我现在就要知道。”

关山月苦笑摇头，道：“姑娘这是何苦！”

翠云道：“关爷，事关我自己，我不该清楚么？”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突然点了头，道：“好吧，我告诉姑娘，我已经有了两房……”

翠云，“哦”地一声道：“原来是为这，关爷该早说！”

关山月道：“姑娘现在总该明白了。”

翠云点头说道：“是的，关爷，我明白了，可是还有一点，我也要先弄清楚，请关爷也能据实相告。”

关山月道：“姑娘，还有一点？”

翠云点头说道：“是的，关爷！”

关山月道：“好吧，姑娘请说吧！”

翠云道：“先父是晚村先生的学生，关爷是官家人，又是‘侍卫营’的领班，恐这一点，关爷早该拿缙云究办治罪，如今关爷不但不拿缙云去究办治罪，反而要救缙云离苦海，出火坑，缙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翠云说出前一句的时候，关山月心里又盘算好了怎么回答，先听翠云把话刚说完，他立即说道：“很简单，姑娘，令尊是吕先生的学生，姑娘并不是！”

翠云道：“可是翠云幼承先父之学，等于是晚村先生的再传。”

关山月道：“姑娘承受的乃是家学！”

翠云道：“关爷，恕缙云大胆，您这说法很牵强！”

关山月道：“我只有这一种说法，姑娘。”

翠云凝睇说道：“真的吗？关爷。”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是真的，姑娘！”

翠云点了点头，道：“好吧，关爷，您打算怎么安置缙云？”

关山月道：“天亮后，姑娘和云黛姑娘一起回去，请静等，也许明天，也许后天，自会有人以我的名义去接姑娘，到那时候姑娘等和他走就是。”

翠云道：“我和他上哪儿去，关爷？”

关山月摇头说道：“这，姑娘不必问，反正姑娘迟早会知道，我只能告诉姑娘，他是接姑娘远离‘北京城’。”

翠云道：“关爷不能把去处告诉我么？”

关山月道：“姑娘，你要原谅，目前我不能！”

翠云微一点头，道：“好吧，关爷，我听您的就是，您以后去不去那个地方？”

关山月道：“难说，姑娘，也许去，也许不去。”

翠云道：“我不再问了，关爷……”

接下去，他们谈了别的，不管是谈什么，或天南，或地北，总是很融洽，很投机，两个人谈笑风生，都毫无倦色。而，谈的越多越深，关山月就越发现翠云是位难得的好姑娘，她所学、胸蕴两称不俗，更难得人美性温柔。像这么一位好姑娘，如果使她在风尘中待下去，那实在太可惜，也未免忍心，关山月他只有拉她一把。

同样地，翠云也越觉关山月是位人间少有的奇男子，武，她不懂，可是她知道他的武艺很高，文，她家学渊源，等于吕晚村的再传，眼前这位“侍卫营”的领班，比一个大学士都有过之无不及，大学士应该懂的，他胸中都有，而他胸中所有的，一个大学士却未必有！

因之，她深深倾心，很痴很痴，这，从她的神色跟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

天很快地亮了。

天刚亮时的雍王府没有动静，一直到天大亮时，雍王府各处才有人走动。

“碧兰轩”里的琉璃灯，亮了一夜，在这时候却显得暗淡无光，关山月跟翠云互觑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关山月知道，假如他不去开门，“雍王府”里的下人们是绝不敢过来敲门打扰的，这是规矩。所以他笑了笑之后道：“姑娘，累你一夜，我很不安。”

翠云妩媚一笑，道：“关爷，您要这样说，不安的是我，您救了我，我感恩，您让我胜过十年窗下，获益匪浅，我也感激！”

关山月笑了笑，道：“姑娘请相信我的话，早些回去歇息吧！”

抬手熄了桌上的灯。

这时不知是灯灭，抑或是内心的表现，翠云的那张如花娇靥为之一黯，可是她仍然笑说：“不知道云黛姐姐起来了没有？”

关山月道：“谁知道，天已经大亮了，这儿是‘雍王府’，那位舅爷身为长辈，要被福晋碰上总不太好，该已经起来了。”

站起来走到床边，伸手拉乱了被子，也把褥子弄得皱了皱了不少，然后他走过来向翠云伸出了手，道：“姑娘，我能取两根秀发？”

翠云冰雪聪明，玲珑剔透，脸一红，她没说话，低头拔了两根秀发递了过来。

关山月接过秀发，走过去放在枕边，如今，枕斜，被散，秀发两三根，满床凌乱，很像那回事。

他看了看，自觉脸上有点烫，平静了一下之后，才转身走过去开了“碧兰轩”的两扇门。

门开后不久，一阵步履声由远而近，只听门外有了话声，有人低声道：“禀关爷，奴才告进！”

这人机灵，对关山月他也自称奴才。

关山月向翠云送递一个眼色，翠云会意，忙抬手扯了扯满头犹自极齐的秀发，关山月这才说道：“请进！”

门外，进来了一名亲随，他送来了洗脸水，低着头，没敢仰视，放好了水，临告退的时候他才说了一句：“关爷，王爷在后厅候着您呢！”

关山月道：“谢谢你，我知道了，马上去！”

那亲随走了，翠云随便梳理了一下秀发，跟关山月随便擦了把脸，这才相偕出了“碧兰轩”！

在往后厅去的小路上，他俩碰见了云黛，云黛是老风尘了，她毫无娇娇羞忸怩态，反而笑吟吟地过来请了安：“关爷，您早！”

关山月点头答礼，道：“姑娘早，舅爷呢？”

云黛道：“天刚亮就走了！”

出乎关山月意料之外，他暗暗好笑，轻“哦！”

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云黛走过去拉住了翠云的手，用眼一个劲儿地上下打量翠云，像是想从她身上看出什么似的。

关山月走在前头，却听得云黛在背后低低说道：“妹妹，恭喜你了！”

没听翠云说话，可是关山月知道，她一定很够羞臊的！到了后厅，雍郡王正站在厅前的白玉阶上，一见关山月偕云黛、翠云走到，他笑吟吟地先开了口：“小关，早啊！”

关山月近前浅浅一礼：“王爷，您早！”

云黛跟翠云也上前请了个安！

雍郡王那双眼直打量翠云，他笑道：“翠云，你大喜了！”

翠云红透耳根，连忙低下了头，还得说声：“谢王爷！”

雍郡王扫了关山月一眼，关山月只作未见，雍郡王自己笑了，突然一声轻喝：“来人哪！”

厅里有人答应一声，一名亲随飞步走了出来！

雍郡王没等他打千，立即摆手说道：“去，把东西拿出来！”

那名亲随应声又进了厅，转眼间手捧两只精致小巧的檀木盒走了出来，双手呈向雍郡王！

雍郡王没接，道：“给两位姑娘！”

那名亲随慌忙转向了云黛跟翠云，雍郡王则含笑说道：“这是舅爷跟关爷的赏赐，你两个拿着吧！”

这等于是缠头，而出自这种人的手就叫赏赐，云黛伸手接了过去，她也代翠云收下了那一份，然后偕同翠云盈盈施礼：“谢王爷的赏赐！”

雍郡王摆手笑道：“别谢我，我没有份儿，是舅爷跟关爷给的！”

有了他这一句，云黛跟翠云马上又谢了关山月。

等云黛跟翠云谢过关山月之后，雍郡王才吩咐那名亲随道：“备车，送两位姑娘回去！”

那名亲随应声而去，云黛跟翠云又分别向雍郡王跟关山月施了一礼，跟在后头走了，临走，翠云向着关山月投过依依不舍，柔情万触的深深一瞥！

雍郡王看得清楚，等云黛跟翠云走远后，他笑了，“小关，我没说错，她反被你迷住了！”

关山月笑了笑，道：“我也该谢谢王爷！”

雍郡王道：“谢我？那好，良宵苦短，偏我派人催驾，我还当你会恼我

恨我呢……”

神秘地一笑，忽又压低了话声：“舅舅让云黛整惨了，天刚亮就丢盔弃甲跑了，你呢，小关，想来你必有过人的一套，详情如何？能为我这外人描述一遍否？”

关山月窘笑说道：“王爷是沙场老将，个中情趣早已领略，何必多问！”
“得！”

雍郡王笑道：“敢情你像个脸皮嫩的大姑娘……”关山月笑了笑，道：“王爷，事已成过去，今天您要没什么正经事吩咐，我要向您告辞了！”

雍郡王道：“怎么，想一走了之，‘碧兰轩’里是什么样子？”

关山月道：“王爷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雍郡王一笑说道：“看那会引人遐想，让人害眼，我不看，小关，我要是一个小报告递出去，准你受够了！”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那王爷是自绝良辅！”

雍郡王道：“怎么说，小关？”

关山月道：“您要这么做，固然她会气恼，或者哭闹一场，同时她会认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不许我……”

“好家伙！”

雍郡王道：“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好，算我自我没趣，自打挨骂，我可不打算让你那位恨我一辈子，说正经的……”阴鸷目光一凝，接着道：“小关，舅舅今天进宫办那件事去，那件事办妥后，大事就算成了，你说吧，只管开口，要我怎么谢你？”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王爷，记得我当初说过，以后也说过不只一次……”

雍郡王道：“又是把该给你的给巴不韦？”

关山月道：“是的，王爷！”

雍郡王皱眉说道：“你怎么这么慷慨大方？你知道，有的可以给他，可是有的他不配领受……”

关山月道：“我知道，王爷，您可以折成银子赏给他！”

雍郡王一怔，大笑说道：“好办法，好办法，你到底欠他多少情？”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那无法估计，王爷！”

的确，不是巴不韦这座桥，他没那么容易进雍王府，更没那么容易达成使命，完成大事！

雍郡王一点头，道：“好吧，我听你的……”关山月道：“王爷，这回我自己也有所要求！”

雍郡王慨然说道：“你要什么，只管开口！”

关山月道：“我只求您到时候放我回武林去！”

雍郡王眉锋一皱，道：“原来是……小关，你怎么……这个……”

关山月道：“王爷，当初说好了的！”

雍郡王苦笑摇头，道：“我知道，只要你一萌去意，我就是留也留不住你，把‘北京城’的好手都用上也留不住你，到时候再说吧！”

关山月道：“您不能现在答应么？”

雍郡王道：“现在不行，你知道，你还有件大事没替我办呢！”

关山月道：“您何指？”

雍郡王道：“三大家等于已去其一，还有两家……”关山月道：“王爷，

大势既定，您何必还……”

雍郡王微一摇头，道：“不瞒你说，小关，本来我预备算了，可是想想不行，你知道，将来到了那一天，那诏书只一宣读，这两家就随时有向我下手的可能，我不得不防范于未然，来个先下手为强！”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您说的是理，请吩咐，什么时候……”

雍郡王道：“老二已经被废了，我的处境也够危险的，自然是越快越好！”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好吧，您给我几天的准备！”

雍郡王道：“可要我拨给人手？”

关山月道：“您有可用之人么？”

雍郡王苦笑说道：“小关，别人不知道，你明白！”

关山月当然明白，他有喇嘛跟血滴子，却不拨出来用，关山月自然不便说破，他微一摇头，道：“那就算了，让我一人对付吧，王爷，事能成，不提了，万一事不成，我要学学聂政自毁面貌，到时候千万别承认我是您的人，只在事后派人埋了我就行了！”

雍郡王目射异采，却皱着眉道：“小关，何出此不祥语，下次不许……”

关山月倏然一笑，道：“王爷怎也像女人家，人，谁无死，迟早而已，尤其我辈江湖人，随时都有丧生的危险，这算什么忌讳，又何必讳言？”

雍郡王摇头说道：“小关，你可别这么说，有些事不可不信……”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到时候王爷费薄棺一具也就行了！”

雍郡王眉锋一皱，还要再说，关山月已然笑着躬下了身：“王爷，我告辞了，近期内，您坐待胡、傅两家生变，飞骑报捷，等着听好消息就是！”

说完了话，他径自转身行去！

雍郡王唇边浮起了那惯见的阴鸷笑意，道：“小关，我不送你了！”

关山月漫应了一句，人已转过画廊！

好弟兄

出了雍郡王的大门，他皱起了眉头，而且皱得很深，这情形，在关山月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他第一次感到烦，感到为难。

如今可以说是大势定了，当然，在胤禛还没有登上帝位之前，没有人敢说事情不会再有变化！

可是任何人都知道，有变化的成份是微乎其微的！

关山月明白这位四阿哥胤禛让他去除胡、傅两家的真正意图，他不虞自己毁在胡、傅两家手里，只是他不忍！

第一个让他不忍的，是姑娘胡飘红，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他不忍让她遭受家破人亡的悲痛！

第二个让他不忍的，是傅威侯，这么一位盖世虎将，当代英雄，他不忍亲手去毁了他！

他怎么办？面临这一棘手问题，他当然烦，当然为难，他明白，胤禛一旦登基，胡、傅两家有可能成为胤禛的心腹大患，成为胤禛的劲敌！

可是他也明白，这种可能跟胤禛登基前大势的变化一样，成份是不大的！

因为傅威侯赤胆忠心，他辅的是朝廷，保的是皇家，谁是皇上他忠于谁，不可能是忠于某一个人！

固然，傅侯曾经是东宫老二的人，可是老二已经被废，一旦胤禛登了基，他是很可能转过来忠于胤禛的，因为到那时候，胤禛是爱新觉罗王朝的君主，是皇上！

他一路走着，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件事，可是当他踏进“侍卫营”的大门时，他的思潮被打断了！“领班，您可回来了！”

是他班里的弟兄燕青，燕青似乎是守在门口多时了，一见他进门，急步迎了上来，一脸地焦虑色！

关山月没在意，“嗯！”

了一声道：“我回来了，有事么？统带找过我么？”

燕青道：“没事，统带没找过您，倒是那一位现在正等在里头！”

“哪一位？”

关山月凝目问道：“谁？燕青，你说谁？”

燕青低低说道：“张飞，海贝勒！”

关山月一怔，道：“海贝勒，他……他来干什么……”燕青道：“找您哪！”

关山月道：“他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么？”

燕青道：“领班，要以我看，事大着哪！”

关山月留了意，道：“怎么回事，燕青？”

燕青道：“这位莽贝勒来了三次了，昨天早上一次，昨天晚上一次，今天一大早又来了，指名要找您，他碰见了统带，统带说您不在，一次他信了，二次他也信了，可是今早这第三次他不信了，他认为统带是有意不让他见您，冲着统带好发了一顿脾气……”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他还冲统带发了顿脾气？”

燕青道：“可不是么？您知道，他是皇族亲贵，统带惹不起他，只有忍了，而且还得赔笑向他解释，差一点没赌咒，他还是不信，他说今天非找着

您不可……”

关山月道：“有什么事非找着我不可？”

燕青道：“您听我说啊，蒋百煌他四个看不过去，在旁边冷言冷语说了几句，这下就像在火盆上泼了油，他更火儿了，您猜怎么着，他要动手……”

关山月道：“噢！他还要动手？”

燕青道：“可不是么？要不是统带赔笑拦得快，非打起来不可，您知道，真要一打起来，蒋百煌四个就惨了，跟皇族亲贵的贝勒动手，这还得了？连统带都要跟着倒霉……。”

关山月道：“这么说，是没打起来？”

“没有，没有！”

燕青道：“当然没有，统带是个明白的人，他怎会让他们打起来，当时叱退了他四个，把他四个好骂了一顿！”

关山月眉锋一皱，道：“这是为什么……”抬眼接问道：“燕青，你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么？”

燕青道：“统带也问过他，可是他就是不肯说，他只说这是他跟您之间的私事，别人别过问，别管，谁过问谁管他就跟谁没完，他说那是管他的闲事……”

关山月眉锋皱深了一分，道：“看样子不是什么好事！”

燕青道：“您八成儿说着了，他三次到营里来，我没见他脸色好看过一次，都是铁青着脸，看上去怕人，更那个的是他手里还提着一口剑……”

关山月轻“哦！”

了一声，略一沉吟，目中忽现异采，点头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他来找我我是干什么的了，也明白他为什么要找我了……”

燕青忙问道：“领班，您知道他找您是……”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两个字，拼命！”

燕青吓了一跳，脱口叫道：“拼命……”忙用手捂上了嘴，紧张地往里头看了看，然后回过头来向关山月低低接道：“领班，您说他是找您拼命？”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如果我没有料错……我应该没有料错！”

燕青大为诧异地道：“那为什么？您没惹他，跟他既没仇，又没恨……”关山月淡然一笑，道：“这件事在他看来，那恨比山高，仇比海深……”

燕青一怔，道：“恨比山高，仇比海深，领班，究竟是……”关山月笑了笑，摇头说道：“燕青，有些事你不知道，也不必多问，正如他所说，这是他跟我之间的私事，别人最好别管别过问……”

燕青刚叫了声：“领班！”

关山月接着说道：“燕青，小心他认为你是管他的闲事，找你来！”

燕青双眉一扬，道：“我不怕，要不是因为他是个皇族亲贵的贝勒……哼，瞧他那凶样儿？像要吃人，皇族亲贵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是统带拦着，蒋百煌四个就不吃他那一套……”关山月道：“不行的，燕青，蒋百煌四人之力，怕也不是这位莽贝勒的敌手，顶多能在他手下走过一二十招！”

燕青显然不服，扬眉说道：“我不信……”

关山月道：“信不信由你，海贝勒他是京畿一带好手！”

燕青道：“蒋百煌四人的身手也是‘侍卫营’之最，合他四人之力还对付不了一个他？那就别活下去了！”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他不到‘雍王府’去，却跑到这儿来找我，他

真会找……”抬眼接问道：“燕青，他人呢？”

燕青道：“正铁青着一张脸，坐在统带书房里等着呢！”

关山月道：“那么你站在这儿等我又是……”

燕青扬着眉道：“我等您回来，先禀报您一声，让您好有个准备，然后招呼大伙儿看热闹去，瞧您教训他一顿！”

关山月失笑说道：“教训？”

燕青道：“怎么不？大摇大摆地闯‘侍卫营’，凶得不得了，动手要打人，连统带的帐都不买，这口气谁咽得下？”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燕青，连统带都不敢惹他，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领班！”

燕青一怔道：“您是说……”

关山月道：“统带都忍了，我这小小领班有什么不能忍的？”

燕青直着眼道：“领班，您别是逗燕青吧……”

关山月道：“燕青，你进去禀报统带一声，就说我回来了，听见海贝勒在，扭头就又走了……”

燕青道：“走，您上哪儿去？”

关山月道：“随便哪儿，也许外城逛逛，也许去西山，总之一句话，我不见他，我避他，他不走我就不回来。”

燕青瞪大了眼，道：“领班，您……您真打算这样……”关山月道：“怎么不真？当然是真的！”

燕青脸色微变，道：“您！您也怕他……”

关山月笑了笑，道：“是的，燕青，我怕他，怕极了，别忘了向统带禀报一声，我走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

他是说走就走，转身出门走了！

燕青直着眼，站在那儿没说话！

关山月带着那口“巨阙”到了外城，他在外城东逛逛，西走走，最后进了一家小酒肆！

这家酒肆坐落在一条小胡同里，地方既蹙脚，店面也不大，说起来在“北京城”里，它根本入不了流。

关山月坐在角落里的一付座头上，要了酒，点了几样小菜，把剑往桌上一放，自己喝起了闷酒！

打从出内城到现在，他一直皱着眉头！

本难怪，一件让人为难的烦心事来了，如今又来了一件，他怎不皱眉头，而且皱得很深。

他明白，海善所以带着剑，铁青着一张脸，三番两次地跑“侍卫营”找他，一定是为了东宫老二被废这件事。东宫老二的唯一大敌是老四胤禛，他是胤禛的得力左右，东宫老二一旦被废，海善免不了马上就会想到他！

他不能找海善解释，对海善这种人，解释二字是行不通的，郭玉龙已经走了，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居中调停的人了！胤禛不行，他巴不得关山月跟海善去火拚一场，谁伤了谁都行，最好来个两败俱伤，一起躺下！

关山月就这么低着头喝着闷酒，心里烦死了，千头万绪乱如麻，连理都没办法理，简直不知该从那儿下手。突然，面前响起了个熟悉的话声，有人叫他：“兄弟，一个人喝什么闷酒？”

关山月连忙抬眼，他一怔，桌前站着个人，不是别人，难怪话声熟悉，

赫然竟是乐宝林。

他一句：“是大哥你……”忙站了起来！

乐宝林伸手按住了他，含笑说道：“坐，坐，一个人儿喝酒没意思，我陪你喝两盅。”

说着，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对面！

关山月心情开朗了不少，眉锋一展，扬手唤道：“伙计，添一付杯箸，添壶酒，切盘烧羊肉来！”

那边伙计答应了一声，这里他收回目光望向乐宝林道：“真巧，没想到这儿会碰见大哥，常来这儿喝两盅么？”

“不，兄弟！”

乐宝林摇头说道：“一年到头儿，我难得喝几回酒，尤其难得往酒肆里跑，什么时候想喝就让徒弟拿葫芦沽去，顺便捎点下酒菜回来，够我喝几个月的……”

关山月道：“那今天怎么这么巧……”

乐宝林摇头说道：“算不得巧，兄弟，我是找你来的！”

关山月一怔，道：“找我来的，大哥怎么知道……”乐宝林道：“徒弟们瞧见你了，瞧见你一个人在街上逛，只知道你提着口剑到处逛个什么劲儿！”

关山月释然地失笑说道：“原来他们瞧见我了，是这样的，大哥……”

他把要救翠云脱苦海，出火坑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说道：“郭大哥临走告诉我，他留的有人，有事让我找他留下的人，我打算把翠云送到他那儿去安置，可是一时我却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找他留下的人！”

乐宝林笑道：“原来是为这回事，兄弟，你永远有付既软又柔的好心肠，也永远那么怜香惜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关山月脸一红，摇头说道：“大哥，别冤枉我，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她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假如让她长此在风尘里待下去，未免可惜，所以我要……”

乐宝林含笑说道：“我懂，兄弟，这位姑娘我听说过，很红，也的确是位冰清玉洁，处污泥而不染的好姑娘，多少人不惜缠头，可是没用，她只陪着你谈谈笑笑，要想进一步，她马上会委婉的下逐客令，因之她很红，你知道，兄弟，男人都是这么一付贱脾气，越得不到的越想弄到手，为此她也着实得罪了不少人，还有人背地里骂她哪……”

关山月双眉微扬，道：“那些人都该……也难说，风尘事嘛……大哥，你说，像这样我不知道便罢，既然知道了，我怎么能坐视不管？”

乐宝林点头说道：“说得也是，只是，兄弟，绡红有过人的眼光，你的确是位铁铮铮的奇男子，孤男寡女，翠云又那么美，她更有意跟你，而你却只为救她，只为保全她的清白，跟她来个坐谈终宵……”

关山月笑道：“大哥别取笑了，这一回只要绡红不误会我就知足了！”

乐宝林大笑说道：“敢情你也有个怕人的时候，兄弟，绡红她我还不知道么？她不会的，我敢说，她绝不会……”关山月眉锋微皱，道：“别的还好，愁就愁在郭大哥留下的人……”

乐宝林截口说道：“不用找了，兄弟，这件事你交给我好了……”

关山月一怔，道：“交给大哥？”

乐宝林道：“怎么，你不放心？”

关山月道：“那倒不是，又怎么会，只是大哥知道，我刚才说过，我预备把翠云送到郭大哥那儿去，请他代为安置……”乐宝林道：“兄弟，我听见了，我负责把她送到郭爷跟前去就是！”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你愿送……？”

乐宝林道：“兄弟，这我义不容辞，也是我的份内事！”

关山月没留意后一句，道：“大哥，郭大哥不在‘南海’……”

乐宝林道：“我知道，在大漠！”

关山月又复一怔，道：“大哥怎么会知道……”

乐宝林笑道：“兄弟瞧瞧这是什么？”

解开了领扣，他脖子上挂着一物，那赫然是“南海”信物，一方“玉龙令”！

关山月讶然叫道：“大哥何来此物？”

乐宝林很快地扣上了扣子，道：“郭爷他颁下来的，难道这玩艺儿有地方抢，有地儿偷么？”

关山月目光一凝，道：“我明白，大哥是‘南海’的人……”乐宝林笑道：“当然，当然，脖子上挂着这个，还会是别人的人么？”

关山月惊喜地道：“大哥瞒得我好苦……”

“不，兄弟！”

乐宝林道：“我不是‘南海’人，蒙郭爷恩典，刚加入不久！”

关山月“哦！”

地一声道：“是什么时候……”

乐宝林道：“就在郭爷那回在‘天桥’赶走阉宦后不久！”

关山月喜得抓住了乐宝林的一双手，道：“我恭喜大哥，贺喜大哥……”

乐宝林敛去笑容，正经地道：“的确，兄弟，你该为我喜，为我贺，江湖上有多少人想进‘南海’都不得其门而入，‘南海’门严墙高，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作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种福缘，会有这种荣宠，以往我只觉自己终日在‘天桥’混，一辈子没出息，这回好了，这辈子没白活，也能光宗耀祖了……”

关山月道：“该都因为大哥是位铁铮铮，没奢遮，义薄云天的血性好汉，也是我辈性情中人！”

乐宝林道：“我只认为这是我的福份，我的造化！”

关山月道：“这么说，大哥就是郭大哥留在这儿的……”

乐宝林点头说道：“你说对了，兄弟，郭爷临走交待，随时注意你，一有情况，立即飞报，‘南海’不惜一切……”

关山月激动地叹道：“郭玉龙待我恩高义厚……”

乐宝林道：“兄弟，别这么说，郭爷是‘南海王’，你则是咱们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的当然领袖，自然也服你，说吧，兄弟，对翠云，你要我怎么做？”

关山月探怀摸出一包东西，往桌上一放，砰然有声，他指着那一小包东西道：“大哥，你拿着这个，亲自也好，派人也好，到翠云那儿去一趟，就说是我要替翠云赎身，问他们要多少，谅他们不敢讹，也别少给他们，这一包东西不多不少，多了的让翠云拿着路上花用，把她接出来后，最好能马上送她走，越快越好……”乐宝林道：“你怕胤禛的那位舅舅……”

关山月道：“那是个不知耻的老色鬼，一旦他抢了先，我就不好说话了！”

乐宝林道：“行，兄弟，我这就去办，你放心好了，兄弟，我不跟你客气了！”

说着，抓起那包东西，站起来就要走！

关山月忙道：“慢点，大哥！”

乐宝林回转身来问道：“兄弟，还有什么吩咐？”

关山月淡然强笑道：“大哥，别跟我这样……”

顿了顿，接道：“假如有办法，请飞报郭大哥，就说我要向两家下手了！”

乐宝林一震，道：“兄弟，真的？”

关山月点了点头！

乐宝林道：“大势定了，这么快？”

关山月道：“是的，大哥，我帮了他一个大忙！”

乐宝林一点头，道：“行，兄弟，我在送翠云走之前，就把你的话转出去！”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还有，大哥，请告诉他，我会听他的话的！”

乐宝林道：“我知道了，兄弟，还有什么事么？”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没有了，大哥请吧！”

乐宝林道：“我有一句话，兄弟！”

关山月道：“大哥请说！”

乐宝林道：“千万留心自己，别让绛红……”

关山月道：“谢谢你，大哥，我知道！”

乐宝林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那么，我走了！”

转身行了出去！乐宝林走了，关山月他两眼呆呆地望着门外，脸上的神色令人难以意会，难以言喻，随即，他缓缓收回目光，低下了头……

× × × × × ×

关山月他在这家酒肆里一直坐到天黑，看看上灯了，酒客也越来越多，他才会了帐，提着剑走了。

他虽然没喝多少酒，但一坐那么久，多少也有了点酒意，入夜风大，像刀儿，可是他身上却是暖洋洋的。

酒，让他觉得暖和，可也让他心里更烦，更闷，藉酒消愁愁更愁，这时候他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不差。

街上的行人不多，家家户户都掩着门。

他回到“侍卫营”的时候，天已经快初更了。

他没从正门走，他翻后墙进了“侍卫营”，可巧，这时候有个人从他前面不远处走过，他看得清楚，那个人是他班里的弟兄孔成，他轻咳一声唤道：“孔成！”

孔成吓了一跳，忙转身望着他站立的黑暗处喝问道：“谁，大黑夜里躲在这里……”

关山月道：“我！”

迈步走了过去。

孔成看见他，一怔说道：“领班，原来是您……”关山月道：“不错，是我。”

孔成诧异地望着他道：“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关山月道：“刚回来！”

孔成一指后墙，道：“您是从这儿进来么？”

关山月未答，反问道：“海贝勒走了没有？”

孔成道：“走了，刚走没一会儿。”

关山月吁了一口气，道：“统带呢？”

孔成道：“大概在书房里，领班……”

关山月“嗯！”

了一声。孔成迟疑一下，道：“我听燕青说，您……您晌午回来过了！”

关山月道：“是的，我回来过了，我听说海贝勒在这儿，他要找我打架，我连门都没进就又走了！”

孔成道：“燕青说，您，您……”

关山月道：“燕青说我怕他？”

孔成不安地点了点头，道：“是的，燕青是这么说的。”

关山月道：“怎么样，有什么不对么？”

孔成道：“没什么不对，只是，我……我不信您会怕他。”

关山月道：“谢谢你，孔成！”

孔成强笑说道：“领班！这什么话，您还跟我客气，只是……只是，您，您……您真怕他么？”

关山月陡然一笑，道：“孔成，你告诉我，真怕他如何，假怕他又如何？”

孔成搓着手，道：“不如何，领班，您的一身所学大伙儿都知道，也都亲眼见过，大伙儿都不信您会怕他，燕青被大伙儿臭骂了一顿……”

关山月道：“你们冤枉了燕青，这个怕字是我告诉他的！”

孔成道：“可是大伙儿不信。”

关山月道：“我也谢谢大伙儿。”

孔成道：“领班，大伙儿都是您手下的弟兄，您别跟大伙儿客气，只是……大伙儿都想弄清楚，您是不是真怕……”关山月道：“大伙儿不是都不信么？”

孔成道：“是的，领班，大伙儿是都不信，可是话是您说的，如今您又……您又从后墙进来，这，这……”

关山月道：“这是为躲海贝勒，你明白么？”

孔成点头说道：“我明白，领班！”

关山月道：“我是不是真怕海贝勒，对你们很重要么？”

孔成迟疑道：“领班，大伙儿是您手下的弟兄！”

关山月“嗯！”

了一声道：“我知道，我知道大伙儿是我班里的弟兄，怎么样？”

孔成道：“假如您……您真怕海贝勒，大伙儿都会为您叫屈！”

关山月道：“谢谢大伙儿，但不必，这是我自己的事！”

孔成道：“可是您是大伙儿的领班，当初您初来时，大伙儿瞧不起您，不服您，认为您是靠关系进“侍卫营”当了领班……”关山月道：“以后我跟大伙儿处得不错。”

孔成道：“那是因为大伙儿以后才知道自己有眼无珠，招子不够亮，瞧错了人，从那时起，大伙儿敬您、服您、以能在您的手下为荣为傲……”

关山月道：“我很感谢，其实我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运气比别人在某些时候好些，如此而已！”

孔成道：“那是您客气，其实大伙儿心里雪亮，这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您这样功夫好，心智高的高手，尤其您待人，恩威并用，赏罚严明……”

关山月微笑说道：“你这是捧我，孔成。”

“不，领班！”

孔成郑重地摇头说道：“这是大伙儿心里头的话，您不知道，大伙儿当时心里在都有这一个愿望，也可以说是有了个决定，假如有一天您离开了“侍卫营”，无论到哪儿去，大伙儿都愿意跟您走！”

关山月着实地哆嗦一阵激动，道：“孔成，我感激你跟大伙儿的爱护。”

孔成摇头说道：“领班，您别这么说，您不知道，自从燕青说您亲口说您怕海贝勒之后，大伙儿心里都像窝着一块什么，都闷闷不乐，连晚饭都没吃……”

关山月轻“哦！”

一声，道：“孔成，这又为什么？”

孔成道：“领班，我不信您不明白！”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我明白，大伙儿对我很失望，认为我替大伙儿丢了人……”

孔成道：“领班，您别这么说，大伙儿只是替您不平，替您叫屈，海贝勒他仗权势欺人……”

关山月猛喝说道：“孔成，不许……”

孔成激动地道：“领班，您怕，我不怕，大伙儿也没一个怕，只要您说一句，大伙儿能为您去拼命。”

关山月心里感动，嘴里却淡然说道：“孔成，这是我自己的私事，让我自己去解决，大伙儿的好意我感激，我心领了。”

孔成道：“您怎么解决法？”

关山月道：“你的意思是说，我连面对他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去解决，是不？”

孔成迟疑了一下，毅然说道：“是的，领班，可是我不信您会……”

关山月道：“孔成，我不愿意多说，我只有一句话，我自己的事让我自己解决，大伙儿假如认为我替大伙儿丢了人，我可以辞去领班职务，让别个胆大的人来带你们……”

孔成呆了一呆，忙道：“领班，您别生气……”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没有生气，我说的是实话，外面风大，房里歇着去吧，我几天没回营，该去见见统带去。”

说完了话，他提着剑径自走了。

孔成傻在那儿，当关山月走远不见时，孔成身后黑暗中走出一人，他近前说道：“孔成，刚才是谁，你在跟谁说话？”

孔成木然说道：“领班。”

“领班？”

那人道：“哪个领班？”

孔成道：“咱们领班。”

那人轻哼一声道：“咱们领班，他回来了，什么时候……”孔成道：“走，回班里去了！”

接着那人步履匆匆地走了！

这里，关山月到拜善的书房前，往日站在门口的蒋百煌等四人，今夜都没见人影，关山月有点诧异，他到了书房门口轻轻说道：“统带，关山月求见。”

只听书房里的拜善一声轻呼，随后他道：“是老弟么？请进，请进，快快请进！”

关山月应声往里走，拜善快步从里面迎了出来，一见面便说道：“老弟，干什么跟我还来这一套，回来了就直接进来找我，又求见什么，真是……”

关山月道：“统带，您爱护，可是我却是您的下属。”

拜善道：“没那一说，有朝一日四阿哥坐了上去，我这个统带还得仰仗你老弟提拔呢！”

说完之后，他爽朗地笑了，笑声中，两个人走进书房。进了书房，拜善客气地摆手让座。“老弟，随便坐，随便坐。”

关山月谢一声，坐定，拜善第一句话便道：“老弟，这一趟辛苦了。”

关山月故做惑然，道：“统带，您何指……”

拜善眨眨眼，笑道：“老弟真够谨慎，王爷都告诉我了，你还瞒我。”

关山月这才赧然一笑道：“您原谅，事关重大，我不敢……”拜善一挥手，道：“别这么说，老弟，我明白，其实，你应该知道，在你初次见我的时候，你就应该看得出，我不是外人……”

关山月道：“我知道，统带。”

拜善拇指一翘，道：“老弟，经由你手上的事，无论大小，永远都那么漂亮，龙潭虎穴的‘红莲寺’，到了你手上成竹扎纸糊的，破来毫不费力，易如反掌吹灰，我是由衷地佩服。”

关山月一时摸不透他是否知道胤禛老四的真用意，只淡然一笑道：“您夸奖，假如有十分功的话，那九分功应属于郭玉龙。”

拜善轻喝了一声道：“老弟，我又要说了，这又是你令人敬佩处，虚怀若谷，有过自己当，有功永不忘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让人怎么能不敬，怎么能不服……”

关山月笑了笑道：“您永远爱护我！”

拜善道：“我说的是真的……对了，老弟，就说郭玉龙趁这机会走了，为这件事王爷好发了一顿脾气。”

关山月道：“是的，统带，其实，王爷不是气别的，只是气他不受功，更来个不告而别，别的没有什么！”

拜善忙点头说道：“是的，是的！我也是这么听说的，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话锋微顿，他刚打算再接下去。

关山月已然转移话题，截口说：“统带，听说海贝勒来营里找我好几趟……”

拜善道：“是的，老弟，你别……”

关山月道：“我晌午回来过了，只是听说他在这儿，我没进来。”

拜善道：“我知道，我听燕青说了！”

关山月道：“为我，让你受气，也累及百煌兄四位，我很不安。”

拜善强笑说道：“没什么，老弟，他们气盛，我当着海贝勒把他们骂了一顿，真是，这么大的人了，还动不动就要打架，也该看看人，皇族亲贵也是好惹的么，至于我……”

强笑一声接道：“海贝勒这位莽贝勒，脾气暴躁刚直是出了名的，我还能不知道的，相识不是一天了，他以前也曾冲我拍桌子，我不会在意的，你也别放在心上。”

关山月道：“我不会的，诚如您所说，他就是这么个脾气……”凝目接口道：“统带，听说他是带着剑来的？”

拜善迟疑了一下，点头说道：“是的，老弟！”

关山月道：“他不曾对您说个理由？”

拜善摇头说道：“没有，老弟，你知道，我只问他一回，他不说话，我就没敢再问二回，他只说要找您，还硬说我把您藏了起来！”

关山月道：“您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您吧？”

拜善点头说道：“我猜知了几分，该是跟二阿哥被废的事有关！”

关山月道：“是的，统带，就是为这件事，其实，您知道，他完全误会了。二阿哥被废，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还是后来……”

拜善点头说道：“我知道，老弟，也难怪他会误会您，因为王爷是二阿哥一大劲敌，而您又是王爷最得力的左右，老弟，这件事，是无法解释的，单凭口舌也不能解决！”

关山月道：“我知道，统带，我并不打算解释！”

拜善目光一凝，道：“那么您打算……”

关山月淡淡一笑道：“我打算躲他，根本就不跟他碰面。”

拜善道：“老弟，这不是办法，您能躲到哪一天……”关山月道：“统带，您知道，我只有这个办法，我预备躲到王爷登基的那一天，到时候我回我的江湖去，他总不会再仗剑追到江湖去。”

拜善摇头说道：“那可难说，老弟，他这个人……”关山月道：“真要那样，我仍不跟他见面，他能把我怎么样？”

拜善道：“老弟胸襟超人的气度！”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不，统带，我怕他！”

“您怕他！”

拜善道：“他们都以为您怕他，其实天知道——只有我知道您是不是怕他！”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谢谢您，统带，我打算向您辞职……”拜善一怔，忙道：“辞职，为什么，老弟，你这是……”关山月道：“统带，我有我的理由，不得已……”

拜善双眉一扬，道：“我明白了，是不是您班里那几个——他们怎么那么浑，他们也不想，您怎么会怕他……”关山月笑了笑：“统带，蒋百煌兄四位却难免气盛，何况我班里的那些人，这难怪，统带，我也不会跟他们计较的，我另有原因！”

拜善道：“老弟，另有原因？”

关山月道：“是的，统带！”

拜善道：“另有什么原因，说出来给我听听。”

关山月迟疑了一下，道：“您不是外人，我无须瞒您，王爷今天交待，要我尽快地替他把胡、傅两家除掉……”

拜善脸色一变，失声说道：“把胡傅两家……这……这是为什么，老弟？”

关山月淡然说道：“您还不明白么？王爷认为留着这两家，是他登基以后的心腹大患……”

拜善一摇头道：“王爷错了，傅侯这个人不独我知道，满朝文武谁不知道，他当朝柱石，国之干城，盖世虎将。固然，他曾经是二阿哥的人，可是王爷他日只一登基，傅侯赤忠，哪怕他不会忠于朝廷。胡家自然跟着他

走……”

这道理连拜善都明白，可见胤禛真是要借这机会除去关山月了。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我也这么想，可是王爷却交待一定要赶快替他除去这两家，您知道，我不得不遵命！”

拜善沉默了，半晌始道：“王爷做事有时候未免过于……”过于什么，他没说出来，话送到了这儿，他转了话锋：“老弟，这件事跟你要辞职有什么关系？”

关山月道：“统带，我不愿意连累您！”

拜善一怔，道：“连累我？这话怎么说？”

关山月道：“统带，我敢说句大话，无论什么事，只要交到我手里，我没有办不了的，这您应该知道！”

拜善点头说道：“这我知道，我知道，老弟你武艺好，智慧高，可以说是举世难再求其二的奇才……”

关山月道：“您过奖，可是对除胡、傅两家事，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没有把握，我只掌握了五成，另五成握在人家手里！”

拜善点头说道：“我知道，老弟，胡、傅两家各有绝学，傅侯盖世虎将，马上马下，万人难敌。胡家只几位，在当世之中也都是顶尖儿称最的人物……”

关山月道：“所以我没有把握，所以我要辞职！”

拜善道：“老弟，后者我仍不懂！”

关山月道：“统带，王爷待我恩厚，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这件事纵然我没有把握，我也要全力以赴，不惜把命赔上来报答王爷的山海大恩……”

拜善道：“这我知道，你老弟是位重义的真英豪！”

关山月道：“您夸奖，这件事成了还好，万一不成，我落在人家手里。一旦被我发现我是‘侍卫营’的领班，您想，是不是会连累您？”

拜善沉吟着点头说道：“老弟，话是不错，可是就算你辞了职，那也只是我知道，别人并不知道……”

关山月道：“这好办，您只须贴那么一张告示，说关山月已辞去‘侍卫营’领班的职务，嗣后在外一切行动，概与本营无关也就行了。到时候您可以拿这张告示做证，谅必他们……”拜善道：“这办法行倒是可行，只是，你当初进‘侍卫营’，是王爷的荐介。如今你要辞职，我得先向王爷请示一下！”

关山月道：“您又不是外人……”

“不，老弟！”

拜善道：“这是礼，也是理，我该先让王爷知道一下，看看王爷的意思怎么样！”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好吧，您预备什么时候请示王爷去？”

拜善道：“老弟有什么意见？”

关山月道：“我认为越快越好！”

“那行！”

拜善站了起来，道：“老弟，你也歇着吧，我这就去请示王爷去，如果没什么耽搁，我今夜就把你辞职的告示贴出去！”

关山月含笑点头刚站起，只听外面步履响动，匆匆忙忙跑来一人，随听

那人在外面急急地说道：“禀统带，卑职钱振星求见！”

拜善微微一愣，轻喝说道：“进来！”

钱振星应声匆忙走了进来，一见关山月在，他一怔，忙道：“噢，老弟，你……你也在这儿，那最好不过……”拜善轻喝说道：“有什么事吗？”

钱振星忙转过身一躬身，道：“禀统带，关领班班里的弟兄们带着家伙要去闹事，卑职拦他们不住……”

拜善道：“闹事？闹什么事？”

钱振星道：“他们……他们大伙要去找海贝勒……”拜善一声大喝：“胡闹，大胆……”

关山月忙道：“老哥哥，他们人呢？”

钱振星道：“正在准备，马上就要走！”

关山月转望拜善道：“统带，这件事由我来处理，您忙别的去吧！”

拜善一点头，道：“也好，这些混帐也只有你能镇得住他们。记住，千万别让他们……绝对不许，不听的以营规处置！”

关山月答应一声，一躬身，转身出门而去！

钱振星赶了出来，忙跨两步追上了关山月，问东问西地问个没完，关山月含混地答应着，转眼间就到了他那一班兄弟的住处，刚一走近就听得燕青在里面喊道：“喂，喂，你们麻利点行不行，待会儿……”

随听孔成说道：“你急什么，闹他一遍之后咱们就要各走各的了；东西不带点儿那怎么行，再回去江湖上就不像从前那么好过了，总得为自己的肚子打算打算……”

钱振星压低了话声道：“老弟，您听，这些家伙天生的惹事精，也不知道是什么星君下凡，简直天不怕，地不怕……”关山月扬着一双眉，没说话！

钱振星干笑一声又低低说道：“老弟，我不过去了，让他们瞧见那不大好，您知道，我虽是个领班，可惹不起这班惹事精……”

关山月道：“谢谢老哥哥相告，老哥哥请便吧！”

钱振星答应一声连忙走开了！

关山月也没进屋去，他走近两步扬着脸站在大门口！这时候，屋里想必已预备妥当了，只听孔成说道：“伙计们，走吧，走吧！大伙儿分批走，别让他们瞧见了动疑，要让领班知道，咱们就去不成了，先出去的在门外等着，燕青，你三个先走！”

燕青笑道：“敢情你成了领班了，不过这时候我乐意听你的！”

门，豁然而开，燕青当先，迈步就要往外走，突然，他一怔，“哟”地一声，道：“领班，您，您什么时候……”他手缩向背后连忙摆了一摆，屋里，一阵响动！

关山月看见了，他只当没看见，他听见了，也全当没听见，淡然一笑，道：“这么晚了，你要上哪儿去？”

燕青道：“没有啊，不上哪儿，我随便走走！”

关山月道：“要没有什么要紧事儿，就待会儿再出去，我有几句话要对大伙儿说！”

燕青忙道：“是，是，您请进，您请进！”

说着，他退了进去！关山月跟了进去，刚一进门。这个叫领班，那个也叫领班，此起彼落，十个弟兄一个不少地全站在屋里，两排长炕上，凌乱一堆，简直不像样！关山月点头答应着，抬眼一扫，道：“都在，那最好，那

最好，燕青把门关上！”

燕青答应着忙关上了门！

他那里关上了门，关山月摇了手，道：“坐下，大伙儿都坐下。”

大伙儿迟疑了一下，都坐在了炕边儿上，燕青殷勤地搬过一把椅子放在关山月背后，道：“领班，您也请坐！”

关山月回身说了声：“谢谢，你也坐下。”

等燕青坐定，他皱了皱眉头，开口说道：“你们自己瞧瞧，炕上没一块好地儿，像话不像话，难道说没娶老婆的人都这样么？”

大伙儿你望我，我望你，半天，孔成才干咳一声窘笑说道：“领班，是刚才大伙儿闹着玩儿把炕扯乱了……”

关山月道：“闹完了就该收拾收拾！”

孔成道：“眼看要睡了，也就懒得收拾了……”

关山月道：“要睡了？”

孔成道：“是的，您瞧，夜已经深了……”

关山月道：“怎么我看大伙儿这身打扮，一点也不像要睡的样子，反而一个个都像要出远门儿似的？”

孔成微微一惊，嗫嚅说道：“这个，这个……”

燕青连忙说道：“领班，是这样的，大伙儿刚从外边回来……”

关山月扫了他一眼，道：“燕青，还是你会说话……”燕青不安地笑道：“您夸赞！”

关山月道：“那是刚才孔成骗了我，我刚才碰见过他，他告诉我大伙儿都在营里，大伙儿什么时候又出去了？”

燕青脸一红，没说话，狠狠地看了孔成一眼，显然是怪孔成事先不打招呼，害得他当场受窘！

关山月淡然一笑，又道：“营里这两天有什么吃紧的事儿么？”

孔成愣愣地道：“没有啊？您这话……”

关山月道：“既然没有，就用不着那么紧张，大伙儿把腰里的软剑都撒下来，小心不留神扎了肚子！”

大伙儿个个发怔红脸，却迟疑着没动！

关山月道：“怎么，没听见么？”

孔成霍地站了起来，扬着眉道：“领班，我实说好了……”关山月一抬手拦住了他，道：“大伙儿的好意我很感激！”

大伙儿又一怔，燕青忙道：“领班，您，您知道了……”关山月道：“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外面听见了！”

大伙儿都傻了脸，半晌才听孔成说道：“您既然已听见了，也知道了，那最好，领班，大伙儿求您，求您带着大伙儿去出这口气去！”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既有现在带着人去出气，当初我就不会躲他……”

燕青道：“那您放大伙儿去！”

关山月没理他，望着孔成道：“孔成，我刚才是怎么跟你说的？”

孔成道：“我不知道您指的是……”

关山月道：“我自己的事怎么样？”

孔成道：“您说您自己的事，由您自己去解决！”

关山月道：“你听见了？”

孔成道：“我听见了！”

关山月道：“那么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没把我这个领班放在眼里！”

孔成道：“领班，我不敢，天大的胆也不敢，可是这是大伙儿的意思……”

关山月道：“他们没听见我的话，我也没对他们说！”

孔成道：“可是我也是大伙儿中的一个，大伙儿都要去，我怎么能装没种……”

关山月道：“不听我这个领班的话，就是有种么？”

孔成没说话，他无言以对！

关山月扬了扬眉，抬眼一扫，道：“我不愿多说，假如你们还把我这个领班的话当做话，还把我这个领班放在眼里，我请你们把剑撒下，把衣裳脱了，都给我钻进被窝睡觉去……”燕青忙道：“领班，您……”

关山月道：“不听我的也可以，谁先出去我办谁，两条路，你们任选一条！”

大伙儿没一个开口，也没一个动，刹时间这间屋里好不寂静……片刻之后，突然，燕青站了起来：“领班，我甘愿领受营规！”

迈步便往外走，大伙儿忽地都站了起来！

关山月没动，他陡然沉喝：“燕青，站住！”

燕青一震站在了那儿！

关山月淡然说道：“你的胆比别人大，领头儿跟我作对，好，你要出去也可以，先把我这个领班放倒再说！”

燕青道：“领班，燕青不敢！”

关山月道：“你要没这个胆，就乖乖听我的！”

燕青道：“领班，您……”

关山月截口说道：“燕青，没有商量的余地，放倒我，要不你就听我的！”

燕青脸色倏变，身躯忽颤，他猛一咬牙扬起了手，但手刚一扬起，他身躯一矮，突然跪在关山月身侧：“领班，燕青求您……”

他这一跪，大伙儿跟着全跪了下去！

这，大出关山月意料之外，他呆了一呆，猛然一阵激动，一下子站了起来，道：“你们这是……都给我起来！”

燕青道：“您要是不答应，大伙儿就跪到死……”

关山月陡扬双眉，旋即敛态一叹说道：“你们……今夜也是你们最后一次听我的话了，为什么……”

孔成猛抬头，忙道：“领班，您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刚才我向统带当面辞职……”

孔成道：“统带他……他答应了？”

关山月道：“我的心意很坚决，就是他不答应，我也要走的！”

燕青哑声说道：“领班，您这是……这是为什么……”关山月道：“我不愿意让你们以我为羞，以做我班里的弟兄为耻，我也不愿意你们因为我在人前抬不起头……”

石秀大叫说道：“领班，大伙儿求您别走，您是一定非走不可，那大伙儿都不干了，愿意舍这份粮，这份俸，跟您走！”

此言一出，大伙儿你一句对，我一句对，刹时乱成一片，关山月心里好不感动，他一抬手，道：“你们真这么爱护我么？”

石秀道：“领班，大伙儿人虽十个，心是一条，这十个人之中，没一个是擅说虚假的卑鄙小人！”

关山月道：“那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石秀道：“领班，大伙儿不是不听，我敢说大伙儿会不听统带的，甚至于会不听皇上的，可绝不会不听您的，实在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大伙儿誓死非跟他拼一拼不可！”

关山月道：“你们争强好胜之心就这么重么？”

燕青道，“领班，大伙儿是您的弟兄，不愿意瞧着您怕他……”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怕？好，我告诉你们，都站起来听我说！”

大伙儿没一个动！

关山月道：“大伙儿都知道，一个为将者，要是号令难行，他会心灰意懒，自觉带这些兵没意思……”

话声还没落，大伙儿一个个全站了起来！

关山月吁了一口气，道：“现在听我说，我敢说这句大话，贝勒海善他虽是京畿第一好手，可是就是再有十个贝勒海善也不是我关山月的对手……”

大伙儿精神为之一振，燕青忙道：“那您为什么……是因为他是皇族亲贵？”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我再说一句，休说他只是一个贝勒，就算他是个亲王，我照样敢放倒他，大不了一走了之，回我的江湖去，谁能奈何我，谁又敢把我怎么样？”

大伙儿笑了，孔成道：“领班，那您为什么老是躲……”关山月道：“那蔺相如是不是怕廉颇？”

大伙儿一怔，燕青叫道：“领班，我明白了，您是为了朝廷……”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不，燕青，你错了，我不是为了朝廷，我是为了我跟他之间的私交！”

燕青诧声说道：“私交？”

关山月道：“不错，私交！”

燕青道：“您跟他有私交？”

关山月道：“当日在郭玉龙家，因为他是东宫二阿哥的人，我是四阿哥的人，他敌视我，逼我跟他比斗，不得已之下，我只有出手，躺下的是他而不是我，古语说：‘不打不相识’，从那时起，我跟他成了好朋友，私交颇为深厚，我要是怕他，当日我就不会把他放倒了！”

孔成道：“他既然跟您有私交，为什么还翻脸无情，找您……”

关山月道：“他找我拼命是公，跟私交无关，他是个公私分明的大英雄，真豪杰，为公，他找我拼命，我敢说，他的内心里一定是很痛苦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日后尽可当面问问他！”

燕青道：“所以您就躲着他，还承认怕他？”

关山月道：“不错，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你们要知道，动辄拔剑，那只是匹夫血气之勇，而非大勇，张良桥下纳履，韩信胯下受辱，当时有人说他俩是没出息的懦弱之辈，后来如何，子房破产不为家，椎秦博浪沙，韩信登台拜帅，统兵百万，逼项羽于乌江，助刘邦完成大业，这才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大勇先贤……”

孔成道：“领班，谢谢您，大伙儿明白了，大伙儿也知过了！”

关山月含笑说道：“你们能明白，就不枉我用心良苦一场，我很高兴，只记住我的话，将来回到江湖中去，就不愁站不住脚……”

在大伙儿低头之中，燕青抬头说道：“大伙儿今后无论大小事，一定听您的，要不听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样您能打消去意了吧？”

关山月微笑摇头，道：“不，燕青，我的辞职已成定局……”大伙儿连忙抬头，齐声说道：“您怎么还……”

关山月淡淡笑道：“我的辞职跟这件事是风马牛，毫不相干！”

石秀道：“那……那是为了什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奉四阿哥之命行事，目前还不能说……”

石秀道：“您是不是要离开‘北京’……”

关山月道：“迟早我会回到江湖中去的！”

石秀一点头，道：“那好，大伙儿跟您走，天涯海角，大伙儿是跟定了您了！”

关山月摇头说道：“大伙儿该知道，我来自江湖，孑然一身，是既发不起粮，又发不起俸，大伙儿跟着我吃喝都成问题……”石秀道：“那好办，大伙儿也找上那么一处梁山，您是大伙儿的瓢把子，咱们来个劫富济贫……”

关山月失笑说道：“敢情你是要我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行，这种事我不干！”

石秀道：“那大伙儿宁愿扎紧裤腰带挨饿……”

关山月道：“别凭一时之冲动，这不是长远的办法，待在‘侍卫营’有粮有俸，一不愁吃，二不愁穿，还有官势……”石秀道：“可是您走了，大伙儿就干不起劲儿了，再待下去有什么意思？这不是一时之冲动，而是大伙儿早就商量好了，您在哪儿，大伙儿就在哪儿，这一辈子跟定您了，我敢说大伙儿没一个稀罕这份粮俸，更没一个贪这官势……”

关山月道：“一旦跟了我，你们会懊悔的！”

燕青道：“领班，您把大伙儿当成了没骨头的下三滥了！”

关山月双眉微扬，目光一扫，道：“大伙儿真要跟我？”

孔成道：“谁要有半点假话，管叫谁遭天打雷劈！”

关山月道：“不懊悔？”

燕青道：“就是饿死也心甘情愿！”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没想到相处只那么短短一段日子，大伙儿对我竟……”

石秀道：“领班，这也许是缘份，再说大伙儿都是江湖上来的，谁的眼睛都够亮，好鸟它还知道拣个树枝停呢，何况大伙儿都是不算太糊涂的江湖人？您是位奇人，是位大仁、大智、大勇的顶天立地真英雄、真豪杰，这辈子跟着您就绝错不了！”

关山月一点头，道：“好，我答应……”

这三字刚一出口，砰然一声，十个跪下了五对，齐道：“谢谢您，领班！”

关山月忙道：“起来，起来，你们这是……我还有后话，快起来听我说！”

大伙儿一个连一个地站了起来，关山月叹了口气，道：“也许你们前辈子都欠我的……”

顿了顿，接着道：“我答应你们跟着我，可是你们到时候不能大摇大摆的走，也不许动一点声色，今夜事更不许轻泄一字，在我没走之前，大伙儿都给我安心待在营里好好干……”石秀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领班，大伙儿懂！”

关山月道：“那就好，再记住，从现在起，一直到我走，在这一段时间

内,你们无论听说了关于我的任何事,都不许过问,更不许插手,听见了么?”

燕青道:“领班,您还要……”

关山月道:“别问,我只要你们听!”

燕青没敢再问,道:“听见了,大伙儿遵命就是!”

迟文突然说道:“领班,您什么时候走?”

关山月摇头说道:“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大伙儿尽可放心,我既点了头,认了可,就绝不会食言背信!”

迟文脸一红,没再说话!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现在大家可以撤剑,脱衣裳,钻被窝了吧!”

别看这十个都已属中年,可是个个不脱孩子气,关山月这话刚说完,瞧吧,砰然有声全上了炕,撤剑的撤剑,脱衣裳的脱衣裳,忙成一团,乱成了一堆!

关山月不禁失笑,他摇了摇头,转身关门走了出去!

没多久,拜善从“雍王府”回来了,他把关山月召进他的书房里,凝目望着关山月,良久,才说了一句:“老弟,王爷答应了!”

关山月含笑说道:“我不说么,王爷一定会答应的!”

拜善接着说道:“老弟,论提笔,我不如你,我又不愿把他们叫进书房来,我看这纸告示,还是你自己写吧!”

关山月转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来伏案疾书,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拜善在背后看得连声赞叹,道:“老弟,这可是我头一回见着你写的字,古来诸大名家也不过如此,老弟,真难为你,你是怎么练的?”

关山月含笑一声:“您夸奖!”

掷笔而起,道:“我这就拿去张贴,您盖下大印吧!”

拜善开了抽屉,取出了他那颗统带印,他一边收印,一边低着头道:“老弟,这事你千万留心!”

关山月道:“您是指……”

拜善道:“下手胡、傅两家的事!”

关山月“哦!”

了一声道:“谢谢您,我知道!”

拜善推上了抽屉抬起了头,望着关山月迟疑再三始道:“老弟,傅侯赤胆忠心,盖世虎将,假如没了,是朝廷一大损失,你能不能手下留情……”

关山月道:“统带,我并没有把握……”

拜善道:“以我看,胡傅两家不会是你的敌手,我希望你……”

关山月道:“统带,私下我也很敬佩傅侯!”

拜善沉默了一下,道:“老弟,我知道你是奉命行事,万不得已,可是你来自江湖,你大可以一走了之,回到江湖去……”关山月心里动了一下,凝目说道:“统带,您怎好教我背叛王爷?”

拜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一叹说道:“就算我是教你背叛王爷吧,老弟,你不是个糊涂人,事情之艰难险恶,你不会不知道……”

关山月道:“统带,我知道,可是王爷待我恩厚……”拜善唇边泛起一抹强笑,道:“王爷一向待人恩厚,老弟……唉,我不便深说,假如你能一走了之,我劝你还是一走了之……”

关山月心里越发动疑了,道:“统带,您认为我能一走了之么?”

拜善道:“没什么不能的,那只在您愿不愿!”

关山月道：“统带，您是为我，还是为傅侯？”

拜善道：“我为你，也为傅侯！”

关山月倏然一笑，道：“统带，王爷对您说了些什么？”

拜善神情一震，忙摇头道：“王爷？没有啊？王爷没说什么啊？噢，不，王爷着实把你夸了一阵，把你夸得世上少有，人间无双……”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统带，您既为我，又何必瞒我？”

拜善一惊色变，道：“瞒你？我什么瞒了你？没有啊，哈，老弟，我会骗你么？我什么时候又瞒过你，自己人嘛，是不？”

关山月淡淡说道：“那是我说错了话，统带，谢谢您这番心意，士为知己者死，我看我只有死报答王爷这条路好走……”拜善目光一凝，道：“老弟，你认为自己必死么？”

关山月道：“我说过，我有一半把握，另一半握在别人手里！”

拜善道：“既如此强为之，那岂不是大不智……”

关山月道：“统带，我也说过，王爷待我恩厚！”

拜善没说话，凝望他良久，突然一叹说道：“老弟，我以为你有过人的智慧，是位奇人，谁知道你却是天地间第一等的傻子！”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统带何指？是指我明知不可而为之？”

拜善迟疑了一下，道：“就算是吧！”

关山月道：“统带，就算二字何解？”

拜善道：“是……老弟，不提了，你真不能一走了之？”

关山月道：“统带，我仍是那句话，王爷待我恩厚！”

拜善微一点头，道：“好吧，我不多说了，老弟，你贴告示去吧，只记住，老弟，小心，千万小心，必要时……”倏地摆手说道：“老弟，你去吧，你去吧！”

关山月一欠身，道：“谢谢，统带，您的好意我永远不会忘记！”

拿起告示走了出去，转过身之后，他唇边浮起一丝笑意！而在他出门之后，拜善却喃喃说道：“雍王，你好狠，你好毒，你也会的确会拢揽人心！”

显然，关山月一再表示的那份“忠”，在拜善这儿是收到了效用，拜善开始对胤禛不满了，将来不管大小，他总是胤禛身上的一颗毒瘤！

关山月贴上告示之后，就回到了他自己的住处！

而这位“侍卫营”的统带拜善，却背着手在他的书房里开始踱起了步，他显得很烦躁，也显得很不安！

半晌之后，突然，他抬手熄去了桌上的灯，轻轻地出了书房，轻轻地带上了门，最后，他出了“侍卫营”！

他没带护卫，是既没骑马，也没坐轿！

片刻之后，他到了一座宏伟、气派的大府邸之前！

惺惺惜

这座府邸的两扇朱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前也静悄悄的，两盏大灯，把门口十丈方圆内照耀得光同白昼！

那对石狮，那高高的石阶，那门头上四个大字：“神力侯府”拜善迟疑了一下，前后左右望了望之后，快步登上了石阶，举手扣了那漆黑发亮的铁门环！

巨门砰然响动不久，门里有人沉喝问道：“什么人？”

拜善道：“我，求见侯爷，请将我的名帖递上去！”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名帖，由门缝里塞了进去！

门里，响起了一声诧异轻呼，然后话声响起：“候着！”

步履响起，飞快地向里面去！

拜善，他回过身来望了望，然后把身靠向了门角！没一会儿，步履声由远而近，及门而止，随即门栓响动，两扇大门缓缓打开了，当门一名亲随，望了拜善一眼，说了声：“侯爷请你进去，跟我来！”

转身行了进去！

拜善连忙跨进门跟了过去！

那名亲随带着拜善到了大厅前，这时候“神力侯府”一片黝黑，只有大厅里灯火通明，那亲随登上石阶，躬身说道：“禀侯爷，客人到！”

只听里面响起个清朗而有力的话声：“有请！”

那亲随应了一声退向一旁！

拜善的神色有点紧张，整了整服饰，一声：“卑职告进！”

低头行了进去！

大厅里，站着一身便服的傅威侯，他背手卓立，英挺神武，神态威严，有一股慑人的气息！

拜善近前一抖马蹄袖打下千去：“卑职见过侯爷！”

傅威侯一抬手，道：“别客气！”

拜善站了起来，却低着头未敢仰视！

傅威侯又一抬手，道：“你既然到了‘神力侯府’，就是我的座上客，你应该知道我，无须那么拘谨，你请坐！”

他转身坐在主座上！

拜善应了一声，但没有动！

傅威侯坐定，二次抬手，道：“请坐！”

拜善忙道：“侯爷当面，卑职不敢，‘神力侯府’，也没有卑职的座位！”

傅威侯道：“我拿你当客，不必那么多讲究，我听说你不俗，要不然我不会见你，坐！”

拜善这才欠了个身，谢了一声走过去坐在下首！

他正襟危坐，坐定，傅威侯开了口：“你知道，我对你深夜递帖求见，很感诧异。”

拜善忙道：“卑职夤夜惊动侯爷，深感惶恐！”

傅威侯微一摇头，道：“那倒没什么，我一向睡得很迟，我是指彼此的立场……”

拜善忙道：“卑职知道，禀侯爷，卑职是冒死前来……”傅威侯双眉微耸，轻“哦！”

一说道：“这话怎么说？”

拜善道：“卑职有下情禀报！”

傅威侯道：“请说！”

拜善应了一声道：“侯爷当知关山月此人？”

傅威侯脸上立刻有了笑容，“哦！”

地一说道：“我久仰，也见过，我很倾慕他，他也是个奇英豪，放眼当世，堪称少见，四阿哥的福气不小！”

拜善道：“侯爷既然知道他，那是最好不过……”

傅威侯道：“你跟我提他是……”

拜善道：“卑职冒死特来密报，此人在这几天内就要对傅胡两家下手……”

傅威侯不愧虎将，他有超人的镇定，“哦！”

地一说道：“你是说他要来行刺？”

拜善道：“不但是对侯爷一人！”

傅威侯点头说道：“我明白了，可是傅胡两家跟他无怨无仇……”

拜善道：“禀侯爷，这是四阿哥的令谕！”

傅威侯双眉微轩，“哦！”

地一声点头说道：“我说嘛，我跟关山月无怨无仇，敢说他对我的印象也不会太差，有道是：‘英雄惜英雄’，他怎么会向我傅、胡两家下手……”

话锋一顿，凝目接问道：“拜善，你不该来密报！”

拜善道：“侯爷莫非不信……”

傅威侯道：“我倒不是不信，而是说按彼此的立场……”拜善道：“卑职知道，只是卑职所以这么样做，是有原因的！”

傅威侯道：“有什么原因？”

拜善道：“卑职敬侯爷为盖世虎将，朝廷柱石，也知道侯爷赤胆忠心，朝野同钦，同时卑职也爱关山月是位顶天立地的真英雄，真豪杰，正如侯爷所说，论他的一切，放眼当世，堪称少见傅威侯点头说道：“你也有一双慧眼，说下去！”

拜善应声说道：“卑职更不满四阿哥的狠毒，所以冒死前来密报……”

傅威侯道：“这句话我就不懂了！”

拜善道：“侯爷，您明智，这是四阿哥一着借刀杀人之计，最好是侯爷跟关山月来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傅威侯双眉一耸，道：“这是谁说的？”

拜善道：“是四阿哥亲口告诉卑职的！”

傅威侯沉吟了一下，拍了拍座椅扶手，道：“关山月，他知道么？”

拜善道：“回侯爷，他不知道，卑职也曾点过他，但是他没懂，他只认为四阿哥待他十分恩厚，他该以死报答！”

傅威侯突然笑了，道：“你说他不知道，也点之不透？”

拜善道：“回侯爷，是的！”

傅威侯道：“为什么不对他直说？”

拜善苦笑说道：“您知道，听他的口气，卑职不能，又怎敢？”

傅威侯道：“你认为他对四阿哥很够忠心？”

拜善道：“回侯爷，只能说四阿哥为人阴鸷，擅于笼络人心！”

傅威侯微微一笑，道：“照你这么一说，关山月岂不是毫无智慧可言了？”

拜善呆了一呆，道：“事实上他……”

傅威侯接口说道：“那么你来向我密报的用意是……”拜善道：“请侯爷有个准备，也请侯爷手下留情！”

傅威侯道：“要我手下留情？何解？”

拜善道：“求侯爷别伤他，放他回江湖去！”

傅威侯倏然笑道：“难得你有这番心意，只是有一点你恐怕没有弄清楚！”

拜善道：“侯爷明示！”

傅威侯道：“傅胡两家之中，只有我跟夫人的所学最高，可是合我夫妇之力，却只能勉强跟他打个平手……”

拜善一怔，道：“侯爷，卑职不敢相信！”

傅威侯淡然一笑，道：“休说是你，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而事实上确是如此，你该知道郭玉龙！”

拜善道：“卑职知道，他当世称最！”

傅威侯道：“你恐怕不知道，连他这当世称最的人，也要稍逊关山月一筹半筹，何况我夫妇？”

拜善傻了脸，半晌始道：“侯爷，这，这是真的？”

傅威侯淡然一笑道：“你该去求他对我手下留情，而不该冒险跑到我这儿来，求我放他回到江湖去！”

拜善道：“这，这卑职不知道……”

傅威侯道：“如今你该知道了！”

拜善道：“是的，侯爷，如今卑职知道了！”

傅威侯道：“对你来说，我这‘神力侯府’非善地，你请早点回去吧，对你这番好意，我会永远记住的！”

拜善忙站了起来，道：“卑职这就告辞，只请侯爷……”傅威侯道：“谢谢你，我知道……”倏地轻喝说道：“来人，送客！”

厅外有人答应了一声，拜善退着出了厅，在那亲随的前导下，往“神力侯府”大门行去！

而这时候，在“神力侯府”那高的大厅瓦面上，却站着一条颇长人影，只听他喃喃说道：“拜善，谢谢你，我会永远记住的！”

身形一闪，翻了下来！

他刚落地，只听大厅里传出傅威侯话声：“莫非是关山月阁下？”

那人影正是关山月，他一震说道：“侯爷高明，关山月告进！”

傅威侯在厅内说道：“容我出厅相迎！”

关山月忙道：“不敢，我自己进来了！”

迈步走了进去！在大厅中央，他碰见了傅威侯，他一欠身，道：“草民关山月，见过威侯！”

傅威侯一怔，道：“阁下，草民……”

关山月笑了笑道：“侯爷，我已经辞去‘侍卫营’领班职务了！”

傅威侯“哦！”

地一声笑道：“原来……拜善刚才怎没对我说？”

关山月道：“他只扼要禀报！”

傅威侯笑道：“好一个扼要禀报，阁下是从哪个门进来的？”

关山月道：“侯爷，我走不惯后门，只好由半空里进来，请侯爷恕我逾越……”

“没这一说！”

傅威侯道：“我说过我盼你来，而事实上……”微微一笑，接道：“你进出我这‘神力侯府’也能够像进出无人之境！”

关山月道：“侯爷这是怪罪我逾越，也暗刺我所负的使命！”

傅威侯含笑说道：“你只说对了后者！”

关山月道：“侯爷，统带代我说得很详尽！”

傅威侯道：“我还想听你的说法，咱们坐下谈！”

说着，他举手让座！

关山月道：“侯爷，这儿是‘神力侯府’，您又当面……”傅威侯道：“你不会比拜善俗吧！”

关山月道：“他是‘侍卫营’的统带，我如今是个草民！”

傅威侯道：“在我眼里，你比拜善不知要高出多少！”

关山月微一欠身，道：“侯爷，谢谢您对我的看重！”

傅威侯抬手说道：“坐，别再让我让第三次！”

关山月又是欠身，道：“是，侯爷，我谢座！”

跟在傅威侯身后走过去，分宾主落了座！

坐定，傅威侯含笑说道：“我不叫人给你沏茶了，你我相对，此情此景，以没有第三者打扰为最好，你以为然否？”

关山月道：“是的，侯爷，我深有同感！”

傅威侯沉默了一下，凝目说道：“阁下，你的胆识远较我想象中的为大！”

关山月道：“您何指？”

傅威侯道：“你既然知道拜善到我这儿来了，也听见了他跟我的谈话，你还敢下来见我，这种胆识不是一般人……”关山月道：“侯爷，您是宦海奇英，您的胸襟不会那么狭窄，度量也不会那么小，我今夜前来是做客，您谅必不会以武相向！”

傅威侯笑道：“好会说话，你何不说明知就是我唤起全府人手，也奈何你不得？”

关山月道：“侯爷明鉴，那我不敢！”

“不敢？”

傅威侯笑道：“你要是懂一个‘怕’字，你就不会接受四阿哥所交付的使命，今夜更不敢到我这儿来……”关山月道：“侯爷，那是两回事！”

傅威侯道：“是两回事？有说么？”

关山月道：“侯爷，您知道，士为知己者死，雍王爷待我十分恩厚，我是不得不以死来报答这份恩德！”

傅威侯微微一笑，道：“是么？”

关山月道：“是的，侯爷！”

傅威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我对拜善说，你可能是个傻子，但那只是对他说，对你，我别有另一套说法，你可愿听听？”

关山月道：“侯爷，我洗耳恭听！”

傅威侯道：“以你的智慧与机警，我不信你不明白四阿哥的用心！”

关山月心头震动，表面上淡然说道：“王爷，我不明白您何指？”

傅威侯道：“阁下，彼此的立场虽属敌对，但在你没下手傅、胡两家之前，我拿你当朋友看待，而且推心置腹，你又怎好以虚伪对我？”

关山月笑道：“威侯的词锋一如驰骋沙场，简直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您让我羞愧，我明白，侯爷，这总行了吧！”

傅威侯笑了笑，道：“这才是，阁下，既然你知道四阿哥的用心，我更进一步地推测，你不会往这个圈套里钻，对么？”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侯爷，我实说一句，这很难说！”

傅威侯“哦！”

地一声道：“这是我第一次料错事，阁下，能说个理由么？”

关山月道：“侯爷，您原谅，理由我不能说！”

傅威侯道：“有苦衷？”

关山月道：“是的，侯爷！”

傅威侯道：“那么我不敢勉强……”顿了顿，接问道：“我请教，阁下留下来见我的用意……”

关山月道：“侯爷，我斗胆，我想跟侯爷开诚布公地谈谈！”

傅威侯道：“谈什么？”

关山月道：“条件。”

傅威侯讶然说道：“条件？”

关山月道：“是的，侯爷，条件！”

傅威侯道：“什么条件，阁下请说说看？”

关山月道：“侯爷，目前的情势您知道，将来一切对您也不大利，假如您愿意，我请您脱离宦海到民间去！”

傅威侯双眉微轩，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假如我辞离庙堂，身隐于野，你愿意抬手放过胡、傅两家，对么？”

关山月毅然点头，道：“是的，王爷，我正是这意思！”

傅威侯淡然一笑，道：“你这是威胁我？”

关山月道：“侯爷，我不敢，我这是恳求！”

傅威侯道：“好个恳求，你这样不是违背了四阿哥的……”关山月道：“侯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您那么看重我？”

傅威侯道：“该说谁叫你我互相倾慕，惺惺相惜！”

关山月道：“也可以这么说，侯爷！”

傅威侯目光深注，道：“阁下，你让我激动！”

关山月道：“侯爷，我激动不只一回了！”

傅威侯突然吸了一口气，道：“谢谢你，阁下，假如我不接受呢？”

关山月道：“侯爷，那只有请您原谅我的不得已了！”

傅威侯淡淡说道：“阁下，你的好意我本当敬领，惜乎我不愿屈志……”

关山月道：“侯爷令人敬佩，可是，王爷，时务不可不识！”

傅威侯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敢是说不识时务，不配称一时之俊杰？”

关山月道：“那我不敢，侯爷明智，我只请侯爷明察当前与以后！”

傅威侯道：“阁下，当前如何，以后又如何？”

关山月道：“侯爷或不知以后，但却不能说不知当前！”

傅威侯道：“我略知一二，阁下可愿为我详做分析！”

关山月道：“侯爷既有所命，敢不遵从么，您知道，当前天下也已尽知，东宫二阿哥已被皇上忍痛废去……”

傅威侯道：“这是事实，如何？”

关山月道：“有道是：‘蛇无头不行’……”

“好譬喻！”

傅威侯笑道：“我请教，阁下以为谁是蛇首？”

关山月道：“应该是二阿哥！”

傅威侯淡然一笑，摇头说道：“阁下错了，我所以辅保二阿哥，那只因为他是东宫太子，也因为他是皇上下诏所立，这道理你明白？”

关山月道：“我明白，也就是说您只忠于皇上！”

傅威侯道：“只能说我忠于朝廷！”

关山月道：“侯爷，我明白，可是四阿哥他不明白！”

傅威侯道：“此心上比日月，我不必求别人知道！”

关山月道：“侯爷令人敬佩，可是这件事非让他知道不可！”

傅威侯“哦！”

地一声凝目说道：“有说么？阁下？”

关山月道：“侯爷，这就牵涉到以后了！”

傅威侯道：“阁下，以后如何？”

关山月道：“我只能奉知使命，对四阿哥来说，差不多大势已定……”

傅威侯又“哦！”

了一声，凝目说道：“阁下是否能明说？”

关山月摇头说道：“您原谅，侯爷，事关重大，我不能！”

傅威侯道：“我不敢让阁下为难，只是，阁下，纵然帝位属四阿哥，那又如何？”

关山月道：“侯爷应该知道，那对侯爷大不利。”

傅威侯淡淡一笑，道：“阁下，傅某有一颗铁胆，有一腔热血！”

关山月道：“侯爷，我无意危言耸听，恐吓谁！”

傅威侯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实情，可是我愿意告诉你，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不敢愧对先人，不愿羞见后代，我随时可以死！”

关山月道：“侯爷，我要大胆批评您一句！”

傅威侯道：“请说！”

关山月道：“您这是愚忠！”

傅威侯笑道：“阁下，古来不怕担这个愚字的，又何只傅某一人？岳武穆他愚否？文山他又何尝聪明？”

关山月微微动容，道：“这么说，侯爷是不愿辞官隐退了？”

傅威侯摇头说道：“阁下，我直说一句，办不到！”

关山月道：“侯爷，您要三思！”

傅威侯变色而起，倏又坐了下去，平静地缓缓说道：“阁下，别让我再把你的话当做威胁！”

关山月端坐未动，道：“侯爷，关山月当能不屈于威武？何况您盖世虎将？我说过，不敢威胁侯爷，是恳求！”

傅威侯道：“那么，阁下的好意我心领！”

关山月道：“我不敢再劝王爷，我只有强忍悲痛！”

傅威侯微一摇头，道：“不瞒你说，我从刚才想到如今，我实在想不通，你既然明知四阿哥的用心，为什么还要往圈套里钻！”

关山月道：“侯爷明知他日的皇上对侯爷大不利，为什么还矢志效忠？”

傅威侯双目一睁，道：“你就那么忠于四阿哥么？”

关山月道：“侯爷以己度人，当知无讹！”

傅威侯唇边抽搐，摇头一叹说道：“四阿哥他好大的福份，天意何以如此厚他，何以如此薄二阿哥？阁下，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你我一见投缘，进而惺惺相惜，你的胆识，你的气度，你的所学，你的一切，无不让我心仪钦佩，是位举世难求其二的真英雄、真豪杰，傅某也不愿妄自菲薄，你我二人本应成为莫逆之交，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谁知道由于立场的不同，注定了必有火拼的一天，却要后世留下一段悲惨恨事，难道说这是天意么？”

关山月暗暗激动，道：“侯爷，这无关天意，是人为！”

傅威侯淡然强笑，道：“你愚，我愚，古来愚者何其这般多，看来一时的英雄豪杰却要毁在这一人心意之下了……”关山月道：“侯爷，无他，各为其主而已，我愿意这么说，在私这方面，我敬重您，把您当做生平第三位知友！”

傅威侯目光一凝，道：“第三位？还有两位是……”关山月道：“南海郭玉龙，此间海贝勒！”

傅威侯一怔，道：“你跟郭玉龙也……”

关山月道：“蒙他看重，侯爷！”

傅威侯摇头说道：“我知道连他也佩服你，可不知道你跟他……”

勉强一笑，摇头接道：“这叫什么？当世之英雄唯你我他他四人，而其间却……”

摇了摇头，住口不言，但旋即又道：“我听说郭玉龙已经走了！”

关山月道：“是的！侯爷！”

傅威侯点头说道：“他走得好，走得对，看来今后这世上只有你跟他了，阁下，你两个的这份交情，令我羡慕，妒煞！”

关山月道：“假如侯爷肯……”

傅威侯摇头说道：“阁下，我心坚铁石，不是任何人任何事所能影响得了的，你最好别再劝我了！”

关山月口齿启动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说话。

傅威侯却又说道：“提起海善，我又想起了阁下另一宗令人敬佩之处。”

关山月道：“您何指？”

傅威侯道：“他到我这儿来过，言谈之间提起他带剑找你几次，你都躲了开去，避而不见，我知道，他明白，你是为顾全彼此间这份不寻常的交情，并不是怕他！”

关山月微愕说道：“侯爷，他也知道么？”

傅威侯摇头说道：“别以为他鲁莽暴躁，他刚直，但粗中有细，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

关山月一阵激动，心如刀割，叹道：“时势造英雄……”傅威侯道：“而时势也不知毁了多少英雄，毁了多少不平凡的友情！”

关山月道：“侯爷，我深有同感！”

傅威侯一摇头，道：“事已成定局，是人力无可挽回的，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去想它，我要跟阁下谈谈眼前这无法逃避的，刚才是阁下求我，如今我要反过来求阁下……”

关山月道：“侯爷，我当不起！”

傅威侯摇头说道：“这不是客气的时候，阁下，傅家之人任你下手，但对胡家的人，我求你手下留情三分！”

关山月双眉微扬，道：“侯爷，盖世虎将何一颓如此？”

傅威侯淡然笑道：“郭玉龙当世称最，他却逊你一筹半筹，我傅、胡两家的人又岂是你的对手？”

关山月摇头说道：“侯爷，未交锋先自挫锐气，我以为您这是……”

傅威侯道：“阁下，我自有我的理由！”

关山月道：“侯爷有什么理由？”

傅威侯摇头说道：“我本不想说，你何必非让我说不可……”一顿，接道：“阁下记得那日跟玉珠动手事？”

关山月道：“侯爷，我记忆犹新！”

傅威侯道：“玉珠要动胡家绝学，以你的所学与胸罗，不应该不识胡家绝学，而你不但避，反而要出手还击，这件事事后我想了好久，再一揣摩你出手那一式的手法，这我才明白……”关山月心里为之一跳，道：“侯爷明白了什么？”

傅威侯道：“你会当世三大绝学之一，而又是胡家绝学唯一克星的‘降魔杵’……”

关山月心神震动，道：“侯爷恐怕看错了吧？关山月哪有那么大的造化……”

傅威侯淡然一笑，道：“阁下，你不该是小气人！”

关山月他淡淡地笑了笑，没说话！

傅威侯道：“由这当世三大绝学之一的‘降魔杵’，我进而恍悟你是一代神僧哭和尚的传人，你既是哭和尚的传人，又会施‘降魔杵’，那么你就必然也会施‘大罗剑’，对不对？”

关山月仍没有说话！

傅威侯道：“当世三大绝学你兼擅其二，‘大罗剑’天下无敌，‘降魔杵’又是胡家绝学的唯一的克星，阁下可以替我想想，傅、胡两家还配跟你阁下言武么？”

关山月仍沉默着！

傅威侯目光一凝，道：“阁下，请开金口！”

关山月只好开了口，他淡然说道：“侯爷，我只有一句话，您料对了！”

傅威侯双目一睁，道：“真对了？”

关山月微一点头，道：“是的，侯爷，真对了！”

傅威侯神态一敛，道：“那么，我求你并没有求错！”

关山月道：“不尽然，侯爷！”

傅威侯道：“不尽然？有说么？”

关山月道：“侯爷，毕竟我只是一个人！”

傅威侯笑道：“我虽沾不上三大绝学的边儿，但阁下不可欺我不知三大绝学，‘降魔杵’下无坚不摧，无物不克，‘大罗剑’威力所至，再有十个傅某也难逃劫数，你何用人多？”

关山月默然未语！

傅威侯目光一凝，道：“阁下，我自以为明白了不少，可是刚才突如其来的一个疑问又使我百思莫解，难明所以！”

关山月道：“侯爷何指？”

傅威侯道：“近百年来，佛门有两大奇人，一位是阁下的师承哭和尚，另一位则跟胡家有渊源，跟胡家有渊源的这位，他虽身在佛门，却是个在旗

之人，所以胡家跟傅家结了姻亲，共保当朝，而阁下的师承却是以汉族世胄，前明遗民自居，他的衣钵传人怎会到“北京城”里来匡助当朝皇子，而且竭智殚忠，矢志不二？”

关山月心神震动，他强持平静，淡然笑道：“侯爷，一句话，人各有志！”

傅威侯摇头说道：“阁下，你最好别把我当成糊涂人，假如真是这四个字，恕我直言，你或能到得‘北京城’，可是你在‘北京城’里绝活不了三天……”

关山月道：“侯爷是说……”

傅威侯道：“哭和尚他会取你的性命！”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有件事侯爷恐怕还不知道！”

傅威侯道：“什么事？”

关山月道：“哭和尚早在五年前就已尸解归天了！”

傅威侯双眉一皱，道：“真的么？阁下？”

关山月道：“信不信全凭侯爷！”

傅威侯道：“阁下，咒自己的恩师，那是大不敬！”

关山月道：“谢谢侯爷明教，我知道！”

傅威侯倏然一笑，道：“哭和尚或许已经归天了，可是，阁下……”

目光一凝，接问道：“救去前明公主昭仁，跟刺杀当日掳昭仁的当朝亲贵，这两件事又是谁干的？”

关山月猛然一惊，道：“侯爷，关山月也一直在查这两件案子！”

傅威侯道：“我可不像别的人，尤其是四阿哥那么糊涂！”

关山月道：“侯爷，四阿哥并不糊涂！”

傅威侯一怔，讶然说道：“难道他也知道……”

关山月道：“四阿哥他只知道他能有今日即将大成之势，完全是关山月的匡助大功，而且他知道关山月永远忠于他！”

傅威侯目射疑惑，深深一眼，摇头说道：“阁下，你真是个莫测高深，令人永远难以摸透的人！”

关山月道：“侯爷这话何指？”

傅威侯道：“要说你隐藏身份，另有目的，四阿哥能有今天之势，的确你要居首功，要说你不是另有目的，你的师承跟诸多看似巧合的事，却又那么令人动疑……”

关山月道：“侯爷，只有前者已足可推翻一切了！”

傅威侯沉默了一下，摇头说道：“我不在这上面跟你纠缠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令人想不到的事……”

关山月道：“侯爷请说，我洗耳恭听！”

傅威侯迟疑了一下，抬眼说道：“你知道我妹妹玉霜？”

关山月道：“郡主，我见过！”

傅威侯道：“她竟然对你有了好感，这么说吧，她对你很是倾心！”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侯爷这是开玩笑！”

傅威侯微一摇头，道：“不，她是我的妹妹，我犯不着拿她开你的玩笑！”

关山月道：“侯爷，我不明……”

傅威侯道：“何止是你，连我这个做哥哥的都糊涂，就是那一天，你到我这儿来回年礼的那一天，你还记得？”

关山月点头说道：“侯爷，我依稀记得！”

傅威侯摇头说道：“刚才说犹新，如今说依稀，阁下你前后矛盾！”

关山月脸上一热，没有说话！

傅威侯望着他微微一笑，道：“那天你应该看得出，她跟玉珠很要好，其实当初我跟夫人都以为她跟玉珠是相称的一对……”关山月道：“本来是，侯爷！”

傅威侯笑道：“你别紧张，我不会硬把妹妹嫁给你的，再说那也不可能，是不？”

关山月脸又一红，窘笑不语！

傅威侯道：“我指她俩很相称，并不是什么门户之见，我这个人还不至于那么俗，我是指她俩的性情、脾气，玉霜任性、娇惯，说得那个一点，除了她的身份之外，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姑娘，官场的习气她染得很重，至于玉珠，也一样，十足的公子哥儿，从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而且他骄狂，目中无人，可是他能对玉霜低声下气，百依百顺……”

关山月道：“这我看得出！”

傅威侯道：“这你就该明白我不是说你配不上她了，我的意思是说，她根本配不上你……”

关山月道：“那是您……”

傅威侯一摆手，道：“别多说，这是事实！”

关山月笑了笑，没再多说！

傅威侯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海善也这么说，玉霜她自己也明白，再有十个玉珠他也比不上你……”

关山月没有说话！

话锋微顿之后，傅威侯接着说道：“自那天见了你之后，起初她气你，恼你，甚至于恨你，渐渐地，她发现你不凡，她发现你比玉珠强，因之，她对玉珠也就渐渐冷淡了，她盼着你来，你却没来，结果，病了，夫人让我派人去找你，我没答应，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这像什么话……？”

关山月仍没有说话！

傅威侯接着说道：“不久，玉珠来了，他是来探病的，而偏偏玉霜坦率得令人跺脚，她全告诉了玉珠，这还得了……”关山月淡然笑道：“只怕胡二爷他会找我拼命！”

傅威侯道：“你算是说着了，他当时恼羞成怒，因妒成恨，站起来就要去找你，可是刚下楼就被我拦住了……”关山月道：“侯爷该放他去！”

傅威侯微愕说道：“该放他去？这话怎么说？”

关山月道：“我好有个机会向他解释！”

“解释？”

傅威侯哼地一声，摇头说道：“阁下，玉珠这个人你不知道，他要是能听别人的早好了，对我跟他姐姐，他是怕，心里未必见得就会服，你是没办法向他解释的，尤其是事关一个情字，更何况玉霜亲口把心事告诉了他？”

关山月道：“要真是这样，侯爷拦他拦对了！”

傅威侯道：“本来就没有错！”

关山月道：“侯爷跟我提这件事是……”

傅威侯道：“我只是想起来说说，没话总得找点话聊聊，你说是不？人总是这样的，被人爱，也会被人恨，我没想到玉霜她会……难得她也有一双慧眼，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做对了事，其实也难怪，像你阁下，的确是举世难

再找到第二个，那就别提玉珠了！”

关山月道：“侯爷，您说这是郡主平生第一次做对了事？”

傅威侯道：“是的，难道不是？”

关山月摇头说道：“侯爷，假如郡主常犯错误的话，我却以为这是她平生所犯的最大的一次错误！”

傅威侯呆了一呆，道：“不错，她是作茧自缚，事是不会有结果的……”说着说着，脸上突然掠过一丝异样神色！关山月道：“侯爷，我希望您能劝劝她……”

傅威侯道：“劝了，也不只一次，总有上百次了，你该知道那有用没有用，事关一个情字……我没想到她会那么死心眼儿，那么痴，跟你只不过一面之缘，而且是那种情形……”摇头苦笑一声，接道：“这也许是……我说不上来这叫什么，该叫什么？缘？我不敢相信，假如这是缘，上天不该有这么个安排！”

关山月没有说话！

可巧傅威侯说完了这话后，也没再说话！这大厅，顿时陷入了沉寂中！

沉寂中，关山月突然站了起来，道：“侯爷，我该告辞了！”

傅威侯忙跟着站了起来，道：“怎么，要走？”

关山月道：“是的，侯爷，我该走了！”

傅威侯强笑摇头，道：“我想留你，可是我没有更好的办法留你，也没有理由留你，瞧你我适才的欢谈，那像生死大敌么？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真盼你能多坐坐，因为等你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儿了！”

关山月暗暗激动地道：“侯爷，容我最后说一句，那要看您……”

傅威侯截口说道：“走，阁下，我送你出去！”

显然，他是不愿意谈，也不愿意听！

关山月有点黯然，道：“侯爷，您太固执了！”

傅威侯笑道：“择善而固执，有何不可？”

关山月没再多说，转身行了出去！

傅威侯迈步跟了上去！

关山月忽然回身说道：“侯爷，我不敢当……”

傅威侯道：“在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宝贵的，我一定要送！”

关山月只好又转过了身！

刚出大厅，他又转了过来，道：“侯爷，郡主的病……好了些么？”

傅威侯强笑说道：“阁下，你告诉我，世上有哪一种药石能医心病，我不惜一切，马上亲自去求！”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侯爷，郡主是否病得很厉害？”

傅威侯迟疑了一下，摇头说道：“也没有什么，过些时候应该会好的！”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侯爷，我有个请求，不知您是否能答应？”

傅威侯道：“阁下请说，我珍惜你我间这不平凡交情的最后一刻，我无不点头！”

关山月道：“谢谢您，侯爷，请让我看看郡主！”

傅威侯呆了一呆，道：“你要看她？”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侯爷！”

傅威侯诧声说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您让我在临走之前尽点朋友的心意！”

傅威侯道：“你想为她治病？”

关山月道：“可以这么说！”

傅威侯道：“有这必要么？”

关山月道：“难道侯爷认为没这必要？”

傅威侯道：“你可以想想看，有没有这必要？”

现在治病，过不几天就要来下手，的确没这必要！

关山月明白，可是他仍毅然说道：“侯爷，要没有这必要的话，我就不做此请求了！”

傅威侯道：“阁下，夜已深，她睡了！”

关山月道：“可以叫醒她！”

傅威侯道：“她不能下床！”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我可以到她床前去！”

傅威侯道：“阁下，你不是不懂礼的人！”

关山月道：“威侯，您不是那么俗的人！”

痴情女

傅威侯沉默了一下，凝目说道：“你打算对她怎么说？”

关山月道：“侯爷，那是我的事！”

傅威侯道：“我是她的哥哥！”

关山月道：“您这位哥哥并不能对她有所帮助。”

傅威侯道：“可是我总不能不……”

关山月道：“等我走了之后，您可以去问郡主！”

傅威侯道：“你的意思是说，不要第三者在场？”

关山月道：“是的，侯爷，您该明白！”

傅威侯笑道：“这还得了，玉珠要是知道了，只怕他会……”关山月道：“侯爷，我没有顾虑那么多！”

傅威侯笑容一敛，道：“你真要这么做？”

关山月庄容道：“侯爷以为我这是开玩笑？”

傅威侯双眉一扬，道：“答我一句，你这是救她还是害她？”

关山月沉默了，良久他才强忍悲痛，淡淡说道：“侯爷，目前我是救她，至于以后，我不敢说！”

傅威侯目中进射异采，猛一点头，道：“好吧，虽然明知后来更不堪想象，可是谁叫他是我的妹妹，我是她的哥哥，我宁愿看她起床高兴几天……”

这话，够沉痛的，话锋微顿，他一摆手，道：“阁下，请！”

关山月迈步走下石阶，踏上青石小径！

傅威侯一路沉默着，带着关山月走小径，过院门进了那深沉，广大，美轮美奂的后院！

后院中，触目黝黑，只有林木中一座小楼上微透灯光！穿画廊，过小桥，傅威侯跟关山月最后停在一座楼下有灯光，楼头黝黑一片的小楼之前！

傅威侯轻咳了一声，低声问道：“里面谁值夜？”

只听楼下响起个清脆话声：“婢子小云！”

随即那两扇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名青衣美婢，她一见关山月，脸上有着一刹那间的错愕，随即她趋前施礼：“婢子见过侯爷！”

傅威侯轻声问道：“郡主睡了多久了？”

那叫小云的青衣美婢道：“回侯爷，有一会儿了！”

傅威侯道：“睡前吃东西了么？”

青衣美婢小云道：“回侯爷，夫人炖了一碗银耳汤，可是郡主没喝就睡了！”

傅威侯眉锋一皱，道：“你上楼去把灯点上……”

关山月接口说道：“郡主要是不醒，最好别叫醒她！”

傅威侯诧异地望了关山月一眼，然后向小云摆了手：“你上去吧！”

小云施了一礼，应声进去了！

须臾，一丝灯光由楼头透出，随见小云走了下来！

傅威侯道：“郡主醒了么？”

小云微一摇头，道：“没有，郡主睡得很沉！”

傅威侯转望关山月道：“你现在就上去么？”

关山月道：“是的，侯爷，假如您……”

傅威侯转望小云道：“没有这位的话，任何人不许上楼打扰……”转过

来一摆手，道：“你请，阁下！”

关山月没再多说，也没迟疑，迈步走了进去！

小云好不诧异，忙道：“侯爷，他是……”

傅威侯一摆手，道：“你歇息去吧！”

转身走了！

小云傻在了那儿！

关山月轻轻地推开了门两扇，只觉一股幽香迎面袭来，他没有想别的，只知道自己的心情很沉重！

他进了门，这是美郡主傅玉霜的卧房，豪华，气派那是自毋待言，不在话下！

床头漆几上那盏八宝琉璃灯灯焰不住晃动，灯光下，纱帐里，美郡主面向外睡得正香！

她乌云蓬松，神情憔悴，玉容消瘦，已不复当日之容光照人，她睡得很沉，可是娇靥上的表情是痛苦的！只那双轻皱着的眉锋，便锁了不少的情愁与哀怨！

她一只手臂露在被外，那一段，晶莹，滑腻，柔若无骨，欺雪赛霜，像羊脂，又像嫩藕！

关山月只觉心情越发地沉重了，他走过去轻轻地挂上了纱帐，站在床前凝目良久，方始轻轻唤道：“郡主，郡主……”傅玉霜那两排长长的睫毛一阵抖动，皱着缓缓睁开黛眉，一双美目，灯光下，床前这人影吓人，她美目猛地一睁，惊声说道：“谁，你是谁……”

关山月忙道：“郡主，我，关山月！”

傅玉霜看清楚了，脱口一声轻呼，道：“是你……你，你是怎么来的？”

关山月道：“我夜访侯爷，听说郡主欠安，我特意来看看！”

傅玉霜渐渐地平静了，突然，她娇靥一红，忙把那只手臂缩进了被子里，她羞急地道：“你怎好在这时候……”关山月道：“我知道这大不该，可是……”

傅玉霜红着脸道：“你先出去一下，让我起来再……”关山月道：“我就坐在床前跟郡主这么说话不很好么？”

傅玉霜道：“不行，不行，这像什么话，你出去，快出去！”

关山月道：“郡主，你我均非世俗中人，我听说郡主不能下床，既如此，郡主又何必勉强不可，再说，侯爷既允许我上楼来看郡主……”

傅玉霜红着脸羞急道：“哥哥也真是，他怎么能……”倏地住口不言！

关山月拉过一张锦凳在床前坐下，这时候，傅玉霜已经平静了，她平静了之后娇靥上也浮现了惊喜，把被子拉得紧紧地，红着娇靥道：“我总觉得好别扭……”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郡主，我并不是个不懂礼的人，只要心地光明，也就不会有什么顾忌了，郡主以为然么？”

傅玉霜道：“你……你……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会来看我……”关山月道：“毕竟我来了！”

傅玉霜道：“你！你是怎么来的？”

关山月道：“走路来的！”

傅玉霜美目一睁，嗔道：“你这人就是那么……”娇靥一红，改口说道：“我又忘了，我发誓要改改脾气的！”

关山月道：“为什么要改？郡主的脾气不是挺好么？”

傅玉霜道：“别骂我了，你还生我的气么？”

关山月道：“我怎么敢，只要郡主不生我的气，我也就知足了！”

傅玉霜道：“你知道，事后我就懊悔了……”

关山月没说话！

她接着说道：“你……你为什么要来看我？”

关山月道：“难道郡主以为不该？”

傅玉霜道：“我不知道你该不该来看我，我只是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关山月道：“我现在就坐在郡主床前！”

傅玉霜道：“可是我要知道为什么？”

关山月道：“郡主的病由我而生，无论按情按理，我都该来看看！”

傅玉霜娇靥猛地一红，道：“你！你知道我的病是……”关山月道：“侯爷说郡主是让我气病的！”

“不，他胡说！”

傅玉霜忙道：“我是……我是……他真是这么说的么？”

关山月道：“郡主，侯爷不是这么说的！”

傅玉霜道：“你，你这个人真好心情，这时候还忍心逗人？他是怎么说的？”

关山月吸了一口气，硬着头皮说道：“侯爷说，郡主是……”傅玉霜突然出手掩住了耳朵，道：“别说，别说，不许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每一个女儿家的娇态都动人，也迷人，关山月为之呆了一呆，也着实松了一口气，道：“郡主，我遵命就是！”

傅玉霜半天才把玉手移开，娇羞地道：“那你还来看我？”

关山月道：“我只觉更该来看看郡主！”

傅玉霜游动了一下美目，道：“为什么？”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郡主因我而病，我歉疚！”

傅玉霜道：“只歉疚么？”

关山月道：“对郡主的心意，我也感激！”

傅玉霜微一摇头，道：“你错了，真要说起来，你没有什么好歉疚的，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并不是你害了我，我也不要你感激……”

关山月道：“事到如今，郡主不必再说这些了！”

“不，我要说！”

傅玉霜道：“我了解我自己，哥哥他也说过，我是个娇生惯养的女儿家，官场习气染得很重，尤其让人难忍受的，是我任性，我骄狂，我以为自己是个尊贵郡主，很了不起，而你是位真英雄，奇豪杰，我配不上你……”

关山月轻轻叹了一口气：“郡主……”

傅玉霜道：“让我说下去，以前，我跟玉珠很要好，这恐怕你也看得出来……”

关山月道：“是的！郡主，我知道！”

傅玉霜道：“连哥嫂都以为我跟玉珠是很相称的一对，门当户对，性情也差不多，说难听一点，那叫臭味相投，其实……”

淡然一笑，摇头说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所以跟他好，完全是因为她能对我百依百顺，对我低声下气，使我自己觉得更了不起，甚至我有一种作贱他，戏弄他的意思，他就像我的下人，我叫他向东，他不敢向西，因此，

我很满足……”

关山月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傅玉霜接着说道：“其实，我对他没有情爱，只有作贱跟戏弄，自那一天，我终于碰上了个不能作贱，无法戏弄，不肯向我低头的你，你伤了我尊贵的自尊，一种意念驱使我非让你向我低头不可，最好能向我曲膝下跪，可是我失败了……”

她喘了口气，接道：“当时我气你，我怪你，甚至我恨你，可是渐渐地我发觉你不凡。因此，玉珠在我眼里也就越来越庸俗，他的一切比不上你，简直说不能比……”

关山月道：“郡主是把我估得太高了！”

“不！”

傅玉霜道：“我也有一双不逊于任何人的眼光，或许我看错了，高估了你，可是哥哥跟郭玉龙的眼光总不会错，就连跟你敌对的海善私下里提起你来也挑拇指……”

关山月方待说话，傅玉霜又接着说道：“从那时起，我才发现自己是倾心于你，我不克自拔，我痴得可怜，也可笑，可是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甚至于明知这段情不会有结果。于是我发誓改，改自己的一切，希望能改得适合你，可是……”

微一抬头，凄楚的笑，道：“没多久我就病倒了，我没想到在这情字一事上，我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经不起折磨，哥嫂的眼光都够锐利，他二位都劝过我，哥哥甚至说我不配，无如你知道，那没有用，我是个死心眼儿，尤其在这方面，我知道每一个女儿家在这方面，心眼儿都死得可以。可是我敢说，我比任何一个女儿家都死心眼儿……”

关山月没有说话！

傅玉霜接着说道：“从此，我一方面竭力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却又无法不折磨自己。于是，我的心病就越来越厉害了，哥哥就我这么一个妹妹，表面上他如同不问，可是我知道他心里很急，很悲痛。然而他不能为我去求你，再说情之一事也是丝毫不能勉强的，就这么一天又一天，今夜，我没想到你会来看我，真的——我绝没想到，也许是上天可怜我吧……”

美目一闭，随着两排长长睫毛的抖动，两行晶莹泪珠流了出来，滑过那憔悴、清冷的娇靥垂落在枕上！

绣枕湿了，娇靥上留下了一道泪痕！

关山月没说话，他的心情更沉重了，在这时候，他发现傅玉霜也是一位难得的好姑娘，她那改变自己的勇气令人佩服，那份痴，也令人感动，可是……

关山月开了口，他道：“郡主，我很感激！”

傅玉霜微一抬头，睁开了美目，睫毛上犹挂着晶莹的泪珠，她道：“我不要你感激，我忍着忍愧把心事告诉了你，只希望听听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打算！”

关山月迟疑着没说话！

傅玉霜道：“是我改得仍嫌不够？”

关山月忙道：“不，郡主，是我不配……”

傅玉霜道：“你别这么说……”

关山月道：“真的，郡主，我只是一个江湖亡命徒……”傅玉霜道：“我只知道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大英雄！”

关山月道：“郡主，我居无定处，甚至没有一个家……”傅玉霜道：“那是因为你没有成家！”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郡主，没有人不想成家的，可是有些人他不能成家……”

傅玉霜道：“有些人，你也是其中的一个？”

关山月道：“是的，郡主，侯爷熟知江湖事，郡主知道的也应该不少，江湖人刀口舐血，过的是厮杀生涯，时时刻刻要担风险，冒危难……”

傅玉霜道：“这个我知道……”

关山月道：“所以，那样活也好，死也好，大不了是一个人，他又怎能让别人跟着他去吃苦受难，担风险，冒危难！”

傅玉霜道：“难道江湖人没有成家的了？”

关山月道：“我不能否认，有……”

傅玉霜看着关山月，微带娇羞地道：“就是嘛，他们为什么能成家，再说，你也可以不回江湖去。”

关山月摇头说道：“郡主，我淡泊名利，无意富贵！”

傅玉霜道：“这我知道，要不怎说你不凡，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待在京里，任职官家，我是说你可以干任何一行，我都可以跟着你，帮你，让你有个家，我可以吃苦，也不怕苦……”关山月道：“郡主的好意让我感激！”

傅玉霜道：“你就只会说这两个字么？”

关山月道：“郡主，我是真感激！”

傅玉霜道：“没人说你是假的，可是我不信，也不要，我只要听你心里怎么想，听你有什么打算！”

关山月暗暗一叹，道：“郡主，人非草木……”

傅玉霜美目一睁，道：“真的？”

关山月一咬牙点了头，道：“是的，郡主！”

傅玉霜突然拉被子蒙住了头，关山月看得见，被子在抖，纱帐在颤，他也听得见傅玉霜的哭声。

他只觉一颗心往下沉，往下沉，他知道，为朋友，他做得很够，可是一想起未来的，他的心就往下沉了……

半晌，他才轻轻叹道，“郡主……”

被子缓缓拉开，傅玉霜的螭首露了出来，娇靥上挂着三分羞红，一分难言的喜悦，她轻轻说道：“我像是在做梦，你能有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心甘情愿了……”

关山月一叹说道：“郡主，我没想到你会……”

傅玉霜道：“我自己又何尝想到了，也许这是缘，前生我欠你的，要不就是你欠了我些什么……”

可怜她还不知道……

关山月道：“郡主，有件事也许你忽略了……”

傅玉霜道：“什么事？”

关山月道：“胡二爷……”

傅玉霜道：“我刚才不是说过了？我对他没有……”关山月道：“我知道，可是郡主该也知道，他不这么想！”

傅玉霜道：“我不能干涉他怎么想，那只好由他了，难不成你怕他？”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郡主，他比侯爷、郭玉龙、海贝勒如何？”

傅玉霜道：“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么？”

关山月道：“我并不是担心什么，而是我觉得……”摇摇头，住口不言。

傅玉霜道：“你觉得什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我也说不上来！”

傅玉霜道：“那就别再提他！”

关山月没有说话！

傅玉霜目光一凝，她忽地改了话题：“你今晚来干什么？”

关山月心头一震，道：“上次我走的时候，侯爷邀过我……”傅玉霜道：“可是你是四阿哥的人！”

关山月道：“那是公，在私这方面，我对侯爷很敬重……”傅玉霜道：“你打算在四阿哥那儿长久待下去么？”

关山月摇头说道：“不，郡主，一旦大势定，我就要走了！”

傅玉霜讶然说道：“一旦大势定，你就要走了，那你是来……？”

关山月道：“我淡泊名利，无意富贵，我所以到京里来匡助四阿哥，完全是朋友的邀约，看朋友的面子！”

傅玉霜道：“你要知道，你是不该为他效力的！”

关山月道：“郡主，你是官家人，你有你的看法，我是江湖人，我有我的想法，再说，朋友之情难却！”

傅玉霜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并不关心谁当皇上？”

关山月道：“是的，郡主，在我看来都一样！”

傅玉霜摇头说道：“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可就不一样了，四阿哥阴鸷狠毒，在皇上众家阿哥，以他最——”

关山月道：“郡主，百姓只求有位好皇上！”

傅玉霜道：“他连兄弟都杀，会是个好皇上么？”

关山月道：“那难说，郡主，昔日之李世民如何？”

傅玉霜摇头说道：“看来我说不过你……你能陪我多久？”

关山月道：“郡主问这……”

傅玉霜道：“我总不能老躺着！”

关山月道：“夜很深了，我还要回营里去，郡主病躯……”傅玉霜道：“我不要紧，我好了！”

关山月道：“郡主好了？”

傅玉霜娇媚地看了他一眼，道：“你送来了治心病的灵药，我还能不好么？”

关山月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道：“郡主，病刚好更要多歇息……”

傅玉霜道：“是呀，我病刚好，你忍心撇下我走么？”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郡主，秦少游有句词你可知道？”

傅玉霜道：“哪一句？”

关山月道：“‘鹊桥仙’中的最后一句！”

傅玉霜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关山月点头说道：“是的，郡主！”

傅玉霜道：“我试问，古来多少有情儿女，谁不恨相聚短，分离长？又有谁能这么通达，这么坦然！”

关山月呆了一呆，顿感无言以对。

傅玉霜笑了，好甜，好美：“说着玩儿的，你能来看我，又在这儿陪我

这么久，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怎么能不放你回营，可是你得答应我天天来，天天让我看见你！”

关山月心中一松，道：“郡主我吃粮拿俸，不能不做公事，我只能答应郡主，只有一空，我一定来！”

傅玉霜道：“要拿我以前的脾气，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可是现在我改了，我不那么任性了，我也懂得是非……”关山月站了起来，道：“那么，郡主安歇吧，我走了！”

傅玉霜伸出粉臂，一抬手道：“慢点，让我再看看你！”

关山月心里一阵激动，他没说话，也没动！

良久，良久，傅玉霜娇美地笑了，道：“我永远看不够，可是又不能不让你走，好了，你走吧！”

关山月抬手要去熄灯。

傅玉霜忙道：“别，我还有事！”

关山月缩回了手，望着傅玉霜笑了笑，转身出房而去。他下了楼，侍婢小云候在楼下没睡，她一腔诧异地直望着他，关山月有点不自在，他找话开了口：“姑娘，侯爷呢？”

小云忙道：“回楼去了！”

关山月道：“那么请姑娘代我致意，就说天太晚了，我不去告辞了！”

迈步出楼而去。这时候，楼上传下傅玉霜叫小云的甜美娇音。关山月刚出楼便是一怔，眼前，青石小径上，并肩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神力傅威侯，一个是位美艳绝伦的美妇人，他知道，她准是那位名满天下的胡家大姑娘，诰命一品的傅侯夫人。傅侯冲着他一笑：“阁下，完事了？”

关山月忙走了过去：“侯爷您还没睡！”

傅侯笑道：“你还没走，我这做主人的怎好睡……”他一指身边美妇人道：“阁下，这是拙荆！”

关山月近前一礼：“关山月见过夫人！”

傅夫人忙答了一礼，落落大方，浅浅含笑道：“不敢，对阁下，我久仰，也心仪已久，今夜才能见面，我有恨晚之感！”

关山月道：“您看重，谢谢您！”

傅夫人道：“该谢的不是我，那天对玉珠留情，今夜又救了玉霜，这双重大恩，我夫妇会永铭心中，由衷地感激！”

关山月刚想说话，楼里出来了侍婢小云，她一见傅侯夫妇在，呆了一呆忙上前见礼！

傅侯问道：“姑娘叫你干什么？”

小云道：“回侯爷，姑娘饿了，要婢子煮碗银耳汤去！”

傅侯立即转望夫人，笑道：“你算得料事如神……”傅侯夫人望着小云道：“早就煮好了，现在在火上煨着，到我楼里去端吧！”

小云应了一声，施礼而去。傅侯转望关山月，笑道：“阁下当代神医，简直是华陀再世，扁鹊重生！”

傅夫人道：“解铃还得系铃人，心病本来还须心药医！”

关山月赧然笑了笑，没说话！

傅侯道：“阁下可愿再坐坐？”

关山月道：“谢谢您！天太晚，不敢再打扰了！”

傅侯道：“那么我不再留了，我盼你能天天来，最好别走，可是我又不

希望你来，甚至别再进我的门！”

关山月心往下一沉，道：“侯爷，我也一样！”

傅侯笑了，一巴掌拍上他肩头，道：“够了，走，我送你出去！”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侯爷，我不敢当，我想怎么来的怎么走！”

傅侯收回了手，笑道：“阁下真是，那么请吧！”

关山月向着他夫妇欠身一礼，腾身破空而去！

傅侯夫妇绝口不提那件事，但在关山月走后，他夫妇神情齐转凝重，傅侯望着夫人道：“你看如何？”

傅夫人道：“他已尽得哭和尚真传，你我绝不是他的对手！”

傅侯沉默了一下，一点头，道：“那就照你的话做吧！”

白云观

这两天，关山月很忙，因此他没有到傅家去！

他忙什么，他忙着找那绘制“红莲寺”机关消息图的那个人，可是他知道，他很不容易。

他知道那人可能在什么地方，无如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不得已，他又动用了郭玉龙留在京里的南海健儿。

南海健儿们忙着各处找，关山月则每日坐镇在那小酒肆里，表面上优闲无事，却在暗地里指挥一切，静等消息！

等着，等着，他等来了一个人！

那是个身材纤小的黑衣人，穿一身狐裘，一顶皮帽连脸都裹住了，他进了酒肆便直向关山月的座头走了过来！

当然，关山月也已看见了他，他刚诧异地望了一眼，那人已到了桌前，他一停步便开了口：“关爷，我可以坐下么？”

关山月一怔，诧然说道：“姑娘，是你……”忙站起来拉过一把椅子，道：“姑娘请坐！”

敢情是位姑娘家，她一声：“谢谢关爷！”

话毕坐在关山月的对面！

坐定，她开口说道：“关爷可真不好找，苦在我不能到‘侍卫营’去……”

关山月道：“姑娘怎知道我在这儿？”

她道：“这两天‘南海’的人进出这家酒肆频繁，我猜想这情形可能跟关爷有关联，所以我便来试试，没想到这一试让我试对了！”

关山月道：“姑娘找我有什么事么？”

她道：“没事就不能找关爷么？”

关山月倏然一笑道：“自然不是，只是姑娘一定有什么事……”

她道：“关爷，我来请教……”

关山月忙道：“不敢，姑娘请说！”

她道：“我想知道一下，关爷是什么存心，什么意思？”

关山月道：“姑娘指的是……”

她道：“关爷，我日前去看玉霜，她的病好了！”

关山月明白了，当即说道：“原来姑娘是指……”

她道：“请关爷明示！”

“好说！”

关山月扬了扬眉，道：“姑娘该知道，傅侯很看得起我，私底下，我也很敬重他，甚至可以说我跟他惺惺相惜……”她道：“我知道，就因为我知道，我认为关爷更不该……”关山月道：“姑娘是站在什么立场，是自己的抑或是别人的？”

她道：“关爷，我站的是自己的立场！”

关山月道：“那么我可以告诉姑娘，我只是在这最后一刻中，为知己朋友尽一点心意！”

她道：“这么说关爷仅只是一点心意？”

关山月道：“姑娘知道，事实上不容我去做别的！”

她道：“是的，关爷，这我知道，事实的确不容关爷您更进一步，可是关爷也要知道，您这等于饮鸩止渴，将来她一旦明白过来，那后果更不堪想

象！”

关山月心情沉重地微一点头笑道：“我想到了，姑娘，我也曾考虑过，可是事由我起，我不能不这么做，傅侯说得好，他宁愿看她高兴一阵子……”

她道：“那是傅侯的想法？”

关山月道：“假如姑娘是我，姑娘当时会怎么选择？”

她道：“我只有硬起心肠！”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可惜我不是姑娘，姑娘也不是我！”

她道：“难道关爷认为自己做得对？”

关山月道：“姑娘，我只能说我别无选择！”

她身躯忽颤，道：“关爷，我为那即将来临的悲惨……”关山月道：“姑娘，这是大错，错是错在她不该……”“关爷！”

她截口说道：“爱不是罪，情也非孽！”

关山月目光深注，道：“姑娘，诚然，请恕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这情形跟你我之间的情形相同！”

她身躯猛颤，缓缓垂下头去，半晌始摇头说道：“看来玉霜跟我一样的命薄，难道这也是天意！”

关山月道：“我不敢说，姑娘！”

她道：“这要也是天意的话，天意就太残酷了……”关山月道：“姑娘认为天心仁厚么？”

她一震，没说话，沉默了良久，方始说道：“关爷，至少您的心该是仁厚的！”

关山月摇头说道：“难说，姑娘，有时候我必须硬起心肠！”

她道：“可是关爷在该硬起心肠的时候，却没有硬起心肠！”

关山月哑口无语，但他旋即又道：“姑娘，也许我根本不适合做硬心肠的事！”

她道：“我不敢妄言是与否，我只求关爷能再软一次心肠！”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姑娘，我劝过傅侯，我给了他机会……”

她摇头说道：“关爷，我不是提这，这站在关爷的立场上，是不容有所改变的，除非傅侯他能跟那位敌对到底，我提的是玉霜，她太以可怜……”

关山月道：“姑娘认为她很可怜？”

她道：“难道关爷不认为她可怜？”

关山月道：“不，姑娘，我认为她可怜，我更认为可怜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她微微低下了头，道：“关爷我感激，但请别以薄命人为念！”

关山月道：“姑娘，我没办法不……”

她猛然抬头，道：“关爷，我求您！”

关山月倏然住口，但旋即他叹道：“姑娘你如此薄己厚人？”

她道：“我是在为自己修点善果。”

关山月神情一震，道：“难道姑娘打算……”

她道：“关爷以为我别有去处？”

关山月目中异采暴闪，神情激动，但是他没有说话，好半天，他才渐渐恢复平静，沉声说道：“姑娘，关山月愧疚终生。”

她道：“关爷，您不该这么说，错不在您，您不是说么，我跟玉霜一样？”

关山月口齿启动了一下，他想要说些什么，可是终于他没说，她却轻轻

说道：“关爷，对于我的请求，您能否……”关山月道：“姑娘刚说过，她跟姑娘的情形一样。”

她道：“关爷，并不尽相同。”

关山月道：“并不尽相同？难道等我再去傅家的时候，她仍会……”

她摇头说道：“不，关爷，我是说她姓傅，我姓胡。”

关山月道：“姑娘，那有什么不同？”

她道：“关爷，傅家本旗族人，赤胆忠心，这是理所当然，而胡家却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变节移志，罪无可恕。”

关山月瞿然说道：“姑娘，这……这是你的看法？”

她毅然点头，道：“是的，关爷，难道您不以为然？”

关山月道：“不，姑娘，我原有同感。”

她道：“这就是我跟玉霜的不同处，也是您可以软心肠的地方。”

关山月道：“姑娘，情有浓淡之分，真要给我选择，说什么我都该选择浓的。”

她颤声说道：“谢谢关爷，不可能的事您不该想得太多。”

关山月沉默了一下道：“姑娘也该知道，后日姓傅的人将会是我辈匡复的一大阻力。”

她道：“恕我抗辩，关爷，阻力并不单单他这一股。”

关山月道：“姑娘，我原说他是最大的一股。”

她道：“关爷，胤禛本身也是。”

关山月一怔，道：“不错，姑娘，可是我原需要他……”她道：“忍心的事，关爷何不留着让胤禛去做，那样对关爷的目的来说，是否更能收到功效？”

关山月恍然动容，道：“多谢姑娘明教，到如今我才算大澈大悟……”

她道：“我也谢谢关爷，这么说，您是可以……”

关山月道：“姑娘，你有一片菩萨慈心，奈何似难如愿！”

她道：“关爷，我不知道您何指？”

关山月道：“令姐是傅侯的夫人，郡主的嫂子。”

她点头说道：“原来关爷是指……关爷，您是否认为那似乎好办一点？”

关山月摇头说道：“姑娘，我不以为然，令姐等于不是傅家的人。”

她还要再说，关山月已然摇头又道：“姑娘，虽然事非我欲，可是看在姑娘份上，我答应照姑娘的话去做，可是我不能担保后着是否美好。”

她道：“谢谢您，关爷，我原也只是尽人事。”

关山月道：“姑娘，你不以为这样会使令兄太难堪么？”

她摇头说道：“关爷，我明白，她对我哥哥只是……”关山月目光忽地向外一凝，旋听酒楼门口有人冰冷说道：“只是什么？”

姑娘身躯一颤，忙道：“关爷，是他……”

关山月道：“不错，姑娘，令兄来了。”

酒楼门口，胡玉珠铁青着一张脸，他冷然说道：“妹妹，你站起来！”

姑娘胡飘红没动，关山月道：“姑娘，你该听令兄的。”

胡飘红这才站了起来，转过身去刚一声：“哥哥……”胡玉珠冷然挥手，道：“你少废话，给我站到边儿上去。”

胡飘红道：“哥，你怎么能对我……”

胡玉珠道：“你做的好事，这儿不是家里，所以我才忍着叫你站到一边

儿去。”

胡飘红道：“哥哥，你说话可要……”

胡玉珠眼一瞪道：“我叫你站到一边儿去，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你要护他挡我？”

胡飘红头一低道：“哥哥，我不敢。”

胡玉珠冷冷一笑道：“那就好，站到边儿上去。”

胡飘红低着头往后退去。

伙计好事，他从柜台里走来要去劝，关山月这时说道：“伙什，你最好还是站回去，这位是胡家的二爷？”

伙计立即傻了脸，站在那儿没敢再动。

胡玉珠迈步逼了过来，冷然说道：“关山月，你也认得我胡二爷。”

关山月淡然说道：“当然认识，前些日子我有幸见……”胡玉珠往桌前一站，道：“关山月，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关山月道：“我为什么非站起来说话不可？”

胡玉珠道：“别忘了，你只是‘侍卫营’一个小小的领班！”

关山月倏然笑道：“我这个小小的‘侍卫营’领班，在‘雍王府’有座位，在‘神力侯府’也有座位，如今在胡二爷面前……”

胡玉珠道：“关山月，别等我说第二遍。”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胡二爷，这儿是民家酒肆。”

胡玉珠道：“在哪儿都一样，这也是官家的地方。”

关山月道：“看来我说不过胡二爷……”

胡玉珠道：“那就给我站起来。”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我不想跟胡二爷打架。”

胡玉珠道：“你认为你要不站起来，我就不好出手么？”

关山月点头说道：“应该是这样！”

胡玉珠冷然说道：“你要知道，我不管那么多。”

“胡二爷！”

关山月抬眼说道：“在‘神力侯府’我已经败在你掌下，难道还不够么？”

胡玉珠道：“那是那一天，今天你我总有一个要躺下去。”

胡飘红突然说道：“哥哥，你……”

胡玉珠霍然喝住，道：“你少插嘴！我伤了他你心疼，是么？”

胡飘红脸色一变，刚要再说，关山月淡然说道：“胡二爷，对令妹，你似乎嫌过了些。”

胡玉珠道：“她是我的妹妹，我要怎么对她就怎么对她，你要是看不过去，你就伸手管管。”

关山月道：“正如你所说，她是你的妹妹，我犯不着。”

胡玉珠望着胡飘红不屑地冷笑说道：“你听见了，这就是你闭着眼找的心上人，他虽然身份低下，要是个英雄也好，可惜他又是个没骨头的懦夫！”

胡飘红头一扬道：“身份低下！懦夫！我却以为他……”关山月连忙揽过话头，道：“胡二爷，你我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

胡玉珠转过脸来冷笑说道：“怎么样才叫深仇大恨，你花言巧语骗了玉霜，夺我所爱，这还不够么？难道要等你对我妹妹再……”

关山月道：“胡二爷，傅郡主又不是三岁孩童！”

胡玉珠道：“可是不是你，她不会对我……”

双眉陡然一扬，道：“关山月，我懒得跟你多说，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天你我势必要躺下一个，你站起来吧。”

关山月坐着没动，摇头说道：“胡二爷，不问青红皂白，你便找人拼命，你凭什么？傅郡主是你的什么人？她几时对你示过爱，你自作多情为一个从来没有爱过你的……”

胡玉珠颤声大喝：“关山月，你敢……”

抖手一掌劈了过去！

胡飘红忙道：“关爷！”

关山月没动，任胡玉珠一掌击在左肩上，打得他身形一晃，他微微皱了皱眉，含笑说道：“胡二爷，恨消了么？仇解了么？”

胡玉珠呆了一呆，道：“关山月，你不敢还手，甚至连躲都不躲？”

关山月淡然笑道：“是的，胡二爷，我承认是个懦夫。”

胡飘红投过敬佩与感激的一瞥！

胡玉珠突然冷笑说道：“关山月，你要想叫我可怜你，那是你打错了念头，我告诉你，今天你我非有一个躺下去不可。”

关山月皱眉说道：“胡二爷，你这是何苦……”

胡玉珠厉笑一声道：“关山月，你自己明白？”

扬手又是一掌打了过来，这回，他取的是关山月的心口要害。胡飘红急怒一声：“哥哥，你怎么不知好歹！”

闪身扑了过来，伸手硬截胡玉珠那一掌！

胡玉珠冷笑说道：“不要脸的贱丫头，我就知道你站不住了。”

左掌一抖，把胡飘红格退两步，跟着一沉右腕，飞起一掌直向胡飘红粉颊掴了过去！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胡二爷，恕我不能坐视！”

桌下出腿，一脚踏在胡玉珠的小腿上，胡玉珠身形往旁边一踉跄，只差寸余打胡飘红的那一掌落了空。

关山月趁势站起，拦在了胡飘红身前。

胡飘红在他身后颤声说道：“关爷，您不该……”

“关爷！”

胡玉珠厉声叫道：“你怎不叫他情哥？”

关山月冷然说道，“胡二爷，记住你的身份！”

胡玉珠红了眼，道：“姓关的，要你来教训我，她不是爱你么？我让她没进你姓关的门就守寡！”

这，这是什么话？胡飘红险些气晕了过去。

胡玉珠他话落身动，胡家绝学，“翻天印”随掌而出！关山月勃然色变，道：“胡玉珠，你欺人太甚。”

功贯右臂，抬手而起，“降魔杵”便要击出。

蓦地一声清朗沉喝自酒肆门外传了过来：“玉珠，住手！”

胡玉珠一惊，忙撒腕收招而退。

关山月闻声知人，转过去微微躬身：“傅爷！”

胡飘红颤声叫了一句道：“姐夫，你怎么……”

门口站着的可不正是神力傅威侯！

他一身便装，没带一个亲随，他这时候截口说道：“你看过玉霜后走了，我就知道你是出城来找他了，玉珠跟着你出了门，当然他也是来找他的，你

过来！”

胡飘红应声走了过去。

傅侯转望胡玉珠道：“玉珠！我站在这儿看你用胡家绝学伤人，打呀！”

胡玉珠嗫嚅说道：“姐夫，我！我不敢。”

傅侯道：“那么就跟我回去！”

胡玉珠迟疑着没动。

傅侯道：“怎么，不听我，也可以，你打，我站在这儿给你助威！”

胡玉珠忙道：“姐夫，我……我不敢，我跟你回去。”

低头走了过去，甚至没敢再看关山月一眼。

关山月这时望着傅侯说道：“谢谢傅爷！”

傅侯淡然一笑道：“我该谢谢阁下！”

他二话没说，带着胡飘红跟胡玉珠走了，胡玉珠没敢回头，胡飘红却投过难以言语的一瞥！关山月怅然若失，呆呆地站立着。这时候，门外快步进来个人，是乐宝林，他近前问道：“兄弟，是怎么回事？”

关山月定过了神，道：“大哥瞧见了？”

乐宝林道：“我刚进胡同就瞧见那位站在门口，一时没敢跟近去，怎么他还带了两个？那两个是……”

关山月抬手说道：“大哥，咱们坐下说。”

转身走回桌后，乐宝林也就在刚才胡飘红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下，坐定，关山月把刚才事概略他说了一遍。

听毕，乐宝林瞪大了一双眼，道：“原来是这回事儿，三弟，这下恐怕你……”

关山月摇头截口，道：“大哥，不谈这件事儿了，那件事怎么样，可有收获？”

乐宝林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再谈傅家事，他迟疑了一下，道：“三弟，收获不敢说有，可是弟兄们打听出有个地方颇有可疑……”关山月忙道：“大哥，什么地方可疑？”

乐宝林道：“弟兄里有个叫韩江的，他有个朋友在‘隆海寺’供喇嘛们使唤，据他这个朋友说，城郊‘白云观’常有江湖人物进出，而这些进出‘白云观’的江湖人物，跟‘隆福寺’的喇嘛们都有往来，行动都很神秘……”

关山月道：“可曾派弟兄们去看过？”

乐宝林摇头说道：“弟兄们去我不放心，刚才我自己去了一趟，还没近十丈就被人挡了驾……”

关山月“哦”地一声道：“谁挡了大哥的驾，是那些江湖人物？”

乐宝林摇头说道：“不是，挡我的两个人穿便服，冲我晃了晃腰牌，说是官家的人，可是我没瞧清楚那是哪个衙门头的腰牌！”

关山月道：“他们什么理由挡大哥？”

“理由？”

乐宝林耸肩一笑说道：“没有理由，不准过去就是不准过去，三弟，你在官家干过，吃这行饭的对百姓可曾说过一个理由？”

关山月皱眉沉吟，说：“据我所知，‘白云观’是座香火鼎盛的道观，纳十方香火……”

乐宝林道：“可不是么！‘白云观’祀的是长春真人跟邱元清，兄弟，长春真人跟邱元清这两位你知道？”

关山月点头说：“我知道长春真人丘处机，字通密，别号长春，山东栖霞人，年十九，入昆仑修道，元世祖远征之际，率十八道友应召，后被置于燕京的‘太极宫’，掌管合关并道教，参划政事共有十二年，至于邱无清……”

顿了顿，接着道：“此人于先朝初年修道，入阐三清，有识者荐元清于官家，官家认元清为非常才，有用于邦国，乃赐以宫嫔，元清不敢却，遂于正月十五日自宫，故定此日为闾九节，为避闾字，故后改称‘燕九节’。”

乐宝林拇指一挑，赞道：“兄弟，你胸罗，有你的，‘白云观’祭祀的就是这两位，自当年至今，没有一个时候不是香火鼎盛的……”

关山月道：“那为什么现在有官家人把守，不让闲人靠近？”

乐宝林道：“所以我说那地方可疑！”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好，大哥，你请通知弟兄们歇息吧，我先到‘白云观’去看看再说。”

乐宝林道：“兄弟，你就一人儿去么？”

关山月道：“该够了，这种事人去多，反而不好！”

乐宝林一点头，道：“那好，我走了，你可留神点儿。”

站起，走了。

关山月没多坐，会过酒帐之后，他也飘然出了门。

“白云观”在城郊，离城里很近，立在“西便门”外二里处，原是道教的正观，本来是唐时的“天长观”旧地，后历史建历，最后才称为“白云观”。

没多久之后，“白云观”外来了个人，这个人穿一件袍子，身材颀长，金黄的一张脸，长眉细目，看上去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他手里提着一个小白包袱，迈着不急不慢的步子直向“白云观”走。可是还距“白云观”有十多丈，一声轻喝从面前那片树林子里传了出来。

“喂！站住！”

这人一怔，连忙停了步，转头望向树林，讶然问道：“是哪一位叫……”

话还没说完，从那片树林子里闪出了两个人，是两个中年汉子，一胖一瘦，都穿着袍子，腰里头鼓鼓的，脚底下一双薄底棉布鞋，绑腿扎得紧紧的。

这人瞪着眼道：“二位可是叫我？”

那瘦汉子打量了他一眼，道：“这路上还有行人么？不是叫你是叫谁？”

这人呆了一呆，忙微笑说道：“是，是，二位叫住我，有什么见教？”

瘦汉子道：“瞧不出你说话倒挺斯文的，我两个叫住你是要告诉你一声，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别再往前走！”

这人一怔说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别再往前走，为什么？”

瘦汉子眼一瞪，道：“不为什么，叫你往回走，你就得往回走！”

这人忙道：“二位，我是来烧香还愿的……”

瘦汉子道：“别说是烧香还愿，你就是来给长春真人塑金身的也不行，少废话，回去，回去！”

这人还待再说，那胖汉子一双目光紧紧地盯着他，突然问道：“你是城里来的？”

这人忙道：“是啊，我住南城根儿……”

胖汉子道：“你是干什么的？”

这人道：“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前些日子患了场大病，我家里到‘白云观’来许过愿，如今病好了，我是来烧香还愿的！”

胖汉子“哦！”

地一声道：“你姓什么，叫什么？”

这人疑惑地看了胖汉子一眼，道：“二位是……”

瘦汉子叱道：“少废话，是他问你，不是你问他，说，你姓什么，叫什么？”

天爷，好凶！

胖汉子似乎较为温和点，他淡然一笑道：“我两个是吃粮拿俸的！”

那年头百姓畏官如虎，是的确不差，这人一听眼前两个是吃粮拿俸的，登时吓了一跳，忙作揖打拱，道：“噢，噢，原来二位是办公事的差官，我有眼无珠……”胖汉子微一抬手，道：“别客气，说吧，你姓什么，叫什么？”

这人忙道：“我姓张，叫张宝山，行四，知道的都叫我宝四……”

胖汉子点头说道：“嗯，嗯，宝四，你是什么时候生的病？”

张宝山忙道：“有好些日子了……”

胖汉子道：“你可记得那是什么时候？”

张宝山道：“您问这……”

胖汉子道：“自然有我的道理，那是什么时候？”

张宝山想了想之后，道：“约摸一个多月……”

胖汉子点头说道：“噢，一个多月了，那有不少日子了……”张宝山忙道：“是的，是的！”

胖汉子目光一凝，道：“你说你家里到‘白云观’来许过愿？”

张宝山道：“是啊，本来是东找郎中，西找大夫……”胖汉子截口说道：“那又是什么时候？”

张宝山道：“就在我害病害了几天之后……”

胖汉子目中异采一闪，道：“你确知你家里是来‘白云观’许的愿么？”

张宝山道：“是的，这是她说的……”

胖汉子唇边浮起了一丝令人难懂的笑意，目光落在了张宝山手里捏的那小包袱上，道：“这包里是……”

张宝山捏了捏那包袱，道：“香，还有点供品。”

胖汉子点头笑道：“你这身打扮倒真像个来烧香还愿的，只可惜你话不对头，不是你家里骗了你，就是你骗了我两个！”

张宝山一怔，讶然说道：“您这位这话……”

胖汉子淡然笑道：“朋友，够了，这‘白云观’早在两个月之前就不许闲人靠近了，你家里又怎能来观里许愿，你反穿着皮袄，可惜底下仍然把蹄子露了出来，朋友，跟我两个观里坐坐去吧！”

一把抓了过来，他出手很快，快得像阵风，张宝山哪躲得了，立即被当胸一把拖个正着。

他吓坏了，挣扎着说道：“您这位，我说的是真……”“针？”

瘦汉子冷笑道：“针叫线穿住了，你走了霉运，认命吧，别来装蒜想给我两个惹麻烦，我看你他妈的活得不耐烦了。”

抖手一巴掌掴了过来。

张宝山还计算机警，提包袱那只手一抬，挡着正着，没打着他，可是包袱掉了，香、供品掉了一地。

瘦汉子没打着他，心里未免有气，抬腿踢了过去，张宝山这回没躲掉，大胯上挨了一脚，“哎呀！”

一声差点没栽倒，瘦汉子这才消了气，望着胖汉子道：“有你的，胖子！”

你怎么知道……”胖汉子得意地咧嘴一笑道：“我怎么不知道，他妈的不久前来一个，如今又来了一个，这条路上多日不见人影了，今儿个就这么巧，先后来了两个，我一瞧心里就动了疑……”

瘦汉子笑道：“胖子，有你的，有你的，请他到观里坐坐去……”

猛力推了张宝山一下，叱道：“狗养的，走！”

张宝山被他推得一个踉跄，大胯上那一脚疼痛犹在，只有苦着脸，一路瘸着，拐地拐地被这两个把他揪向了“白云观”。他一路求，那两个充耳不闻，最后瘦汉子瞪眼骂上了，张宝山这一害怕，忙闭上了嘴……

张宝山被前拉后推地进了“白云观”的侧门。

一进“白云观”，当面便是“凌霄殿”，这胖瘦二汉子一路叱喝，声音传出老远，那还有不惊动人的？

所以，张宝山刚被带进来，“凌霄殿”里立即迎出了两个中年汉子，他两个也穿袍子，腰里也是鼓鼓的。自然，见了这情形免不了要问个明白。他俩问了，瘦汉子冷笑着把事情说了一遍。

听毕，那两个中那脸上有道刀疤的汉子瞅着张宝山邪恶地一笑，点头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好朋友，你胆子不小啊，也不睁开那狗眼瞧瞧，爷们儿都是吃什么饭的……”

张宝山忙说冤枉，可是没人理他，刀疤汉子一偏脑袋，阴阴地笑着说：“胖子，把他弄进来，咱们拿他乐乐。”

说着，四个人拥着张宝山进了“凌霄殿”，可怜张宝山别说反抗了，他连挣扎都没敢，他哪有那力气？

进了“凌霄殿”，四个人把张宝山架到了偏殿里，偏殿里放着一只火盆，挺暖和的一火盆炭火熊熊，一壶水开得壶盖乱动直冒气。

胖汉子把张宝山往墙角一推，道：“在外头喝了一上午西北风，连他娘的骨头都冻僵了，要乐你们乐吧，我可要烤烤火，喝口热茶了。”

说着，他径自走到了火盆边。

那刀疤汉子龇牙一笑，卷了袖子道：“你三个一边儿瞧着，我来。”

他迈步要逼向张宝山，却被瘦汉子一把拉住：“刀疤，慢点。”

刀疤汉子停步问道：“怎么？你是心软了，还是想动手？”

瘦汉子阴阴一笑，道：“先看看我的新鲜玩意。”

冲着那火盆呶了呶嘴。

刀疤回头一看火盆，双眉一扬，笑道：“瘦子，有人说你是出了名的阴损，如今我真是信了。”

转身从火盆边上拿起那拨火的铁条放进了火盆里，然后，他转向了张宝山，嘿嘿一笑，道：“好朋友，你瞧见了，心狠手辣的不是我，待会儿你要是吃了苦，也别怪我，要怪嘛……”指了指瘦汉子，接道：“你怪他，瞧清楚了他的长相。”

张宝山吓得缩在墙角，这时候他刚要说话，一阵步履响动，从外边走进了个小道童，他一进来便是一怔。

瘦汉子望了他一眼，道：“喂，小家伙，你不在后面待着，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那小道童一震而醒，他眼望着张宝山道：“老施主听见前面有人嚷嚷，让我来看看……”

瘦汉子一挥手道：“没事，你回后面照顾他去吧，顺便告诉他，爷们儿

为他挨饿受冻，他不愁吃喝，叫他少管闲事。”

那小道童应了一声，又看了张宝山一眼，转身走了。听不见步履声了，那刀疤汉子阴阴一笑，转身就要去拿火盆里那根铁条！

也许是人到急处横了心，张宝山自墙角闪身扑了出来，好快，一脚踢在刀疤汉子的屁股上！

刀疤汉子没留神，一个踉跄爬了下去，眼前就是火盆，匆忙间他用手去抱，这一抱，却抱个正着！

要命了，人没栽进火盆里，却烫得他把两只手抱在一处满地乱滚。

这突变惊人，另三个刚一怔，张宝山身形连闪，出手如风，又在胖汉子跟另一名汉子的后脖子上各来了一下，那两个一声没吭地爬下了。

就剩下一个瘦汉子，他惊怒之际，弯手就要去探腰。张宝山已到了他面前，一声：“朋友，来不及了。”

劈胸一把揪住了瘦汉子，只振腕一抖，瘦汉子踉跄斜冲，砰然一声撞到了墙角里，他还没站稳，张宝山已到了他面前，抬手一指，道：“敢动一动我就打断你的手。”

瘦汉子显然不服不信，他仍要探腰，肩头刚一动，张宝山一拳捣在他肚子上，他哎哟一声捂肚子弯下了腰。

张宝山又在他脖子后头补了一掌，他爬了下去，只觉喉头发甜憋气，眼前发黑，半天站不起来。

那刀疤汉子忘记了手疼，悄无声息地从地上爬起来便要开溜，张宝山背后像长了眼，突然冷冷说道：“你也一样，敢动一动我打断你的腿。”

那刀疤汉子还真听话，他硬是没敢动。

张宝山望着地上瘦汉子道：“别装蒜，你能整人就应该挨得了整，站起来。”

那瘦汉子乖乖地站了起来，他往墙角直退。

张宝山没逼过去，却望着他冷然说道：“我这个人最讨厌不爽快的人，你四个是……”

瘦汉子嘴张了几张才憋出一句：“朋友，我四个走了眼了……”

张宝山道：“少废话，说。”

瘦汉子道：“我四个是城里‘集贤馆’的。”

张宝山目中异采飞闪，“哦！”

地一声道：“原来是莫太平跟巴不韦手下的弟兄……”

瘦汉子一怔道：“朋友，你认识……”

张宝山道：“何止认识，我还知道这‘集贤馆’是四阿哥的。”

瘦汉子一惊，旋即说道：“你既然知道我四个是雍王爷的人……”

张宝山道：“不为胤祯老四我还不来呢？”

瘦汉子道：“你朋友是……”

张宝山抬手往脸上一抹，刹时变了个人，他道：“你可认识我？”

瘦汉子一怔摇头，道：“原来你戴了……不认识。”

张宝山道：“你总该听说过关山月……”

瘦汉子大惊失色，失声说道：“你是关……”

关山月突然一声冷叱，道：“别怪我事先没打招呼。”

旋身扑向后面，他身形如电，只那么一闪，刀疤汉子大叫一声，倒地昏了过去，他转身又掠了回来，道：“你看见了，我断了他两条腿。”

瘦汉子倒抽一口冷气，忙点头说道：“看，看见了……”关山月道：“那就实话实说，你四个到‘白云观’来干什么？”

瘦汉子没说话。

关山月冷然一笑道：“整人的手法我也会，而且比你还阴损。”

回身捞起了那根已被烧得通红的铁条，往前一递，“噗！”

地一声，白烟冒起，焦味四溢，瘦汉子袍子胸口处多了一个烧焦了的破洞。

他吓得猛然往后便退，身后是墙，他没处退了，身子直往墙上靠，生似想挤破墙躲到墙里去：“关，关爷，我说，我说。”

关山月冷冷一笑，垂下了那根铁条，道：“你是爱这一手，说。”

瘦汉子道：“莫馆主派我四个到这儿来看人……”

关山月道：“看人？看谁？”

瘦汉子摇头说道：“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是……”他忽地目光一转，关山月冷然笑道：“别存侥幸念头，我早发觉了。”

抬手把铁条往后送去，只听一声大叫，身后，那胖汉子捂着脸倒地，满地乱滚，那叫声听来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关山月连头都没回，道：“说，只知道他是什么？”

瘦汉子吓得魂飞魄散，忙道：“只知道……只知道他是老头儿……”

“老头儿！”

关山月微微一愣，道：“就是后面那个老头儿？”

瘦汉子点头说道：“是的，是的！”

关山月沉吟了一下，道：“他姓什么，干什么？从哪儿来的？”

瘦汉子摇头说道：“这，这我都不知道，您何不去问他……”关山月微一点头道：“说得是，我这就问他去，只是，你四个怎么办？”

瘦汉子倒也机灵，道：“这……这个关爷放心，我，我四个绝不敢说您……”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我不放心。”

瘦汉子道：“关爷，我可以赌咒。”

关山月摇头说道：“那没有用，我也从不相信这一套。”

瘦汉子颤声说道：“那您打算……”

关山月微微一笑，道：“这还用问么？”

瘦汉子机伶一颤，猛然向外扑去。

关山月道：“走了你，就没了我了。”

抖手把铁条射了出去。

瘦汉子没叫一声，就被铁条由后心射透前心，硬生生地钉在“灵官殿”那敞开着的的大门上。

刀疤汉子是不能动了，胖汉子翻身爬起便往里跑。

关山月跨步而至，一掌印在他后心上，他心脉寸断，也立即倒了地，关山月回身又一指落在刀疤汉子的死穴上。最后，他在另一名昏厥未醒的汉子“太阳穴”上点了一指，这才重又戴上那张人皮面具去了后头。

“白云观”后，是“春苑园”，“春苑园”的景在京畿一带是出了名的，几几乎跟“燕京八景”齐名。

关山月进了“春苑园”抬眼打量了一匝，然后扬声说道：“有人在么？”

只见园左一间云房门开了，从门里探出了个头，关山月一眼便认出是刚

才那个小道童。

当然，小道童也看见了他，一怔脱口叫道：“是你，你怎么……”关山月迈步走了过去，那小道童头一缩，连忙关上了门，关山月没理会，到了门前说道：“小真人，请开开门。”

只听小道童在里面问道：“你是谁，你来这儿干什么？”

关山月道：“我是来找这位老先生的。”

小道童道：“我不敢开门，他们会杀了我……”

关山月道：“小真人不要怕，那四个早已经都被我……被我制住了。”

小道童道：“真的？”

关山月道：“当然是真的，要不然我怎么进得来？”

没再听小道童说话，只见门开了，小道童站在门里怯怯地道：“这位施主，你请进来吧。”

关山月道：“谢谢小真人。”

迈步走了进去，问道：“那位老先生呢？”

小道童用手往里指了指，关山月抬眼循指望去，只见小道童手指处另有一扇门关着，他刚要再问，忽听一个苍老话声从那扇门里传了出来：“是哪位要见老朽？”

关山月立即应道：“老先生，是我！”

走过去推开那扇门，眼前，是一间小套房，窗口摆着一张云床，别无他物，四壁空空，也没见挂着什么。

云床上，盘膝坐着一位老人，老人好相貌，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长眉凤目，很清瘦。

一双凤目充满了智慧，而且一脸的正气。

关山月凝目打量，那老人却呆了一呆，道：“你这位是……”关山月走进两步，道：“老人家，先别问我，请老人家先把自己的姓名及来历告诉我。”

那老人又呆了一呆，讶异地望着关山月道：“老朽复姓公孙，单名一个彤字……”关山月立即说道：“莫非以制作机关消息享誉当今的‘巧手鲁班’公孙老人家？”

那老人一点头，道：“正是老朽，阁下是……”

关山月截口问道：“‘红莲寺’的机关消息可是老人家的杰作？”

那老人公孙彤一怔道：“老朽不知道什么红莲寺……”他好像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红莲寺”！关山月道：“老人家不久之前，可曾帮人绘过一张机关消息图？”

公孙彤点头说道：“这倒有，阁下怎么知道？”

关山月吁了一口大气，道：“总算被我找到了……”

公孙彤讶然说道：“阁下这话……”

关山月道：“老人家，请先答我问话，‘巧手鲁班’四字我久仰，可是我没想到老人家会为胤祯所用，替他……”

公孙彤道：“阁下可否容老朽说几句话？”

关山月道：“老人家请只管说。”

公孙彤道：“老朽想先弄清楚，阁下是谁，来意如何？”

关山月道：“老人家，我姓关，我要找那绘制‘红莲寺’机关消息图之人，能说得他离去最好，否则我就要杀了他……”公孙彤一震，道：“阁下，

为什么？”

关山月道：“由那‘红莲寺’的机关消息看，我知道绘制此一机关消息图的人，必然是位高明奇人，似这等奇人，绝不能任他为满虜所用……”

“满虜？”

公孙彤神情震动，讶然说道：“难道阁下是……”关山月道：“老人家，我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公孙彤“哦！”

地一声，惊喜说道：“老朽只以为今生再无望……却不料……”

他一抬手，道：“阁下可愿坐下听老朽说几句话？”

关山月道：“老人家既有所谕，我自当敬遵。”

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公孙彤忙道：“不敢当，不敢当……阁下，是这样的，说来令老朽羞愧欲绝，这也是老朽有眼无珠，误收匪类所致……”关山月道：“老人家何指？”

公孙彤道：“阁下也许知道，老朽得天独厚，除了擅各种机关消息之制作外，一身武学也颇不俗……”

关山月道：“是的，老人家，我知道。”

公孙彤道：“五年前老朽收了十个徒弟，他们是一母同胞……”

关山月心中一动，忙道：“老人家，莫非是云家十兄弟？”

公孙彤一点头，道：“正是，阁下知道……”

关山月道：“老人家的确是误收了匪类，云家十兄弟已为胤祯笼络，如今在一秘密处所练习‘血滴子’……”

公孙彤道：“不错，阁下怎么知道……”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老人家，说来话长，我无暇为老人家细述，总之，老人家以后自会明白的，请说下去吧。”

公孙彤诧异地望了他一眼，点头说道：“老朽遵命……”顿了顿，接道：“他兄弟在老朽门下习艺五年，武学虽已得老朽真传，可是这机关消息一途，却因先天之禀赋不够，他们始终无法入门，艺成后，他们各自东西，在江湖各处走动，老朽因生性懒散，不愿出外走动，也一直不知他们在江湖上的作为……”关山月道：“老人家该经常出来走动一下。”

公孙彤苦笑一声道：“说得是，可是如今明白已嫌太晚……”顿了顿，接道：“几个月前的一天，他们突然到了老朽那里，徒弟们回门，老朽心里自是高兴，搬了一坛酒，弄了几样菜，师徒同饮共欢，结果老朽酩酊大醉，人事不省，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别处……”关山月道：“就是这‘白云观’后‘春苑园’？”

公孙彤摇头说道：“不，不是这儿，是另一处，老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也只告诉老朽如今是在京里，是置身在四阿哥雍郡王的一处秘密机关中……”

关山月道：“老人家当时……”

公孙彤微一摇头道：“当时他们告诉我，四阿哥礼贤下士，求才若渴，慕我之名才把我请到京里来，这老朽才知道他们已变节移志，投靠了满虜，而且成为诸皇子争夺帝位的工具……”关山月道：“老人家是说对了。”

公孙彤道：“老朽幼读圣贤之书，深明民族大义，岂肯为满虜所用，更不愿做人之工具，再说，求才请人哪有这么个请法、求法的……”

关山月倏然失笑道：“老人家说得是！”

公孙彤道：“老朽自是不肯，当时就把他们骂了出去……”关山月道：“老人家可曾以民族大义及伦常……”公孙彤苦笑说道：“阁下该知道那没有用，他们既能昧于民族大义，还顾什么师徒伦常。”

关山月点头说道：“老人家说得是。”

公孙彤道：“于是，他们就将老朽囚禁在那一间密室里，不给吃，不给喝，一关就是三天，老朽明白，他们是想以饥渴逼使老朽就范……”

关山月道：“老人家当不会向区区饥渴低头。”

公孙彤点头说道：“阁下说对了，区区饥渴岂能奈何老朽，正如文山所说，胸中但有浩然正气，何畏其他？”

关山月道：“老人家令人敬佩。”

公孙彤苦笑摇头，道：“阁下这句话深令老朽汗颜惭羞……”沉默了一下，接道：“第四天，他们又来了，他们说四阿哥不愿勉强，四阿哥要在他这处秘密处设置机关消息，只要老朽肯为他绘制一张图样，立即放老朽回去……”

关山月道：“老人家信以为真？”

公孙彤道：“老朽不是三岁孩童，岂肯轻易相信，老朽当时就一口拒绝了，老朽告诉他们只有一条命，别无所有……”关山月道：“他们也不会轻易罢手。”

公孙彤一点头，道：“不错，阁下说对了，随后他们就施尽了各种手法，老朽不畏死，但自己想想之后，却又觉得不能死……”

关山月道：“老人家这话……”

公孙彤道：“近百年来擅机关消息之制作者，敢夸放眼天下仅老朽一人，老朽若一死，这身绝学就要随之失传了……”关山月道：“原来老人家是为这……”

公孙彤点头说道：“是的，老朽身死是小，绝学失传事大。”

关山月道：“所以老人家又答应了。”

公孙彤猛一点头，道：“是的，老朽答应了，老朽当时想让他装置了机关消息，所害不外是他争夺帝位的对手，他的兄弟，再不就是那些投靠他们的江湖败类，这有何不可？而且是再好不过的事，老朽只求早日脱身，于是老朽就费了一夜工夫，为他绘制了一张机关消息图……”

关山月淡淡笑道：“老人家恐怕还不知道，他不是在他那秘密机关中装置机关消息，而是在一处名叫‘红莲寺’的寺院中，那是他最大的一处秘密机关，他所要害的既不是他的兄弟，也不是江湖败类……”

公孙彤忙道：“阁下，他要害的是谁？”

关山月道：“我，还有一个‘南海’郭玉龙。”

公孙彤失声惊呼，道：“是阁下跟郭王龙，那，那……”关山月含笑说道：“老人家放心，我如今好好地坐在老人家眼前。”

公孙彤一怔，忙又说道：“那……郭大侠……”

关山月道：“我两个福命一般大，是他破了‘红莲寺’的机关消息。”

公孙彤神情一松，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总算郭大侠……要不然老朽这身罪孽可就大了……”

忽地一怔，接问道：“阁下说谁破了那机关？”

关山月道：“郭玉龙。”

公孙彤目光凝注，微一摇头道：“阁下，怨老朽直言，非老朽吹擂自夸，

乃是老朽制作的机关消息，除了老朽本人以外，天下无人能破……”

关山月淡然一笑道：“老人家，‘红莲寺’中该有人懂得控制，知道那机关消息的总枢纽在何处。”

公孙彤呆了一呆，道：“原来……不错，老朽忽略了这一点……”

关山月有意地转了话锋，道：“老人家，他们并没有如言放你回去？”

公孙彤道：“不瞒阁下说，老朽当初也明白，根本就没敢存此奢望，老朽只希望假以时日，伺机脱身，也许他们觉得老朽在那地方碍事，才将老朽移到了此地来……”

关山月道：“老人家被移到此处之后……”

公孙彤道：“阁下既能制住那四个，一身所学自非泛泛，应能看得出，老朽这两腿穴道俱被他们制住……”

关山月呆了一呆，道：“我倒没留意……”站起来走了过去，道：“老人家，请让我看看。”

公孙彤苦笑摇头，道：“这是一种颇为怪异的独门手法，连老朽自己也解它不开，否则老朽早走了，他们又岂会这么放心……”

关山月截口说道：“老人家，制穴的不是云家十兄弟？”

公孙彤道：“自然不是，他们的武学是老朽亲传……”

关山月道：“老人家可知道是谁么？”

公孙彤摇头说道：“老朽当时被蒙住双眼……”

关山月道：“那么请老人家告诉我，哪处穴道被制？”

公孙彤道：“就在两个大胯边上。”

关山月道：“老人家被制时的感觉是……”

公孙彤道：“制老朽穴道那人不是以指点穴，而是用手掌拍了一下。”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老人家，不碍事，这是密宗手法，我解得。”出手在公孙彤两边大胯上各捏了一下。

公孙彤两腿一伸，跃下了云床，举手一拱，道：“阁下，恩非仅只解穴，阁下保全了老朽一身绝学……”

关山月答了一礼，道：“老人家，我为的是汉族世胄。”

公孙彤道：“老朽更感敬佩。”

关山月微一摇头，道：“老人家，请别再多说了，我请教，老人家可有去处……”

公孙彤道：“阁下的意思是……”

关山月道：“郭玉龙在等着老人家。”

公孙彤略一迟疑，道：“阁下与郭大侠的好意，老朽十分感激，老朽本当即随郭大侠，只是老朽尚有一桩心愿未了……”关山月道：“老人家，我不敢勉强。”

公孙彤摇头说道：“阁下误会了，老朽是说可否容老朽了却这桩心愿之后……”关山月道：“老人家，自无不可，我代表郭玉龙，随时欢迎老人家。”

公孙彤摇头苦笑，道：“没想到阁下跟郭玉龙这么看重，实在惭愧……”

关山月道：“老人家，论大，彼此不外，老人家不必客气，俟老人家了却心愿之后，请径往大漠去，出关之后只消说声郭玉龙，立即会有人接老人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公孙彤道：“老朽自当谨记，至今尚未请教大号是……”关山月道：“不敢，老人家，我叫关山月。”

公孙彤轻“哦！”

一声道：“原来是关大侠……”

显然他是没听说过关山月的大名，还有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轰烈事迹。

关山月谦笑说道：“不敢。”

公孙彤道：“关大侠要没有别的吩咐，老朽这就告辞……”关山月抬眼一扫那呆立门边的小道童道：“老人家，似乎这‘白云观’内，只有这位小真人一人？”

公孙彤悲叹说道：“是的，关大侠，听说这儿的几位真人都被他们害了。”

关山月双眉一扬，道：“老人家，小真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

公孙彤道：“关大侠的意思，莫非让老朽带走此子？”

关山月道：“只不知老人家可愿意？”

公孙彤道：“老朽敢不遵命，再说老朽年过半百，至今还没个伴儿……”

关山月望着小道童道：“小真人可愿跟这位老人家去？”

小道童呆呆地点了点头。

关山月笑道：“看来他跟老人家有缘，此处不宜久留，二位请吧。”

公孙彤没再多说，举手微拱，一声：“关大侠，那么老朽就告辞了。”

走过去拉起那小道童出门而去。

关山月如释重负，望着那一老一小的背影，长长地吁了一口大气，然后，他笑了。

随即，他也走了。

这“白云观”内，陷入了寂静……

大功成

树从根上起，水从源头来。

去年的二月二十六，圣驾临幸虎邱，三十，游邓尉山。“邓尉山”上有座“圣恩寺”，“圣恩寺”里有位老和尚法名洁志，在当年康熙巡游江南的时候，他接过驾，如今七十三了，白髯飘拂，跪在山门接驾。

皇上很高兴，当即就命太监赏老和尚人参两斤，哈密瓜、频婆果等赏了一大堆。

皇上还伸手摸了摸洁志的白胡子，说了这么一句话：“和尚老了。”

三月十二，到无锡惠山，驻蹕在寄畅园，园中有棵大樟树，树身粗得要三人合抱，皇上常在树下散步，后来回京去，还常写信去问：“樟树无恙耶。”

当时有一个富绅叫查慎行的，他做了一首诗寄呈皇上，报树身平安，那首诗是这么说的：

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喜，此树江南只一株。

康熙自从在江南见了洁志老和尚后，回到京里就常惦念着老和尚，于是便差内官前去江南把洁志老和尚接到了京里来，举行了“千叟宴”。

所谓“千叟宴”，是邀集六十五岁以上的满汉臣民，共是一千个，用暖轿抬进“弘德殿”去赏宴。

一连三天都是洁志老和尚为主，另外还备了一桌素酒赏洁志和尚，康熙也坐在上面陪酒，一时欢笑畅饮，许多老头儿都忘了君臣之位，三天席散，皇上又各赏了一幅字画，这才把他们送回家去。

洁志老和尚临走的时候，对皇上说了几句话，那几句是什么话，别人无从知晓，康熙余兴犹存，也没放在心上。这一年，皇上十分高兴，在正月到二月的时候，巡幸几旬，四月到九月，巡幸“热河”，十月幸“南苑”，行围猎，皇上亲身跑马射鹿，十分勇武。

而不过不多久，皇上忽然害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于是他吩咐移驾到“畅春园”的雍宫里去养病。

这消息从隆科多的嘴里传到了雍郡王的耳朵里，雍郡王忙了起来，连福晋也来不及叫就跑到了“畅春园”去叩请圣安。可是刚到离宫门口，太监挡了驾：

“王爷，皇上病势沉重，心里烦躁，曾经有过旨谕，不见家人，您请回吧。”

这儿不是雍郡王发威的地方，他皱了眉，没奈何之下，只得在门外叩请圣安，然后退走了。

走，他并不是回府了，而是到隔壁那间屋去了，他进门，正巧有个宫女往外走，那宫女手里端碗银耳汤，走得匆忙，结果撞了个满怀，把一碗银耳汤全都洒在了雍郡王身上。

雍郡王心里正烦，如今碰上这件不顺心事儿。他眉一扬，眼一瞪，就要发作，而，他眼刚瞪便直了眼。

这宫女，美得出奇，杏眼桃腮，份外动人，如今她乍惊还羞，蹲下身，手绢儿忙往雍郡王身上擦：“王爷，奴婢该死，奴婢该死，您请……”

雍郡王跟他的那位舅舅一样，有寡人之疾，他定了定神，目光一转，含笑把那宫女扶了起来，道：“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是故意的，也是我自己鲁莽，起来，起来，让我看看。”

那宫女一只手被雍郡王握着，羞红了耳根，低着头站了起来，雍郡王目现异采，另一只手又托上了那宫女的香腮，轻薄得近乎放肆：“抬起头来，抬起头来！”

那美宫女抬起了头，四目只一交投，她娇靥一红，又连忙低下头去，低低说道：“王爷，您垂怜。”

雍郡王神情震动，索性握住了美宫女的两只手，道：“你是……”

美宫女道：“奴婢是贵佐领的女儿，进宫已有四年了。”

雍郡王“哦！”

地一声道：“原来你是他的女儿，嗯，好，他好福气，我还真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好女儿，今年多大了？”

美宫女道：“回王爷，二十了。”

雍郡王道：“你是十六岁进的宫？”

美宫女点了点头，道：“是的，王爷。”

雍郡王点了点头，道：“来，跟我进去说话。”

他拉着美宫女进去了，随手关上了门。

这美宫女本是专在“畅春园”侍候皇上跟皇后的，天生聪明伶俐，外带一双慧眼，她心甘情愿地被雍郡王“幸”了。雍郡王阴鸷，他明白这时候正是用人的时候，再加上他的好色天性，在缠绵之际，他亲口答应，一旦他登上基，少不了她是一位贵妃。

女儿家谁不爱这个？当然美宫女越发感激，格外忠心，半天之后，门开了，那美宫女低着头溜了出去。

雍郡王站在门口，唇角噙着一丝得意的笑意。

没一会，隆科多步履匆匆地来了，一见面，他便问道：“老四，你什么时间来的？”

雍郡王含混地应了一应：“舅舅，我刚到。”

隆科多道：“请过安了么？”

雍郡王摇头说道：“去过了，被那些奴才挡在外头，只好在门口请了个安。”

隆科多摇头说道：“皇上心里烦，不愿见家人，没办法。”

雍郡王道：“我知道，都有谁在里头？”

隆科多道：“只有我，张廷玉跟鄂尔泰，还有几个御医，你放心，都是自己人。”

雍郡王点了点头，道：“皇上的病怎么样？”

隆科多摇摇头，道：“难说，这要听听御医的。”

雍郡王沉吟了一下，道：“舅舅，我不能进，我也不希望别人进去。”

于是，隆科多跟雍郡王一阵商量之后，假传圣旨，说皇上病中怕烦，所有家人骨肉，一概不许进园。

这一道假圣旨下过后，可怜那些妃嫔，郡王，公主，亲贵，一起都被挡在了园外，便连皇后也只有园外叩问圣安，这一来，“畅春园”就是雍郡王的天下了。

皇上的病一天重似一天，那些御医也缩手摇头，只是天天灌人参下去苟延残喘。

这一天，皇上自知不行了，立即吩咐隆科多去把十四皇子召来。

隆科多领旨而去，到了隔室却把雍郡王叫了进去。

随后，他又在园门口大叫说道：“皇上有旨，诸皇子到园不必进内，单召四皇子见驾。”

说罢，唤亲随备马，他要找四皇子去。天知道他是干什么去了，他进宫改诏书去了。

这时候，康熙几度昏厥醒转，睁眼一看，床前跪着个人，他病中眼模糊，只当是十四皇子到了，当即让他近前预备说几句话，这一近，他立即认出了眼前不是十四皇子，而是四皇子，康熙马上明白了，气得刚说了声：“你……好……”

雍郡王飞快地往康熙身上一爬，手往下一按，康熙立即没声了，他则缩身跪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皇上驾崩了，这消息由太监传了出去，于是，园门外的那些位一起拥了进来，赶在御床前，爬在地下放声举哀。

胤初病着，胤禔、胤祿被监禁着，胤显出征在外，在这儿的只有胤祉、胤祐、胤禔、胤祿、胤祥、胤祺、胤禛、胤禩、胤禄、胤礼、胤禧、胤祲、胤祜、胤祁、胤祕，共有十六个皇子，和三宫六院的妃嫔。

这时候隆科多又开了口：“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不可一日无主，如今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本大臣受先帝寄托之重，请诸位郡王快到‘正大光明殿’去听本大臣宣读遗诏。”

诸皇子一听这话，一窝蜂般走了，齐到“正大光明殿”候旨去了，内中以胤禔、胤祿最是着急。

没一会儿，满朝文武到齐，阶下三千名御林军，排得是密密层层，“正大光明殿”里人虽多，但却鸦雀无声。

转眼间，隆科多、张廷玉、鄂尔泰三大臣也到了，殿上设了香案，三大臣望空礼拜，一殿跟着皆拜下。

隆科多从匾额后请出遗诏，站在殿上高声宣读：

“胤初染有狂疾，早经废黜，难承大宝，腾晏驾后，传位于‘四皇子……’”

这一句才读出，阶下顿时起了一片喧闹，值殿大臣慌忙上前喝住，隆科多暗暗得意地又念了下去：“尔隆科多身为元舅，鄂尔泰，张廷玉受朕特达之心，合心辅助嗣皇帝，以臻上理，勿得辜恩溺职，有负朕意，钦此。”

遗诏读完，全班侍卫下来，立即把雍郡王迎上殿去，把皇帝的冠服全副披挂起来，拥上了宝座。

在这一刹那，胤祲的心定了，定了……殿下御林军三呼万岁，文武百官上前朝见，礼毕，新皇帝率领诸位郡主、亲王、贝子贝勒大臣等，再回到了“畅春园”，设灵叩奠，遵制成服。第二天，把先皇帝遗体奉定在大内“白虎殿”，棺殓供灵。然后，新皇帝下了圣旨，改年号称雍正元年。

随后，他废去胤禔、胤祿的爵位。

胤禔打入了“宗人府”监狱里，胤祿仗着一身好武艺却跑了，飞上“宗人府”屋面，去得无影无踪。

接着，圣旨又下，通缉胤祿。

当然，这一连串的事已经天下皆知了。

这时候，关山月正坐在那家他常去的小酒肆里，“巨阙剑”放在桌上，对面是乐宝林，两人碰杯大笑，声震屋宇。过不一会儿，关山月的脸色渐渐地阴沉了，良久良久不举一次杯。

乐宝林心里明白，他迟疑着道：“兄弟，有些事……”关山月淡然一笑，

道：“大哥，不用安慰我，我明白。”

乐宝林道：“兄弟，怎么说咱们都该高兴。”

关山月道：“大哥，我心里又何只是高兴？”

乐宝林道：“那就把不可避免的撇开……”

关山月满面愁苦地摇头说道：“大哥，你知道，那不容易。”

乐宝林沉默了一下，道：“兄弟，我不多说，我只要你小心。”

关山月道：“谢谢大哥，我知道，待会儿我走后，大哥你……”

乐宝林摇了摇头，道：“兄弟，我在这儿生了根儿。”

关山月道：“那也好，只是胤禛此人……”

乐宝林道：“兄弟，你放心，从你嘴里，我对他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我自会谨慎的！”

关山月道：“那就好，别让我跟绉红担心挂念。”

乐宝林忽然笑了，他凝目说道：“兄弟，喜酒我是喝不上了，我只希望到时候能给我送几个红蛋来。”

关山月脸一红，道：“大哥，那一定绝对少不了你的。”

乐宝林道：“咱们讲求的是人丁兴旺，能生嘛最好多生几个。”

关山月笑了：“大哥想要干什么？”

乐宝林道：“你们都沾一个‘奇’字，子孙后代自该比人强上一筹，咱们汉族里需要这种人，明白么，兄弟？”

关山月道：“我明白，大哥，只是我可不敢担保个个都是好的。”

乐宝林笑了，笑了笑之后，道：“兄弟，想想，我也真想跟你走，可是我又不能，兄弟，事完了，今后你们打算住哪儿？”

关山月道：“住，我打算长住北天山侍候公主去，至于事，大哥，要知道，现在还谈不上一个完字。”

乐宝林点头说道：“兄弟，我明白，咱们大汉民族子子孙孙后继有人，还怕什么？又愁什么？你说是不，兄弟？”

关山月道：“这话不错，大哥，只要爱新觉罗氏一天不回到关外去，咱们这事就一天不能算了。”

乐宝林道：“以后还有无数个关山月……”

关山月道：“以后也有无数个乐宝林。”

乐宝林一摇头，道：“我，兄弟，不是正梁的材料……”关山月摇头说道：“大哥这话我不敢苟同……”

乐宝林一抬手，道：“行了，兄弟，只剩下最后这一点了，咱们别抬杠，好不，说真的，兄弟，别时容易见时难，此间一别，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面了。”

关山月一点头，道：“大哥，一定有。”

乐宝林吁了一口气，道：“那就好，兄弟，说了你可别笑话，我也算铁铮铮的一条，可是在这时候却难免有点娘儿们的……”关山月一推酒杯，道：“大哥，我该走了。”

乐宝林眼抬强笑，道：“兄弟，你是怕我说软了你的心？”

关山月道：“我不否认，大哥，正是这样。”

乐宝林道：“我也怕，兄弟，我不再多说了，你走吧。”

关山月一声：“大哥保重。”

霍地站了起来，就要去探腰。乐宝林跟着站起，一抬手，道：“兄弟，

这一回让我付帐，行不？”

关山月垂下了手，笑道：“大哥，我敬领了。”

抓起“巨阙”往外便走。

乐宝林忙道：“兄弟，你也保重，记住带话给绛红。”

关山月应了一声：“大哥，我记住了。”

话声方落，他人已出了酒肆。

乐宝林转过身来举袖抹上了眼。

关山月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可是他没抬手。

片刻之后，他到了“神力侯府”之前，大白天里，“神力侯府”大门紧闭，静悄悄的，这情形不寻常。

当然，人家不能没有准备。

关山月双眉扬起，迈大步直逼大门，举手叩了门环，砰砰然几阵响动之后，“神力侯府”里竟然没有动静。

关山月咬牙横心，扬声一句：“威侯，请再次恕我逾越。”

他腾身而起，一闪射进了那广大、深沉的“神力侯府”内。落地不见人影，也没有动静，只见偌大一座“神力侯府”里空荡、寂静，一点声音也没有。

莫非傅侯率内眷避走了？

不，傅威侯不是那种人，关山月很快地否定了这念头，提着“巨阙剑”大步往后院闯去。

刚进后院没几步，关山月突然停住了身，后院里有动静了，有了，他听见了，而且很清晰。

那是一缕断断续续的哭声，那么悲凄，那么哀痛。关山月略一辨别方向，闪身往后厅扑去。

他没有找错方向，哭声越来越近，越来越真切。

最后，他停身在后厅外，那悲凄哀痛的女子哭声，就是从后厅传出来的。

关山月只停了一下，然后迈步登阶，一步一步地，缓慢而沉重，他进了大厅，可是突然之间他心神猛震怔住了。大厅里，是这么一付景象……

两张太师椅并排着，太师椅上，傅威侯跟傅夫人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脸上挂着笑意，很安详。

他二位脚下，爬着一个白衣少女正在那儿哭，看她的背影，只一眼，关山月就认出她是美郡主傅玉霜。

这情形是……

良久，良久，关山月定过了神，闪身扑到了近前，颤声叫道：“郡主。”

傅玉霜哭声立住，霍地转过了身，关山月看见了，她，乌云蓬散，娇靥煞白，一双美目赤红赤红的。

关山月紧接着又一句：“郡主，这是……”

傅玉霜悲呼一声，站起扑了过来，一头埋在关山月怀里又哭了起来，而且是痛哭失声。

看情形，她仍不知道关山月的来意，也就是说，傅侯夫妇仍瞒着她。

关山月没动，让她伏在自己怀里哭了一会儿，然后，他才开口问道：“郡主，请告诉我，这是……”

傅玉霜突然抬起了头，哭着道：“你……你来晚了……”关山月道：“郡主，究竟是怎么回事？”

傅玉霜道：“我也不知道，昨天哥哥从京里回来后，就把下人们遣散了，然后跟嫂子在这儿坐着谈天，一直到今早我才发觉不对，叫人没人，等我自己进来一看，他二位已经，已经……”说着说着，她又哭了起来。

关山月心神震动，道：“郡主，他二位是怎么死……”傅玉霜道：“我也不知道，像是服了毒……”

关山月道：“郡主，你请站好，让我过去看看。”

傅玉霜听话地挪离了娇躯，关山月迈步走了过去，站在近处仔细一看，的确，傅威侯跟夫人神态一如平常，可就是没那口气了。

关山月虽然不知道他二位是怎么死的，可是他明白他二位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明显地，他二位明知不敌，又不愿死于别人之手，所以瞒着傅玉霜自绝了，这样后果就不会那么悲惨了。

关山月眼望着傅侯伉俪，心里百念齐涌，缓缓低下了头……傅玉霜的话声由背后响起：“你看出来了么？”

关山月摇了摇头。

傅玉霜又问：“你知道哥嫂为什么要……要……”关山月又摇了摇头。

傅玉霜再问：“你看哥嫂会不会是因为四阿哥登了基……”关山月开了口，可是在他话声还没有出口之前，一个带着颤抖的冰冷话声由厅门口传了过来：“我知道，你该问我。”

关山月与傅玉霜同时转身，傅玉霜脱口惊呼：“玉珠，是你……”

可不是么？厅门口站着的正是胡玉珠，他一张脸铁青，神色怕人，只听他道：“是的，是我，我来得不是时候么？”

傅玉霜没心情理会那么多，道：“玉珠，你知道哥嫂是怎么……”

胡玉珠道：“我当然知道……”一抬手，指着关山月咬牙说道：“是他，是他这狗东西害了姐夫跟姐姐，我早就知道他没安好心，本来嘛，他原是胤祯的人……”

傅玉霜忙道：“别胡说，玉珠，不是他，我知道哥嫂是自……”

胡玉珠惨笑说道：“到了这时候你还护着他，难道你真要嫁给他么？玉霜，你闪开，让我替姐夫跟姐姐报仇，为我自己雪恨。”

迈步逼了过来。

傅玉霜忙往关山月身前一拦，道：“玉珠，不行，我不许……”

胡玉珠嘿嘿笑道：“玉霜，你真那么爱他么？”

傅玉霜道：“玉珠，不许……那是我自己的事……”“玉霜，我没想到你原来是个三心二意，朝秦暮楚的女人，你爱他不是么？我非杀他不可。”

“玉珠，你敢！”

“敢？哈，我又有什么不敢的？你哥哥已经死了，再也没人能管得了我了，玉霜，你闪开。”

“我不，你好大的胆，你想伤他就得先杀我。”

胡玉珠倏然停在数尺外，道：“玉霜，你以为我不敢么？逼急了我我照样……”

傅玉霜道：“玉珠，你……”

胡玉珠沉声喝道：“少废话，叫你闪开，你听见了没有？”

傅玉霜颤声说道：“玉珠，你，你敢对我……”

关山月突然说道：“郡主，一个发了疯的人，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胡玉珠厉喝说道：“关山月，闭上你那张……”

关山月道：“郡主，请让开……”“不！”

傅玉霜叫道：“我就是不许他伤你，看他敢把我……”胡玉珠惨笑说道：“那好，那就让你两个在我掌下做对同命鸳鸯吧。”

单掌一翻当真地击了过来。

关山月刚要去拉傅玉霜，傅玉霜一声：“玉珠，你好……”闪身扑了过去，她快，胡玉珠来不及收势，砰然一声，那一掌正击在她心口上，她一声惊叫，鲜血喷出，喷了胡玉珠一头一脸，娇躯一晃便倒。

胡玉珠怔住了，关山月大惊，弯腰下去便去探视。

而胡玉珠突然仰天悲笑：“关山月，都是你。”

左掌一翻，胡家绝学“翻天印”当头击下。

关山月陡扬双眉，道：“胡玉珠，你死有余辜。”

左掌一抬，出中指点了出去。只这么一点，胡玉珠一声大叫，踉跄而退，一张脸刹时无半点血色，瞪目张，失声说道：“你，你会‘降魔杵’……”

关山月道：“你如今该明白傅为什么一再拦你了吧？”

胡玉珠喃喃说道：“我白，我明白了，只是他该早对我说，我……”

一股鲜血由嘴里冒出他身形一晃，砰然倒地。

关山月没理他，低再看傅玉霜，傅玉霜已然唇角流血，香消玉殒了，关山月心神猛震，缓缓下头去。良久，良久，他方始摇头一句：

“胡姑娘，请我……”身形腾起，电一般地射了出去。他走了，这“神力侯府”刹时已复了寂静……

入夜，一条纤小人影射入了这黝黑一片的“神力侯府”中，随即“神力侯府”里响起了一连串的声响。

那声响，有人语，有哭声，也有……

在城外另一地方，一条颀长人影拖着沉重的步履远去，远去……他留给了“北京城”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能让人感觉出。

他也替这块地上播下了一颗种子，这种子，且待他日破土、萌芽、茁壮、开花、结果……

(全书完)

